# 武俠世界

**神聖任務**（社會偵探倫理故事） 吳中龍●著

自從妻子意外身亡，本身更被革除職務後，曾任高級警官的文志豪終日留連醉鄉，不務正業。某日，一個神秘富商找上他，交付他一個任務——一個神聖任務……內容曲折精采，不容錯過。



第30年

12

$ 8.00

## 編者話

吳中龍先生撰著之「神聖任務」在今期與各讀友見面，故事中男主角文志豪脫離警隊之後，整日在酒吧喝酒，却被陳先生看中，請他合作共同對付毒販，文志豪爲了替妻子天娜報仇，便答應陳先生的要求……文志豪運用他的機智、手段展開一連串的打擊毒販的活動，最後……本故事題材新穎，橋段奇特，有緊張激烈的武打場面，更有旖旋纏綿的香艷鏡頭，包你看了拍案叫絕！

☆ ☆ ☆

樊中奇先生新作「俠義世家」也於今期開始連載刊出，被武林人物稱之爲大俠的金獅劉天豪原來是個心狠手辣，作惡多端的人物，而他的子女也沒有一個是好人，最後終於被「索命血魔影」毀了一切，本故事情節曲折，動人心弦，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血神島」，南宮雪入宮想刺殺小甜兒公主，但入宮後却遇上連串奇遇……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208.00 |
| | 一年港幣 | $41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234.00 |
| | 一年港幣 | $468.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294.00 |
| | 一年港幣 | $587.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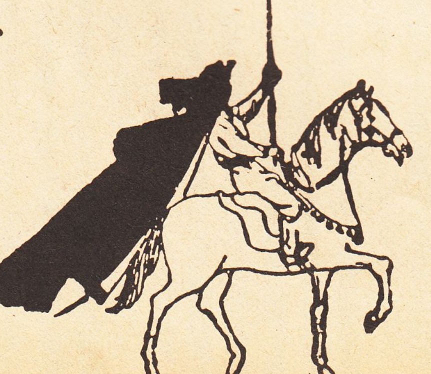
第30年

第12期

（總號15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退出警隊

文志豪抬起頭望向天花板，他奇怪着為何天花板的燈會不停地旋轉，而且愈轉愈快。

這裏並不是的士高，旋轉的並不是天花板上的燈，而是文志豪的頭。他喝的酒實在太多了。

這一年來，他差不多每晚都在這酒吧，亦差不多每晚都喝得酩酊大醉。

他有一個好處，便是喝醉酒時絕不胡來。通常在洗手間裏嘔吐一番後，便搖風擺柳的離開酒吧。

偶然，他也會伏在桌上，呼呼大睡，天亮才走。酒吧的老闆毫不介意，還會吩咐一名夥記留下照料他。

因為酒吧的老闆惹不起他，嚴格來說，應是惹不起他的朋友——亦是他昔日部屬。

今天的文志豪，只是一個無業遊民。

## 另謀出路

一年前的他，如日中天，一呼百諾。

這晚，文志豪並沒有留在酒吧，他步履蹌踉的走到街上。

一個穿着筆挺西服的男子已來到他的身邊：「豪哥，請上車，我們送你回家吧。」

文志豪毫不覺得奇怪，因為這並不是第一次。很多時，這裏都會有人等候着他，等候着送他回家。

每一次，他在酒醒後，都記不起是誰送他回去，只依稀記得是自己某一個朋友，某一個昔日之部下。

現在，他唯一奇怪的是這人竟穿着筆挺西裝，結着領呔！而他昔日的部下或朋友都甚少這樣打扮。

文志豪沒有去想那麼多，他現在唯一想到的是睡。他喝酒的目的，便是使自己能夠入睡，不去想其他。

他更沒理會到今晚送他回家的人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不是他的舊部下，更不是他的朋友。

文志豪醒來的時候，已是第二天清早。他頭痛得很厲害，他的喉嚨更是乾涸萬分，他急需一杯水。

這種情形之下，最好是能夠有一杯參茶，或是一杯加了檸檬的熱咖啡，甚至是一杯熱茶。這些東西對宿醉未醒都大有功效。

可惜，自從家裏好的女傭都跑掉後，他再沒有這種享受。每天早上醒來，他只有開水可以喝，如果冰箱裏還有的話。

很奇怪，這天早上，卻有一杯熱咖啡在等着他，一杯熱騰騰的咖啡，還有數片檸檬。

他隨即發覺，這不是他自己的房間。

「豪哥，你醒了？請先喝杯咖啡吧！」一個穿着整齊西裝的男子給他遞過咖啡。

文志豪接過咖啡，呷了一口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你是誰，我怎麼沒見過你的？」他依稀認出這人是昨晚送他「回家」的人。

「豪哥，這裏是海景酒店。我姓張，叫我積奇便可以了。」

「積奇・張？」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自己認識一個積奇張或是張積奇的人。

「豪哥，你從沒有見過我的，我只是負責請你來這裏。我波士要見一見你，有要事請豪哥幫忙。」積奇解釋道。

文志豪有點不大高興：「你波士要見我，為甚麼不在日間？而要把我綁架來這裏？」

「豪哥，請你不要誤會。在日間，你不接電話，亦不見外人，我們實在難以和你接觸，在酒吧裏，亦不宜談機密之事，所以才請豪哥來這裏。我們絕對沒有惡意，如豪哥對於我波士提出之事，毫無興趣，可以隨意離開。」

「你波士在那裏？」

「便在隔壁客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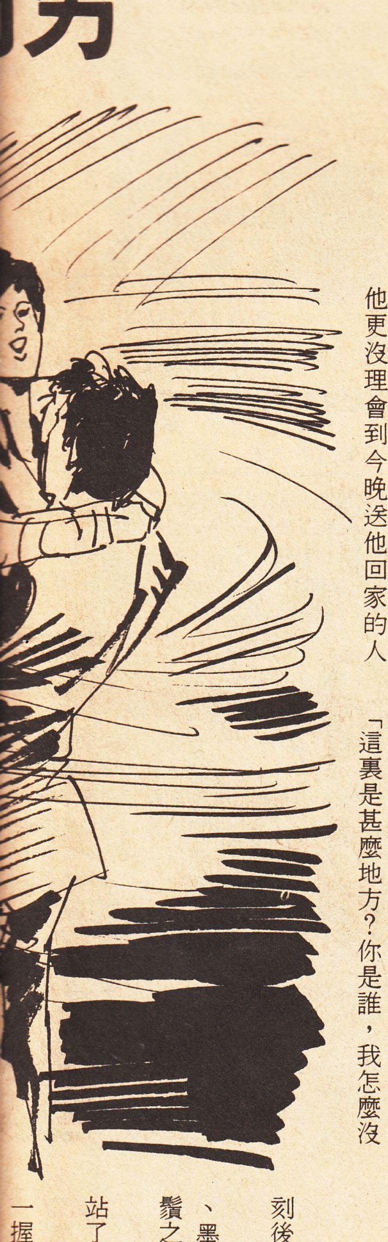
文志豪下了床，走進洗手間。片刻後，隨積奇進入隔壁客廳。

沙發上，坐着一個戴着深色絨帽、墨鏡和一把一看便知是黐上去的假鬚之男子。

「文先生，幸會，我姓陳。」那人站了起來，伸出手。

「陳先生，幸會。」文志豪和他握一握手，在那陳先生對面沙發坐下。

務



社會偵探倫理故事

吳中龍·文
可飛·圖

# 神聖任



「積奇，你也坐吧！」陳先生道：「文先生，首先得請你原諒，不是我故作神秘或是對你不相信，而是我的身份實在不宜公開，所以才會這般打扮。」

「沒有關係，陳先生費這麼多工夫找我不知有何貴幹？」

「文先生，我是一個生意人，做的全是跨國生意，也可以說，我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只是我的生意和錢，大部份都不在本市，呃，文先生亦知道本市的環境……」

「這一點我也淸楚，請繼續說。」

「因此，我甚少在本市。我有兩子一女，長子跟隨着我，住在C埠；次子和幼女則留在本市。去年我的長子在C埠撞車身亡，原因是吸食過量大蔴。」

「那眞是可惜！」

「那不是可惜，是可悲。更令我痛心的在後頭，我的次子，因注射海洛英而染上愛滋病，亦在半年前死去。」

文志豪沒有作聲。

陳先生續道：「我的第三女兒，現在終日痴痴呆呆，因爲她曾被人賣下火坑，每天接客十多二十人。」

「賣進火坑？」

「是的，因爲她也染上毒癮，被人控制着，我是幾經辛苦才把她尋回的。」

「陳先生，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這和你找我有甚麼關係呢？」

「文先生，我的兩子一女，都是給毒品所害，所以我對販毒的人，恨之入骨，沒有他們，我兩個兒子都不會死，我的女兒亦不會如此悲慘。」

「毒販爲害社會，有誰不恨他們？」

「文先生，我希望你能替我剷除那些毒販，這便是我找你之目的。」

「陳先生，有一點請你先弄清楚，這是警方和海關的職責，而我早已和警方毫無關係。現在，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無業遊民，陳先生，對不起！我愛莫能助。」文志豪說畢，便要站起告辭。

「文先生，請你稍留步，聽我說完才決定吧！」陳先生急忙道。

文志豪只得重新坐下。

「便是因爲文先生已脫離警隊，所以我才請文先生幫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此地法律，講究証據，而毒販頭子通常都有良好掩護，甚難抓着他們之痛腳，繩之於法，因此，每年雖有不少毒品緝獲，但抓到的只是一些蝦兵蟹將，甚至只是一些職業坐牢人，幕後人仍然逍遙法外，他們只是損失輕微，輕易便能從第二次交易中賺回來。」

「陳先生，本市警方也曾破獲不少販毒集團，成功地把主腦人物送進監倉。」

「這又如何？本市法律，對毒販寬大爲懷，抓到了只把他們送入牢裏休息十年八載，不像別處地方，捉到了便是槍斃。」

「陳先生，長期失去自由，很多時比死刑還難受呢！」文志豪處處替本市法律及警方辯護。

「哼，這要看他們受的待遇如何了，憑藉他們的關係及勢力，誰給他們難受？這些毒販頭子在牢裏，還不是養尊處優，過着帝皇式的生活？」

文志豪啞口無言，害羣之馬到處皆是，做成金錢萬能，無往而不利。在獄中，別說毒品了，便是一包香煙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以毒販頭子之神通廣大，能享受與別不同的待遇實不足爲怪。

「陳先生，坦白說，你要我幹甚麼或是說我能幹些甚麼？我現在無權無勢，甚至可以說錢也沒有了，能幹些甚麼？」

「文先生，你有的是腦袋，你有的是靈活的身手，你更有響噹噹的名氣，直到今時今日，你的影响力還是非常大。權和勢，可以慢慢的重建，當然和昔日的並不一樣。至於錢嗎，那更簡單，我有的是，我會無限量的支持你，當然，你亦會有一筆可觀之酬勞。」

「陳先生，你找錯對象了，今日的文志豪，只是一個酒鬼。不但身手大不如前，腦筋也欠缺靈活。至於影响力，更是笑話，別人不是給我面子，只是可憐我，不忍見我倒斃街頭吧了。這樣的一個人能有多大作爲？」

陳先生大搖其頭，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皮袋，在底層抽出一個烟斗，慢慢地在皮袋拿出烟絲裝着，道：「文先生，你還年輕，怎能如此自暴自棄？我也知道，你太太意外身亡，以及你被迫離開警隊之事，對你來說，是一個沈重打擊。但是，文先生，誰沒有挫折？」

文志豪默不作聲。

陳先生燃點着烟絲，猛吸了數口，使室內充滿了一種奇特的香味，續道：「年輕人，堅強一點，跌倒了，可以再爬起來，不要喪失鬥志。說實在的，你太太之死，與你的丟職，不多不少也和何九扯上關係，而何九這人，便是我要對付的人中之一個。爲甚麼不和我合作，爲你太太，你自己及我出一口氣呢？」

「你打算出多少錢？」文志豪有點心動。

「我要對付三個人，除了何九外，還有陳義，楊又興。你的酬勞是五十萬美元，每個五十萬，這只是你的報酬，一切開支，均可實報實銷，由我支付，這包括招攬人手及一切開支。當然，人手不能太多，這不但惹人注意，而且不易控制。」

「陳先生，以你付出的代價，實在不必找我。以十分一的支出，你可以找到一流的職業殺手，把事情辦得妥妥當當。」文志豪實在不明白這陳先生爲何要出如此高價來對付三個人。

「文先生，你弄錯了，我要對付的並不是這三個人那般簡單。要殺死他們，二十萬美元便足夠有餘。只是，殺了一個何九，便會有第二個何九頂上，我的錢豈不是白花？我的對象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販毒集團。換言之，我要你替我把這三個集團徹底剷除。」

「把三個控制着本市毒品生意的集團徹底消滅？你這百五萬可不容易賺！」

「既然文老弟這樣說，我便把酬勞加到八十萬一個，另外每月一萬元零用。若你能在一年內辦妥，另有獎金三十萬。」陳先生徐徐噴出數個煙圈。

「你這經費，實在足夠僱請一隊僱傭兵前往金三角。」文志豪半開玩笑的道。

陳先生卻正色道：「我也有這個意思，但這要留待你把這裏的事辦得七七八八再仔細討論。怎麼樣，我這條件你滿意嗎？」

「好，我答應你！」

「三日之內，積奇會先把一百萬美元存入你的戶口，五十萬是預付部份酬勞，另外五十萬是你的活動經費，不夠用時可再支取。這裏是一萬美元，乃是你這個月之零用。」陳先生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紙皮信封。

文志豪接過後，看也不看便放在

袋裏：「陳先生，今後我們如何聯絡？」

陳先生道：「我公事非常繁忙，不能長久留在A市，你若有甚麼需要或進展，和積奇聯絡便可以。一切事項，你有全權去辦，毋須向我請示，只須間中向我報告進展便成！祝你順利！」他跟着便站了起來，伸出右手。

「請恕我多口，你花費這麼多，便是爲了替子女報復，出一口氣？」文志豪伸出手和他相握時問道。

「我還會爲甚麼？錢對於我已是毫無用處，兩個兒子先後死去，唯一的女兒又是痴痴呆呆，要這麼多錢有何用？何況這些花費，在我眼中，簡直是九牛一毛。」

跟着，他便獨自離去。

「豪哥，讓我送你回家吧，在車上，我再告訴你和我聯絡之辦法及其它細則。」

× × ×

一個星期後，文志豪已容光煥發的現身在酒吧中。

他的鬥志已恢復過來，因爲他有了一個新的目標，一個對他能力的挑戰。

「豪哥，多日不見，你的精神似乎好了很多呢！」一個女侍應捧了一杯他最喜愛的「環遊世界」過來，奇怪地道。

「蘇珊，妳今天也特別漂亮呢！」

「豪哥，你何時開始對女子恢復留意了，我還以爲你只知道那種酒味道較好呢！」蘇珊嬌笑着。

「靚女，蛇仔明有沒有來過？」

「蛇仔明？沒有啊，已經好幾天沒有見過他了。你有事找他？」

文志豪啜了一口酒，聳聳肩道：「這幾天悶得發慌，又不想喝太多酒，想找他陪我散散心吧了，並沒有甚麼要緊的事。」

蘇珊笑道：「豪哥不想喝酒，只想找個人陪你散心？那還不容易？只要豪哥喜歡，保証有不少靚女自動跑過來，何必要找蛇仔明？可惜我還要開工，否則現在便可以陪你。」

「蘇珊，妳不必電豪哥了，他是絕緣體，不過電的！」一個男子在文志豪桌子坐了下來笑道。

蘇珊瞪了他一眼，轉身離去。

「豪哥，聽說你在找我，有甚[illegible]嗎？」

「蛇仔明，這幾日你躲到那裏去了？到處也找你不着。」

「豪哥，王老大這幾日派人到處找我，只好暫時躲一躲，要不是聽見豪哥找我，我還不敢出來呢？」蛇仔明哭喪着臉。

「王老大！你又問他借錢了？這次又是多少錢？」

「上星期是七仟，現在則不知道了！」欠下貴利，每天的數字都像幾何級數般上升，愈拖愈是泥足深陷，只可惜飲鴆止渴的人有多無少。

「又是爲了賭？」

蛇仔明垂下頭。

「我告訴你多少次了？賭這玩意，害了多少人？你總是不聽，還跑去向王老大借錢，你眞是嫌命長了。」文志豪大怒。

「豪哥，你也該明白，我這人是靜不下來的，自從豪哥出事後，這一年來，我終日無所事事，悶着發慌，只有在賭桌上找尋刺激。」

「你這樣喜歡刺激，爲甚麼不去法國參加僱傭兵？王老大的打手早已來了，看你怎麼應付？」文志豪一瞥左首不遠處道。

「我也見到了，有豪哥在，他們不敢胡來的。」

「你不能日夜都躲在我身後的，聽我的活，不要再賭了。小雲呢，她怎麼樣了？」

「她跑掉了。」

文志豪冷哼了一聲，把手一揚，招呼不遠處之兩名彪形大漢。

「豪哥！」兩名大漢走了過來，恭恭敬敬的道。

「多少錢？」

「豪哥，是一萬……」其中一名大漢只說了一半，他的同伴已打斷他的話：「對不起，豪哥，我們忘記。我現在便打電話問一問。」

片刻後，那大漢回到文志豪身前道：「豪哥，王大哥說：『既然是豪哥出面，那便六仟元吧。』你看如何？」

文志豪一言不發，從口袋裏拿出六仟元，放在桌上。

那大漢道：「豪哥，欠單不在我們身上，可否請豪哥等一等，我們現在便回去拿。」

文志豪道：「不用了，我們現在沒有空，明天你才把欠單交還蛇仔明吧。」

大漢忙道：「一定，一定，請豪哥放心，我們明天定會把欠單交還。」

文志豪會過賬，便和蛇仔明離開酒吧。

「豪哥，多謝你了，又是你救了我！」

「少說廢話，今後若給我看見你再賭，看我不把你的手指截斷才怪。」

「豪哥，我答應你，今後也不賭了。咦？豪哥，你……」他看見那部黑得發光之寶馬六三五跑車，眼睛登時一亮。

「怎麼了，連我的車也認不出嗎？」

「不，怎會呢，我只是沒有見過這車一年有多吧了！豪哥，你有大計？」蛇仔明坐進了車內。

「我要東山復出！」那輛寶馬怒吼一聲，絕塵而去。

「豪哥，你重返警隊？」蛇仔明大爲詫異地問。

「不，剛剛相反，我要打進毒販圈！」

「怎麼？豪哥，你不是說笑吧，抑

是喝多了？你不是對那些人恨之入骨的嗎？」

「蛇仔明，我老實和你說吧，我要對付他們，爲天娜報仇。最好的辦法，便是先混進他們圈裏，找尋機會。」

「但是，他們人多勢衆，單憑你和我，實力似乎太薄弱了！」蛇仔明道。

「你也來？」

「我怎麼會不來？豪哥待我恩重如山，便是要我上刀山，下油鍋，我也絕不皺眉。」蛇仔明嚷道。

「這可不是說笑的，一個弄的不巧，說不定會被棄屍郊野！」

「豪哥，我蛇仔明是貪生怕死的人嗎？」

「好，這才是我的好弟兄！你心目中還有可靠人選嗎？」

「當然有，你要多少？多不敢說，三五七個，絕不成問題！」

「可靠嗎？」

「當然可靠，大部份你應該見過或是聽過，這些全是我的弟兄，絕對可靠。」

「何時能夠召集？」

「明天中午前。」

「好極，明晚，把他們找來，在我家吃飯。我先告訴你我的計劃。」文志豪跟着便把他的計劃說出。

「豪哥，每一個人都知道你對毒販痛恨萬分，他們對你都有忌憚，你很難混進他們圈子裏的！」

「蛇仔明，我不曾在掃毒組幹過，並沒有和他們發生過正面衝突，只有何九那一宗事件是例外，那是因爲天娜的關係。世間上，利之所在，甚少有永遠的敵人，只要我不理何九的碼頭，機會是有的，問題是在於如何不着痕跡地接近他們吧了。」

說到這裏，已來到位於近郊文志豪的家。那是一幢三層高，有着一個小花園的別墅式居所，在海之旁，環境幽美清靜。

「豪哥，你這屋可眞令人羨慕，我不知何時才能擁有一間這樣的屋子。」蛇仔明感慨萬分。

「蛇仔明，你放心，只要這事辦妥，我保証你有能力買下一幢如此的房屋！」

「豪哥，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我何曾騙過你了？」

「這裏的一切，還是一點都沒有變。」

「這座房子，和那輛寶馬，正是我最後的財產。前些時，這座屋差點兒也保不着，被銀行封掉，拿來拍賣還債。」

「豪哥，這屋子是你最爲心愛的，當年你曾花費不少心血裝修及佈置，失去了確是可惜。但你當時爲何不把那輛寶馬賣掉，也可以有十數萬現金拿來週轉啊。」

「蛇仔明，我餓死也不會把這部車賣掉的！你知道嗎？這輛寶馬，是天娜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怎能賣掉？」

「豪哥，大嫂已死了一年有多了，你何必還這樣呢？留下車子，只不過會令你觸景傷情罷了。聽我說，你不如另找一個女朋友吧，這會對你有幫助的！」

「另找女朋友，怎麼可以？」

「怎麼不可以，難道你要爲大嫂永遠不娶？不要這麼老土了，你以爲現在是十五世紀嗎？大嫂若然在天有靈，也絕對不會同意。」

「蛇仔明，不要說這些了，我們還是研究如何混進那些壞蛋的圈子吧。你可要喝點酒？」文志豪不願再提起傷心事，連忙岔開話題。

「豪哥，我自己來。」蛇仔明走向酒吧，替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加梳打，並替文志豪弄了一杯他最喜愛的環遊世界雞尾酒。

文志豪呷了一口酒：「怎麼樣，想到辦法沒有？」

「辦法倒有一個，只不知道豪哥願不願意去進行。」

「是甚麼辦法？快說出聽聽！」

「接近蘇珊，追求她，把她弄上手！」

「蘇珊？那個蘇珊？」

「還能有那個蘇珊？當然是無歸酒吧的蘇珊了！」

「是她！她和毒販有關係？」

「豪哥，不要誤會，蘇珊是個好女孩，怎會和毒販扯上關係？她只是和毒販的兒子有點關係吧了。」蛇仔明忙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若和毒販的兒子有關係，又怎會是好女人？又怎會當酒吧女侍應？」

「豪哥，你近來終日只懂得喝酒，對外間之事實在知道得太少了。無歸酒吧這數個月來，多了一個常客，這人便是楊禽尼。楊又興的獨生子。」

「是他？我每晚都在無歸酒吧，怎麼沒有見過他的？他跑到無歸這類清吧幹甚麼？以他好色的性格，那些甚麼世界，甚麼城的夜總會才是他應該去的地方。」

「他的目標便是蘇珊了，只是蘇珊對他卻毫不假以辭色罷了。但他卻採取死纏戰術，每晚都來捧場，因爲他到達的時候，豪哥你已喝得差不多，所以才沒有留意。」

「這和我追求蘇珊有甚麼關係？」

「豪哥，你還不明白，你若能把蘇珊弄上手，便可以藉着蘇珊的關係，和楊禽尼搭上，從而打進他老子的集團。」

「蛇仔明，我看你近日定是賭得多，傻了。我若把蘇珊追求上手，楊禽尼不出動打手向我算賬已是萬幸，還會和我搭上交情？」

「豪哥，追求蘇珊只是一種手段，並不是把她娶作老婆，用不着四處張揚，屆時，你只要向蘇珊說清楚，她已是你的人，定會懂得如何幫助你的

，所以我說一定要把她追到手！」

文志豪搖搖頭，道：「不可以，這對蘇珊不公平，若她知道我追求她，只是利用她接近楊尊尼，她會怎麼想？」

「豪哥，不要這麼迂腐了，這有甚麼關係？你又不是把她推入火坑，賣進魚旦檔！屆時，你只要對她好一點便可以的了。以我看，蘇珊對你，一向都很有意思，否則她不會在你喝醉後，自願留在酒吧服侍你。你想想吧，這個辦法，成功的機會極大，而且省時間，只是，如何進行，則要你想辦法了。」

「這事得詳細考慮，我絕對不可以欺騙蘇珊這樣好的一個女孩子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豪哥，沒有人要你欺騙她，你可以來眞的啊！老實說，蘇珊不但樣貌甜美，而且潔身自愛，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女孩，與豪哥你極爲相襯，你不妨考慮考慮。」

× × ×

數日後的一個晚上，文志豪穿着他最令自己滿意的服裝，出現在無歸酒吧。

蘇珊一眼便看見他，笑吟吟的跑了過來：「豪哥，你今晚眞神氣，又是來找蛇仔明嗎？自從那天晚上，已沒有看見他來過了，想必是躲在那一個賭檔裏。」

文志豪對她微微一笑，道：「我不是來找蛇仔明，而是專誠來找妳的，蘇珊。」

蘇珊大感詫異，道：「豪哥，你要找我，可有甚麼事嗎？」

文志豪道：「噢，並沒有甚麼事，我只是多謝妳這一年來對我的照顧，特地跑來向妳道謝，以及邀請妳吃一頓晚飯。」

蘇珊受寵若驚，道：「你約我外出吃飯？」她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爲多年來，文志豪從來不對任何女人感到興趣，無論這女人是何等美麗動人。

「是的，可以賞臉嗎？」

「我當然願意，只是，我的假期剛巧在昨天放過了，要在下星期才有空。」

文志豪略表失望的道：「怎麼會這樣巧的？那只好多等數天了。」

蘇珊俯下身，低聲道：「豪哥，你爲甚麼不請我吃消夜呢？這樣，我今晚打烊後便能夠陪你。」

文志豪大喜，道：「我當然求之不得，但這方便嗎？」

蘇珊道：「爲甚麼不方便？」

文志豪道：「不是每晚都有人來接妳放工的嗎？若給他知道便不大好了。」

蘇珊不耐煩的道：「不要提這討厭東西了，我和他半點關係也沒有，給他知道又怎麼樣？」

文志豪笑道：「我還以爲他是妳的親密男朋友哩！」

蘇珊不屑地把嘴角一翹道：「他做夢。你放心吧，任何人看見，我也不怕，因爲我根本便沒有男朋友。」

文志豪好像有點不相信似的：「妳眞懂得說笑，好像妳這般漂亮的女孩子，怎會沒有男朋友。」

女孩子，有誰不喜歡別人稱讚，蘇珊嫣然一笑道：「是眞的，我心目中倒有一個人，只是這人卻毫不留意我。」

文志豪道：「這人可眞蠢到極點了。我甚麼時候來接妳？」

蘇珊道：「你不用來接我了，只須告訴我何處消夜，打烊後我立即趕來。」

文志豪道：「暫時我仍沒有想到往那裏吃，這樣吧，到時我在街口轉角處等妳，再決定往那裏吃，好嗎？」

蘇珊點點頭：「好，便這樣吧！豪哥，我還有工作做，不和你多說了，我先替你拿杯酒來！」

文志豪道：「不用了，我得先走一步，稍後再見。」

× × ×

蘇珊從酒吧出來的時候，已是凌晨二時有多。脫下制服，換上T恤、牛仔褲的她，顯得更有青春美麗，使文志豪爲之眼前一亮。

他看見蘇珊在街頭上四處張望，好像有點焦急的模樣，便把車子駛上前，在她身旁停下，在車內打開車門，道：「蘇珊，上車吧。怎麼了，看妳好像有點心慌慌的。」

蘇珊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坐上車內後便道：「豪哥，這輛車可漂亮極了，是你新買的嗎？」

文志豪一踏油門，他那輛寶馬跑車已如箭般奔馳着。他笑道：「我這部車已用了差不多近三年了，是我婚後第一次生日時的禮物。」說到這裏，他腦海裏又浮現出亡妻天娜那可愛的臉孔。

「怎麼從來沒看見你用過的？」

「這部車是我的第二生命。過去一年來，我每天都是喝得醉醺醺的，而我的家路程甚遠，彎路又多，那敢把它駛出來？」

「怪不得從來沒見過了。豪哥，我們現在去那裏？」

「蘇珊，妳喜歡吃甚麼？廣東菜、潮菜或是其他的？」

蘇珊一咬下唇，吶吶的道：「豪哥，可否請我吃日本菜？」

文志豪微笑道：「當然可以，原來妳喜歡日本菜。」

蘇珊臉上微紅，道：「老實說，我並不是喜歡吃日本菜，而是我根本便不曾吃過正統的日本菜。那些日本餐廳，收費昂貴，以我的收入，怎麼能夠負担？我只是逛公司時嚐過一些日本式小食罷了，至於魚生及鐵板燒之類，想也不敢想。」

文志豪道：「女孩子外出吃飯，何

須自己掏腰包?定是妳為男朋友着想了。」

蘇珊低下頭，道:「豪哥，我剛才不是已告訴你嗎，根本我便沒有男朋友。」

文志豪忙道:「噢，對不起，我是指那些追求妳的人。」

「不要提那些人了，全部都是壞蛋，不懷好意，目的只是我的身體，玩厭了便一腳踢開。所以我從來都沒有和他們在一起。」蘇珊的語氣竟帶着無比恨意。

「那我豈不是非常幸運?」

「你和那些人怎能相提並論呢，我知道你絕對不會存有歪心的，所以我很放心。」

文志豪心裏，登時一陣慚愧。

車子停在一通宵營業的日本餐廳門外後，文志豪便與蘇珊內進。

「豪哥，車子還沒有泊好呢，這會抄牌的。」

「沒有問題，在這個時刻，只要不把車子泊得太過份，警察通常都不抄牌的。」

「我倒忘記你本來是警察了。」蘇珊笑了起來。

「老實說，我當了這麼多年差，不曾抄過一次牌。」

「若每個警察都像你，那些車主和司機便幸福了。」

「若每個警察都像我，只懂得花錢而不懂替政府增加收入，庫房要破產了。」

兩人隨着侍應生來到一房間，在門前，文志豪脫掉皮鞋，示意蘇珊照辦。

「怎麼要脫鞋子的?」蘇珊大為奇怪。

「是的，這裏的貴賓房是純日式，不設椅子，只能蓆地而座，所以要脫鞋子。」文志豪解釋道。

那穿着和服的女侍應奉上香巾及熱茶後，躬身而退，並拉上房門。

「這裏的服務真週到，和無歸酒吧比較，眞有天壤之別。」蘇珊說道。

「蘇珊，這是無法比較的。這裏有的只是禮貌，妳們的酒吧那裏有的，却是別處找不到的親切和熱情。」

「那是因人而異的，豪哥來到當然要熱情地招呼，而其他的人客，尤其是一些討厭人物，不罵他們算是他們走運了。」

文志豪微笑:「有些時候，罵也是表示親切的一種方法呢!妳沒看過有些多年摯友，在街上遇見時，劈頭一句便是粗口，互相問候嗎?」

「你這是强詞奪理。」

「喜歡吃些甚麼?」

「沒有關係，我甚麼東西也吃的，你作主便行，可不要點那些貴而不飽的菜式。」

「我便是要點些貴而不飽的，這樣妳才能試多幾款，要是一上來便是鍋仔麵之類，把妳的肚子塡了一大半，還能吃些甚麼?」

「豪哥，那豈不是很貴?我看還是點些便宜一點的吧，你現在還是無業遊民哩。」

「蘇珊，不用為這個擔心，我雖然不算富有，但區區消費，還不放在眼裏。我們先來些刺身，若不夠時才要些壽司或灶邊燒之類的東西，好不好?」

「刺身?是不是魚生?」

「刺身是生吃的意思，魚生只是其中一種，另外還有赤貝、牛肉、龍蝦……等，種類很多。」

「龍蝦也可以生吃?」

「當然可以。先把整隻活生生的放進冰裏大約一句鐘才起肉切薄片，用碎冰鎮着，以山根伴吃，其味無窮。」

「原來吃龍蝦還有這般大的學問，我只吃過一次上湯焗的，那也不便宜哩。」

「如果妳喜歡的話，我可以陪妳到處找些新奇而好吃的東西嚐，好不好?」

「是眞的嗎?那眞是太好了。」

文志豪找來了侍應，點了一隻龍蝦及各式各款刺身，並要了一瓶大號XO拔蘭地。

「豪哥，我的酒量很淺。」

「沒有關係，那我便喝多一點吧，喝不掉可以拿走，或是存在這裏，下次來喝。」

「你可不要喝醉啊，我手袋裏的錢不多，不夠付賬。」

「有妳在身邊，我怎會喝醉?」

「過去一年來，你還不是每天都喝醉?便是我留下來服侍你也有十多次了。」蘇珊笑道。

「說起來，我眞的該多謝妳了，現在情況不同，我一定不會醉的。」

「現在有甚麼不同?」

「現在我是開始追求妳，怎能夠在妳面前醉倒那般失禮?」

「你追求我?豪哥，你是哄我開心還是認眞的?」蘇珊瞪大眼睛。

文志豪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蘇珊，道:「妳認為我是說笑?」

蘇珊避開他的目光，低下頭來，輕聲道:「豪哥，別和我開玩笑了。我知道自己出身低微，況且……況且……」她說極也說不下去。

「況且甚麼?為甚麼不說了?」

「我學識淺薄，沒有見過世面，是個不折不扣的鄉下妹，和你在一起，只會貽笑大方，並不相配，怎值得豪哥追求?」

「妳眞傻，現在是甚麼時代了?那還不簡單，慢慢學便成，有誰一生下來便樣樣都懂的?在我眼中，妳半點也不像鄉下妹，千萬不要看輕自己。」

「豪哥，你眞的不嫌棄我土?」

「沒有這麼回事，妳還是先打個電話回家，通知家人遲一點才回去，免得他們擔心吧!」文志豪道。

「不用了，我的家人都不在這

裏。」

「妳單身在本市，一個親人都沒有?」

「是的!實不相瞞，我是偷渡來本市的，滙錢回家接濟他們，所以我不敢亂花錢。」

「這可難爲妳了。妳來了這裏有多久了，在大赦前還是大赦後?」

「當然是大赦前，否則我那裏能夠找到工作?我在這裏已三年多了。」

說到這裏，他們所叫的菜已送上來，文志豪替蘇珊斟了一小杯酒，笑道:「這酒非常香醇，極易入口，但也不是喝不醉人的，妳可不要喝太多。我可不希望妳以爲我存心把妳灌醉，另有圖謀。」

「我會的，我的酒量雖遠不及你，但畢竟也在酒吧幹了年多，一兩杯酒勉强尚能夠應付得來。」蘇珊還以一笑。

文志豪挾了一片龍蝦肉，蘸上少許山根，放在蘇珊的碟子上，道:「是了，蘇珊，妳爲甚麼不找一份寫字樓或是售貨員之類的工作，而要跑到酒吧當侍應生呢?那些地方品流複雜，好像一個大染缸般，很容易把人變壞的。」

「豪哥，你認爲我是自甘墮落嗎?一個寫字樓文員或是售貨員，收入低微，這裏的生活程度這樣高，單靠那份薪金，便是養活自己，也是非常勉强，更不要說滙錢回家了。」

「先吃了這片龍蝦，看看對不對胃口，我們邊吃邊談。」

蘇珊連忙把文志豪爲她挾的龍蝦肉放進嘴裏，仔細嘴嚼着:「噢，味道鮮甜極了，想不到生吃竟有如此滋味。」

「海裏的東西，尤其是魚、蝦及一些貝殼類海產，如帶子、鮮鮑、赤貝等，味道鮮美，最宜活吃，只可惜肝炎肆虐，不能放膽吃，只能找些深海產品來嚐。」

「爲甚麼只能吃深海的?有甚麼分別嗎?」蘇珊邊說邊把第二片龍蝦肉往嘴裏送。

「這其中分別可大了。淺水區域，因爲水質受到污染，海產裏含有極多細菌，而這些細菌必須高溫才能消滅，所以要煮熟才能吃。但如此一來，味道便大打折扣。」

「豪哥，你對吃這方面可眞有研究。」

「不，我只是對活吃有興趣，對其他的却毫無研究，因爲我始終認爲，不論如何烹製，也不能保存食物的本身鮮味，吃進口的只是那些調味品。」

「聽說日本人很喜歡活吃河豚，你可曾嚐過?」

「我吃過一次，但以後保証不會再試。」

「爲甚麼?是不是不好吃。」

「不，那品味確是鮮美。但是，妳可知道在日本，每年死在這上頭的有多少人嗎?河豚雖然味美，但也不值得以生命來冒險。所以我寧可吃粵式魚生也不會再嚐這能致命的東西。」

「你也吃粵式魚生?我聽說這裏頭有很多肝虫的。」

「粵式魚生，那味道實在是這些日式刺身所遠遠不及，不吃實在可惜。光看那晶瑩通透的魚片，和那七彩繽紛的配料，便使人垂涎三尺，只不過我每次吃的時候，必須佐以烈酒，以對付那些肝虫。」

「烈酒能消滅肝虫?」

「那有這麼一回事?若是如此，何須特效藥，這只是一種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辦法罷了。若非如此說，誰敢吃粵式魚生?」文志豪笑道。

「那麼你還吃，難道你不怕肝炎?」

「我怎麼不怕?只是粵式魚生實在太迷人，使我不捨得放棄，我唯一所持的是，肝炎到底不是絕症，雖然麻煩得很，但也有辦法可治，不像河豚那樣，弄不好便致命。」

「豪哥，有機會時，可否帶我一嚐?」

「妳不怕?」

「我不怕，你既然有膽量吃，我當然亦有膽量一試。」

「好的，只要妳喜歡，我一定帶妳一試。妳現在是單獨住?」

「我怎能負擔那租金?現在我是和另一個姊妹合租一個小單位，即使如此，攤分的租金也花費我半個月薪金哩。」

「我可眞佩服妳，單身來到這陌生環境，那苦處可不足爲外人道。」文志豪道。

「豪哥，不要再說這些掃興的事了。你當了這麼多年警察，一定會遇上不少有趣的事情，可否說些來聽聽。」

「這麼多年來，我負責的都是重案，充滿了血腥與暴力，實在沒有甚麼有趣的事可以一提，倒是在日常生活中，聽來不少名流的逸事——也可說是污穢事。」

「眞的，名流也有穢事，快說來聽聽。」蘇珊大感興趣，說實在的，十個女子當中，佔了九個半對名流、影視圈人物的秘聞，甚至起居生活都是大感興趣的，要非如此，那些專門報導這類新聞的雜誌怎能大行其道?

「好，但我們得先喝一杯，爲我們友誼開始喝一杯。」

「豪哥，我們飲勝!」蘇珊拿起酒杯，一口便把酒喝光。

× × ×

一瓶大號XO拔蘭地，喝得涓滴不剩。

蘇珊雖說酒量淺，却也喝了四分一有多。離開時，她臉上已是紅透耳根，腳步踉蹌，整個嬌軀偎依在文志豪身上。

文志豪攙扶着她，回到車裏後，

笑道：「蘇珊，我已告訴過妳不要喝那麼多的了，妳偏偏不聽。還記得住在那裏嗎？」

蘇珊醉眼微張，斜眨了文志豪一眼，道：「我當然知道自己住在那裏了，你以為我喝醉嗎？告訴你吧，我住在比華利大道八十八號A，你知道怎樣去嗎？」

文志豪聽了，登時一怔。比華利大道！住在這裏的，與美國比華利山一樣，都是非富則貴的大富豪，蘇珊那能夠負擔？

隨即，蘇珊已大笑着道：「那是騙你的，我那有資格住在比華利大道？簡直是想也沒想過。我的家便在附近，差兩個街口便是無歸酒吧。」

文志豪看見蘇珊那醉態可掬的模樣，不禁搖頭苦笑。

終於，來到蘇珊的家門外，文志豪剛要開口和蘇珊道別，她已先一步道：「豪哥，進來喝杯咖啡吧。」

文志豪大為猶豫，道：「蘇珊，現在已這麼晚了，恐怕不大方便吧。」

蘇珊道：「怎麼會不方便？我已告訴過你很多次的了，沒有人能管着我。」

文志豪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妳還有一個同居的啊，若把她吵醒了，便不大好。」

蘇珊道：「原來你是恐怕把她吵醒，其實你也認識她的，便是在無歸吧的美寶，你知道是誰嗎？」

文志豪道：「原是無歸吧四朵金花中的另外一朵，我當然認識她，只不過這仍是不大好的。」

蘇珊開了門，一把便拉着文志豪內進，道：「你怕甚麼，怕我倆把你吃掉嗎。告訴你吧，美寶去了打通宵麻雀，不到明天中午，絕不會回來，那你可放心吧了。」

文志豪心靈交戰着，他知道這是一個大好機會，一個把蘇珊弄上床的大好機會。以剛才蘇珊對他的態度和現在她的酒意看來，這實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只是，他能如此忍心，利用一個純真的女孩子嗎？雖然她事實上年紀並不太小，已是一個成年人。

蘇珊連拉帶扯的把文志豪接進屋裏，關上門，把燈亮起。

廳子並不大，只有百餘二百方呎的面積，陳設簡單，但卻整齊雅潔，令人有一種舒適的感覺。

「豪哥，請隨便坐，地方狹小，請不要見笑。」

「那裏是狹小呢？我却覺得非常舒適！」文志豪由衷的道。

「你稍坐片刻，我現在便去弄咖啡。」

「蘇珊，不用了，我很快便得走的了。」

「怎麼可以，難得你上來，怎可以這麼快便走，你若不留下喝杯咖啡，我今後也不理你！」蘇珊雙目圓睜，佯嗔道。

文志豪無奈，只得伸了伸舌頭，道：「原來妳這樣兇的。」

蘇珊瞪了他一眼，道：「你現在知道還不遲啊。」

文志豪卻道：「我卻認為是遲了一點。」臉上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

蘇珊臉色略變，道：「你說甚麼？」

文志豪笑道：「我是說若果我早點知道妳是如此兇的話，早便追求妳了。妳知道嗎，剛才妳那瞪大眼睛，裝兇作勢的模樣可真是可愛極了。」

蘇珊嬌嗔着道：「原來你是兜着圈子來取笑我！」不依地把文志豪推倒在沙發，騎在他身上，掄起粉拳便往他身上捶。

文志豪不反抗的捱了數拳後，才把蘇珊雙手捉着，一個翻身便把她反壓在身下，使她不能動彈。

蘇珊那紅得像蘋果的粉臉及半張開的櫻唇，散發出令人無可抗拒的誘惑。文志豪情不自禁地俯下頭，在那櫻桃小嘴上狂吻着。

蘇珊的臉龐燙得像火一般，只見她略為掙扎了數下後，便緊閉雙目，丁香微吐，接迎着文志豪。

文志豪這時已情慾高漲，把一切都拋諸腦後，把蘇珊雙手放開，轉移目標，從她T恤下闖進，逕探高峯。他感覺到對方輕微抖顫着。

片刻後，他已順利推開阻隔，佔據山峯要地，雙手盈握之處，是那般的柔軟，是那般的嫩滑，使他渾忘一切。

最要命的是蘇珊那夢囈似的低嚷：「噢，豪哥；噢，抱我進房。」

×　×　×

蘇珊偎倚在文志豪懷裏，低聲道：「豪哥，你會不會嫌棄我不是處女？」

「傻女，我怎會嫌棄妳？我也不是處男啊！」文志豪心中卻大為奇怪，以他的經驗，蘇珊的緊湊，生硬的動作及痛楚的叫聲，活生生便是未經人道，破題兒第一趟，怎麼會不是……

「豪哥，請你相信我，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二個男人，這回事我還是第二次做。」原來如此，難怪會這般……

蘇珊見文志豪沒有回答，忙道：「豪哥，你不相信？」

文志豪連忙道：「我當然相信妳，放心吧，我絕對不會嫌棄這些的。」

蘇珊這才輕吁一口氣，道：「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豪哥，你為甚麼不問我第一次是如何丟的？」

文志豪道：「蘇珊，在我心目中，重要的是日後，已過去的我不會計較，亦無權追究，那又何必問呢？」

蘇珊道：「雖然如此，我還是要告訴你的，這樣，我心裏會舒服得多。」

文志豪道：「既然如此，妳便說出來吧。」

蘇珊輕咬下唇，道：「豪哥，老實

說，你實在是闖進我心裏的第一個男人，亦是我唯一的男人。我並不是一個隨便的女人，那第一次並非是我自願，乃是被迫的！」說到這裏，蘇珊已悲從中來，忍不住眼中淌下淚水。

文志豪大為不忍，輕撫蘇珊香肩，道：「是誰强迫妳，慢慢的說出來，我給妳報仇。」

蘇珊嗚咽着道：「豪哥，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是偸渡來這裏的嗎？這事情便是發生在三年多前，我初來本市的時候。那時，我千辛萬苦的越過邊境，躲在山裏等候機會潛進市區。」

文志豪點點頭道：「是了，那一年因為傳說有大赦關係，很多人從邊境湧了進來。」

蘇珊續道：「誰知道我因不熟路，竟在山裏迷失了，困在山裏數天，而帶來的乾糧早已吃光。在飢寒交迫之際，我遇上一個男人。這男人蠻好心的告訴我，邊境風聲很緊，巡邏非常嚴密，已有不少偸渡者被抓了送回去。」

文志豪道：「這倒是個事實，那一年我們確實抓到不少人，把他們送回原地。」

蘇珊道：「那男人自告奮勇的帶我回他家裏暫避，並說待風聲過後才潛進市區會容易一點。」

「這可糟了，妳遇上的是專門打蛇的壞蛋。一般的人絕對不敢冒險，因為一旦被發現，他們會被控協助他人非法入境，會坐牢的。」

「豪哥，我那時怎知道這些，況且，我當時飢寒交迫，實在難以支持，那還有其它選擇？於是便隨他回家。」

「是那男人强姦了妳？」

蘇珊已是如淚人般：「那知道一踏足屋裏，那人已露出禽獸面目，威脅我如不就範，便把我送交警方，我只有……」說到這裏，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

文志豪輕拍着她：「不要傷心，一切已經過去，現在甚麼事也有我替妳作主。蘇珊，妳可知那喪盡天良的狗賊叫甚麼名字，我派人把他那作惡的東西割下來，替妳出一口氣。」

良久，蘇珊才止了哭，道：「我趁他睡着後，便偸了他的錢包逃走，潛進市區。這惡賊叫做勞金喜，錢包裏的身份証是這樣寫着的，是一個胖子。」

「勞金喜，好，我一定不會放過他，妳潛進市區後又怎樣，當時妳沒有身份證，不能找到工作，怎樣生活？」

「當時我憑着地址，找到這裏的一位堂兄，那知道他毫不顧念兄妹之情，只給了我五佰元便打發我走，自此之後，我便把他恨之入骨，與他斷絕兄妹之情。」

文志豪道：「這也難怪他的，他也有說不出來的苦衷，他肯給妳五佰元已是有點人情味的了。本市的人，是出名的人情比紙薄，妳應該了解。」

「我後來也明白他的處境，只是我始終嚥不下這口氣，所以沒再和他交往。豪哥，你可知道，我那段日子所過的，實在是非人生活。無家可歸，晚上只能躲在貨車中睡，還要時刻留意巡夜的警察，日間到處遊蕩，每日吃的只是麵包，因為口袋裏錢不多，只有堂兄給的五佰元和從那狗賊裏偸來的三百多元，不知要捱多少天才等着大赦，不敢亂花。」

「蘇珊，這眞難為妳了。」

「豪哥，老實說，要不是我當時心中還有一絲希望和決心，要捱到大赦之日，我早已跳海死掉了。」

「傻女，何必自盡那樣蠢，只要向警方自首便成。本市警方，絕對不會難為妳的。」

「話雖如此，但我那有面目回家？不但毫無所獲，還把寶貴的貞操也賠上了。」

「傻女，那一片薄薄的東西並不能代表甚麼，心靈上的貞潔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想那麼多了，快起來洗個澡吧，我來給妳擦背，好不好！」

「擦背，說得這麼好聽！你是想手多多才眞。」蘇珊瞪了他一眼。

「如此完美的傑作，不欣賞多一點豈不是暴殄天物？」文志豪邊說邊亮起床頭燈。

驀地，他發覺床上血漬斑斑，登時大為錯愕，蘇珊亦留意到了。

「怎會這樣的？」蘇珊低嚷着。

「是不是妳……」

「不，絕對不會。」蘇珊會意他指的是甚麼，肯定地搖頭。

事實上，不用蘇珊回答，文志豪也知道不是，因為顏色和數量上，兩者大有分別。

「蘇珊，妳試試想一想，當日的經過如何？妳當時有甚麼感覺沒有？」

「當時那惡賊壓在我身上，便要强進。我因為驚慌，所以拚命掙扎，那裏剛開始有點痛，他便完了。」

「是當日痛還是剛才痛？」

「當然是剛才痛得多了，你是這樣的……粗暴，我現在還有點痛呢！」蘇珊滿臉通紅的道。

文志豪大笑，道：「蘇珊，我明白了，當日那傢伙本領不濟，其實不曾入港。換言之，妳的第一次並沒有失去。」

蘇珊在他懷中扭動，不依地道：「還說沒有失去？你得到的是甚麼？」她的心裏却是甜絲絲的。

文志豪年輕力壯，那堪如此誘惑，登時活力充沛，翻身便壓着蘇珊。

「噢，豪哥，我要洗……啊……」

## 利用勢力　潛藏臥底

文志豪回到他近郊的家時，已是翌日早上。緊挨着他身旁的，還有那如小鳥依人般的蘇珊，只是她這時的步履，却有點不大自然。

當蘇珊看見那設備有花園及泳池的別墅式屋子後，她的表情實在是難以形容。

「豪哥，這是你的家？」她難以置信的問道。

「不，現在它是我們的家。這裏妳也佔着一份兒的！稍後，我派蛇仔明前往妳舊屋，幫助妳收拾東西。從今日起，妳便是這屋子的女主人了。」

「我今天便搬進來，這麼快？」

「怎麼了，妳不喜歡做這裏的女主人嗎？」文志豪笑問。

「不，不，我怎麼會不喜歡呢？豪哥，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麼的一天。我實在是太高興了。」她高興得連小咀也不能合攏，撲進文志豪懷抱，給了他一個熱吻。

文志豪輕輕拍了蘇珊一記屁股，笑道：「妳這個樣子，給蛇仔明見了一定會笑妳。」

「蛇仔明也在這裏？」蘇珊大爲奇怪，不明白他跑來這裏幹甚麼。

「是的，他現在是跟着我做事，爲方便起見，我便叫他搬來這裏。」

幹了年多酒吧女侍應的蘇珊，清楚地明白過問自己男人之事業，尤其是文志豪這類人的事情，乃是不智之舉，因此她並沒有追問文志豪和蛇仔明在辦着甚麼事。

蛇仔明目瞪口呆的看着文志豪及蘇珊進屋，文志豪通宵不返以及兩人現時親嫟的態度，已告訴蛇仔明文志豪已順利把蘇珊追上手。

蛇仔明對於文志豪之進展神速並沒有絲毫驚訝，因爲他早已看出蘇珊對文志豪有着一份傾慕，甚至可以說是暗戀。

令他感到驚奇的是文志豪竟然把蘇珊帶回家，因爲這與他們原訂計劃大有出入。

「蛇仔明，還呆在那裏幹甚麼？快過來見過大嫂。」文志豪笑駡着。

「大嫂？啊，恭喜你了豪哥。蘇珊……噢……應該是大嫂了，我更恭喜妳了，大嫂。」

一聲「大嫂」把蘇珊叫的甜到心坎裏，她忙回答：「謝謝你，明哥。」

文志豪道：「蛇仔明，稍後吃過午飯，你找一個兄弟陪蘇珊回去收拾東西，搬來這裏，並順道跑一趟無歸酒吧，通知老闆，蘇珊從即日起辭工不幹，薪金亦不用算了，知道嗎？」

蛇仔明詫異萬分，道：「大嫂辭工不幹，搬來這裏？」

文志豪道：「這有甚麼奇怪，蘇珊現在是這裏的女主人，當然是搬進來住了。至於辭工不幹，更是理所當然之事，我怎能讓她拋頭露臉，在那些品流複雜的地方工作？」

「豪哥，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大嫂若然辭工，並搬來這裏，我們的計劃豈不是告吹？」蛇仔明關心的，是他們之任務。

「蛇仔明，我已決定取消那計劃，另想一個，稍後我再和你研究。」

蛇仔明一向把文志豪奉若神明，那敢多言，無可奈何的道：「既然豪哥不喜歡那計劃，我們稍後才商量吧。」

「是了，豪哥，我打算把小雲也找來這裏，負責料理家務，你認爲如何？」

「小雲？當然好了，你不是說她跑掉了嗎？」文志豪道。

蛇仔明尷尬地道：「不是她跑掉的，我是因爲環境差，手頭不便，所以把她趕走。老實說，那時我連自己也顧不來，怎能養……」

文志豪阻止他說下去，道：「你總是這般不長進，怎能爲了自己沒有錢，便把自己的女人也趕走？」

蛇仔明被他駡得狗血淋頭，那敢反駁？

「還不快點去接她來，像呆鳥般站在這裏幹甚麼？」

「豪哥，我昨晚已經把她找來了，現正在厨房裏準備午餐。我因爲不知豪哥意思如何，所以不敢把她叫出來。」

文志豪拉着蘇珊，便往厨房跑。

厨房裏，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面貌娟好的女子正在站在一隅，看見文志豪來到，怯生生的叫道：「豪哥，你回來了？」

「小雲，妳來了？那眞好極，小雲，我跟妳說，日後這傢伙再把妳趕走的話，立即告訴我，我給妳出頭。」

「豪哥，明哥他是有苦衷的，是不願連累我才會……」

小雲還沒有說完，文志豪已說道：「妳不必替這傢伙說好話了，我眞不明白，他有什麼好，值得妳這樣對他。我不相信，這麼大的一個男人，連老婆也照顧不來。說到尾還不是爲了賭這回事？」

「豪哥，我保証明哥今後不會再賭的了。」小雲對蛇仔明，可說是一往情深，處處爲他說話。

「哼，妳最好嚴加看管着，他若再賭的話，看我不把他十隻手指連那東西一起斬掉才怪。」

「豪哥，這跟那東西又有何關係了，爲何要一起割掉？」一旁之蛇仔明哭喪着臉道。

「你還說？老婆也可以趕走，你那東西不割掉，留下來有什麼用處？」

蘇珊已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文志豪這才想起不會替蘇珊介紹，忙道：「小雲，這是蘇珊，妳見過沒有！」

「豪哥，我們在無歸酒吧曾見過面的了。」蘇珊道。

「這便好了，日後妳們兩人可要多多接近，小雲，妳先忙妳的事罷，我帶蘇珊到處走走。」

跟着，他把蛇仔明拉到一旁，低聲吩咐了數句，才帶着蘇珊到樓上卧室。

蘇珊看見卧室的寬敞及豪華，尤其是那寬大的床及兩旁床頭几的無數

開關，驚訝得張大了咀巴。

文志豪把門關上，道：「蘇珊，這是我們的卧室了，妳喜歡嗎？」

「實在是太漂亮了，我簡直懷疑自己是在夢中。」蘇珊邊說邊在床上躺下，十字型般攤開雙手。

文志豪跟着也脫掉鞋，撲在蘇珊身上，便有所動作。

蘇珊推開他的手，道：「不要嘛，豪哥，我有一件事必須先問個清楚。」

文志豪愕了一愕，停下手，道：「是甚麼事？是不是問我何時結婚？妳放心，我們明天清早便去註册。」

那知蘇珊却把頭一搖，道：「不是這件事。老實說，只要你是眞心喜歡我，結婚與不結婚，有何關係？一紙證書，並不能代表或保證甚麼！所以，結婚這事，可以慢慢才作打算。」

文志豪登時大爲錯愕，道：「既然不是結婚的問題，還有甚麼事這般重要，必須在這時提出來？」

「豪哥，我知道不應該過問你的事，但是剛才從你和明哥的對話中，好像有一項大計劃，是嗎？」

「原來妳是指這件事，不錯，我現在是有一項計劃在進行中，稍後有機會時，我再告訴妳。」文志豪邊說邊重新行動。

「不要這樣心急嘛。豪哥，你且聽我說！做女人的，實在不應該過問男人的事。只是，我直覺上感覺到這事是與我有關係，所以我認爲，我有權利知道。」蘇珊咬咬下唇的道。

文志豪道：「蘇珊，本來這件事與妳有點關係，但我已改變主意，不讓妳淌上這趟渾水，所以不告訴妳。」

「你是因爲我才把計劃取消？爲甚麼？」

「好吧，我便將這事詳細的告訴妳，但妳切勿向別人透露半句，否則定引來重大麻煩，甚至殺身之禍。」文志豪想了想之後便道。

「是這麼嚴重？」

「是的，我絕對不是在說笑，蘇珊，妳知道我的太太天娜是怎樣死的嗎？妳又知不知道我爲了甚麼而被迫離開警隊嗎？」

「我只知道你太太是在一宗意外中不幸喪生的，至於你爲甚麼脫離警隊，則不知道了。」蘇珊摟着文志豪後腰，柔聲道。

文志豪擺脫她的手，坐了起來，恨聲道：「天娜是被人害死的，害她的人，便是何九的手下。」

「何九？何九是誰？」蘇珊也坐了起來，從背後摟着文志豪問道。

「何九便是那著名地產商何子超，一個表面是正當商人，暗裏却幹着販毒勾當的黑道頭子。何九是他本來的名字。」

「他的手下如何害死你太太的？」

「一年多前，警方接獲線報，前往某住宅區搜查一懷疑是毒品分配中心的地方，那知道其中一名疑匪反抗，拔槍與警方火併，更逃到街上。那知道天娜剛剛途經該處，被那疑犯挾持，作爲人質，並搶了她的汽車逃跑。當他擺脫了警方追踪後，便把天娜從車上推下，那時汽車還在奔馳中，天娜從車裏被推出時，頭部不幸碰上路旁的消防龍頭，在送院途中不治身亡。」

蘇珊溫柔地把頭靠在文志豪背上，道：「豪哥，事情已過去了，你也無須想這麼多，我定會好好的服侍你，幫助你忘記那些不愉快的事。」

文志豪咬牙切齒的道：「此仇此恨，我絕對不能忘懷，那事情發生後，我千方百計的追查那人渣的身份，誰知道何九竟把那人暗裏送到別處。我一怒之下，便把所有仇恨放在何九身上，處處與他爲難。後來，警方高層竟爲此迫我辭職，理由是我越權，無故騷擾正當商人，擅離職守。妳說吧，我這口氣怎能吞下？」

「豪哥，你現在的計劃便是與此有關？」

「是的，我決定要對付何九，替天娜及自己報仇，對付毒販，首先便要接近他們，打進他們圈子裏再逐一消滅。何九對我有忌憚，絕對不會讓我接近，於是我便想起他的對手，陳義和楊又興。」

「楊又興？那不是楊侖尼的爹嗎？」

「是的，便是他。因爲楊侖尼在追求妳，我們便想到一個辦法，從妳那處入手。」

「這與我有何關係？」蘇珊的聲音微變。

「蘇珊，實不相瞞，昨天我約妳的目的，有着利用妳的企圖。希望在把妳追求到手後，再藉着妳的關係，與楊侖尼接近，藉此打進楊又興集團。」

「你……你是利用我？」蘇珊的身軀，起了一陣顫抖，她的臉色急速地變着。

「初時是的，後來，在日本餐廳與妳傾談後，我發覺自己是眞眞正正喜歡上妳，所以，我在送妳回家時，已把計劃放棄。代之而來的目的，是把妳追求到手，當我的妻子，這裏的女主人。」文志豪回轉身，把蘇珊輕抱入懷。

「豪哥，是眞的嗎？你是眞正喜歡我，沒有半點利用我的念頭？」蘇珊大爲激動，緊緊的摟着文志豪。

「是的，我絕對不是騙妳，否則我不會要妳辭工不幹，搬到這裏來，更不會把一切都告訴妳。我現在，只要妳好好的陪着我，當這裏的女主人，日後有福大家享。妳相信我嗎？」

蘇珊不迭的道：「豪哥，我相信你。但是，你忘了一句話！」

「甚麼話？」

「那便是有苦大家吃。」

文志豪正色道：「蘇珊，相信我，我絕對不會讓妳吃苦的。」

蘇珊却咭咭笑道：「你還說，昨晚我便吃足一晚的苦頭。」

文志豪聽了，立即把她按倒，笑道：「妳既然喜歡有苦大家吃，我現在便讓妳再吃苦頭。」

蘇珊略為掙扎，道：「豪哥，明哥他們還在……」

文志豪正在忙着，道：「管他的！」

× × ×

蘇珊嬌柔的偎依在文志豪懷裏，道：「豪哥，我剛才想過了，暫時，我還是不辭工了。」

文志豪大為錯愕，怔道：「這怎麼可以？難道妳認為我養不起妳嗎？況且，這裏離無歸吧那麼遠，怎方便？」

蘇珊搖搖頭，道：「豪哥，我的意思是我仍然照舊，住在美寶那裏。」

「為甚麼？妳不喜歡這裏？」

「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歸宿，怎麼會不歡喜？我是這裏的女主人啊，你忘了嗎？我只是為了你能實現你的計劃吧了。我們的關係暫時不公開，稍後，我再設法替你和楊尊尼拉在一起，打進他老子的集團。」

「這怎可以？我不是告訴妳，這計劃已取消了嗎？」

「豪哥，這是個可以行得通的計策，放棄了實在可惜。你放心，我雖然在無歸吧，但絕不會和別的男人鬼混，送你綠帽的！」

「我不是擔心這個，而是……而是……」文志豪不知如何解釋是好。

「不用這個，那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恐怕我誤會你在利用我吧了。這是我自願的，並不是你利用我。」

文志豪大為感動，道：「蘇珊，妳這樣明白事理，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說才好。」

「豪哥，我不用你說甚麼，我只要你愛我多一點！」

「那還不容易，我現在便以行動來表示。」邊說邊要……

蘇珊連忙跳下床，跑進洗手間，笑道：「你這人真是貪得無厭。豪哥，有一點倒要研究一下，那便是你該以何種身份出現，我可不能介紹你給楊尊尼時說你是我的丈夫，甚至是男朋友的啊！」邊說邊開了花洒沖身。

文志豪也跑了進來，替她塗上肥皂，道：「這倒是一個問題。」

蘇珊一手搶過肥皂，反過來服侍着文志豪，道：「辦法倒有一個，那是把你當作別人的男朋友，介紹給那壞東西。」

「他會相信嗎？」

「這要看你的女朋友是誰了，最先決的條件是這人必須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楊尊尼也認識的，還有，她必須要美麗動人。」

「頭兩個條件我明白，但為甚麼要美麗動人呢？」

「這是最重要的，英明神武，鼎鼎大名的豪哥，怎會把庸脂俗粉放在眼裏。若非美麗動人，別人怎會相信？」

「妳把我看錯了，我追求的，不是外表的美，而是……」

他還沒有說完，蘇珊已搶着道：「我明白，你是喜歡我的內在美嘛！但是，別人可不知道啊，尤其是楊尊尼這好色之徒！」

「這可難了，往那裏找這人選。本來，小雲最是適當，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蛇仔明的老婆，派不上用場。」

「人選我倒有一個，但不知道她願不願意幫忙。」

「是誰？」

「是美寶，她符合每一個條件。」

「是她，妳的同居？蘇珊，妳得要明白一點，我們的對手，心狠手辣，甚麼都可以做出來，一個弄得不巧，便會危險萬分，隨時不明不白的死掉。所以，我們的計劃，愈少人知道愈好。」

「豪哥，你放心。我對美寶知之甚詳，我們之間，可以說並沒有秘密存在，她是絕對可靠的，我先向她探一探口風。」

「好吧，既然妳對美寶有如此信心，便試一試吧，但妳得要小心，盡量不要說出太多。」

蘇珊拿來了大毛巾，替他揩拭身體，道：「我懂得了，現在，快點換過衣服下樓吧，明哥他倆定是在取笑着我們的了。」

「笑甚麼？妳又怎知道他倆現在也在幹着？」

「狗咀長不出象牙，有誰像你那般的？」蘇珊把他推了出去。

× × ×

「豪哥，我真佩服你。究竟你用了甚麼招式，能令蘇珊貼貼服服的，自願跑回無歸吧？」蛇仔明從外而回，笑道。

文志豪正色道：「蛇仔明，不要胡說，她是自動提出來的，我並沒有用上任何手段。你若胡說八道，給她聽見了便會引起誤會。」

「豪哥，知道了。我對這事，從今不提半個字，這可以了吧！」

「我早上交代你的事怎樣了？」

「已吩咐兩個可靠弟兄進行，今晚便行動。是了，那勞金喜與你有仇嗎，怎麼從來沒有聽你提及過的？」

「深仇大恨倒沒有。只不過，他有些地方，觸摸過不是他應該觸摸的地方，所以要斬下來。」

蛇仔明似懂非懂：「原來如此，我還以為他不肯戒賭哩！」

「積奇那方面可有消息沒有？」

「有，有，我剛想告訴你。昨晚已和他聯絡過了，他說，你要求的那批槍械，已順利運入本市，隨時可以送來。」

「收藏槍械的地方準備好沒有？」

「已準備妥當。」

「那麼便叫他送來吧，我們自己再送去收藏處，千萬不要向積奇透露藏在那裏。」

「為甚麼，莫非這人不可靠？」

「蛇仔明，防人之心不可無，到底，我和他認識不深，與你我之間關係不同。還有一點，非重要關頭，不得動用這批槍械，我不想引起警方注意，沒必要時，也不要在藏槍處出入，知道嗎？」

「我知道了。但是，我們須要動用這些火力強大的軍火嗎？裏面有M十六機槍，甚至手榴彈哩。」

「這只應付不時之需吧了，希望能夠毋須動用，因為一旦動用，定會震撼本市，那時警方壓力便非同小可，對我們之行動定有一定的影響。還有一點，弟兄們懂得使用嗎？」

「衆弟兄中，只有一個曾是當年志願軍同袍，懂得使用各種軍火，其他的，只對左輪及曲尺有認識。」

「那麼便找個機會教他們，我不希望屆時沒有人懂得，危害自己安全。」

× × ×

「美寶，妳願意幫忙嗎？」

蘇珊說這句話的時候，實在是後悔到極點。因為她發覺到剛才把自己和文志豪的關係，以及文志豪計劃說出來的時候，她的同居好友美寶，臉上的神情古怪非常。

她的信心動搖，她更懷疑自己的判斷力，她已經不敢肯定美寶是否可靠。

「蘇珊，我首先得恭喜妳，能夠找到一個如此好的男人。」美寶的語氣似乎平靜，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她是強裝出來的。

蘇珊是聰明人，當然亦已察覺這一點：「美寶，妳怎麼了？有甚麼不妥嗎？」

美寶咬着下唇，搖搖頭，奔回自己房裏。

蘇珊連忙跟了進去，只見美寶已伏在床上，哭了起來。

「美寶，妳究竟有甚麼心事啊？快說出來聽聽吧，我們是好朋友嘛！還有甚麼不可以說的，這三年來，我們不是經常互訴心事嗎？」

良久，美寶方始抬起頭來，在床沿找了紙巾，揩拭眼淚。

「美寶……」

「蘇珊，三年來，我們雖然經常互訴心事，但我有一項秘密却始終沒有告訴妳的。」

「究竟是甚麼秘密，難道妳和那姓楊的……」蘇珊實不敢想像下去。

「不，我和他毫無關係。蘇珊，妳可知道，這一年來，我為甚麼從來沒有答應過任何男人的約會，而且經常悶悶不樂，借打牌來消愁嗎？」

「妳不是說過，自從被那沒良心的欺騙過後，便對男人沒信心嗎？難道並不是這個原因。」蘇珊道。

「不，那只是騙妳的，因為我不願意影响我們之間的感情。我們的遭遇，同是那般悲慘，我不願意為了第三者而破壞這段感情。」

「美寶，我不明白……」

「妳先聽我說吧。我不接受其他的男人，是因為我心目中有了一個人，一個多情的人，一個為了死去的妻子而放棄事業，一個終日懷念妻子而喝得醉醺醺的多情男子！」

「妳是指豪哥？」蘇珊呆若木鷄。

「是的，因為豪哥絕對不會喜歡隨便及放蕩的女人，所以我不敢接受別人的約會，由始至終，我都存有一絲奢望，希望有一天，豪哥會向我提出約會，向我追求。到底，我也是一個美麗的女子，這希望實在不是太過份吧！」

「美寶，妳為甚麼不早點告訴我？若然我早些知道，昨晚我便不會赴約，便不會有這麼多事情發生了！」

「蘇珊，我怎能告訴妳？妳的年紀比我輕，若知道我和妳都是暗戀着同一個人，妳會怎樣？那時，只會連我們之間的友誼也會破壞了。」

蘇珊默默無言。

美寶續道：「剛才聽了妳所說，我知道那絲希望亦已幻滅，所以才忍不住痛哭，妳還要我假扮做他的女朋友，這教我如何能抵受？」

「美寶，假扮豪哥女朋友的事，可以另想辦法。反而妳的問題，必須解決！」

「蘇珊，我的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了，過一段時間，我便會遺忘的，妳不用替我操心。」美寶苦笑道。

「美寶，妳在我最厄困的時候幫助我，扶持我及鼓勵我，要不是碰着妳，我早已跳海死掉，那能等到大赦，那能有今日？妳對我的恩情，我今生也還不掉，怎可能不幫妳的忙？不，我要退出。美寶，妳扮作他的女朋友，自然有很多機會和他接近，屆時我和他疏遠，那妳便有機會了！」

「蘇珊，妳太天眞了，感情是不能勉強的，也不是可以轉讓的。妳以為我會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妳痛苦之上嗎？這樣一來，我日後怎能安心？況且，豪哥若然是這般容易變心，見異思遷的話，也不值得妳我去愛了！」

「美寶，辦法一定會有的，我們慢慢想吧！」

「蘇珊，絕對沒有辦法，我們兩人之中，一定有一個痛苦，這個人必定是我。因為現在米已成炊，即使妳退出，也是太遲，我絕對不會補上妳的位置，這只會弄到兩個都痛苦。」

「但是，我現在又怎能安樂呢？」

「妳與我不同，因為妳並不知情，並不是存心奪我所愛！」

「唉，要是我們早生數十年便好了，那時，我們可以一齊嫁給他。」

「蘇珊，嫁給他也是沒用的，妳怎知他是否喜歡我？」

「感情是可以培養的嘛，昨天之前

，他還不是對我毫無愛意，以我看來，他對妳和我都是同樣的有好感，只不過我捷足先登吧了。」蘇珊道。

美寶眼裏現出一絲希望，道：「蘇珊，妳說豪哥對我也有好感？」

這只是蘇珊胡亂說出來的，她怎知道文志豪對美寶的印象，只是她現在怎能說不，只好硬着頭皮：「當然了，昨天我和他說與妳住在一起時，他還說妳是個乖乖女呢！」

「這便有希望了，只是，必須妳同意才行，而且是妳心中願意的，否則日後我們便大家痛苦！」

「究竟是甚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那便是妳嫁給他，我做他情婦，因爲我愛的是他的人，他的多情，絕不計較名份。」

那知蘇珊想也不想便搖頭：「不可以。」

美寶登時冷了一大截。

却聽見蘇珊續道：「他只可以有兩個妻子，或是兩個情婦，決不能有一個妻子，一個情婦，這對妳不公平。」

「蘇珊，妳的意思是……」

「我們兩人都跟着他，他把我們當作妻子也好，情婦也好，只要他對我們都好便行。我們又不是對他的遺產有興趣，有沒有結婚証書並不重要。」

「蘇珊，妳眞的願意把他分一半給我！」

「當然了，便是整個送給妳，我也毫無怨言，不過妳不肯要吧了。只是，這必須要經過巧妙安排，否則弄巧反拙。正如妳所說，感情是不能勉强的，經過安排後，日後他才會對妳和我都一樣好！」

「蘇珊，妳認爲如何安排才是？」

「美寶，我們可以如此……這般的。」

「這可以行得通嗎？我擔心……」

「妳擔心怎麼，擔心豪哥會飽食遠颺，不負責任嗎？不會的，他不是這樣的人，妳大可放心。」

「我不是擔心這個問題，即使事後他不顧而去，我也毫無損失，妳以爲我還是處女嗎？我只是擔心他並不是眞正喜歡我，因爲這只是經過安排而使他上鈎，並不是他主動。」

「不要想那麼多了，既然妳認爲即使失敗也毫無損失，何妨一試。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現在，他有了我，絕對不會主動地追求另一女子，唯有這辦法才可以使他同時接納我們兩人。」

美寶無奈，只得點頭。

× × ×

文志豪匆匆的來到蘇珊與美寶之住處，應門的竟然是美寶，只見她略爲忸怩的道：「豪哥。」

「妳好嗎，美寶？想不到日間看妳，比晚上還漂亮得多。」

美寶臉紅紅：「謝謝你，豪哥。」

文志豪遞上一盒包紮得精緻美麗的禮物，笑道：「美寶，送給妳，祝妳永遠美麗。」

「豪哥，這是……」

「美寶，這只是一盒巧克力。不過，妳吃了後，便永遠都會甜甜蜜蜜。」

事實上，美寶不用吃過，已是甜到心裏去，接過後甜笑道：「謝謝你，豪哥！蘇珊正在房裏等着，你還是快點進去吧！」

蘇珊看見文志豪後，一把便拉着他坐在床沿，道：「豪哥，今早電視新聞報告中，說有一名叫勞金喜的男子，被兩個人斬去雙手，連那……那……那樣東西也割掉了，你知道這件事嗎？」

文志豪微笑，道：「妳這麼心急找我來，原來便是問這個問題，我當然知道這事了，這傢伙定是不肯戒賭，連手帶那東西也被割掉。」

蘇珊瞪大眼睛，道：「豪哥，是你派人做的嗎？」

文志豪沒有承認，也不否認：「蘇珊，欺負過妳的人，一定沒有好收場的！」

蘇珊伏在他胸膛上，低聲道：「豪哥，你替我報了仇，我實在太高興了。只是，何必爲了我而冒這麼大的險呢，萬一失手……」

文志豪沒有讓她說下去，道：「不要再提這事了。妳可曾向美寶提及過我們的事？」

蘇珊點點頭：「我已向她提及過，她亦已答應幫忙，不過，豪哥，你得先行回答我一個問題，而且一定要老實地回答，不得隱瞞！」

文志豪輕吻她一下，道：「小寶貝，究竟是甚麼事這般嚴重？」

蘇珊道：「老實回答我，你對美寶的印象如何？」

「怎麼了？妳恐怕我假戲眞做，移情別戀嗎？放心吧，有了妳，我絕不會打別的女人主意。」

「我不是擔心這個問題。老實說，你若眞如此，我倒是求之不得哩！豪哥，快點答我吧！」

「妳這小東西，還不到兩天，便要把我一脚踢走，既然妳問起，我便老實告訴妳吧，但妳可不要吃醋！」

「我不會吃醋的，快點說！」

「事實上，無歸酒吧四朵金花中，論樣貌、身材，四個人都各擅勝場，難分軒輊，只是，我只對妳和美寶有好感，其餘兩人，不提也罷！」

「爲甚麼？茱莉和瑪莉兩人，樣子漂亮、身材動人，而且風情萬種，比我們强上數倍呢！無歸吧有大半客人，便是被她們吸引着。每天都來捧場的大不乏人。」

「蘇珊，我已告訴過妳，我喜歡的並不是外表的美麗。妳和美寶，懂得潔身自愛，不像她們那般隨便，賣弄風情，所以我對妳們有好感。妳滿意我的答覆嗎？」

「滿意極了，你既然眞的對她有好

感，那便易辦。」

「蘇珊，妳這話是甚麼意思？」文志豪一頭霧水。

「啊，沒有甚麼。豪哥，美寶將會是你的女朋友啊，而且是親蜜的女朋友，若果你對她沒有好感，那麼扮起來便不能收到好效果！」

「蘇珊，這是做戲吧了，怎麼要我對她有好感才可以？」

「這當然了，你若討厭美寶的話，心裏便有拒抗感，做戲時便不能投入，露出破綻，反過來說，你若對美寶有好感的話，屆時便會自然得多，會更爲投入。」

「想不到妳對演戲有這樣深刻認識！」文志豪笑道。

「我當然對演戲有認識了，你知道嗎，我在偸渡來本市之前，是攻讀戲劇的哩。只是那裏的演員，收入比一個工廠女工還要少，不得已才跑出來。」

「戲劇高材生跑來當侍應，眞是浪費。有機會時倒要介紹一些製片、導演給妳認識，讓我一過星夫癮。」

「什麼叫星夫？」

「明星的丈夫便是星夫嘛！那時我可以夫憑妻貴，不用做便有得吃。」

「哼，你休想！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了，快點出廳坐吧，已把你的女朋友冷落很久了！」

「這麼快便開始？」

「還說快！好戲便要上演，你們不曾綵排，那能出場？我們這套戲是絕不容許NG的，你知道嗎？」蘇珊說畢，便跳下床往房外跑。

文志豪沒有辦法，只得硬着頭皮，跟了出去。廳裏，美寶正獨坐沙發上，開了一樽啤酒，自斟自飲着。

蘇珊把文志豪推到美寶身旁坐下，笑道：「你們好好的談一談，我出去買點東西。」

文志豪急道：「蘇珊……」

蘇珊噗嗤一笑，道：「看你現在的樣子吧，不露出馬脚才怪，還說不用排練，打其天才波！聽我的話，你們兩人好好的了解了解，培養好感情，還有一點要提醒你們，屆時可能須要一些親密和擁抱的鏡頭，最好你們能熟習一下！」話畢便向美寶眨一眨眼，開門外出。

蘇珊外出後良久，文志豪仍然呆坐在沙發上，不知如何是好。應付如此場面，他實在毫無心理準備。

美寶也是一樣，不同之處只在於她不停地拿着啤酒，一口一口的喝着。

終於，文志豪打開了話題：「美寶，妳很喜歡喝啤酒？」

美寶連忙回答：「噢，不是的，我只是在苦悶以及緊張的時候才喝的！」

話匣子一經打開，那便沒問題了，畢竟文志豪並非不善詞令、笨拙木訥之人。

「妳現在很苦悶？」

「豪哥，老實說，我有點緊張。」

「緊張？爲甚麼會緊張？」

女孩子和心目中的情人第一次單獨相對，誰不緊張？只是美寶怎會說出眞正原因：「豪哥，我恐怕屆時扮得不像，會影響你的計劃。」

「美寶，不用害怕，要對自己有信心。以妳的聰明，定能應付的。」

「豪哥，不知怎的，我總是擔心自己……」美寶拿起酒杯往咀邊呷，却發覺早已把啤酒喝光。

「我先去拿啤酒來。」文志豪站起身，往厨房雪柜中取出一支啤酒，更找來了一隻杯子。他替美寶斟了酒後，再替自己滿滿的斟了一大杯。

「豪哥，對不起，忘記招呼你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何須招呼？我忘了向妳道謝才是眞的。美寶，我先敬妳一杯，作爲對妳的謝意，日後我定會補送妳一份禮物！」

「豪哥，我不要禮物，我只希望你能對我……對我的妹妹蘇珊好一點便高興了！」

「妳不用擔心，我一定會對她好的。怎麼，蘇珊竟是妳的妹妹？」

「豪哥，蘇珊和我已相處差不多有三年了，我們之間的情感，實在比姊妹還好。我一向都是把她當作妹妹看待的！」

「原來如此！是了，美寶，如妳不介意的話，可否告訴我多一點有關妳自己的事呢。」

美寶聽了，大爲猶豫。

「噢，我只是恐怕到時那楊尊尼問起時，答不出吧了。如果不方便的話，可不必說了。楊尊尼不一定會問的，即使問起，我也應能夠應付。」文志豪看見美寶有點爲難，忙道。

「不，並沒有不方便，我現在便告訴你吧，反正遲早你也會知道的。只是我恐怕說出來後，你會鄙視我。」美寶咬咬牙道。

「別傻了，我怎會鄙視妳呢？」

「豪哥，實不相瞞，我是離家出走的。我的父親是個銀行職員，一向都對我嚴厲管束。那知在我十七歲那一年，無意中認識了一個甚有派頭的青年，我因年輕關係，被他哄騙了，和他要好，某天，他送我回家的時候，被我爹碰上了。我爹大爲震怒，認爲在求學時不宜談戀愛，把我痛駡一頓後，更禁止和他來往。那時我被愛情蒙蔽着，便不顧一切的跑了出來，與那人雙宿雙棲。誰知道只半個月後，他便露出眞面目，强逼我當舞小姐，並恐嚇我如不服從的話，便把我毀容，甚至把我和家人斬死。」

「那麼妳有沒有報警？」

「沒有，他曾透露過有很多手足的，我怎敢報警。於是，我表面上裝作非常服從的樣子，暗中却找機會逃走。終於給我逃了出來，只是我恐怕他到家中找我，便跑

到工廠區裏工作，在工廠附近找了一間房住下。我便是那時遇上蘇珊的，因感到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關係，便和她住在一起。」

「妳有沒有再見過那人了？他不知道妳在無歸吧工作嗎？」

「沒有。不久之後，那惡賊和他的手足因身爲黑社會份子，被警方抓了坐牢，我這才膽敢露臉，跑到無歸吧當侍應。」

「美寶，既然那惡賊已被警方抓去，妳爲甚麼不回家？」

「豪哥，我那有面目回去？老實說，我實在不敢想像我爹見着我時會怎樣對我，恐怕把我打死都有可能。」

「不會的，天下間有那一個父母不愛惜自己子女的，若然他知道妳現在是如此潔身自愛，定會非常高興，聽我的話，有機會時回家跑一趟，向妳爹認錯，我相信他定會原諒妳的。」文志豪不由自主的握着她的手道。

「豪哥，我不敢回去！」美寶輕輕的靠在文志豪身上。

「不用怕的，屆時我陪妳回家，向妳爹求情，好不好？」文志豪輕輕地摟着美寶肩膊，低聲道。

美寶却順勢倚在他懷裏，輕輕的點頭。

文志豪登時大感爲難，他實在不忍心在這個時刻把懷裏的美寶推開，但若不推開的話，這火辣辣的身軀，定會令他不克自持。

他剛在心裏埋怨着蘇珊爲何這麼久還不回來之際，美寶已低聲道：「豪哥，你鄙視我嗎？」

文志豪連忙道：「我怎會呢？妳自己身在困難中，也不顧一切幫助別人，我敬佩妳才是眞的！」

「眞的嗎？那我眞是太高興了。豪哥，讓我們來練習一下，好不好？」美寶輕扭着蛇腰，低聲道。

「練習？練習甚麼？」

「蘇珊不是說過，我們必須練習一些親熱點的動作嗎？豪哥，吻我！」美寶邊說邊仰起頭，緊閉雙目，櫻唇微張。

文志豪不忍拒絕，便在那櫻桃小嘴上輕吻了一下，那知美寶却毫不放鬆，緊緊的摟着他熱吻。

不知不覺地，兩人倒在沙發上，不停的熱吻着。意亂情迷中，美寶已感覺到文志豪有了強烈反應，玉手不由自主的伸出……

驀地，蘇珊的影子在文志豪腦海中一閃而過，如一盆冷水兜頭淋下般，把他驚醒。

他一把推開美寶，滿臉慚色的道：「對不起，美寶，我實在太過份了，請妳原諒。」

美寶想不到文志豪竟能臨崖勒馬，心裏又是敬佩又是失望，道：「豪哥，不要這樣，是我不對，我不該這樣……」

這時，大門開了，蘇珊手上拿着大包小包的東西走了進來，看見兩人如斯模樣，略爲驚奇的道：「怎麼了，你們實習得怎樣了？」

事實上，何須動問，單從兩人衣衫不整之情形看來，蘇珊已知道兩人之實習成績不錯，只不知到達那一階段吧了。

美寶搶着道：「我猜屆時定能應付得來的了，妳不用擔心！」

文志豪站了起來，道：「蘇珊，我也該回去了。晚上我再到無歸吧，依計行事。」

文志豪離去後，蘇珊急道：「美寶，怎麼了，出了意外嗎？我已算準時間，這時妳倆應該在床上的。」

美寶搖搖頭，道：「他臨崖勒馬，把我推開了。」

蘇珊大是詫異，道：「這怎麼可能？據瑪莉說，那藥丸功效神奇，絕不能臨崖勒馬的！」

「我沒有用那藥丸。」

「爲甚麼不用，妳怕豪哥會發覺？」

「這是其中原因之一，雖然瑪莉保証不會被發覺，但難保出錯，那時便弄巧反拙，令他對我有極壞印象。其次，我希望能眞正正的使他向我採取主動，不須依靠藥物，這樣我才能知道他對我是否眞正有好感。」

「美寶，我不是早已告訴妳豪哥也是很喜歡妳的嗎，難道妳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妳，而是有很多事，必須要親身求証及體會，這樣感受才會特別深刻。今天，我雖未能把他擒獲，但我的收穫却非常大，因爲我親身感覺到豪哥對我的確有好感，終有一天，他會接納我！」

蘇珊搖搖頭，道：「美寶，妳這人眞固執，平白失去如此大好機會，妳知道嗎，經過今天之事故，他心中已有警惕，定不敢過份與妳接近。」

「機會一定會有的，我可以慢慢的等！」

× × ×

在跟着的一個星期裏，文志豪差不多每天都跑到蘇珊及美寶住處，聊上一兩個小時才離去。

不出蘇珊所料，文志豪已築起一道無形圍牆，與美寶保持着一段距離，再也沒有當日之親熱情景發生。

每晚，文志豪都去無歸酒吧，只是他再也不是像過去一年般喝得醉醺醺的，而是非常清醒地與美寶打情罵俏。

美寶向來對客人的調笑都是不理不睬的，如今竟對文志豪另眼相看，那親暱態度使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兩人之關係非淺。

到來捧場的當然還有那衣着入時，由頭到腳都是名牌產品的楊尊尼，只可惜他受到的待遇與文志豪却截然不同，蘇珊對他始終都是不假以辭色。

「蘇珊，怎麼妳總是不理睬我的，

難道我真的是那麼討厭?」

「楊先生……」

「我已告訴妳很多次的了,叫我尊尼,不要楊先生前,楊先生後那麼生疏,好嗎?」

「尊尼,不是我不理睬你,你也看見的了,我們這裏人手不夠,工作多,實在沒有空和你閑談!」

「蘇珊,既然在這裏不方便閒談,我們在外間見面吧,好不好?我等妳放工,然後一齊吃消夜!」

「楊先生……尊尼,我不是不願意,而是……」蘇珊欲擒故縱,並沒有立即答應。

「蘇珊,不要再找藉口拒絕了,這數個月來,我也不知約妳多少次,每一次妳都推說這樣那樣的,不肯賞臉,求求妳,答應我一次吧!」

「尊尼,我是有苦衷的!」蘇珊低聲道。

楊尊尼苦苦追求蘇珊數個月,蘇珊對他都是不大理睬的,那曾像這晚般說上那麼多話?

楊尊尼忙問:「是甚麼苦衷?莫非妳已有了丈夫,或是男朋友?」

蘇珊搖頭:「我那有這般福氣,坦白說,我實在不習慣與男人單獨約會,所以不敢答應你!」

「不是吧,蘇珊,妳不和男人約會,怎能認識男朋友?」

「不知怎的,我總是沒有膽量。尊尼,還是遲些吧。也許有一天,我能克服這心理問題。」

楊尊尼那肯放棄這大好機會?連忙道:「蘇珊,我已等了很久的了,妳其實不用害怕啊,我又不是摧花狂魔,就在今晚吧。」

蘇珊心裏暗罵:「你不是摧花狂魔?你實在是吃人不吐骨的色魔,也不知多少女孩子給你騙了。」口中却道:「我並不是害怕這一點,而是……而是……我實在不知如何說才對!」

「既然你並不是討厭我,那便容易了。蘇珊,妳可以找一個朋友陪伴妳的啊,我也找一個朋友出來作伴,這樣,妳便放心了吧!」

蘇珊想了想,道:「這總不大好的,況且,我的朋友並不多,那裏可以找一個來陪我?」蘇珊開始有點心動的樣子。

「原來妳擔心這個,我還道是甚麼!這還不容易解決,找瑪莉或茱莉便行了,她們定樂意奉陪的。」

「尊尼,我和她們雖是同事,但却甚少來往,實在不便……」

「沒有問題,我可以代妳開口!」

「不,不要。老實說,我實在不願意和她們走在一起,她們的名聲,實在有點……有點……你該明白我想說甚麼的了,我不想別人看見了,有所誤會,那時,我的麻煩便多了!」蘇珊急道。

「這可難了,這個時刻,那裏能夠找一個人陪妳?」

「人選我倒有一個,只不知道她願不願意陪我。」蘇珊放下魚餌。

「是誰,我認識的嗎?」

「你應該也認識的,便是美寶。只是她近來與男朋友打得火熱,有沒有空陪我實在是個疑問。」

「美寶?妳不是指這裏的美寶吧?」楊尊尼環顧四周,似是找尋美寶的樣子。

「當然是她了,還有誰?她現在是和我一起住的,你不是對她有成見吧?」

「我怎會對她有成見?只是覺得有點奇怪吧了。」

「甚麼奇怪?美寶是我的好朋友,當然是最佳人選了。」

「哈,哈,貞節牌坊談戀愛,還說不奇怪?」楊尊尼笑了起來。

「貞節牌坊!你竟這樣叫她!尊尼,你可不要這麼大聲說,被美寶聽見了,不但跑過來罵你,還會把我也恨上。」

「好!好!我不說,妳快點找她說,我等妳答覆!」

美寶剛巧在這時跑了過來,道:「蘇珊,人客這麼多,妳還呆在這裏幹甚麼?快點招呼人客吧,老闆快要的了。」

蘇珊道:「知道了!美寶,我還有一件事和妳商量。」拉了美寶往洗手間密談。

片刻後,蘇珊滿臉失望的來到楊尊尼桌前:「尊尼,對不起,我不能和你外出消夜了,美寶不敢陪我。」

「不敢陪妳?為甚麼?」

「她說若給她男朋友知道了,定會把她打死,所以不敢來!」

「竟有此事?她的男朋友是誰,竟然如此專橫霸道。」

「說起她的男朋友,可真大有來頭呢。在這裏,有誰不認識豪哥?」

「豪哥?那一個豪哥?」

「你不認識豪哥?便是坐在那邊角落的豪哥啊!」蘇珊的目光瞟了文志豪一眼。

「是他,文志豪!想不到美寶竟會喜歡一個醉貓。」楊尊尼怎會不認識文志豪。

「尊尼!你又來了,若美寶知道你這樣叫豪哥,不找你拚命才怪。豪哥從前經常醉,只是為了想念亡妻,現在有了美寶,他已沒有喝得那般厲害了。」

「這句話只有妳才相信,箇中原因絕非妳們這些女孩子所能知道的!既然她不能陪妳,那妳便勉為其難,獨自來吧!」

蘇珊怎會答應?只搖搖頭便跑開了。

她有絕對信心,知道楊尊尼定會上釣。

果然,不久之後,楊尊尼便找着她,主動提出把文志豪和美寶一對也找來,一同外出。

蘇珊當然也裝模作樣的要和美寶商量。

「尊尼，美寶起初是不答應的，經我苦苦哀求才勉强同意。只是，我得先行說明，他們的環境並不大好，稍後，你得負擔所有開支，可不能要他們花費！」

楊尊尼怎把這些放在眼裏？

× × ×

一個月下來，文志豪、美寶、蘇珊和楊尊尼已一同遊玩過不少次。

蘇珊對楊尊尼的態度，逐漸的變成熟絡，再也不像從前般那樣冷漠。

不過，每當楊尊尼有略為親密一點的行動時，蘇珊便有意無意間避開了。

交往足足一個月，楊尊尼可說連蘇珊的手也不曾有機會碰得着，弄得他心裏癢癢的。

他很有耐心的等待機會，並沒有氣餒，因為他清楚蘇珊並非茱莉或瑪莉那般隨便，操之過急只會弄巧反拙，惹起蘇珊反感。

事實上，有如此進展，楊尊尼已是非常滿意。

楊尊尼在脂粉圈中打滾，也有不短日子，可說經驗豐富。因此，他對自己極有信心，認為把蘇珊弄上床，只是遲早之事。

可惜，他不知道文志豪便是蘇珊的情人，更不知道蘇珊接近他，是另有目的。

這晚，楊尊尼又跑到無歸酒吧。

蘇珊過來招呼他時，好像有點無精打采：「尊尼，這幾晚怎麼不見你了？」

「對不起，這幾天比較忙一點，抽不到空來看妳，有甚麼特別事嗎？」楊尊尼看見蘇珊的模樣，便知定有甚麼事情發生。

蘇珊吞吞吐吐的道：「沒……沒有甚麼，我只是不見你來，有點奇怪吧了！」

「蘇珊，不用騙我，妳一定有甚麼心事。是否經濟有問題？不必客氣，我們是好朋友，可隨便說出來，我定可以幫妳忙的。」

「不，不是經濟的問題，這事情你幫不上忙的！」蘇珊道。

「即使幫不上忙，妳也可以說來聽聽的嘛，多一個人商量，總比悶在心裏好。」

「好吧，尊尼，你先到隔壁太陽神餐廳，我稍後便到。」

「這麼急？」

蘇珊點點頭便轉身離去。

楊尊尼在餐廳坐了大約十多分鐘，蘇珊已匆匆趕到。

叫了飲品後，蘇珊開口道：「尊尼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蘇珊，不必擔心，我認識的人很多，無論甚麼事都可以解決得來的，妳即管把事情慢慢說出來。」

「老實說，並不是我本身出了問題，而是美寶和豪哥兩人，這數日來，他們吵架吵得很厲害。」

楊尊尼輕吁一口氣，道：「我以為是甚麼問題，原來是他們兩人在耍花槍。蘇珊，聽我說吧，清官難審家庭事，夫婦吵架，外人實難以插手，我看妳也不必為此事煩惱，說不定他們現在已和好如初呢！」

蘇珊搖搖頭：「尊尼，你不知道的了，她們吵架的原因非常複雜，若不解決問題，絕難和好。即使暫時修好，也會經常有磨擦。」

「別人的煩惱，妳管來幹甚麼？既然他們兩人吵架，定然沒有心情的了，不若今晚我們兩個玩吧。」楊尊尼打蛇隨棍上，希望藉此擺脫文志豪及美寶。

沒有兩張貼身膏葯，他才有機會接近蘇珊，他才有機會施展看家本領。

蘇珊大為不悅，瞪了楊尊尼一眼，道：「你怎麼這般自私的？雖說別人的事，少管為上，但美寶和我的關係卻並非普通，多年來，她對我便好像親姐妹一般，可以說她是我在這裏最親的人，現在，她遇上煩惱，我怎可以袖手旁觀，更那有心情陪你遊玩？」

楊尊尼急忙解釋：「蘇珊，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既然幫不上忙，那便暫時把這事拋開，散散心。」

蘇珊的臉色並不好看：「你自己散心去吧，我還要回去陪伴美寶！」說罷便要站起來。

楊尊尼大為焦急，知道蘇珊這一離去，他數月所花的心機便白費了，急忙一把拉着她：「蘇珊，不要這樣，我又沒說過不替妳想辦法！快坐下來，我們慢慢商量！」

蘇珊這才轉嗔為喜，道：「你眞的願意幫忙？」重新坐下。

「當然了，我怎會袖手不理？」

「尊尼，老實說，這事你也幫不上甚麼來，我只不過希望多一個人替我分擔煩惱吧了！事情是這樣的，豪哥在過去一年多來，只顧喝得醉醺醺的，不事生產。現在與美寶一起，雖然酒是喝少了，但仍沒有打算找工作，美寶便是因此不滿。你應該知道，我們再也不是十四、五歲的孩子，光是愛情並不能滿足我們，最低限度，生活也須過得舒服一點。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楊尊尼怎會不明白：「竟有此事，文志豪想吃軟飯？他竟是這種人？」

「他不是吃軟飯，直至目前，他還不曾花過美寶半分錢。我們當侍應生的，收入能有多少，怎有資格養男人？只是，豪哥雖略有積蓄，但年來已花得七七八八，所餘無多，美寶才因此與他商量，希望他找一份正正當當的工作。那知他毫無工作打算，只日夕想着如何……如何……」如何怎樣，蘇珊卻沒有說出來。

「他想甚麼？」



楊又興決定讓文志豪去九里灣接收一批貨。

「尊尼，現在你已是我們好朋友，告訴你也無妨，但你可不要說出去！」

「當然，我並不是到處說人是非的人。」

「他要報仇，他千方百計的想着如何對付何九，說是為他死去的妻子及自己報仇，但卻沒透露何九是誰？以及何事得罪他！」

「他要對付何九？」楊尊尼大為詫異。

「尊尼，你認識何九？」

「我怎會認識他？只知道這何九是一個極有勢力的人吧了。老實說，以豪哥單人匹馬，任是他有三頭六臂，也難動何九分毫，他的心願可要落空了。」

「豪哥也曾這麼說過，只是他想到的，便一定要去做，我們也沒有辦法勸他。」

楊尊尼想了片刻，道：「他有這個念頭，我們實在也沒法幫忙，這樣吧，蘇珊，讓我想一想有何辦法，必要時讓我來勸勸他！」

「尊尼，這事勞你費心了。我已出來很久，可得要趕快回去，否則老板要炒我魷魚的，那時便慘了。」

餌已放下，只在等待魚兒上釣。

×　×　×

「文志豪要對付何九？他還沒死心？」說話的是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男子。

「爹，你認為這有可能嗎？」尊尼坐在男子身前，恭敬地回答。在他父親面前，楊尊尼永遠都不敢輕佻。

「當年他便是為了對付何九，把總幫的官職也丟掉。他有此念頭，實在不足為怪。只是憑他個人力量，能嗎？」

「爹，聽說他在黑白兩道中，都有不少朋友。」

「要不是他有這種關係，早已橫屍街頭，那能活到現在？只是，單靠這些人，也絕不足夠對付何九，除非……」

「爹，除非甚麼？」

「除非他有另一巨大勢力支持，加上他的關係，要對付何九，便有成功機會。」

「另一巨大勢力，爹的意思是……」

「是他加進我們集團，合作剷除何九。」

「爹，你要拉攏文志豪加盟？」

「尊尼，你心裏不是有這意思嗎？否則，你為何要告訴我文志豪要對付何九？」

「爹，果然瞞不了你。我的確有這意思，因為我聽說這姓文的乃是一個人才，若能把他拉攏，把何九除掉，我們便如虎添翼！」

「不錯，這人的確是個人才，否則不會這麼年輕便能當上高位，只是，這人不容易駕馭，而且必須嚴加提防。」

「爹，這是理所當然之事，我們可以小心觀察，而且盡量避免讓他知道那麼多，那便不會有問題的了。」

「尊尼，你有沒有信心控制他？」

「我可以一試！」

「好，那你便進行吧！」

× × ×

通過蘇珊的聯繫，楊尊尼約了文志豪在一個私人會所會面。

文志豪精神飽滿，從外表上看不出有半點煩惱：「尊尼，找我有事嗎？」

「豪哥，請坐。有些小事要和你談談，所以把你約來。」

「你不用說我也知是甚麼事了，是否為了蘇珊，須要我如何幫忙？」

「這是其中一件事。是了，豪哥，你的女朋友美寶和蘇珊是密友，可曾聽過他們提及過我嗎？」文志豪自動提出幫忙，登時使楊尊尼有意外收穫之感覺。

「我果然沒有錯。尊尼，你少擔心，據我所知，蘇珊對你的印象不錯呢。你要知道，她是一個好女孩，並不隨便與人約會的，要是她對你沒好感，怎會和你一起遊玩？」

「這倒是實情，她從來都沒有和別的男子約會過。」

「尊尼，努力點吧，只要你有耐性，不要操之太急，把她嚇跑，定能從心所欲的。這種女孩子，必須慢慢培養感情，時機成熟時，便會自動獻身，甚至能為你做任何事。只是，卻有一種弊病。」

「甚麼弊病？」

「尊尼，你應該比我更明白，易上手的女人，便容易撇掉。難上手的女人，追到後便難於擺脫，屢試不爽。」

「想不到豪哥對女人也有深入研究。」

「老實說，有那個正常男人不喜歡這個，只是條件問題吧了。」

「豪哥，實不相瞞，我找你是另有一件事情的，聽說你近日和美寶有了誤會。是嗎？」

「是蘇珊告訴你的嗎？」

「是的，她希望我能勸一勸你！」

「哼，她說我甚麼？」

「她說你不願意找工作，恐怕坐吃山崩，希望我能勸服你找一份正當工作。」

「眞是婦人之見！老實說，以我的底子，有甚麼可以幹，蔴雀館看場？商場保安主任？算了吧，我文志豪還沒有淪落到如此地步，只不過機會不曾來到吧了，況且我自己還有要事待辦，絕不能為了那些少報酬躭誤大事。」

「豪哥，那你為甚麼不和美寶解釋清楚呢，這樣便不會引起誤會了！」

「哼，堂堂男子漢，何須向女人說那麼多，她要是不滿，可以分手的啊，我們又沒有甚麼名份。」

「話雖是如此說，但豪哥，你也得為自己設想一下，憑你的實力，實在難以和何九作對的，為何不理智一點呢？」

文志豪大怒：「她們連何九這事也告訴你了？眞是他媽的，難怪人說天下間，沒有一個女人能保守秘密。」一向甚少粗言穢語的文志豪竟然也罵起來。

「豪哥，千萬不要怪責蘇珊和美寶，她們原意只是為你好吧了。」

「為我好？這算是為我好？她們想要我的命才眞。尊尼，你知何九是誰嗎？他若知道我仍死心不息的想辦法和他算賬，我今後還有寧日？不出一個月，我便會沈屍大海了！」

「豪哥，何九這人疑心極大，怎會相信你已罷手？以他心狠手辣的作風，定要把你這眼中釘拔掉才安心的。他之所以遲遲不向你動手，只是對你的朋友及舊同僚有所顧忌罷了。」

文志豪默不作聲，他知道尊尼所說的一點也沒錯。過去一年來，他的舊屬經常都在他身側出現，並在他喝醉時送他回家。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純粹送他回家那般簡單，而是暗示何九，文志豪雖脫離警隊，但仍有無數朋友，警告着何九不得妄動，別企圖打文志豪主意。

楊尊尼繼道：「先下手為强，後下手遭殃，你要對付何九是非常對，但是你也得衡量本身之力量，以卵擊石，乃智者不為之事！」

「尊尼，你剛才不是說過，我有的是朋友嗎？」

「一點也沒錯，你有很多朋友，他們都樂於幫助你，但是這些幫忙是有個限度的。一旦你對何九採取甚麼行動，為你效力的不會很多，因為他們有很多問題要考慮，別的且不說，先說錢吧，你有足夠能力養活一羣手下嗎，你有足夠經費對付何九嗎？」

文志豪沉默了片刻，他知道楊尊尼說的一點也沒錯。當日脫離警隊時，他便考慮過組織一羣人對付何九集團，但經費的問題使他不得不放棄。

朋友們雖然樂於幫忙，但朋友也是人，須要吃飯，須要照顧家庭，絕對不能放棄本身的職位，跑來支持他去報仇的。

「尊尼，你認為我應該放棄報仇，安安份份的找個保安主任之類的差事來幹？」

「我沒有這樣說，保安主任之類的工作簡直是埋沒了你的才能。我建議你效力一個比較有實力的機構，一個與何九集團有同樣實力的機構，幹一些行政決策工作。」

文志豪失笑，道：「尊尼，你不要和我開玩笑了。自從大學畢業後，我便手持四両鐵，當其公僕去，那有甚麼其他行政經驗？試想想，有那一個機構會聘請我當行政人員？」

「有！便是楊氏集團。」楊尊尼笑道。

「楊氏集團？你要我加入你老子的公司？幹甚麼？」

「工作的詳細性質，我會慢慢告訴你，暫時我們集團可以給你一個高級助理副總裁職銜，協助我處理一切業務。」

大魚終於上鈎，文志豪心裏實在高興非常，但表面上，他不動聲息，只淡然道：「只是當你的副手？我還要聽命於誰？」

「整個楊氏集團裏，你只要聽我的以及家父的指示。」

「報酬如何？」

「報酬方面，我們絕對不會虧待你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興趣。」

「我得要考慮考慮。老實說，我還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意圖。」

「豪哥，我看你也不必考慮了。我可以坦白告訴你，加入楊氏集團，只會對你的報仇大計有所幫助。你也該知道，楊氏集團和何氏集團，在很多方面上，是對立的。你可以借重我們的力量，給予何九種種打擊，這對你，對楊氏集團，都有好處。」

「好，我答應你！」

「豪哥，歡迎你加入楊氏集團，今後，我們便是好兄弟，無論在公在私，一同進退！」楊尊尼伸出手道。

文志豪也伸出手，和他相握道：「你放心，蘇珊方面，我會替你出力的！」

「那我先多謝你了，現在，讓我帶你前往見見家父！」

## 毒販信賴　委任重職

轉眼間，文志豪效力楊氏集團已有兩個月。

在這期間，他的工作只是協助楊尊尼處理一些瑣碎業務。

楊氏集團的業務屬多元化，有正亦有偏，包括酒樓、夜總會、時裝、地產、金融、賭場、毒品等等。當然，賭和毒這兩項生意只是暗中經營。

文志豪所能夠看得到的，當然只局限於一些他能見到的。他處理的工作雖繁多，卻全非高度秘密的業務。

換言之，他名義上是楊氏集團的第三號人物，實際上，只是一個外圍的人。

這天，楊氏集團的首腦，尊尼的父親楊又興把文志豪召進他的辦公室。

「志豪，你在這裏已工作兩個月了，可滿意楊氏集團的環境嗎？」楊子興示意文志豪坐下，親切地問道。

「楊先生，我當然滿意這裏的環境了，只是擔心自己經驗不足，應付不來吧。」

事實上，文志豪雖然對警務以外的工作毫無經驗，以他高深的學歷、社會經歷，及本身的聰明，不但把業務處理得頭頭是道，還餘不少時間搜集對頭人何九各項業務資料。

「志豪，不必那麼謙了，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我今天找你來，是有一項任務交付於你，這本是尊尼處理的，但他昨晚因要事出了門，所以要勞煩你。」

「楊先生，請隨便吩咐！」

「今天晚上，將有一批貴重貨品運到本市，在九里灣上岸，你的責任便是接收這批貨，運到二號倉。這宗生意，我們一向都是現金交易，稍後，我會把貨款交給你，屆時，你只須付錢收貨便行，不用收據。可有甚麼問題嗎？」

「楊先生，請問是否我獨自收貨？需不需要驗貨？數量有多少？」

「不必驗貨，數量也不必點，因為我們交易已多年，若有貨不對辦，或數量不足，可以下次交易扣除。數量並不太多，只需一部小型貨車便足夠載下，屆時運輸部的馬雄會陪同你前往，他會安排搬運人手及一切的了。」

「那便沒有問題了，稍後我會和馬雄聯絡。」文志豪道。

「你不問那是甚麼貨？」

「楊先生，在回答你這問題之前，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

「志豪，請隨便說！」

「有一個人，應徵當私人司機，聘請他的人在考驗他駕駛技術時，在車內卡式收音機放了一段對話，說是考驗他的聽覺及反應。他留心地聽着，發覺內容竟全是有關商業秘密，播放完畢後，他道：『對不起，我剛才沒聽着。』那人聽了，一言不發的另外找了一匣卡式帶，這趟播出來的，乃是司機的工作待遇等等。他於是一字不漏的重覆說給那人聽。因此，他得了那職位，更被那人非常看重。」

楊又興聽畢，微笑道：「志豪，那應徵司機的人，既然聽覺沒問題，記憶也不錯，為何聽不見第一段說話內容？」

「楊先生，這便是我要說的了，一個當司機的，應該知道的是有關他本份的事，其他的，就是聽了也該聽而不知。我的情形也是一樣，不是我應該知道的，我絕不過問。剛才楊先生只告訴我那是一批貴重的貨品，並沒說是甚麼，而且一向都是由尊尼負責交易的；那便意味着貨物的內容不方便讓我知道，我問來幹甚麼？若是我應該知道的，楊先生早已告訴我了。」

「很好，志豪，我非常欣賞你這作風。老實告訴你吧，這是一批非常珍貴的葯材，在本市來說，交易是絕對合法的，只是對方因出口問題，必需這樣運來吧了。」

「原來如此，楊先生，可還有別的吩咐嗎？」

「志豪，好好的在這裏幹吧，一個對我忠心的人，我絕對不會虧待的，沒有其它的事了，你先回去幹你的吧，我會通知馬雄和你聯絡，安排今晚的事。」

回到自己辦公室後，文志豪若無其事的幹着自己的事，心裏卻仔細地推敲着楊又興交付他這任務的目的。

目前來說，他暫沒有對付楊氏集團的打算，所以不曾搜集資料，作為剷除楊氏集團之用，以免打草驚蛇。

不但如此，他更要全心全力為他們效力，替楊氏集團爭取利益，以博取楊氏父子對他的信任，真真正正的打進楊氏圈內。

在沒有成為楊氏集團中堅分子之前，他必須嚴加提防，保護自己。

楊氏集團和何九，表面上是對立，但內裏呢，文志豪不得而知。很可能楊又興與何九是暗中結盟，聯手對付販毒集團的第三個勢力——陳義，表面不和，乃是做給陳義看的。若然如此，他便是送羊入虎口，處境堪虞，楊又興大有可能佈局陷害他。

即使楊、何兩集團並非盟友，當何九獲悉他加盟楊氏後，有可能找上楊又興協商，許以某種利益，條件便是除掉文志豪。

這兩種情形，可能雖然不大，但始終是存在，不得不提防。

還有一點最重要，那便是楊氏集團中的本身高級職員、元老份子，這批人對他的加入，會否有抗拒，甚至排擠？這是極有可能的事，誰喜歡頭頂上平白加插一個人進來，影響自己的地位？

基於這些因素，文志豪那敢大意？

為了保障自己，他必須有所佈署。

辦妥公事後，他撥了一個電話。

「蘇珊，美寶在嗎？」文志豪原來是找美寶。片刻後，美寶的聲音響起了：「豪哥，今晚你來不來？」

「愛人，我今晚沒有空，不來了。」愛人是他們的暗號。

「甚麼愛人的！那麼肉麻。既然你晚上沒有空，那麼便下班到我這裏來吧，我給你準備蛇羹，好不好？」

「妳懂得弄蛇羹？那當然好了！」

「我怎會弄蛇羹，那只是超級市場現成貨色，因滾水一泡便可以吃的即食蛇羹。」

「妳要去超級市場？那便好了，順道替我買些東西。」

「甚麼東西？」

「稍後我還要爬山涉水呢，不準備一切防禦工具怎麼行？」

「爬山涉水？防禦工具？究竟是甚……啊，你壞死了，竟敢打我那裏的主意，我才不替你買呢。女子買這些東西，難為情死了，要買你便自己買吧。」美寶啐了他一口，罵道。

「不買便不買吧，何必這麼兇喲！是了，今天不是妳的例假，為甚麼妳有空陪我的？」

「我今天有點頭痛，既然你不來酒吧，我便趁機偷懶一晚吧了。」

「美寶，妳既然頭痛，我不來打擾妳了！」文志豪笑道。

「不，不，你一定要來喲，便是因為我頭痛，你才要來，難道你不關心我的嗎？」

「來！來！我剛才只是和妳說笑吧！不和妳說那麼多了，快去休息一刻，養足精神。」

文志豪放下聽筒時，不由得對美寶之反應敏捷及聰明大為佩服，竟能應付自如，與他配合得天衣無縫。

他跟着想到在其他方面上，美寶是否也和他這般配合？

隨即，他臉上一紅，不明白自己心裏為何有此念頭！蘇珊對他這樣好，怎能對另一個女人存有非份之想？

只是，他並不知道，經過數個月來的相處，美寶在他心中，已佔着一定之位置。

× × ×

在另一房間裏，正有兩個人反覆聽着適才文志豪和美寶一段對話之錄音。

這兩人便是楊氏集團首腦楊又興以及他的同村兄弟兼得力助手，楊氏集團中的一名董事，楊大光。

「大光，你認為有沒有可疑之處？」楊又興按停錄音機。

「大哥，我聽不到有甚麼可疑之處。」

「大光，我有一點不大聽得懂，文志豪曾提及爬山涉水，並要美寶準備工具，究竟是甚麼意思，是否暗示些甚麼呢？」

楊大光失笑起來，道：「大哥，你多疑了，他只是和情人耍花槍罷了，要那女的給他準備避孕套及潤滑膏之類的東西，他要捨正路而……」

楊又興也笑了起來，道：「想不到他竟有這種嗜好。大光，你認為這人如何？」

「大哥，老實說，這文志豪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若他不是心存異軌，而是真正正替我們效力的話，應可以重用。」

「據我所知，他目前應不是存心為我們效力的，而是借助我們的力量，以遂他向何九報仇之目的，一旦何九被除掉，他還會不會留在楊氏集團，實屬疑問。」

「若真是如此，那便好辦。屆時定有辦法令他自願留下的，譬如厚利、權力，甚至美色等等。我只擔心他會不會對我們也存有不利企圖，也許他並不是被警隊開除，而是一齣戲，藉此打進來作卧底。亦有可能他對我們也有敵意，伺機對付我們。」

「我已調查過，文志豪被警隊開除，乃是千真萬確，並非做戲，至於第二個可能，應該不會，他當總幫時，與我們河水不犯井水，絕無任何牙齒痕，反之，我們的弟兄，對他也是非常尊敬，不曾惹過他半分。他對我們，應不存有甚麼仇怨。」

「大哥，我也清楚這一點，只不過

提醒大哥，文志豪這人，必須留心觀察一段時間，才可令他眞正負責甚麼。」

「大光，當然了，在沒有眞正弄清楚時，我絕對不會讓他掌握甚麼的！」

× × ×

文志豪來到美寶住處時，蛇仔明早已在場等候，穿着一件電話公司職員的外套，地上還放着一大綑電綫。

原來蛇仔明便是美寶口中的「蛇羹」。

「豪哥，不用找蘇珊了，她已返了工。我和她若同時請假的話，不但惹起楊家的人懷疑，明天我們回無歸吧時，老板的臉色定使我們受不了。」美寶笑道。

「那有甚麼關係，大不了辭工不幹。」蛇仔明道。

「辭工不幹，你倒說得輕鬆。蘇珊可以這樣做，我却不可以，沒有工作，誰來養活我？豪哥，你說是嗎？」

文志豪登時尷尬萬分，這教他如何回答？他能回答：「不用怕，我來養活妳」嘛？

蛇仔明却搶着回答：「妳擔心甚麼，難道豪哥養妳不起嗎？」

文志豪瞪了他一眼，道：「你瞎說甚麼？東西帶來了沒有？」

蛇仔明連忙拿出一柄手槍及一個微型通訊器，道：「當美寶告訴我你要爬山用具時，實在把我弄胡塗了，後來她一字不漏地重複你的話時，我才明白你可能是要這兩樣東西。」

美寶臉紅紅的道：「誰教你說得這麼缺德，我怎好意思說出來。」

文志豪笑道：「美寶，對不起，我實在不能把話說得太淸楚。因爲直覺上，我知道目前是被楊家的人監視着，一言一動都得小心。」他只接過通訊器，續道：「爬山涉水的意思是指我今晚去的地方遠離市區，更可能有危險，必須有照應及通訊設備。你把手槍帶回去吧，只須通訊器便足夠。」

「豪哥，既然有危險，爲何不帶槍？」蛇仔明大爲奇怪。

文志豪便把楊又興交付的任務說出，續道：「我想應暫時用不着武器；唯一擔心的是那批貨中暗藏黑貨，他們自己却通知警方，讓警方把我捉去，借着法律，把我囚上十年八載。」

「豪哥，這可能性不大吧，你不是說馬雄也陪着你嗎？」蛇仔明道。

「照說可能性不大，但我們不得不提防，不能因爲有馬雄在，便不懷疑他們有何詭計，畢竟馬雄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嘍囉，犧牲他而拔出我這眼中釘，實在非常化算。」

「你怎麼會是楊氏機構的眼中釘呢？他們巴不得你幫他們哩。」

「表面上的確如此，但我始終要提防楊氏與何九會有聯絡，利益所在，這世上不會有永遠敵人的，凡事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豪哥說的對，那我該怎麼辦？」

「屆時你和各弟兄監視九里灣附近，看看有沒有可疑之處，尤其是留意警方行動，和公路上有沒有路障等等，如有的話，立即通知我。我會把通訊器半開着，只會震動而不發聲，收到訊息才伺機和你聯絡，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還有其他嗎？」

「沒有了，你先回去吧，小心行事。」

蛇仔明唯唯應諾，拿起地上之電綫離去。

蛇仔明離去不久，文志豪便要離去。

「豪哥，這麼快便要走了，你不怕別人懷疑嗎？」美寶急道。

「別人懷疑？懷疑甚麼？」文志豪一頭霧水。

「有誰來到情人家裏，不足半個鐘便離開的，便是傻子也會懷疑你來這裏的目的！」美寶笑道。

「我倒忽略這一點了，即使別人不懷疑我之目的，也會笑我的能力，這對我形象有損。」文志豪笑道。

「沒正經！自大狂！你要喝啤酒還是咖啡？」美寶輕揑他一記大腿，笑道。

驀地，電話响了起來。

美寶接過後，道：「豪哥，是明哥找你！」把電話拿了過來。

文志豪接過聽筒，道：「蛇仔明，有甚麼事嗎？」

「豪哥，有一件事我很不放心。」

「甚麼事？」

「是關於美寶的！豪哥，請恕我直言，美寶雖說是蘇珊的好朋友，但始終都是外人。剛才從她的語氣中，我聽出她對蘇珊有點妒意，女子一旦有妒意，便不難甚麼也可以做出來。豪哥，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文志豪沈默了片刻，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現在勢成騎虎，已沒有補救辦法，難道你要令她失踪？」

蛇仔明道：「當然不是，這只會惹人注意，補救辦法倒有一個，只不知你願不願意。」

「說來聽聽！」

「趁屋裏只有你和她兩人，把她就地正法！」蛇仔明道。

「甚麼？你說甚麼？」

「豪哥，我的意思是把她變成自己人！」

「這怎可以，我怎對蘇珊交代？」

「蘇珊方面，由我向她解釋便行，她是深明大義的人，應諒解你的苦衷！」

「我總覺得這不大妥！」

「豪哥，不要考慮那麼多了，否則出了事才後悔，那便太遲。」

文志豪看見美寶已捧着咖啡，從廚房行出來，便道：「蛇仔明，你還是快點安排一切吧，不要擔心那麼多，我自有主意的了。」

收了線後，文志豪細心的考慮着蛇仔明的話。

「豪哥，脫下鞋，先喝杯咖啡，我給你拿拖鞋。」美寶柔聲道，她對文志豪可算服侍週到。

文志豪望着美寶的背影，心中已有所決定，慢慢的把鞋脫去。

美寶拿出拖鞋，坐在他身旁：「豪哥，這是新的，並沒有人穿過。」

「即使是舊的，我也不介意，只要日後沒有別的人穿便行。」文志豪笑道。

美寶呆了一呆，望着他道：「豪哥，只要你喜歡這鞋子，我怎會讓別人穿？」聽了文志豪的話，她不禁心中卜卜跳着，眼裏隱約出現淚影。

文志豪把她一擁入懷，輕聲道：「我們很久沒實習了，看看有沒有生疏？」

美寶一陣顫抖，緊緊的摟着他，低嚷着：「豪哥……」

文志豪一面在美寶熾熱的紅唇狂吻，一面雙手在那嬌人軀體上放肆地遊走着。

片刻後，兩人已毫無阻隔的緊摟在一起。

× × ×

「豪哥，你不介意我這樣稱呼你嗎？」馬雄駕着車，向文志豪說道。

「我怎會介意？大家都是兄弟，這樣才親切嘛！老實說，你若叫我文先生，我反而覺得不習慣！」

「豪哥，早已聽說過你義氣過人的了，想不到你還是這樣平易近人。」

「出外靠朋友，這句話是永遠沒錯的。一個人的際遇，沒有可能永遠都是一帆風順，若然在得意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落難的時候，別人肯定會跑來踩上一腳。我姓文的，也曾叱咤一時，但敢說未曾擺過半點架子，更無恃勢凌人這一回事，因此，落難後，各路朋友仍賞文某人一分薄面，多方照顧。今日，承蒙楊老總賞識，文某得以重出江湖，亦將保持一貫作風，有福大家享，有難我先當。」

「好一個有福大家享，有難我先當。可惜現在沒有酒，否則我定先敬豪哥一杯！」想不到馬雄這人，也有着萬千豪氣。

「喝酒？那還不容易，我這人別的本領不大，喝酒的本事却不差。稍後辦妥正經事，我們拉大隊去無歸酒吧，不醉無歸，我請客！」

「眞的嗎，豪哥？」

「當然是眞的，姓文的向來說一便一，絕無假話！」

「那便多謝豪哥了，稍後我通知貨車上的弟兄！」

文志豪望望窗外，道：「雄哥，還有一大段路程才到九里灣，可否在路旁停一停車，剛才湯水喝多了，須要方便一下。」

馬雄笑道：「當然可以，要不要找個僻靜點的地方。」

文志豪也笑道：「我又不是大姑娘，何須遮遮掩掩，隨便那處都可以！」

馬雄隨即把車子停下來，尾隨着的貨車也跟着停下，剛要跑過來問發生甚麼事，便看見文志豪跑到草叢，有所動作，貨車上的人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均啞然失笑。

「有甚麼不妥？」文志豪暗中拿出通訊器，低聲問。

「九里灣剛剛出現一批人，約十二、三個，埋伏在東面樹林。」响起蛇仔明的聲音。

「有沒有緝私或掃毒組的人？」

「不是這方面的，其中有一個經常在金龍出入。」蛇仔明道。

「知道了，小心行藏，沒有我的暗號，不可露臉，更不可出手。」文志豪收起通訊器，回到車裏。

馬雄笑道：「豪哥，我眞羨慕你，據我所知，有很多人曾打過美寶主意呢，都吃了一臉屁。」

「你也認識美寶？」

「豪哥，老實說，出來行走的人，有誰不認識美寶和蘇珊？便是沒見過也會聽過她們的名字。這個年代，豪放女遍地都是，貞節牌坊却甚難找呢，想不到竟被你找到一個。」

「原來如此，我還以爲她和你相熟呢！」

「那有這一回事。這種好女子，我望也不敢望一眼。黐上了，要想脫身便難，遲些你便知道。」

「這沒有關係，我根本便不想擺脫她！」

「豪哥，我却不同意你這想法。男子漢，大丈夫，應該無拘無束，怎能被一個女人縛着。不要說結婚了，便是同居，我也反對。有錢時，到夜總會裏挑個合心意的，沒錢時，便到酒吧碰機會，那是何等寫意。老實說，以豪哥你的條件，我保証你每晚都大有收穫。」

文志豪只笑了笑，道：「有機會時，倒要跟隨雄哥見識見識！」

閑談閒，已差不多到九里灣，馬雄突然道：「豪哥，你的座位下，有一柄鐵尺，下車時，最好帶着它。」

文志豪愕了一愕，道：「爲甚麼？」

「稍後，會有一場搏鬥。一旦動手，你便跑回車裏，我們會掩護你的了。」

「我不明白，老總不是說已交易過很多次的嗎？」

「這類的交易曾試過無數次，而且從未有過意外發生，但今次却有點不同。」

「是嗎？」文志豪冷靜的道，他感覺到袋裏的通訊器再次震動着，但却找不到藉口停車，小解那方法已行不通，十分鐘內去兩次小解，馬雄不起疑才怪，只得見機行事。

「豪哥，這次的對手是何九手下假份，目的是對付你。」馬雄道。

文志豪眉頭一皺，交易對手是何九手下假份，樹林裏更埋伏了十多名

楊氏集團的打手，難道不幸言中，兩大販毒集團聯手對付他？

但是馬雄爲甚麼要通知他？是有感他文志豪義薄雲天，不忍見他中伏慘死，還是……

馬雄立即給了他答案：「詳細情形，回去後老總會向你細說的了。屆時，若豪哥未能跑回車裏，可向東面樹林奔跑，那裏有我們的弟兄埋伏着照應。」

文志豪已無暇細想究竟是甚麼一回事，車子已抵達九里灣，他急忙從座位下抽出鐵尺，插在腰間，以外套遮掩着。

兩人步出車外，尾隨的小型貨車亦已停下，六名馬雄的手下走了上來。

馬雄道：「各位弟兄，豪哥剛才說，辦妥事後拉大隊往無歸酒吧盡歡，稍後你們可得落力一點，盡快辦妥。」

文志豪補充道：「還要小心點，帶着花喝酒，並不好看。」

六人齊聲應道：「我們知道了！」

八個人沿着小徑步往海灘，文志豪留意到各人腰間均隆起一塊，應是收藏着武器。

馬雄拿出電筒，閃出一短三長暗號，片刻後，响起一陣微弱馬達聲，一艘小型漁船已迅速靠近海灘旁的一個簡陋碼頭，並跳下兩個人，直往文志豪等人站立處跑過來。

「咦，馬雄，怎麼只有你一個人，楊大少呢？」其中一個身形比較魁梧的男子道，他簡直好像除馬雄外，並沒有見過其他人。

「祥哥，少東出了門，所以不能來。這位是豪哥，是少東的副手。這趟交易由豪哥負責。」馬雄連忙回答。

「原來是豪哥，幸會，可帶了錢來沒有？」魁梧大漢只望了文志豪一眼，冷冷地道。

文志豪揚了揚手上小皮箱，道：「錢在這裏，貨呢？」

那名叫祥哥的魁梧男子也不要求文志豪打開皮箱，便舉手向漁船一招。

片刻後，已有十多人從漁船走了出來，各扛着一隻大蔴包袋。

馬雄臉色微變，道：「祥哥，怎會這麼多人的？」

祥哥皮笑肉不笑地道：「今趟的貨比較多，爲爭取時間，所以多帶了三幾個兄弟。」

十多個人迅速把貨品放在文志豪身前，祥哥道：「既然豪哥是第一次負責，我便讓豪哥看看貨品，對辦後才把其餘的貨抬出來。」

即使馬雄不曾事先說明，文志豪也會心裏起疑，只因那些蔴包袋體積雖大，這些人扛起來却是輕鬆非常，毫不費力似的，使人懷疑蔴包裏裝着的究竟是否棉花。

祥哥解開繩，伸手進蔴包袋時，文志豪已全神戒備着，並向身旁之馬雄打了一個眼色。

果然，從袋裏抽出來的並非甚麼貨辦，而是一柄足有兩呎長，亮晃晃的利刀。

這利刀當然並非貨辦，有誰會在這個時間，這種地方買刀？若然他是抽出一把槍，也許會比較好一點。

文志豪在警隊時，位居要職，當然不需要幹那街頭追賊的工作，他的身手當然亦無人見過。

終於，馬雄見識着了，那叫祥哥的男子更親身感受着。

只見文志豪拿着皮箱的手一推一揚，身形並不小的馬雄登時被推得向橫數步，而那祥哥手中的利刀亦同時被震脫，飛出數碼之外。

跟着，文志豪一個側身而上，直欺那祥哥胸前，手肘重重的擊在他胸腹間，鐵拳順勢向上猛地一抽，結結實實的抽在祥哥下頷上，把他的牙齒也打脫數隻，和血飛出。

擒賊先擒王，文志豪深明這道理，只見他毫不放鬆，化拳爲掌，反手一劈，只聽見咯的一聲，祥哥那魁梧身體已如爛泥般倒下，不用說也知道他的喉間已中了文志豪致命一擊。

文志豪的數個動作，一氣呵成，快如閃電，在場的人簡直弄不清楚是甚麼回事之際，他已撲向另外一人。

馬雄看見文志豪竟有如斯身手，登時大爲振奮，大喝道：「弟兄們齊上！」

馬雄的六名手下，眼見文志豪如此神勇，身先士卒的殺進敵人叢中，也爲之士氣大振，紛紛抽出武器，衝向對手。

這時，東面叢林中，亦同時衝出十多人，加入戰圈。

對方的十多個打手，眼看已方的首領在數個照面間便倒下，登時心膽皆寒，無心戀戰，再加上人數吃虧，片刻後已被砍倒一大半。

文志豪大喝一聲：「停手！」

只是停手的，只有他自己和馬雄。

馬雄大怒，喝道：「豪哥說停手，你們聽見了沒有？」

場中這才停止戰鬥。

文志豪向對方尙站着的數人道：「今次我們也不趕盡殺絕，只教你們知道文某人並不好欺負。立即抬走你們的人，若留下一個，便抛下大海餵魚。」

那些人如獲大赦，急忙扶起受傷之同伴，匆匆跑上漁船離去。

文志豪道：「各位弟兄辛苦了，可有人受傷嗎？」

各人齊聲回答：「沒有。」

文志豪道：「那便好極，現在我們分批回去，稍後在醉香樓見，我請大家喝一杯，多謝各位幫忙。」

登時歡聲雷動。

馬雄却喝道：「慢着，我還有話要說！剛才豪哥吩咐停手，你們爲甚麼

不聽命？是否聾了？下次再有此種情形，我把你們的手通通砍掉，知道嗎！」

登時鴉雀無聲，沒人膽敢作答。

文志豪連忙道：「雄哥，算了！各弟兄和我是首次見面，從來沒聽過我的聲音，所以認不出來，怎能怪責他們。此地不宜久留，我們還是離開吧。」

× × ×

醉香樓是出了名的夜店。

出名的夜店當然經常有各方面的朋友來光顧。

醉香樓當然亦不例外，只是膽敢在這裏生事的人却絕無僅有，因爲醉香樓是楊氏集團屬下機構之一。

貴賓房內，筵開兩席，坐着二十一人。

菜是一流貨色，酒更是頂級。

這當然是剛剛搏殺回來的文志豪一干人。

馬雄數杯到肚，臉上紅得像關公，嚷道：「豪哥，眞有你的，只看你剛才一尺在手，左劈右砍，威風八面的模樣，我馬雄便佩服萬分，衆弟兄，我們來敬豪哥一杯！」拿了酒杯站起來，一口氣把半杯拔蘭地喝光。

登時掌聲雷動，餘下的人亦紛紛站起，把杯中酒喝個清光。

文志豪替自己斟了滿滿一杯，道：「我這人有樣好處，便是喝酒時絕不含糊。多謝各位弟兄賞面。」也是一口氣把酒喝掉。

「好！好！豪哥眞爽快。各位弟兄，剛才出發時，豪哥向兄弟說，他的一向作風，乃是有福大家享，有難他先當！」馬雄嚷着。

「這怎麼可以？」各人紛紛反對。

「豪哥剛才已証明過，有事時他絕不退縮，更比我們任何一個人更賣力。但兄弟認爲，他的話必須改一改，有福大家享，這可以，但有難時，必須大家一起當，我們絕對不能讓豪哥先行。各位弟兄，你們認爲我的話對不對？」

「對，雄哥說得對，有難大家當。」貴賓房內，响起如雷般附和。

文志豪大爲感動，道：「多謝各位弟兄，文志豪無以爲報，謹借水酒一杯，向各位致謝！」

× × ×

當文志豪滿身酒氣的回到美寶住處時，已是凌晨五時。

出乎意料地，美寶和蘇珊都不曾就寢，還在客廳裏喝着啤酒，茶几上放滿了牛肉乾之類的零食。

兩人一看文志豪臉色及步履，已知道他喝了不少酒，一同撲了過來一左一右的攙扶着他：「豪哥，你又喝醉了？」

文志豪搖搖頭，道：「還沒有，只是有點酒意罷了。蘇珊、美寶，以前我每晚都喝醉，主要是因爲我鬱鬱不得志，而且死了妻子，心情太壞，影响酒量，如今可不同了，我不但有了目標，更有老婆……」望望左，看看右，笑道：「嘻嘻，還有兩個這麼多，怎會這麼快容易醉？」

蘇珊瞪了他一眼，佯嗔的道：「豪哥，你那裏來兩個老婆了？另外一個是誰？快說出來！」邊說邊把文志豪推倒在沙發上，並向美寶打了一個眼色。美寶會意，走進了洗手間。

文志豪這才發覺自己說漏了嘴，登時大吃一驚，酒意全消，捉着蘇珊一雙手：「蘇珊，我對不起妳。」

「你究竟幹了甚麼？快說！」

「蘇珊，今天晚上，我一時糊塗，强姦了美寶！」

「哼，强姦，我看是和姦吧！」蘇珊差點忍不住，便要笑出來。

「不，不關美寶的事，是我强迫她的！」文志豪不知兩人心意，還意圖替美寶辯護，恐怕蘇珊遷怒美寶。

「那你打算怎麼樣？是否不要我了？」

「不，不，我怎麼會這樣做？」

「既然你不打算拋棄我，那便是把美寶玩過便算了？」

「不，不，我也沒有這個念頭。」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究竟打算怎樣？」蘇珊心中竊笑着。

「蘇珊，我知道我這要求太過份，我只希望妳……」文志豪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蘇珊終於忍俊不禁，笑了起來：「看你這個樣子，還是讓我替你說吧，你希望我能接納美寶，我們兩個人和平共處，一起陪你，對嗎？」

「對了，我便是這個意思，我們三個人，一起快快活活的過活。」文志豪搶着道。

蘇珊重重的捏了他一記，道：「你這貪心鬼，有我還不心足，尙要打美寶的主意，要不是美寶是我的好姊妹，而且米已成炊，我答應才怪。」

文志豪大喜，擁着蘇珊狂吻：「蘇珊，妳眞好！」

蘇珊推開了他，正色道：「豪哥，你得要答應我三個條件。」

文志豪不迭地道：「別說三個條件，便是一千個、一萬個，我也答應。」

蘇珊道：「首先，你一定要答應今後對我們都同樣喜愛，不得偏心，而且要好好的愛護我們。這是最先决的條件。」

文志豪忙道：「我答應，今後我一定愛惜妳們，不會偏心。」

蘇珊續道：「今後，不得有第三個女人加進來，你在外間怎麼玩，我們不管，但不得帶回來，也不可以金屋藏嬌。否則，一切後果，須由你負責。」

文志豪道：「絕對不會有此事發生，妳可以放心。」

「至於第三個條件嘛，那便是你今後不得像今晚般，喝那麼多酒。你知道嗎，一旦酒後失言，可能誤了大事

，甚至連累我和美寶當寡婦。」

這時，美寶也從洗手間跑了出來，拿着噴了花露水的熱毛巾，替文志豪抹臉，柔聲道：「豪哥，可不要喝太多酒了，對身體有害的。」

文志豪坐在沙發上，享受着美寶的服侍，唯唯應諾：「知道了，兩位老婆大人，為夫今後一定適可而止。」

蘇珊道：「看你現在吧，滿身都是酒味，快點洗澡，不把酒味洗掉，休想上床。」

文志豪笑道：「說起來，明天得去換張大一點的，否則那能容下三個人！」

蘇珊啐了他一口，罵道：「你眞是想得好，還想我們一齊服侍你？」

「我不想厚此薄彼嘛，當然要一起睡了！」文志豪在左擁右抱下，走進浴室。

×　×　×

文志豪舒舒服服的伏在床上，享受着蘇珊和美寶兩人給他按摩，一邊和蛇仔明通電話：「沒有甚麼特別事吧？第二次訊息是甚麼？」

「豪哥，我們發覺了第二批人馬，是何九的手下，正在監視着首先到達那一批，便趕快通知你，那知你卻不回答。」

「我沒有機會回答。除了漁船那一批，何九還有另外佈置，怎麼我不見他們露臉的？」

「我因為恐怕你應付不來，所以偸偸地把他們解決了。」

「解決了，怎麼沒有半點聲响？」

「當然了，我們的弟兄都帶了傢伙，而且都裝上滅聲器，怎會有聲音？」

「蛇仔明，今後盡量避免携帶這些東西了，若遇上路障，那便麻煩。」

「豪哥，你放心，難道你不知道我們神通廣大，消息靈通嗎？何況我們設備精良，可以隨時截聽警方通訊，他們一舉一動，都難瞞過我們耳目，怕甚麼？」

「凡事小心一點總是好的。辛苦你們了，早點休息吧。」

「還早點休息，現在已是早上六點了，我還是起來晨操算了，怎能再睡？噢，差點忘記告訴你，何九那批人也配備着短火，通通給我們拿回來了，那些鹹魚亦處理妥當。不必擔心！」

文志豪收了線，一個反身，便捉着蘇珊，笑道：「我們也來晨操一番吧！」

蘇珊拚命掙扎，道：「豪哥，你稍後還要上班的，尙要胡來？還是休息罷！」

文志豪那肯聽她的，笑道：「只有那少許時間，睡來幹甚麼？美寶，妳也來參加一份。」一把拉了美寶上床，隨着把燈熄掉。

×　×　×

文志豪回到辦公室時，發覺自己房間外本來是空置的地方竟多了一張辦公桌，坐着一個千嬌百媚，性感非常的美女。

美女一見文志豪回來，便站了起來，微笑道：「是文先生嗎？我叫詩思，是新來的秘書。噢，應該說是你的新秘書。」

「噢，是嗎？歡迎妳來這裏，詩思。」文志豪回以微笑，推門內進。

出乎意料地，他寬大的辦公桌前，早已坐着一個人，楊氏集團的總裁楊又興。

「志豪，你回來了！昨晚可辛苦你了。」

「啊，那也沒有甚麼，只是出了點意外。本想向你報告的，只因時間太夜，不敢打擾你。是了，這裏是昨天你交給我的錢，請你點收。」文志豪回到自己座椅，把手上的小皮箱交還楊又興。

楊又興接過後，並沒有打開來看，道：「志豪，昨晚的事，我原想在事前便通知你的，好讓你有個心理準備。只是尊尼認為不必，他對你極有信心，認為你有足夠能力應付，要我藉此考驗你的應變能力，證明他的眼光無錯，志豪，你不會怪我們吧？」

「怎會呢？畢竟你已經吩咐馬雄及時通知我防範，並已準備人手保護我，這証明你對我並沒有存心不良，並非把我出賣！」

「事情是這樣的，何九獲悉你加盟楊氏集團後，便找上了我，要我把你趕走。我當然不會答應。我已公開宣佈委任你為楊氏集團的行政人員，怎能出爾反爾，要是如此，我那有面目在本市立足，於是何九改為要求我製造一個機會，讓他派人除掉你，所以便有昨晚之事發生。」

「照說何九若要除掉我，實不需要和你商量，要你製造機會。」文志豪有點不大明白。

「志豪，你若遭人暗算，每個人都會聯想到何九身上，你的朋友會放過他嗎？若你在昨晚被殺，那便不同，因為你是在一宗交易中遇害，你的朋友未必會為你報仇。」

「楊先生，你昨晚派人接應，並要馬雄通知我防範，豈不是擺明和何九反面。既然準備和他反面，又何須答應他佈下昨晚之局？」

「哈哈，問得好，老實說，我早就打算和他反面的了，否則我何須找你加盟楊氏集團，何九既然送上門來，這機會怎能輕易放過？不答應他也是反面，倒不如借此機會給他一記悶棍！」

「原來如此，楊先生你是順道向他宣戰，並先給他一個下馬威。」

「對了。志豪，你今後可要小心一點，何九會不惜一切把你除掉，再不會顧忌你的朋友的了，因為你已直接威脅着他的安全。」

「多謝你的關心，我會小心的了。」

「我已經吩咐馬雄，安排一些手足給你差遣。」楊又興站了起來，續道：「噢！是了，那新來的秘書，你滿意嗎？」

「滿意，怎會不滿意呢？」

「志豪，好好的幹，把何九除掉！你的好處是不會少的。」楊又興打開房門，回轉身道：「你昨晚簽下的單，我已經吩咐醉香樓那邊撕掉了，今後，這些消費入公司賬便行，動不動便自己掏腰包，你的薪水實在不夠花！」

楊又興剛離去，文志豪的新秘書便走了進來，手上還拿着一杯咖啡。

「咦，妳怎知我喜歡這樣喝咖啡的。」文志豪看見咖啡裏加有數片檸檬，大為奇怪。

「波士，連你的口味也不能弄清楚，我怎能當你的秘書喲？」詩思微笑道。

通宵沒睡，文志豪確實也需要這杯咖啡，連忙呷了一口，笑道：「詩思，那妳還知道我喜歡些甚麼呢？」

詩思道：「我知道的可不少呢，例如，你喜歡喝酒、喜歡美女，更喜歡捨……還是不說的好。」

文志豪莫名其妙，道：「我喜歡捨甚麼？」

詩思抿嘴一笑，道：「有機會時才告訴你吧。還有甚麼需要嗎？」

文志豪苦笑：「老實說，我現在最需要的是一張床。沒事了，妳幹妳的事吧。」

詩思嬌笑道：「波士，有些時候，並不定需要床的！」邊說邊扭動屁股，走了出去。

「這妖精倒提醒了我。」文志豪喃喃自語，便在他那碩大無比的皮椅上假寢。

× × ×

「楊又興，你這是甚麼意思？」電話裏的聲音咆哮着。

「何九，這可不關我的事啊，只是你的手下誤事吧了。」楊又興平靜的道。

「我的手下誤事？簡直放屁，你埋伏了那麼多人，本就是打算給西瓜皮我踩。」

「我的手下，本是負責旁觀及監視的，若不是你違反約定，根本便不會露臉。」

「我違反約定？眞笑話，違反約定的是你，不是我，虧你說得出口。」何九大怒道。

「說明了除主事人外，每方只派六個手足，你說吧，昨晚你們來了多少人？你根本便打算把我的手下也一併除掉，要不是我知機，我的人一個也不能回來。」楊又興道。

「哼，姓楊的，不必再狡詞辯駁了。你招攬文志豪，根本便是存心和我作對，我告訴你，可別這般得意，多一個文志豪，又能把我怎樣？」何九愈說愈激動。

「何九，這是你說的，我可不會說過和你過不去。」楊又興語氣平靜，與盛怒的何九成强烈對比。

「好，姓楊的，你看着吧，若不報此仇，我的何字倒轉來寫。」

「何九，既然你如此說，我也無話可說，唯一可以奉告的，便是楊某人奉陪到底。老實說一句，你姓何的也不是今天才開始打楊氏集團主意的了，只是苦無藉口罷了。」楊又興大笑，掛上電話。

× × ×

文志豪坐在他那寬大而舒服的辦公椅上，抽着楊又興送給他的名貴雪茄，腦袋裏卻盤算着一套對付何九的行動計劃。

經過多日的整理，把他自己從各方面收集得來的情報消息，加上楊又興所提供的資料，文志豪對何氏集團的活動，已有一定之認識。

事實上，文志豪自從妻子天娜意外身亡後，便一直都留意着何氏集團的動態，希望能搜集足夠証據，把何九繩之於法。只可惜証據還沒有找到，自己卻被迫辭職。

如今，他不須証據，只要能夠掌握到何九的活動資料，便能對他迎頭痛擊，更沒有種種限制，甚至可以說，他能夠不擇手段。

現在，在他的辦公桌上，放着十多幀精彩絕倫的照片，照片上的，是一個樣貌娟好，年約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精彩之處在於這女孩子身上沒有一絲半縷，簡直可說纖毫皆現，妙處畢呈。十多幀照片中，更有數幀是這女孩子與一男子正在幹着不可告人之事。

文志豪竟會喜歡這類裸照和春宮照片？當然不是！這女孩子並非依靠拍攝這類照片維生的可憐人，而是一個藉留學為名，瞞着父親在外胡天胡帝的豪放女。

她的父親並不是甚麼社會名流，只是一間小貿易行的經理，絕對不是勒索對象，但這些照片對文志豪來說，用途可大了。

對付何九的計劃，文志豪已有了腹稿，他剛打算拿起電話筒，已響起敲門聲，跟着，他那性感動人的秘書詩思已推門而進。

「詩思，有甚麼事嗎？」文志豪隨即想起放在桌上的裸照，連忙收在抽屜裏。

詩思一眼已看到照片內容，向文志豪神秘地笑了一笑，道：「噢，沒有甚麼特別事，我只想問一問你還有沒有事吩咐我做，如果沒有的話，我可要下班了！」

薄薄的毛衣，把詩思的嬌人曲線完全顯露出來，散發出無可抗拒的誘惑。文志豪實在不明白楊又興為何安排如此一個計時炸彈在他身邊。

他一瞥腕錶，這才發覺已是六時多，忙道：「沒有了，妳下班吧，噢，麻煩妳看看馬雄在不在，請他過來，

我有事找他。」

自從九里灣一戰，馬雄已成爲他的得力助手，協助他處理不少大小事項。

「知道了，波士，還有別的吩咐嗎？」

「沒有了！」文志豪微笑道。

詩思離去時，扭動着那豐滿的臀部，刻意地賣弄她的天賦本錢。

文志豪只得搖頭苦笑。

片刻後，馬雄已來到。

「豪哥，有甚麼吩咐？」

文志豪拉開抽柜，把那疊裸照遞給馬雄：「雄哥，你認識這女孩子嗎？」

馬雄把十多幀照片逐一看過後，搖頭笑道：「從來沒見過。怎麼了，豪哥，你對這妞兒有興趣嗎？以我看，這妞兒除了嫩外，實在沒有甚麼吸引之處。老實說，你那秘書便比她不知强上多少倍。」

「我怎會對這些黃毛丫頭有興趣？她的名字叫做碧琪，是大福行出入口部經理梁添的獨生女兒。」文志豪說道。

「大福行！便是不久之前你要我們調查的那間貿易行？」

「是的！你還記得月前九里灣那一趟嗎？那一晚，何九手下扛着的蔴包袋，蓋有大福行的字樣，所以便叫你調查這大福行的底細。」

「豪哥，根據我們調查所得，這大福行並沒有甚麼可疑之處，東主趙大福，乃是實實在在的生意人，沒有甚麼特別背景，與何氏集團更扯不上任何關係，會不會那些蔴包袋只是他們不要之物，被何九等人拾來使用。」

「雄哥，大福行幹的是那一行生意？」

「中藥，從內陸輸入藥材，批發給本市藥行，其中有一部份經改過包裝後，由漁船走私往T埠。」馬雄回答道。

「大福行在那裏？地方有多大？」

「門市在小西區，寫字樓在金星商業中心，各佔地約四千呎。」

「雄哥，問題便在這裏了，在中藥行業，大福行只是一間微不足道的小批發商，在小西區的門市部加貨倉佔地四千呎乃非常合理。但在金星商業中心的寫字樓則有點不正常。中藥行業，甚少講究排場，故聚集於小西區，貪其上落貨方便。當然亦有不少另設寫字間於繁盛商業區，但都只作爲與內陸聯絡之用，面積不大。金星商業中心乃本市一級商厦，每呎租值超過三十元，以大福行這家中藥批發商來說，實在沒必要付這十多萬元額外支出。」

馬雄如夢初醒，道：「噢，我忽略了這一點。」

文志豪微笑道：「雄哥，你還忽略了另一點。你可知位於金星商業中心的大福行，隔壁是甚麼公司嗎？」

馬雄道：「豪哥，這我便不清楚了。何九的手下，大部份都認識我，所以我沒有親自去看一看。」

文志豪道：「大福行左鄰是品超珠寶公司，右鄰是大志財務集團。」

馬雄呆了一呆，道：「全是何九集團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附屬機構。」

文志豪點頭道：「對了，因爲這大福行表面上與何九全無瓜葛，我便從這方面入手。大福行除趙大福外，還有兩個得力助手，一個負責本銷，另外一個負責出入口業務，便是我剛才所提及過的梁添，亦即是那妞兒的父親。」

「豪哥，你打算利用這些照片……」

「梁添這人，今年已六十歲，妻子早喪，膝下只有碧琪一個女兒，故溺愛萬分，看得比自己的老命還重要。你先拿那這些單人裸照，找梁添商量合作，告訴他碧琪已在我們控制之中，細則如何，你應知怎辦。若這老鬼採取拖延辦法，隔一段日子，再給他看那雙人的。明白了沒有？」

「豪哥，你要這老傢伙如何合作？」

「我要的是消息，大福行出入貨的準確資料、時間、地點、如何交貨，當然還須要知道貨物是甚麼。」

「明白了，我這便去辦。噢，是了，豪哥，倒忘記問你，這妞兒現在那裏？若老傢伙要找這妞兒說話時怎辦？」

「這妞兒遠在C埠，表面上是留學，暗裏瞞着老子胡來，吸大蔴、濫交，無所不爲，這些照片都是她自願拍的，你從她臉上表情便可以知道，我在C埠的朋友，只花了十分鐘便把她弄上床，現在兩人正打得火熱，這妞兒還以爲我的朋友是和她串謀騙她父親一筆錢花用哩，所以極爲合作。若老傢伙堅持要和她談話，那也無妨，我可以安排。」

「豪哥，眞有你的，連C埠那麼遠也能有辦法。」馬雄跟着低聲續道：「豪哥，你的女秘書可眞不錯，不要浪費啊！」

「兔子不吃窩邊草，我怎會胡來？你有興趣嗎？我給你製造機會吧！」文志豪笑道。

「你這是要我的命，她是老總特地爲你安排的，我怎敢動？」馬雄邊說邊離去。

馬雄最後的一句話登時使文志豪心中一動，明白楊又興把詩思安排在他身側的動機。

美人計！但楊又興的目的是監視他還是縛着他，使他爲楊氏集團效力呢？文志豪希望能找出答案。

他把所有文件鎖好後，便離開辦公室。

剛踏出房門，文志豪便看見楊尊尼正在與詩思談笑着。

「咦，詩思，妳還沒有下班嗎？」

文志豪大為奇怪。

「志豪，是我把詩思留下來的。」楊侖尼代為回答。

「侖尼，有要事需要做嗎？」文志豪更是不明。

「噢，不是公事，這幾天蘇珊回鄉探親，我悶得發慌，打算找你狂歡一晚。詩思亦已答應，你可不能說沒有空啊。」侖尼笑道。

文志豪心中暗笑，蘇珊那裏是回鄉探親，只不過躲在他家裏，避開侖尼的糾纏罷了。當下便道：「我今晚沒有甚麼特別事要辦，只不過美寶得開工，蘇珊又不在，便是請假也沒辦法！我那裏找女伴？」

「志豪，不是我說你了，你這人眞是純情得可憐，便是美寶有空，也不能讓她參加啊！那豈不是破壞我這幾個月來辛苦建立的形象？告訴你吧，我已替你找到女朋友，只不過還得要你親自開口。」侖尼大笑道。

「你已替我找了女伴！是誰？是我認識的嗎？」文志豪心中明白侖尼所指是誰，但仍明知故問。

「還有誰？當然便是詩思了，你難道不明白波士與秘書，若能打好關係，對工作大有幫助嗎？快點親自邀請吧！」侖尼笑道。

這眞是荒謬，怎會對工作有所幫助？不要說那些不正常的關係，便是夫婦在同一機構工作，也有不便之處，尤其是一個是上司，一個是下屬的情況更甚。

文志豪當然沒有把這想法說出來，只吶吶的道：「侖尼，這不大好吧，若給美寶知道了，你和我都麻煩多多。」

「你不說，我不說，她怎會知道？你這人眞是膽小，虧你當日和美寶鬧意見時，還說得那般有大男子氣概。幸好你在別的方面不是這樣，詩思，妳的波士既然如此沒膽量，有甚麼事情時，妳認作我的女伴吧！」楊侖尼採取激將法。

老實說，文志豪在遇上他的亡妻天娜之前，也曾是個風流種子，認識天娜後，才把他那到處拈花惹草的性格改變，收斂起來。只不過他到處風流的時候，名頭並不响亮，故知道的人甚少。

如今，他這番造作，實在有其深意，他要侖尼認為他是一個甚少出來玩的男人，因為這種男人一旦遇上一個手段高明的女子時，往往不能自拔，備受擺佈。

他要楊氏父子認為已能控制他，對他減少防範。

於是，他做出死要面子的表情，道：「笑話，我天不怕，地不怕，怎會怕老婆？何況美寶還不能算是我的老婆，怎能管我？詩思，我現在邀請妳做我的女伴，請問妳賞臉嗎？」

詩思看見文志豪的表情，差點兒便笑了出來，道：「波士，這是我的榮幸，怎會不答應呢？」

「我們得趕快一點，莉莉很可能已等得不耐煩了。」侖尼邊說邊走。

「莉莉？」文志豪跟了上去問道。

詩思只得跟在兩人身後。

「噢，是我昨晚才認識的，曾入選市花最後十五名，樣貌不錯，身材更是一流！」

「侖尼，我眞佩服你，這麼快便如此清楚。」文志豪羨慕地道。

「這有何難？老實說，參加這些甚麼市花選舉的，尤其是那些不能進入前三名的佳麗，實在不難追求。」侖尼笑道。

「這也得要看本身條件啊，沒型沒款，誰會看上你？」文志豪道。

「這當然了，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有款——現款。」

來到停車場，文志豪便要向他的車走。自從安排計劃認識楊侖尼後，他自己的寶馬跑車已留在家裏不用，現在他駕駛的，乃是楊氏集團為他提供的平治房車。

「你還走過那邊幹甚麼，照往日般擠在我的車便行，你的車讓他們坐吧！」侖尼口中的他們，便是兩人的保鏢。

文志豪臉上露出不大自然之狀，楊侖尼之跑車後間座位，便是坐一個人也嫌陝窄，何況是兩個人。往日，他與美寶一起，擠在一塊兒當然不成問題，如今換上詩思，文志豪自然有所作狀。

「上車吧，只是你的手可不要隨便亂放，免得把節目次序搞亂。」侖尼笑道。

「侖尼，我還是坐在車頭吧，稍後讓莉莉坐後間便成。」文志豪道。

「怎麼了，害怕自己控制不住嗎？不要這麼婆媽吧，待會又下車又上車，實在麻煩。我教你吧，若然你擔心忍不住的話，便把一雙手放在褲袋裏。」

詩思笑道：「副總裁，你放心吧，我波士定力足夠，絕不會這麼快便忍不住的。」

文志豪無可奈何狀，與詩思擠進車裏。

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出停車場。

「侖尼，我們上那兒吃晚飯？」

「當然是往郊外，難道你還要留在市區，給別人碰上嗎？現在先去接莉莉，吃過晚飯後再到西灣我那別墅賞月。雖然後日才是農曆十五，月亮也是挺圓的，別有一番風味。」侖尼的語氣帶着數分曖昧。

「中秋已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這時候才來賞月？」文志豪笑道。

「賞月並不是一定要在中秋的，只要月亮夠圓，環境適合，對象滿意，任何時間也可以賞月的。妳說是嗎，詩思？」楊侖尼神秘的笑着。

詩思佯嗔道：「我不和你說！」

侖尼續道：「不過，我始終認為賞

月必須有美作伴，才有情趣，若然兩個大男人，就顯得不倫不類了。」

文志豪這才明白尊尼說的是甚麼，不禁大爲奇怪，難道他有這癖好？若不是，爲何好端端的會說這些！

片刻後，已接了莉莉，果然正如尊尼所說，樣貌不錯，身材極佳，難怪能進入市花選舉最後十五名。

跑車跟着便直往郊區奔馳，四名保鏢坐着的車亦一路跟隨着。

一路上，詩思都緊緊的挨在文志豪身上，更不時把豐滿的胸脯緊貼在他手臂。終於，文志豪作出適當反應，有意無意間挪動身體，使自己的手臂盡情享受，與那高挺的山峯揩拭着。

詩思不但沒有閃避，還盡量遷就，並不時向他拋媚眼。在如斯情況下，便是木頭也懂得如何做，文志豪當然不能使詩思認爲他有控制力，不受誘惑。

這時的詩思，已整個人坐在他身上，輕扭蛇腰盛臀，更在她耳邊吃吃笑，低語着：「波士，看你平日假正經的，原來也是這麼壞。」

文志豪大力地捏她一記，低聲回答：「誰叫妳這般惹火？」

詩思毫不示弱，亦還以顏色，在他大腿間重重地捏着。

幸好，跑車適時停了下來，原來已到達西郊一著名海鮮酒家。文志豪急忙撤車，整理衣衫。

楊尊尼大笑道：「看你兩人的樣子，定是對我這輛跑車又愛又恨，愛它車廂狹窄，給你倆製造親密機會，却又恨它車廂狹窄，限制了你們親密的機會。哈哈，我說的對嗎？人生便是這般矛盾的了。」

四人進入酒家後，已有部長跑過來殷勤招呼：「楊先生，是四位嗎？請裏邊坐。」

楊尊尼道：「還有四個在後頭，你另給他們找一桌子，吃可隨意，但不得喝酒，賬單一起算。」他對待手下，倒是大方明理。

坐下點了菜，尊尼便要叫酒，文志豪忙制止：「尊尼，稍後還要駛車，還是不要喝酒了，留待去到你的別墅才喝吧。」

楊尊尼笑了起來：「怕甚麼，喝了酒駕車，我也不知試過多少次了，還不是活得好端端的。你少擔心吧，我的駕駛技術一流，絕不會出意外的。」

文志豪道：「我始終認爲是暫時不喝的好，你還愁稍後沒機會喝？」

「有餚無酒，實在大煞風景。既然你這樣害怕，那便不叫拔蘭地，來兩瓶白酒吧。」尊尼無可奈何。

× × ×

雖然喝的只是白餐酒，四人回到位於西灣楊家別墅時，均帶着數分酒意，兩個女的更是臉泛桃花，格外嫵媚。

四名保鏢，並沒有進屋，只在外間看守，女傭奉上熱茶後，亦識相地退回工人房。大廳中，只餘下他們兩對。

「尊尼，我們在那裏賞月，在露台嗎？」文志豪道。

「你現在便要賞月？眞是性急，隨我來吧！」一手摟着他的女伴莉莉，便往樓上跑。

文志豪估道他往天台跑，便與詩思跟了上去，那知樓上只是數間設備豪華的睡房，登時一怔。

尊尼不由分說，便把文志豪與詩思推進其中一間睡房，笑道：「今晚月色皎潔明亮，你還是細心地慢慢欣賞吧。」大笑地掩上門。

如此情況之下，那容文志豪裝假道學？立即裝出一副急色兒模樣，把詩思拉到床上便替她解除束縛，揮軍進擊。

良久，詩思在他耳邊喘息道：「我還以爲你只對那調兒有興趣，原來你也喜歡這個的！」

文志豪道：「我對那調兒有興趣？甚麼調兒？」隨手點燃着一枝煙。

詩思吃吃笑，道：「還有甚麼調兒？當然是內陸人——喜歡走後門。」

文志豪爲之一愕，道：「我喜歡這個？是誰告訴妳的？」

詩思似是發覺自己說漏了嘴，忙掩飾道：「啊！並沒有人告訴我，只是剛才你口口聲聲的要賞月，我還道你喜歡那個哩！」

驀地，文志豪想起月前九里灣行動當日，與美寶電話聯絡時，曾提及這回事，當時他之目的，旨在暗示要往郊區海邊，着她通知蛇仔明準備應用之物，那裏是眞的喜歡這回事。

詩思這時一說，頓即証明文志豪一言一動，均在楊氏集團監視之中，電話裏不消說已安裝了偷聽系統。

既然如此，他這時便不能否認，只得硬着頭皮：「我雖然喜歡，但有誰一開始便那個的，怎知妳喜不喜歡啊？何況又沒有防禦工具，一個不巧，感染着甚麼時，可不是說笑。」

詩思咬着他耳朵，低聲道：「只要你喜歡，要我怎麼做也願意。至於應用的東西嗎，我早已替你準備妥了！」

「妳隨身帶備着這東西？」文志豪裝出奇怪的模樣。

詩思在他懷中扭動，嬌羞地道：「當然了，我怎知你何時會打我的主意啊，說不定在辦公室裏便要，怎能不準備？不要說那麼多了，看你無精打采的，讓我來幫……」邊說把粉臉首往下移……

## 對抗邪惡　作持久戰

文志豪回到辦公室後，第一件事便打電話給美寶。

美寶聽見他的聲音，大爲高興，道：「豪哥，你昨晚去了那裏？到處也找不着你，可把我擔心死了，電話也

不給我一個。」語聲不但有關懷，更帶着埋怨。

「噢，沒有甚麼，只不過公司裏有點事要辦吧了。我這麼大的一個人，自會照顧自己，怎會有甚麼事？妳定是很累的了，休息一刻吧！我現在公司，今晚才找妳吧，拜拜。」

剛掛上電話，詩思已滿臉春風的拿着一杯咖啡進來，笑道：「眞是多情種子，念念不忘家中嬌妻。幸好你不是在昨晚打電話回去，否則我可吃醋的了。」

文志豪苦笑：「要是我還不報告行踪的話，今晚可有苦頭吃的了。」

詩思吃吃笑：「這是應該的嘛，風流了一晚，不應吃點苦嗎？這樣，你下次享樂時，會更珍惜每一刻。」

「那豈不是應了一句話，一口砂糖一口……」文志豪笑道。

「波士，你現在有空嗎？」

「怎麼了，妳不是還要……」文志豪吃了一驚。

詩思啐了他一口，道：「我才不像你那般貪吃無饜，馬雄正在外間等你呢，要不要見他？」

「我剛想找他，快叫他進來。」

只消一看馬雄的臉上笑容及輕鬆步伐，文志豪便知道事情進展順利。

「怎麼樣了，情況如何？」

「豪哥，非常順利，那老鬼昨晚一見那幾幀照片，便嚇得臉無人色，不停追問其女兒之情況。我只告訴他若然不合作，便把他那寶貝女兒賣進當地人肉市場，讓她飽受黑鬼摧殘，那老傢伙已慌忙表示願意合作。一切都如你所料，大福行果然是負責貨品交收。我已經交代那老鬼如何把消息傳給我們。」

「那老鬼沒說其他嗎？例如釋放她女兒之類的條件？」

「當然有，除了釋放他女兒外，他還要求每次提供消息後，我們都要付他酬勞，作爲他日遠走高飛之用。」

「你怎麼回答？」

「我只答應若他的消息正確實用，在適當時候自會釋放他的女兒及付給他一筆酬勞。」

「他怎麼表示？」

「他有選擇餘地嗎？」

「辦得好，只是有消息時，我們必須詳加分析，才能有所行動，畢竟這老鬼已跟了何九多年，說不定會弄鬼。」

「這當然了，豪哥不是經常說，凡事小心點總是沒錯的嗎？」

「你辦自己的事吧，有消息時立即通知我。」

馬雄離去不久，楊尊尼已跑了進來。

「怎麼樣，昨晚可滿意嗎？」尊尼的笑容充滿着神秘與暧昧。

「當然滿意，我眞佩服你們，怎能找到這種人才？」

說實在的，詩思的表現確是出類拔萃，與蘇珊和美寶兩人相比，實在天壤之別，迷人之處乃筆墨所難以形容，普通男子，能夠衝過此美人關的，萬中無一。難怪楊氏集團明知文志豪已有美艷如花的美寶，還要出動美人計。

只是，文志豪是這般容易被女子迷着的嗎？當然不會！因爲他追求的，並非外在之美，更非貪圖肉體之享受。他喜愛的，是蘇珊和美寶所有着的內在美。

何況，他還時刻的提醒自己，有一個神聖任務要完成，更要爲亡妻復仇。

「她不是找來的，而是楊氏集團辛辛苦苦地訓練出來的人才，除了詩思之外，我們還有十多個，全部都是一流精選，在辦公室裏，精明能幹，睡房之中，技術高超。」尊尼答道。

「如此辛苦訓練，便是拿來服侍集團中人？」文志豪假作不明白。

「當然不是了，我也沒福份享受這些秘書呢，只是家父看重你，特地找一個來陪伴你吧了，據家父說，詩思是這十多人當中，最出色的一個哩，可見家父是如何的欣賞你。」

「那我要面謝他了，只是這些人才有何用途？」

「她們的用途可大了，大部份都已經安插在各大機構，其餘則和政府要員扯關係，她們的任務嘛，當然是打探消息和商業秘密了。」尊尼答道。

「商業間諜？」

「也可以這麼說。除此之外，她們間中也會出動，招呼外來貴賓。可惜她們只是近一年才訓練完畢，錯過了兩年前的金融界大機會，否則今日的楊氏集團，成就何只於此？」

「尊尼，只要有實力，何愁沒有機會？我極有信心，總有一天，楊氏集團能夠手執本市牛耳的。」

「志豪，老實說，這句話，在半年前我絕不敢說，但自從你進入楊氏，再加上那些娘子軍，我相信這一天的來臨，絕對不會太遠。」楊尊尼今日之表現，絕對不是一個只懂吃喝玩樂，不事生產的花花公子，頓使文志豪對他另眼相看。

「尊尼，你實在太抬舉我了。我這人，除了打打殺殺外，還能幹些甚麼？老實說，我當這個高級助理副總裁之職，只不過是佔了蘇珊的光，實際上只是屍位素餐，令我有愧於心。」文志豪有感而發。

「志豪，你我年紀差不多，但我得奉勸你一句，千萬不要低估自己。有很多人，不要說高深教育了，有些根本連鄉音也不曾脫掉，不也是在商場中叱咤風雲，聲名震動國際？你的條件比他們不知強上多少倍，所欠的只是際遇和機會罷了。」

文志豪默默無言。

「我雖然是楊家的獨生子，但我絕對不是外人所想像中的花花公子，更

不是溫室培養出來，不堪風雨一擊的花朵。自小，我便接受種種磨練，出生入死，經歷槍林彈雨。對事、對人，我都看得清徹通透，我看上你，是因為你的才能，絕對不是因為蘇珊的關係，你相信嗎？」楊尊尼續道。

「我實在不敢置信。」文志豪搖搖頭。

「好吧，我告訴你一些事實，你便會相信的了。第一，美寶並非你的女朋友，實際上，蘇珊才是！」

這句話使文志豪大吃一驚，剛要辯說，尊尼已擺手道：「你且聽我說吧，在我開始追求蘇珊那段日子裏，我已留意到蘇珊對你有着特別的情感，更曾多次在你醉後留下陪伴你，只因你當時對她毫無意思，我才毫不氣餒的死纏着蘇珊，更不曾注視你和蘇珊之發展，終於有一日，你一反常態，衣着筆挺光鮮的出現於無歸酒吧，而且不曾酗酒，我便覺得不妥。果然，蘇珊那幾天，神態開朗，喜上眉梢，我便知道你們的情感有了突破。不出所料，跟着你便駕駛着一輛寶馬，把蘇珊接往一日本餐館消夜，其後更在她家中逗留至翌日清晨，雙雙回到你在近郊的家。」

文志豪呆若木雞，他做夢也想不到尊尼竟知道這麼多，難道他已知道自己之任務？

尊尼接下去道：「不問而知，你終於發覺蘇珊的優點，愛情的力量使你一改頹態，發奮圖強。照說，我應該在那時便要知難而退的了，可是我仍不甘心，企圖推翻現實，那知道，蘇珊竟然把你和美寶拉在一起，實在使我大為奇怪，便和你們鬼混，看看你們弄甚麼玄虛。後來，蘇珊告訴我你和美寶因生活問題鬧得不愉快時，我差點便要笑出來，一個擁有寶馬跑車和一幢近郊別墅的人，會為生活費擔心？說出來也沒有人信。」

文志豪尷尬萬分，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藏身。

尊尼露出笑容，續道：「終於，蘇珊透露你之眞正目的，乃是找何九算賬。蘇珊是一個好女孩，不善說謊，我一看她神態便知不是謊話，再加上你之性格，以及過去之所作所為，我便知道你打算借用楊氏集團的力量以遂你為妻報仇之心意。於是，我便與家父商量，一致認為你和我們合作，剷除了何九，對楊氏集團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我便自動提議，邀請你進入楊氏集團。現在你明白了吧，你之進入楊氏機構，絕對不是因為蘇珊，而是因為你有才幹，你有人際關係，更有影响力，足堪利用，也可以說，互相利用。」

文志豪道：「我還有一點不明白，為何你要告訴我這麼多？」

「志豪，問得好。我每做一件事，都有目的，即使出來玩女人，我也不忘替集團物色可堪造就的人材。自從你加盟楊氏集團，數個月來，經你親自處理的事項，大大小小也有數十宗之多，雖然大部份是微不足道之瑣事，但由微而知著，我發覺你之能力，不論對人、對事，都比我們想像高很多。家父與我登時有了新希望。多少年來，我們都希望能擺脫一些生意，你應知道我指的是甚麼生意，因為以我們現時之財產、地位，實用不着冒這個風險，只可惜這類生意，不是說放棄便能放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還有很多追隨多年的弟兄須要過活，不能拋下他們不理，而我們其他正途生意，利潤不深，實不足維持這大批人的生活，所以我才訓練那批美女，企圖在正途生意上有所突破，兼且物色一個人手，幫助我處理一切，只因為能力有限，不能兼顧那麼多，家父年紀已大，不可以那麼操勞。」

「楊氏集團中有那麼多人，難道沒有人能幫你的忙？」文志豪問道。

「實不相瞞，純工商業管理人才，我們也有不少，只是楊氏集團並非純商業性質之機構，即使他日能擺脫偏門生意，集團中人也是龍蛇混集，有邪有正，你想想吧，有誰可以替我管理這些人，同時能夠獨當一面處理業務。」楊尊尼道。

「馬雄呢，他這人能力不錯啊！」

「無可否認，他在各弟兄心目中，有着一定之影响力，但是，他在處理正途生意上，實在不敢恭維，其他的人更不消提了。」

「你希望我幫你的忙？」

「是的。」

「但我現在不正是幹着嗎？」

楊尊尼苦笑：「這有很大的分別，你和我亦知道，你入楊氏之最終目的，乃是借楊氏集團的力量，消滅何九，替你妻子報仇，替你自己出一口氣。一旦何九集團被剷除，我可以肯定你會離開楊氏，因為以你的性格，實在不屑替我們這類人及這種生意效力。無論我們出甚麼代價，亦難以挽留你，志豪，你同意嗎？」

這教文志豪如何回答，只得默然不語。

尊尼續道：「於是，我們出動美人計，希望詩思對你能有所影响，老實說，她已是我們最出色的人選。由昨晚離開這裏開始，直至今早，我與莉莉都是在觀察着你之反應。」

「莉莉也是集團中人？」文志豪大訝。

「是的，她和詩思一樣，只不過是質素與詩思相差極遠。」

「整晚你都看着，包括我和詩思幹着那……」文志豪瞪大眼。

「很抱歉，也很可惜，我發覺你不但沒有被詩思所惑，她反被你的魅力以及表現所迷，亦即是說，我這一着已徹底失敗。」

文志豪保持緘默，他實在不知應說甚麼。

「無可奈何之下，我只得向家父據實回報，經問准家父後，我決定採取一個最後之計策，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那便是把一切告訴你，希望你念在我之誠意，以及你本身之前途，眞眞正正爲楊氏機構服務。」尊尼誠懇地道。

「很抱歉，我不能答應你。」文志豪道。

「爲甚麼，難道你不相信我之誠意？」楊尊尼呆了一呆。

「不是這個問題，我絕對相信你有這誠意。只是，你也應該明白，我最大的目標是甚麼，我絕對不會放棄我這目標，尋求事業上之發展。」

楊尊尼輕吁一口氣，道：「我還以爲是爲了甚麼原因，原來只是這個問題，那便容易解決，根本上，我並沒有要求你放棄原則，我們仍是照原定計劃，把何九剷除。這你可滿意了吧！」

文志豪沉思良久，方道：「這還不足夠，爲了表示你的誠意和斷絕那不見光生意之決心，除掉何九後，我們還要對付陳義。」

楊尊尼大爲錯愕，一怔道：「你要對付陳義！爲甚麼？這我不能作主，必須請示家父才行！」

房間裏之對講機突然响起楊又興的聲音：「沒有問題，我答應這條件，更附加一項。屆時何九與陳義剷除後，我親自對付楊氏集團。」

室內兩人聞言，均爲之一震。

「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到現在還不清楚志豪之眞正意圖？不錯，他的確要除掉何九爲妻子及自己報仇，但他卻還有另一目的，便是要把本市三大販毒勢力剷除，你明白了嗎？」

文志豪大爲震驚，不知道楊又興從何得知他之目的。

「爹，你爲甚麼不早點告訴我？」

「我也是現在才知道的，要不是志豪剛才說要對付陳義，我也不知道。」楊又興的聲音道。

薑不愧是老的辣，單從文志豪一句話，楊又興已聯想到他之眞正目的。

楊又興續道：「志豪，你承認嗎？」

文志豪一咬牙齦，道：「我不否認。」

楊又興道：「乾脆，眞不愧是大丈夫，尊尼，你並沒有看錯人。志豪，我再問你一句，除了何九之外，其餘的，你是針對人還是針對勢力？」

文志豪不假思索便回答：「當然是勢力，除何九外，我對你和陳義都沒有私仇，只是對販毒有極深痛恨。」

「換言之，何九和陳義兩大集團剷除後，我若把那門生意完全放棄，把人手安排在其他生意上，你的心願便是完全達到，可以全心全力爲楊氏集團服務。是不是，志豪？」

「可以這樣說。」

「志豪，可否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

「可以，只要你履行諾言，我文志豪爲你效力。」文志豪斬釘截鐵的回覆。

「好，爽快，當其他勢力剷除後，或是你決定收手，不再對付他們的時候，我會在三個月內斷絕這門生意，若有食言，你可隨便對付我，我絕不怪你，只是，在此之前，你絕對不能做出一些不利楊氏集團之事，你答應這條件嗎？」

「我答應。但是，有數點我必須向你聲明。」文志豪道。

「志豪，請隨便說。」

「第一，我希望今後這房間不再安置這類特殊對講系統，偶然，我也會和我的秘書談些私人說話，甚至談情說愛，你可明白，這類說話，實在不適宜太多人聽見。」

楊又興大笑，道：「我既然這樣和你說話，便沒再打算使這一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既然已眞正替我工作，不再是昔日般互相利用，我一定信任你，若我不再信任你的話，我會讓你知道，你滿意我這答覆嗎？」

「不滿意。」

「這還不滿意？那你要求怎樣？」

「很簡單，只要你拆掉這些東西便行！」

「噢，是我忘記答覆你了。從今天下午開始，你搬來我右側那房間辦公吧，我保証你這房間設備雖多，包括私人洗手間及小型睡房，作爲小睡之用，卻不曾安裝任何特殊對話系統，只有普通對講機，你滿意沒有？」

「滿意極了，第二點，從今天開始，我不參予你那特殊生意之任務。」

「這也沒有問題，還有沒有其他的？」

「還有一點，便是……這一點我暫時不提出了，日後一切事情辦妥後，我再和你商量吧，這一點對你我來說，都是有利無弊。」

「好吧，我們便一言爲定，尊尼，通知人事部，文先生試用期滿，董事局非常滿意，職銜改爲副總裁，薪金加倍，即日生效。還有，文先生之原有秘書照舊爲他工作，任務略有更改，主要工作便是負責照料文先生一切需要，不須向其他人負責，包括董事局在內。薪金亦加倍，同樣即日生效。文先生，希望你在楊氏集團工作愉快。」

「多謝你，總裁！」

條件如此優厚，實大出文志豪意料之外。

× × ×

文志豪一下班，便立即跑到無歸酒吧，一把便拉着美寶，跑往見酒吧老闆。

「豪哥，究竟是甚麼事啊？」美寶嚇了一跳，嚷道。

文志豪並沒有回答她，只向酒吧老闆道：「周老闆，多謝你多年照顧，只是，我得向你報告一個消息，這消息在我來說，是好消息，但對你就不太好了。」

周老闆被文志豪嚇得一驚，急道：「豪哥，你可不要嚇我啊！」

文志豪笑道：「我怎會嚇你？告訴你吧，美寶現在已經是我的老婆，你明白了嗎？」

周老闆聞言，登時放下心頭大石，笑道：「豪哥，那恭喜你了，美寶，恭喜妳！」

美寶想不到文志豪竟是把他們之間的關係公開，實在毫無心理準備，登時滿臉通紅的道：「多謝你，周老闆。」

周老闆道：「豪哥，你這是好消息啊，我也替你們高興，怎麼會是壞消息呢？」

「虧你還這般高興，難道你不明白，美寶從今天起便不再替你工作了嗎？這對你還算是好消息嗎？」文志豪大笑。

周老闆呆了一呆，跟着便陪着他大笑，道：「原來如此，倒嚇了我一跳。那也沒有甚麼關係，我還有三朵金花呢！」

文志豪搖搖頭，笑道：「沒有三朵，因爲蘇珊也不幹了。」拉着美寶便往門外走。

周老闆大嚷：「豪哥，蘇珊爲甚麼又不幹了？」

文志豪回答道：「因爲她也是我的老婆！」大笑地和美寶離去。

美寶道：「豪哥，我還沒有換衣服呢。」

文志豪在她臉上一吻，道：「那有甚麼關係，稍後派人來取回便行了。」摟着美寶便走上泊在酒吧門外的平治車裏。

文志豪剛要吩咐負責駕駛的劉平駛往近郊，突然發覺有點不妥，連忙把美寶按低，順手從褲管襪間拔出一柄防身匕首，穿過椅背插向在司機旁那人。

那人剛巧探手入懷，有所行動，冷不提防刀鋒已從背而入，登時向前一仆。若非椅背擋了大部份刀鋒，他早已一命嗚呼了，饒是如此，那人受傷仍是不輕。

那司機亦同時回轉身，手上拿着一柄手槍，對着文志豪便要發射。誰知文志豪手急眼快，左手一撥，便把槍管撥橫，跟着一個飛撲上前，右手使出一式掛拳，登時擊在那人太陽穴上，暈倒當場。

只可惜那人之手槍被撥橫時，已扳動槍機，砰的一聲把車頭擋風玻璃擊得粉碎，嚇得美寶尖聲高叫。

另外一人不顧身上傷勢，亦已拔出一柄手槍來，只可惜他連把槍管向着文志豪的機會還不曾有，便被他以手臂箍着頸項，透不過氣來，手槍也不能把持，掉在車廂裏。

車外，已有兩個人撲了上來，分別持着手槍，一左一右的指着文志豪及其他人。

其中一人喝道：「我們是警探，舉高手，慢慢的行出來。一個跟一個，不得亂動，否則便開槍。」

文志豪登時輕吁一口氣，道：「兄弟，他們都有槍，可要小心點。」打開車門，慢慢地行出車外。

美寶花容失色的跟了出來。吶吶道：「豪哥，你沒有事吧？」

文志豪搖頭道：「美寶，我沒事，你可受驚了。」

其中一名警探亦已認出文志豪，道：「咦，是你，豪哥，究竟發生甚麼事？」

文志豪一看，竟是昔日之舊部下，便道：「這兩人假扮我的司機和部下，意欲謀殺我，車廂裏應有兩枝槍，都是他們的。」

另外一名警探已押着那兩個人並扣上手鐐，過來道：「豪哥，你沒事吧？」

「沒有事，多謝你們及時來到，我的司機和另外一個下屬應是被他們捉去了，麻煩你問一問他們之下落！」文志豪道。

其中一名警探聽了，便揪起那有刀傷的人，喝道：「你聽見了沒有，那兩個人是不是你們捉去了，現時在那裏？快說。」

「我不知道，我甚麼也不知道。」那人並不合作，說畢後連聲咳嗽，那一刀確實傷得不輕，背上傷口尤在不停地流血。

「豪哥，這兩名疑犯中有一個受了重傷，必須送院救治，否則定會流血不止而死。可惜我們不敢離開，恐怕他們有同黨接應，你可否代打電話召救護車來呢？」那警探邊說邊向文志豪貶眼。

文志豪當了那麼久警察，怎會不會意，道：「我原本很想幫忙的，只是我要找尋同伴，沒有空打電話。」

那警探道：「原來你要找同伴，那我不敢勞煩豪哥了。我猜你這些朋友也是忙着替你找同伴的了，對嗎？」他指的當然便是從酒吧及附近跑來看熱鬧的人。

通常來說，即使有交通意外發生，並有人嚴重受傷，自告奮勇報警之路人亦不多，何況這時受傷的是涉嫌行兇的疑犯？再加上那警探的一番話，有人打電話召救護車才是怪事。

那受傷疑犯已漸漸支持不住，只得道：「他們在轉角一輛白色客貨車裏，求求你，快點召救傷車來吧！」

那警探道：「豪哥，請你在這裏稍候，我先去救你的同件。」

受傷疑犯大急，道：「請你快點吧，我快支持不住了，」聲音愈來愈虛弱。

片刻後，那警探已帶着文志豪的

司機劉平和保鏢江向榮回到現場。

文志豪道：「你們沒有事吧？」

劉平回答道：「我們沒有事，眞對不起你了，豪哥！這兩人突然出現車旁，並露出手槍指着我們，實在沒有機會反抗，幸好你沒出意外，否則我們不知如何向老總交代。」

文志豪道：「下次可要小心點了。」

這時，已有數名軍裝警員及一輛警車來到，警車中一名督察向在場之警探問明事況後，向文志豪道：「對不起，豪哥，可要麻煩你和幾位到警局一趟，提供一些資料。至於你的車，則暫須在警方看管。」

× × ×

文志豪等人從警局出來時，已是晚上九時多。文志豪對劉、江二人道：「你們先回家吧，不用陪我了。」

劉、江兩人忙道：「豪哥，這怎可以？我們還不會送你回家呢！」

文志豪道：「聽我的話，回家休息吧，我會照顧自己的了。」

兩人無奈，只得告辭離去。

文志豪與美寶繞過一轉角，登上一部灰色富豪房車。駕車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親密戰友蛇仔明。

「豪哥，出了甚麼事？」

「沒有甚麼，何九兩名手下企圖暗殺我，都被我擺平了。」

美寶插口道：「是了，豪哥，你怎麼會發覺不妥的？」

「可以說是那司機劉平救了我們！」

「但他當時已被對方捉了去，不在現場，怎會是他救了我們呢？」美寶大惑不解。

「美寶，妳可曾留意到劉平有甚麼特徵嗎？」文志豪微笑道。

美寶搖搖頭。

「劉平的左耳，只得半邊，其餘半邊在早年一場打架中被人砍掉了。何九的手下，只換上兩人之外套，却沒有換耳朵，我一看便知道了。」

「但是我看見你問也不問便出手，若然劉平和江向榮一時貪玩，調換了，那豈不是要糟？」美寶道。

「絕對不會，因爲我的手下都知道，我最不喜歡私下調換崗位，絕不會這樣做，二來，江向榮不懂駕駛，怎能坐上司機位？」

「原來如此。豪哥，我和蘇珊都不懂駕駛，現在我們既然不用回無歸吧，趁空閑時學習駕駛，好不好？」美寶問道。

「不可以，暫時來說，妳們最好留在家裏，減少外出，因爲我恐怕何九的人會對妳們下手！」

蛇仔明道：「豪哥，要不要先吃點東西才回去？」

「不用了，回去才吃吧，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告訴你們的！」

回到別墅時，文志豪便把這兩天發生之事一字不漏的告訴蛇仔明、蘇珊及美寶。

蘇珊聽了，伸一伸舌頭道：「豪哥，原來你要對付三大集團，爲甚麼不告訴我們呢？」

文志豪道：「我不曾告訴妳們的原因，便是不想妳們過份擔心，現在情況不同，所以才告訴妳們。」

蛇仔明道：「豪哥，那楊氏父子的話可信嗎？」

文志豪道：「他們實在沒有欺騙我之必要，若要對付我，他們早便可以動手了。」

蛇仔明道：「若果他們只是利用你幫助他們消滅兩個對手呢？要是如此，在何九與陳義被剷除後，你的危機便大了！」

文志豪道：「若是如此，他們便毋須告訴我那麼多，只詐作不知便成，因爲我一直都是在幫着他們對付何九的啊！」

「既然豪哥如此說，我便放心了。」

「不過，我們還是小心點的好。因此我不曾透露半句有關你們的事！」文志豪道。

「豪哥，你那秘書眞的是很動人嗎？」蘇珊微帶醋意的問道。

「是的，她的確是非常動人。」文志豪沒有否認。

「你可別忘記我們的約法三章啊！」蘇珊的醋意愈來愈濃。

「我怎會忘記呢？妳放心吧，我絕對不會愛上她的，妳應知道我喜歡的是甚麼？」

「我們可不管你愛不愛她，只是，無論在甚麼情況之下，她都不可以入宮！另營金屋也不可以。」蘇珊道。

蛇仔明連忙解圍，道：「豪哥，美寶，你們先吃點東西，早些休息吧！」

「噢，我眞的有點兒餓了，美寶，快過來吃吧！」文志豪連忙跑去飯廳。

美寶拉着蘇珊，笑道：「蘇珊，妳也陪我們吃一點吧，光吃醋會影响身體，造成胃酸過多的。」

蘇珊向她扮了一個鬼臉，低聲道：「我才不喜歡吃醋，只是嚇一嚇他吧了，要不是這樣，他會吃髓知味，弄到情婦多多。」

美寶道：「不會如此嚴重吧。」

× × ×

這時的文志豪，已名符其實地坐上楊氏集團第三把交椅之位置。

楊尊尼每天都花一兩個小時在文志豪辦室裏，給他解釋各附屬公司的操作情況及業務，更把不少責任極重的工作移交給他。

這天，文志豪剛處理完畢每天的工作，對講機响起詩思甜蜜的聲音：「波士，馬雄要見你。」

「請他進來。」

馬雄剛掩上門，便急不及待的道：「豪哥，老傢伙那邊有消息到。」

「是甚麼消息？」

「何九將有兩批貨運到，在今晚到

達。」

「數量有多少？」

「每批約一百多公斤。」

「只有這麼少？如何運來？」

「其中一批由火車運來，混雜在藥材中，另外一批由貨船運來，在公海中轉經快艇上岸。」

「火車運來那批貨，收貨人是大福行？」

「不，只是一間小公司，負責人是小嘍囉，即使出了事也影响不到何九集團。」

「數量不大，我們暫時不動手，以免打草驚蛇。那老傢伙可曾透露收貨後，藏在那裏？」文志豪道。

「沒有，他說只是負責貨物來本市之交收，貨到後，便交由一間廣聯運輸公司處理。」

文志豪立即找了詩思進來，道：「詩思，痲煩妳查一間廣聯運輸公司的電話，問一問他們有沒有貨車空出來，說我們有八百多件貨品趕着付運，約需三部車，時間在今晚十時，從南涌車往貨櫃碼頭。」

「若他們有空的話，怎辦？」

「那妳便告訴他，回頭再給他們詳細資料。記着，不可提及楊氏集團的名字。」

片刻後，詩思跑了進來，道：「波士，他們說近來很忙，不能接其他生意。」

「老傢伙沒有騙我們，這廣聯確實和何九有關。雄哥，你立即派遣人手，跟踪這兩批貨，希望能藉此找出何九的貨倉或提煉中心。」

「知道了，豪哥。」

「另外，派人監視廣聯運輸公司的一切行動。現時，聖誕貨品已趕付得七七八八，本市的運輸公司已開始是淡季，怎會忙得連生意也不接？短期內，他們定有大批貨品在流動。你立即去辦吧！」

馬雄離去後，文志豪發覺詩思沒有出去的意思，一怔道：「詩思，有事找我嗎？」

詩思一咬下唇，道：「是的，波士，我請求調職。」

文志豪爲之一愕，道：「爲甚麼？莫非不喜歡替我工作？」

詩思眼裏暗藏淚水，道：「不，正好相反，我覺得波士好像不喜歡我似的，所以才這樣要求，免得你見着我討厭。」

文志豪失笑道：「傻女，我怎會討厭妳呢，不要想那麼多了，回去工作吧，申請不批准。」

詩思跑過來，在他身邊蹲下，道：「波士，你眞的不討厭我？」緊握着文志豪的手。

「當然了，我騙妳幹甚麼？」

「那爲甚麼自從那次後，你便不再理會我，總是冷冰冰的，難以接近。」詩思嬌嗔的道。

文志豪登時大爲頭痛，只得道：「原來妳是爲了這個。難道妳看不見我近來爲公事忙得喘不過氣嗎？累也累死了。」

「我還以爲你嫌我服侍不週呢，原來你只是累。這還不簡單，快過來，我給你按摩。」拉起文志豪便往內間走，順手一按辦公桌下之電掣，把大門鎖上。

老實說，詩思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秘書人材，對文志豪有莫大幫助。他實在不願意失去這得力助手。

他知道現在這情況下，稍一應付錯誤，便會引起詩思誤會，唯一他能做的，便是甚麼也不做，任從擺佈。

通常來說，按摩會幫助人消除疲勞，精神充沛，但詩思的按摩却有着反效果，使文志豪疲乏非常的躺在床上。

並非詩思的按摩技術差得如此厲害，相反，她的按摩已達專業水準，甚至超過，只不過，隨着按摩而來的劇烈運動却會令人吃不消，大耗體力。

「波士，快起來冲一冲身吧，稍後你還有約會哩！」詩思柔聲道。

文志豪一看腕錶，發覺已消磨了個多小時在床上，登時一跳，跑進浴室。

「波士，讓我來服侍你吧，」詩思細心地替他清潔着。

「爲甚麼不早點叫醒我，現在可要遲到了！」文志豪埋怨着。

「我見你睡得正酣，怎忍心吵醒你，放心吧，波士，我已通知了對方，把約會押後一小時！」

「是眞的？那便好了。我最不喜歡遲到。」文志豪在詩思臉上輕輕一吻。

「波士，以你現時的地位，遲到十餘二十分鐘，有甚麼關係。」

「我便是不希望別人認爲我擺架子，妳應該知道我從來都不喜歡這樣。」

「你只是對別人沒架子罷了，對我却架子大到極了。」

「我何曾對妳擺架子了？」

「還說不是，剛才我差點兒跪着求你，你才給我一點兒愛，那不是架子是甚麼？」

「既然妳如此認爲，那我便以行動來表示給妳看。」把詩思攔腰一抱，走出浴室。

詩思臉上，露出絲絲甜笑。

半小時後，文志豪已穿妥衣服，對詩思道：「詩思，我這裏有一個電話號碼，是我家裏的，若我有甚麼不測，妳立即通知我的家人。找蘇珊或美寶都可以，若兩人都不在，妳可以留下訊息。」

「波士，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嘛，你怎會有意外呢？」

「我當然希望妳用不着這電話，但自從上次遇襲後，我不得不作準備。」

× × ×

「豪哥，收穫頗大呢！自從跟踪及監視那廣聯運輸後，我們已掌握不少

何九集團詳細資料，更查得他們不少提煉及分發中心之地址。」馬雄得意地笑道。

「可查到貨倉在那裏？」

「沒有固定的貨倉，貨一到便立即分發各處，只有小部份運往金星商業中心。」

「幹得好，掌握到的地點有多少處？」

「共十六處，四個提煉中心及十二個分發中心。」

「每處大約有多少人。」

「看守架步的人不太多，最大那處也不超過十個人。」

「好，準備人手，我要在同一時間內把這十多處剷平！」

「同一時間？」

「是的，免得對方醒覺，改變地方。」

「十六處地方，即使每處動用十個人，也得一百六十個。豪哥，我們差不多總動員了！」

「那也沒有關係，除非不動，一旦行動，便要給他們重重一擊！」

說到這裏，馬雄身上的傳呼機響了起來，他低頭一看，道：「是張華，一定是那梁添老傢伙有消息到了。」

「看看是甚麼消息。」

「豪哥，可否借用你的電話。」

「隨便，我這裏的東西，你可以任意使用，秘書除外。」文志豪笑道。

「豪哥，即使你點頭也沒用，你那秘書，除了你豪哥外，任何人也不放在眼裏，怎會看上我們？」馬雄邊說邊拿起電話。

果然，是梁添傳來了消息。

「豪哥，是大單貨，差不多有一千公斤，另有二百多斤大蔴。」

「竟有這麼大宗？你認為如何？」

「應不會有問題，聖誕快到，大蔴的銷路在這段時間特別好，何九大量運進，實不足爲怪。」

「時間，地點？」

「明晚，凌晨二時！在白鯊灣上岸。」

「很好，我們襲擊這批貨，把它燒掉！另外，突擊那十六處地方亦在明晚同時進行。時間足夠嗎？」

「時間並不成問題，人手可在兩小時內召集齊，只是人手上可能不夠分配。」

「人手不夠？欠多少？」

「若要剷平那十六處地方，便沒有辦法抽出人手對付那批貨。」

「那你便安排人手對付那批貨及十二個分發中心，我另外找人對付那四個提煉中心。這可足夠了吧？」

「這夠了。豪哥，你還有人？」

「當然了，讓我的舊朋友建些少功吧。立即召集各行動小組負責人，一小時後開會，研究行動細則。」

馬雄離去後，文志豪拿起聽筒，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 × ×

晚上，文志豪近郊的家，來了一個客人。

「豪哥，很久不見了。」來人道。

「老麥，你好！我們進書房談一談。」文志豪把來客迎進書房。

「豪哥，最近你飛黃騰達，我還道你已忘記我們這些老朋友呢！」老麥並不老，只有三十多歲。

「老麥，大家老朋友了，我那算是飛黃騰達嗎？只不過是混口飯吃罷了。」文志豪道。

「豪哥，既然你仍然當我是朋友，那我便不客氣的和你說了。甚麼飯不好吃，竟要吃這些骯髒兼害人無數的飯嗎？」

「老麥，老實告訴你吧，我是另有目的，只不過目前不能和你說明白，你暫時放棄對楊氏集團任何行動吧，如果你有的話。」

老麥臉色大變：「你約我來便是爲了這？哼，虧我還當你是朋友，沒有商量，我不惜一切亦要對付何九、楊又興和陳義的了，你不用說了。」

「老麥，你和我多年朋友，亦應知道我對毒販痛恨萬分的了，天娜死得如此慘，我怎會忘記！」

「那你還替楊氏效力？難道你不知他幹的是甚麼生意？」老麥大嚷。

「我怎會不知。好吧！讓我告訴你，我混進楊氏，目的和你一樣，是要剷除販毒活動，把這三大勢力剷除。」

「是眞的？那你爲甚麼阻止我向楊氏採取行動？」

「因爲這會破壞我的計劃！」

「你有甚麼計劃？說來聽聽，看我能否幫忙？」

「詳細計劃暫時仍未能告訴你，目前我只希望你相信我，不要對楊氏採取任何行動，那便幫了我一個大忙。」

「豪哥，你可不要騙我，否則多年交情，一筆勾銷。」

「老麥，你也不是今天才認識我的了，我怎會騙你？」

「好，我暫時不對楊氏採取任何行動。」

「老麥，還有一件事必須你幫忙。明晚，我會採取一些行動，希望你能配合我。」

「如何配合？」

文志豪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公文袋，道：「這裏是何九集團裏四個製毒中心的資料，我希望你明晚二時左右把他們同時破獲。」

「爲甚麼要在這個時候？還要同時？你亦知道我人手有限。」

「所以我才替你對付另外十二個分發中心，在你破了這些製毒中心後，我會派人通知你收拾殘局，就是另外那十二個分發中心的殘局！」

「爲甚麼不現在便把那些分發中心的資料也給我？那你便不用動手了。」

「告訴你有甚麼用？你能抽調那麼多人手，同時行動嗎？動用那麼多人，你一定要請示上頭，不但時間來不

及，說不定還走漏風聲，你明白嗎？」文志豪道。

「我明白。只是，我必須要先問你一個很重要問題，你做這事是爲了楊氏集團的利益還是爲了甚麼？我指明晚的行動！」

「我是爲了自己的目標，其餘十二個中心的貨品，我不會去的，全讓你去收拾。」

「好，我相信你。還有別的事沒有？」

「沒有了，一切拜託！」

× × ×

朦朧月夜之下，正在九個人埋伏在一小山坡上，監視着不遠處一海灣。

九個人中，其中有數名竟配備着火力霸道的M十六機槍。這九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文志豪，蛇仔明和他們七個忠心弟兄。

不久，兩部小型貨車同時抵達，跳下十多人，均是腰部隆起，暗藏武器。

「豪哥，只有這些人？」蛇仔明低聲道。

「怎麼會？你看看東南面，那邊應還有人接應，這十多人只是搬運的。」話還沒說完，一輛私家車已來到。

「蛇仔明，立即帶四個兄弟繞過那邊，監視東南面那些人，必要時解決他們。」

不多久，漁船已靠岸，一包一包的貨品迅速地搬上貨車。

驀地，槍聲暴起，不遠處的樹林裏，從大樹上跳下廿多人，不停地襲擊搬着貨的人。

那批人登時被殺得措手不及，紛紛找尋掩護之處。

「立即動手！」文志豪低喝一聲。

他身旁的弟兄立即向兩部貨車拋下數枚手榴彈，登時把貨車炸得燃燒起來。

文志豪隨即大喝：「雄哥，任務完成，立即撤退，我來押陣。」

下面馬雄的手下登時一片呼歡，向後撤退。文志豪身旁那人仍不停向下拋擲手榴彈，逼得何九的人抬不起頭來，更不要說反擊了。

「豪哥，全部解決了！」文志豪身後响起蛇仔明的聲音。

「好極了，我們走吧！」

× × ×

「豪哥，你眞神通廣大，連手榴彈也能弄得到。」馬雄坐在文志豪辦公室裏笑道。

「我有這麼多朋友，弄幾枚來玩玩有何難？每年軍部也不知失竊多少了，只不過外間不知道吧了。」文志豪道。

「豪哥，昨晚可算大獲全勝。十二個對方分發中心全部被剷掉，我方只有數名弟兄受傷，何九一定暴跳如雷。」

「我們更得要小心，提防瘋狗反咬。」

「我們會的了。豪哥，想不到你竟然是利用警方去破那四處製毒中心，但是，他們又怎會這麼巧，同在昨晚行動的？」

「那不是巧合，是配合。走吧，我們去喝杯酒。」

× × ×

數日後，文志豪下班時，在停車場裏遇上一名不速之客。

「豪哥，有空嗎？」那人在劉平和江向榮兩人監視下，走到文志豪身前。

「咦，怎麼是你，有甚麼事嗎？」

「豪哥，波士希望見見你。」

「你波士？我和他之間，還有甚麼話好說，不見也罷。」文志豪道。

「豪哥，他說這事非常重要，希望你能見見他。」

「好吧，他在那裏？」

「豪哥，請隨我來！」

文志豪向劉、江兩人點點頭，隨着那人上了一部汽車，直往郊外駛去。

約會文志豪的是一個年約五十歲，國字臉龐，臉色白晰的中年人。

「志豪，數日前我和老麥見過面。」

「是嗎？」文志豪冷冷地回答，與他平日待人接物的作風大不相同。

「我很高興你能重振雄風。」

「脫離警隊，並不能把我趕盡殺絕。」

「志豪，我和你說過多少遍了？這是爲了你好啊！你要知道，我若讓你胡來，你早已陳屍街頭，逼不得已才要你辭職，你以爲我願意損失一個像你這般的人材嗎？」

「那我便多謝你的好意了。」文志豪仍是冷冰冰的。

「你既然不能體諒我的苦衷，我也沒辦法。今次我找你，只是有些重要事情告訴你。」

「請說吧！」

「志豪，種種跡象顯示，本市將出現另一販毒集團，現正在招兵買馬和進行各種部署。聽說這集團野心極大，意欲獨霸江湖，屆時定會對付你，可要小心一點。」

文志豪眉頭一皺，不作回答。

「另外，何九經你這麼一搞，已是元氣大傷。目前，他和陳義已達成初步協議，商量聯手。主要目的在對付你。」

「這是意料中事。」

「陳義集團中，內部向來有點問題，陳義一死，定會內鬨，那時個別擊破，極爲容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陳義死了也沒用，他手下還有兩員大將，定能把局面控制。」

「本星期六，晚上七時，東沙灣一幢別墅裏有一個特殊晚餐集會，你可以考慮出席。」

「誰會出席？可有請柬？」

「出席的共有六人，一個姓何，一個姓陳，其餘四個也是舉足輕重的人。隨行人數則不清楚了。」

文志豪大感興趣，語氣大爲好轉：「別墅的地址？」

「那別墅極是好認，背山面海，孤伶伶的，外牆紅色，即使染滿血也沒有人知道。」

「我明白了。」

「志豪，警隊裏有很多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掃毒組。好像這次吧，老麥立了大功，換來的卻是一頓臭罵，怪他這麼大的行動也不請示。」

「若然請示，便收穫不大，甚至沒有行動！」文志豪道。

「我不敢說這句話，你明白便行了。志豪，警隊沒有你，確是重大損失，你知道嗎？我一向都非常賞識你，當你意志消沉，毫無鬥志時，我實在非常痛心，差點兒便要把你從無歸酒吧裏拉出來，痛罵一番。」

「你也會留意我？」

「及其後，你加入楊氏，我更是對你失望非常，幸好老麥捱了罵後，來找我吐苦水，我才明白你的用心。昔日你倆都是我得力助手，如今一個被調，一個離去，我手下已無大將，實在令我難有作爲。」

「既然如此，那便把老麥找回來吧。」

「我打算申請退休了。志豪，若他日有合作機會，你會來幫我忙嗎？」

「有機會才說吧！」

「志豪，好自爲之。記着我的話，凡事小心點總是沒錯的。」原來這句話是他傳給文志豪的。

× × ×

文志豪與蛇仔明查探過東沙灣之地形後，回到家裏商討細則。

「豪哥，屆時雙方定有不少人，憑我們九個人，足夠嗎？」

「根據地形，人多也沒有多大用處，反會令人易於發覺，最重要的是武器。楊氏集團人手雖多，但火力不夠，只有一些短火，所以我才決定親自動手。」

「豪哥，你要動用重型武器？當日在白鯊灣使用過手榴彈後，已經使警方大爲注視，若再使用M十六，不震驚全市才怪。」

「我們有多少挺M十六？」

「二十挺。」

「那便易辦了，在事後，我們把用過的那幾挺聯同少量彈藥，送給警方便行，只不過得要把指模抹掉。」

「送給警方，那豈不是浪費？」

「此役過後，我們留下這些軍火也沒有多大用途，何況我們還有十一枝留作不時之需呢。你還是召集弟兄罷。」

× × ×

兩部汽車在東沙灣一里外的僻靜沙灘旁停了下來，九個男人從車裏跳了出來，從事尾廂各自拿了一個大包袱。閃身進入沙灘旁的樹林，正是文志豪等九人。

片刻後，各人都換上黑色緊身衣服，頭部更戴有只露出眼與鼻的頭罩。沿着海邊崎嶇難行的沙石灘往東沙灣進發。

若然有人在這時見着他們，定必嚇得一跳。因爲他們這時的裝備，簡直與電影中的突擊隊沒有差別，每人背上揹着一挺M十六機槍，腰間不但有手槍、匕首，更有一排排的彈藥，和手榴彈。

半小時後，他們已來到位於海邊的紅牆別墅。文志豪與數弟兄蛇行鼠伏的來到大門前。

蛇仔明低聲道：「豪哥，爲甚麼這麼靜的，大門亦只有兩個人。」

「這是正常的，他們來這裏是談判，帶來的人手只是提防對方弄鬼，都在互相監視，絕不會想到我們會偷襲。你們留在這裏，一聽見槍聲便行動。」

文志豪回到石灘，與在石灘等候着的四名弟兄沿着海邊繞到別墅後門。

各人拔出已裝上滅聲器的手槍，再從背上取下機槍，提在手裏。

別墅後門，有一條石階直通沙灘，各人踏級而上，發覺後門鐵柵鎖着。其中一弟兄從腰間拿出一條幼細鐵線，在匙孔裏略爲撥動，接着輕輕一推，已把鐵柵打開。

文志豪一馬當先，閃身進入。

五人小心翼翼的穿過後花園，直撲那兩層高的別墅，只見偌大的別墅竟是靜悄悄的，要不是重重窗帘透出微弱燈光，實使人懷疑這裏有沒有人。

文志豪停下來，收起手槍，並拉開機槍之保險掣，跟着向其餘四名弟兄點頭示意。

四名弟兄立即會意，其中兩人找了掩護地方，兩挺機槍分別監視天台和樓下之窗口，文志豪則嚴密注視那通往前院之甬道走廊。

餘下兩名弟兄已掏出手榴彈，拔掉保險掣，抛進二樓之窗口，連續擲了四個。

數聲隆然巨响過後，登時引起一片嘈吵聲及無數人奔跑着之腳步聲，樓上窗口更傳出微弱的呻吟。

文志豪知道大部份人已衝往樓上看過究竟，急忙衝向前院，其餘四名弟兄立即跟隨着。

前花園裏，尚有十多名男子，正仰首望向二樓，不明白究竟發生甚麼事，個別比較警覺性高的則已拔槍在手。

「噠……噠……噠……」文志豪手中的M十六已閃出連串火光，他身後的弟兄亦不甘後人，扳動槍機。

只片刻間，近廿名大漢已倒下大半，餘下的慌忙找尋掩護物。

只是，他們冷不提防背後亦响起

那要命的機槍聲，還沒清楚是甚麼一回事，已紛紛倒下，這當然蛇仔明等人已由前面衝進。

屋外的人已全部解決，各人立即散開，嚴密監視各要道及窗口，只見個別窗口及露台已有人探身查看，可惜登時被火力威猛的機槍射得變成蜂巢般。

文志豪與蛇仔明分別從大門及窗口擲進數枚手榴彈，待爆炸聲過後，雙雙衝進。四名弟兄亦跟着進屋，只餘三人在外接應。

文志豪與蛇仔明入屋後，不由分說，便一輪掃射，樓下大廳裏的敵人，早已被數枚手榴彈炸得肢斷骨離，血肉橫飛，再經一輪機槍掃射，那裏還有活人？

跟着，文志豪便與蛇仔明及兩名弟兄往樓上衝，對方雖頑强抵抗，但怎能抵擋四人之猛烈攻擊。

現代戰鬥，其實便是武器之爭，優勝劣敗，乃不容否認之事實。不管人數是如何多，每人身手是如何高超，面對威力强大的武器，只有俯首投降的份兒。

何九與陳義兩人帶來的手下並不少，差不多有四十人，只可惜，在九挺M十六機槍及無數手榴彈之下，沒有一人能站起來，大部份人根本連放槍的機會也沒有，便已不明不白地死去。

在一間房間裏，文志豪找着六個肢離破碎，滿身鮮血的人，其中兩人還不曾死去，奄奄一息的伏在地上。

其中一人睜着眼，緊盯着全身是黑的文志豪，道：「你們……究……竟……是……誰……」

文志豪冷冷地回答：「何九，我是被你害得妻子慘死，前途被毀的仇人。」

「你……是……文……」

「對了。」

「為……甚麼……是……你……要……對……付……我……不……是……我……要……」

文志豪一咬牙，扳動機槍，登時把何九射成蜂巢般，跟着再向其餘的人補上數槍才離去。

「豪哥，在厨房和工人房發現幾個厨子和女傭，如何處置？」

「找個房間，把他們鎖着吧，我們不可以濫殺無辜。快點辦妥，我們得要離開了。」

五分鐘後，各人已乘着何九等人駕來的車，來到適才換衣服處，在叢林裏換回衣服後，迅速駕車離去。

×　×　×

「志豪，你的軍火從何而來的？M十六，手榴彈，簡直是軍隊裝備！」說話的正是那年約五十，國字臉龐中年人。

「甚麼軍火？我不明白。」

「志豪，這些東西實在非同小可，一個處理不當……」

「不要老是提甚麼刀刀槍槍了，我已脫離警隊，再也不攜槍的了，啊，是了，我寄了一張聖誕咭給你，是一張尋寶圖，希望你能找到寶藏。再見！」

×　×　×

一個月後的一天，文志豪舒舒服服的挨坐在他那寬大的大班椅上，享受着詩思的慇勤服侍。

在他身前不遠，坐着笑容可掬的楊尊尼。

「志豪，現在何九集團和陳義集團都已瓦解，你可安心在這裏工作了吧！」

「可惜未能親手殺掉那狗賊。」

「你認為是誰做的？」

「應該是外來勢力，否則那能弄到如此厲害的軍火？幸好這批軍火給警方撿去，否則我們也不能安寢。」

「你認為他們會對付我們？」

「暫時不會，因為目前警方監視得很緊，而且他們的武器失掉了，短期內應沒有可能補充，我看你還是催促老總早點解散那部門吧，否則他們可能會找上楊氏！」

「我會的了。」

下班後，文志豪並沒有回家，因為積奇約了他在一間酒吧見面。

「豪哥，恭喜你了，順利剷除何九和陳義兩大集團。」積奇道。

「積奇，那得多謝你替我安排的軍火，沒有它們，怎會如此順利？」

「是了，為甚麼會這樣不小心，給警方找到那些軍火的。」

「不是他們找到的，是我送給他們，使他們有交代，不向我施壓力。」

「他們知道東沙灣那宗案是你做的？」

「可以這樣說，事實上，這消息是他們向我提供的。噢，是了，報酬已收妥，請代我向陳先生致謝。」

「那是你應收取的，何須謝，波士要我問你，何時對付楊氏父子？」

「對付楊氏集團，很快便應該有進展，只不過，我希望能見一見陳先生，聽聽他的意見。」

「你要見陳先生？」

「是的，因為這事情非常重要。」

「何時？」積奇問道。

「愈快愈好！」

「好，你稍坐，我替你找一找他。」

片刻後，積奇回到座位，道：「剛巧陳先生有空，我現在便帶你見他。」

「這麼快？」

「你不是說愈快愈好嗎？我這人做事最講求效率。」

陳先生與文志豪會面的地方，仍是上次那酒店，同一房間，他的裝扮也是一模一樣。

文志豪便把楊又與父子答應他在三個月內解散毒品生意之事告訴他。

陳先生取下口中煙斗，徐徐道：「你相信他嗎？」

文志豪點頭，道：「他應是有誠意的。我相信他們。」

陳先生沉思片刻，道：「那也沒問題，我針對的只是販毒活動，並不是私人仇怨，若他們食言，才採取行動吧。」

文志豪想不到陳先生竟這般容易說話，從他上次的語氣看，他對販毒頭子實在是痛恨萬分，非要置諸死地而甘心。文志豪還以為必須大費唇舌呢。

「陳先生，好像有一股新勢力在滋長着呢！要不要對付他們？」

「你意思如何？」

「我打算在他們還沒站穩陣腳之前，採取行動，把他們消滅。」

「這事容我詳細考慮，慢一點才說吧！」

「陳先生，這一趟，我免費效勞。」

陳先生一怔：「免費？」跟着呵呵大笑：「我不是計較那區區酬勞，只是希望你先把楊氏父子的事情弄妥後才想其他吧，據我所知，這新勢力只是雷聲大，實在沒有實力的。遲些才想吧。」

文志豪無奈，只得點頭，心裏卻另有一番打算。

「志豪，若沒有其他的事，你可以先走了！」

× × ×

一天下午，文志豪與客戶吃過中飯後，回到辦公室。

詩思服侍他脫去外衣，道：「波士，你喝了很多酒嗎？」

文志豪的確是喝了不少，他輕輕擁着詩思，在那惹火的軀體恣意輕薄着。通常，酒與色是分不開的，何況，詩思是這般的迷人。

詩思溫順的像一頭綿羊，按制把房門鎖上，更把電話關掉，柔聲道：「波士，抱我進房！」

一小時後，在浴室裏，詩思替文志豪抹乾身體，服侍他穿回衣服後，嬌笑道：「波士，你先出去吧，我得清理一下。」

文志豪回到他的辦公桌上，把門鎖重開。

還不夠五分鐘，他已看見楊尊尼氣沖沖的走了進來，身後還有他那兩名保鏢和馬雄。

「尊尼，有甚麼事嗎？」眼角瞟向臥室，見門已掩上，方略為安心，若被他們在這時間看見赤裸裸的詩思，總是有點尷尬。

「文志豪，你還有臉問我！」尊尼的回答使文志豪嚇了一跳。

誰知道，更出人意表的還在後頭，尊尼的保鏢，已雙雙拔出手槍，指着他。

文志豪臉色大變：「尊尼，你這是甚麼意思？」他留意到尊尼的眼裏滿是血絲，頭上青筋畢現。

尊尼怒喝：「楊家對你不薄，為何你要這樣對付我們？」

文志豪大惑：「我那有對付過你們了，直至今時今日，我所做的一切，對楊氏集團來說，有利無害，你為何會這樣說？」

「我問你，為何派人把我爹殺死？我爹對你比對我還要好，你簡直不是人！」楊尊尼差點兒便要衝向文志豪，卻被馬雄一把拉着。

「尊尼，聽我說，冷靜一點！我根本不知這事，你爹是如何死的？」

「哼，還要狡辯，稍後我給你看証據！馬雄，把他押走！我一定要從他口中找出他的同黨，為爹報仇。」

「豪哥，小弟實在無能為力，也許你是無辜的，但是，稍後在西灣時才慢慢向大少解釋吧，希望屆時他能平靜一點。」馬雄道。

「馬雄，還嚕嗦甚麼，快點。」

「豪哥，請你合作，不要讓小弟難做！」

文志豪無奈，取過上衣，便在兩保鏢挾持下離去。

臥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尤是赤裸着身軀的詩思跑了出來，把辦公室的門鎖上。

× × ×

文志豪聽過那卷錄音帶後，登時明白一切。

這卷錄音，是他當日和積奇的一段對話。

「尊尼，相信我吧，我真的沒有殺你爹，這是別人陷害，一石二鳥之計。」

「哼，表面替我們工作，暗裏卻是收別人酬勞，對付我們。早些日子，你的確是對我們忠心的，只不過剷掉何九和陳義後，便到楊氏集團了。」

「告訴你吧，我沒有這個打算。」

「沒有這個打算，你在外間有大量人手，更有威力强勁的軍火，若是沒有心懷不軌，怎麼不告訴我們，怎麼不把他們帶進楊氏集團，難道我們養不起？」

看楊尊尼跡近瘋狂的樣子，文志豪知道怎麼解釋也沒用，只可惜，他現在被綑着，連逃走的機會也沒有。

「馬雄，給這反骨東西一頓招呼，着他供出所有，包括同黨是誰，在那裏？」

馬雄只得唯唯應諾，心中卻大感為難。

可是，他並沒有為難太久。

天花上的吊燈掉了下來，是被連串的子彈射下來的——M十六機槍的子彈。

八挺機槍指着四個人，這四個人怎敢亂動？蛇仔明跑過去替文志豪鬆綁。

文志豪活動一下筋絡後，道：「蛇仔明，收起槍，這是一場誤會。」

跟着，他拍一拍馬雄肩膊，道：「雄哥，過來坐下，我們詳細談談。」

走到尊尼身側。

「你現在佔盡上風，我們還有甚麼好談的？」尊尼嚷道。

「當然是商量如何替你爹報仇了，難道你不打算這樣做嗎？」

「文志豪，你當眞沒有殺我爹？」尊尼大爲奇怪。

「這情况下，我何須騙你，坐下來，聽我說一個故事。」跟着，他把一切說出來。

「豪哥，我誤會你了。」尊尼滿臉愧色。

「大家好兄弟，不要說這些話。尊尼，這錄音帶，你是從何而來的？」

「我也不知道，當我接獲消息，說爹已遇襲身亡後，便打算找你，誰知道你的門已鎖上，電話也不通，只得與馬雄前往認屍。回來時，這錄音帶已在我桌上。」

「我懷疑殺你爹的便是那姓陳的，新興的勢力亦是他。他僱用我，把本市三大集團消滅後，便能獨霸整個市場。後來，我不肯對付楊氏，他便用這一石二鳥之計，把你爹和我除掉，跟着才對付你。」

「哼，眞毒辣。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尊尼，聽我的話，這人神秘莫測，且實力强大，我們必須慢慢應付，首先，你還是繼承你爹遺志，把毒品生意斬掉吧。」

「好，我聽你的，但你一定要幫我。」

「不但我幫你，我更打算把八名好兄弟也拉進來，你同意嗎？」

「我當然歡迎。」

「是了，蛇仔明，你怎會懂得來這裏？」

蛇仔明望了望尊尼，欲言又止。

「大家是自己人，不妨直言。」

「是妳的秘書通知我們的。蘇珊還答應她，若能把你救出，今後准她作客，每星期兩天，但不准入宮。」

尊尼大笑：「作客和入宮，有甚麼分別？」

對抗毒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文志豪等人，還有一場漫長戰鬥等待着他。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九

# 損兵折將（二）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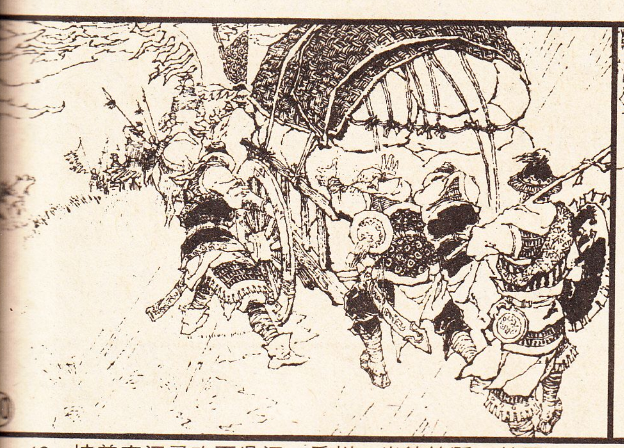
37　三大王方貌猝不及防，急傳點將卒，拼死殺出南門，奪路逃跑；不提防被埋伏在路旁的魯智深、武松攔住去路。魯智深一禪杖將方貌打下馬來；武松搶上一刀砍下首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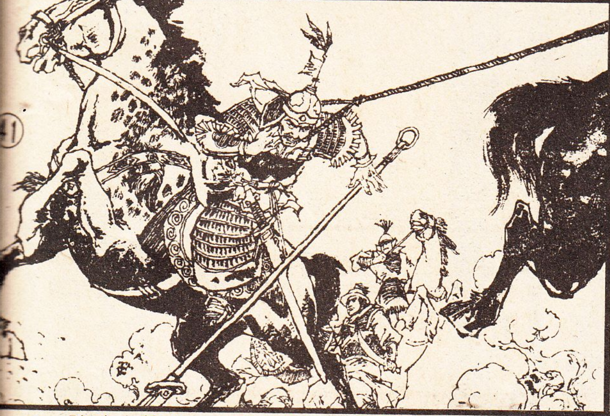
38　宋江人馬佔了蘇州，立即命李俊把費保、倪雲、卜青、狄成等四個好漢請來，一再拜謝；並要留他們共討方臘，爲國出力。四位好漢定要辭去。宋江只得重賞了四人，並命李俊親自送他們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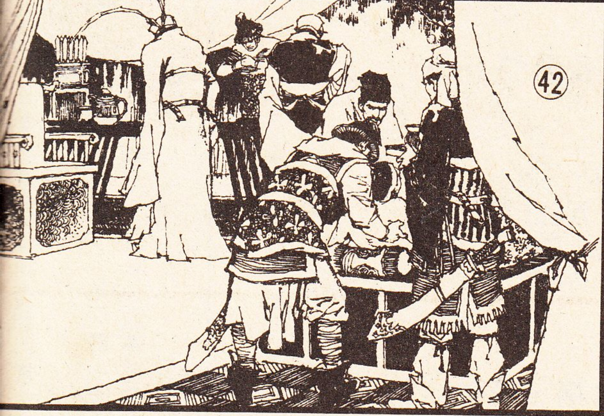
39　回到楡柳莊，費保對李俊說：「當今天子昏昧，奸臣當道，大哥不如留下與兄弟們一起過些清閒生活，倒也痛快。」李俊說：「無奈爲兄軍務在身，你我兄弟們後會有期。」說罷，告辭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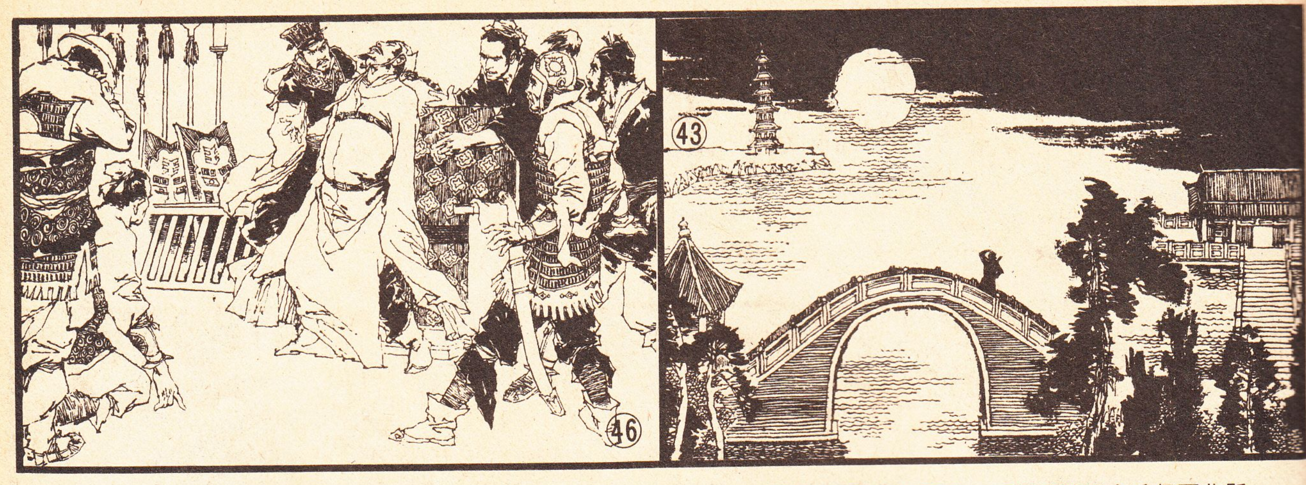
40　接着宋江又攻下吳江、秀州、崇德等縣。前面便是方臘大太子方天定鎮守的杭州。宋江與吳用計議，因杭州除北面是旱路外，其餘三面臨水，決定水陸並進。



41　陸路由花榮、秦明、徐寧、郝思文等輪流出哨。這日徐、郝二人奉命探哨，行至東新橋，忽聽一聲炮響，城門大開，南軍一將驟然衝出。郝思文正要迎戰，忽被繩索套住，拖進城去了。



42　徐寧正要前去搶救，項上中了一箭，落下馬來。關勝趕來，把徐寧搶救回陣。但徐寧中的是毒箭，七竅流血，不能救治。這時，探馬又報南軍將郝思文首級用竿挑出示衆。宋江悲痛欲絕，淚如雨下。



43　再說水路將佐張順、李俊等帶領水兵行至北新橋，見南軍水兵防守嚴密，張順心生一計，想隻身潛入城內作爲內應。他要李俊報告宋江。二更以後，張順悄悄摸到江邊，潛到水裏，直向水門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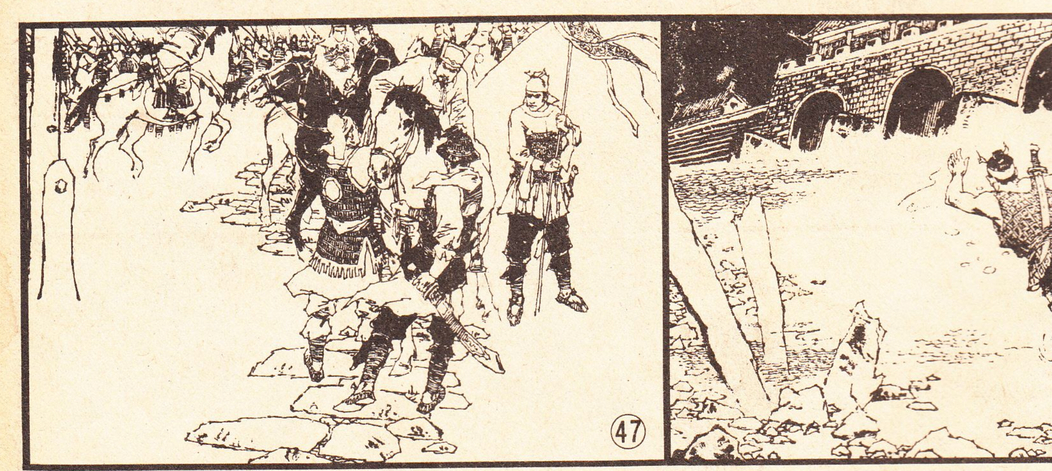


44　張順游至水門邊，探頭張望，只聽城上正敲打四更，城外空無一人，城上有四五個人在那裏巡哨。張順便又潛到水裏。



45　張順用手摸着水門，水門被鐵帘緊緊護定。他便拔出刀來撥動水帘。不料水帘上滿掛銅鈴，噹啷啷一陣響，城上滾石擂木一齊砸下來，可憐張順被活活砸死在湖底。

46　宋江正因大軍被阻，焦急萬分，忽聞張順殞命，登時昏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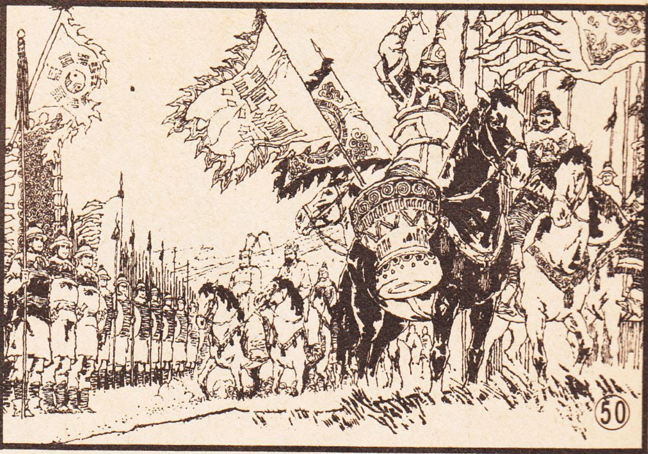


47　宋江被吳用等救醒，仍悲痛不已。他一面傳令李逵、鮑旭、項允、李袞四將前去探哨；一面自帶石秀等到湖邊祭奠張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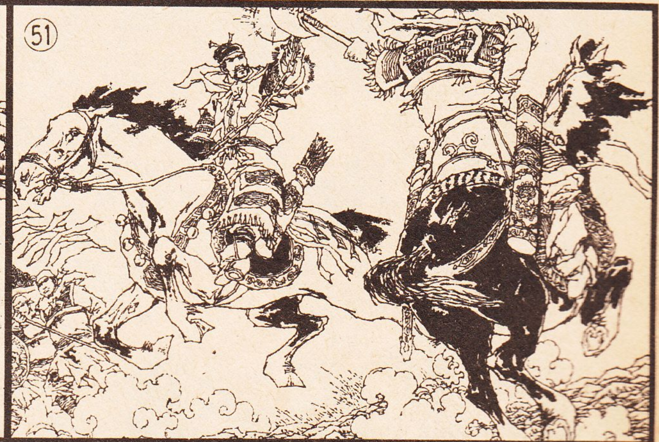
48　方天定聽說宋江來到湖邊，即傳部將十員，分兩路殺出，要活捉宋江。李逵、石秀挺身迎敵。一陣拼殺，南軍折損四將。活着的逃回城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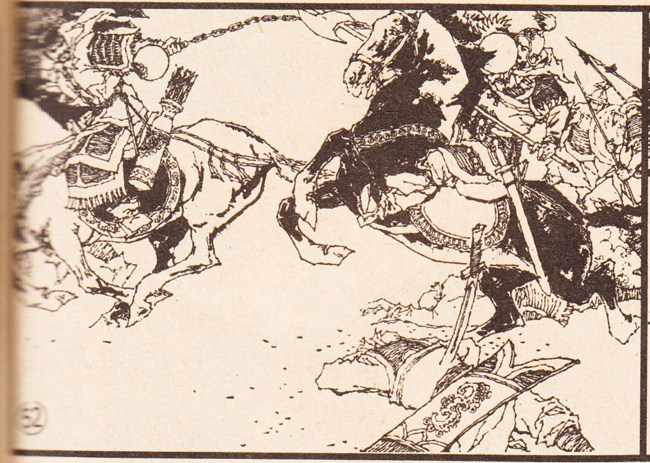
49　宋江收兵回營。他見杭州防守堅固，急切難下，便派戴宗去獨松關，約盧俊義早曰前來會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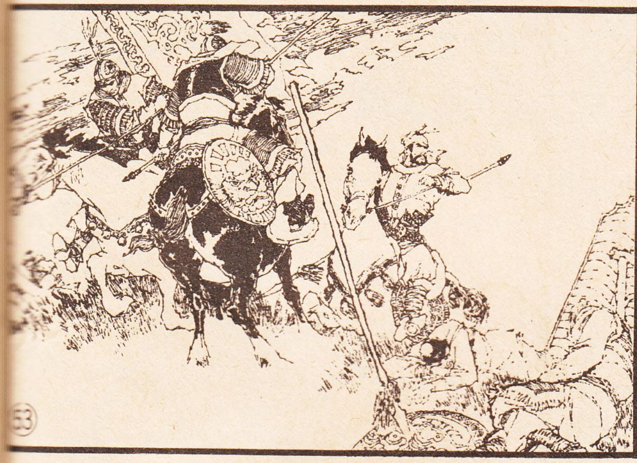
50　數日後盧俊義引本部人馬到來。盧俊義參見過宋江，二人說起征戰中傷亡的兄弟，都悲痛不已。次日，宋江和盧俊義分兵兩路，攻打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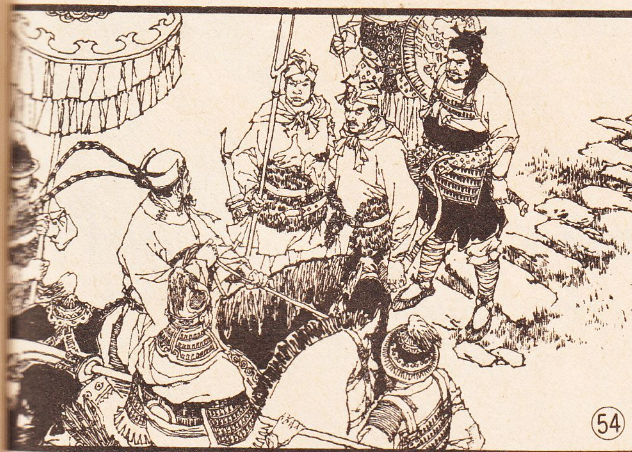
51　宋江領兵直到北關門下。先鋒索超令軍卒擂鼓叫戰。南軍元帥石寶親自出城迎戰。他和索超拼殺在一起。



52　戰不數合，石寶回馬便走。索超不知是計，在後緊緊追趕。石寶忽然勒住馬頭，回身一錘，將索超打落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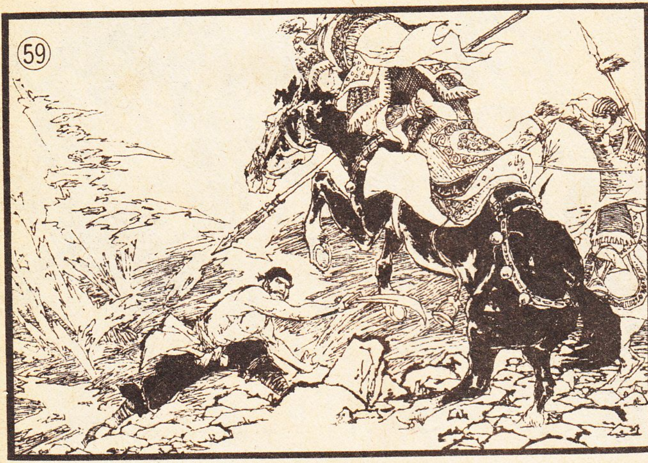
53　鄧飛急來搶救，又被石寶一刀砍爲兩段。南軍乘勝追殺，宋江軍馬大敗。宋江回營，又聽探馬報說劉唐、鮑旭陣亡，各門均不能得手。宋江又是悲痛，又是愁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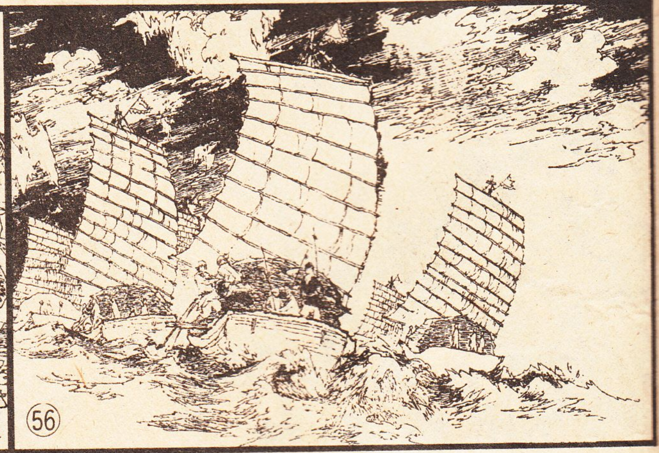
54　次日，解珍、解寶探哨回來，向宋江報說：南門外二十餘里江面上停了糧船數十隻，經他們審問運糧官袁評事，袁供認是被方臘勒逼往杭州運糧的。他們已把袁評事帶回，請宋江發落。

58　二更以後，凌振點起連珠號炮，猛向城裏打去。解珍、解寶聽到號炮，立刻在四處點起火來；他們又趁亂殺至北門，砍開城門。城外伏兵盡向城內殺去。

55　吳用聽了，想好一計，便把袁評事傳來，好言安慰一番，然後，命他依計行事。袁評事不敢違抗，只得依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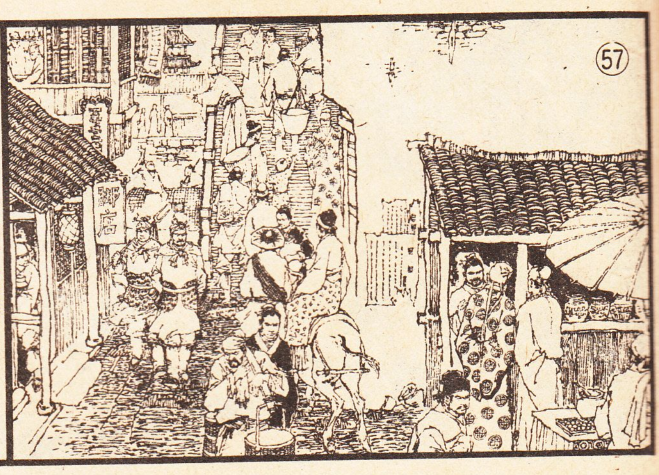

59　大太子方天定聽得城內喊殺震天，急忙披掛上馬，隻身殺出南門逃命。張橫看得眞切，搶上去一刀砍翻方天定的馬脚，又一刀砍下方天定首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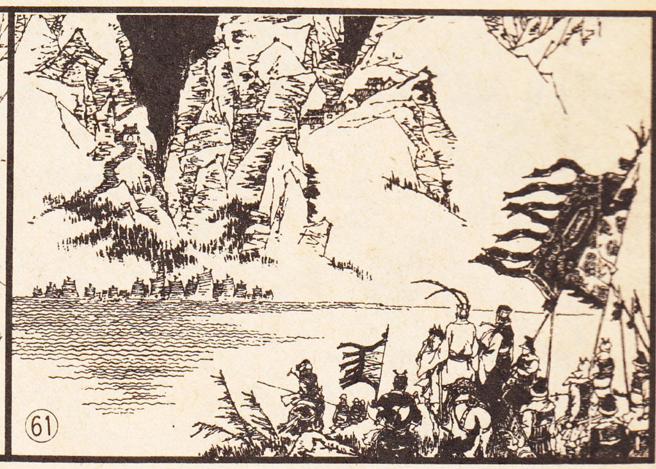

56　吳用令解珍、解寶等十六人扮作民工，混在運糧民工裡；又派張靑、孫二娘、王英、扈三娘、孫新、顧大嫂等三對夫婦扮作艄公艄婆，一齊上了袁評事的運糧船，向杭州駛去。




60　宋江軍馬開進杭州。他安撫百姓後，又將人馬分作兩路：一路由盧俊義帶領由山路攻打歙州；自率一路攻打睦州。




57　船隊來至城下，袁評事叫開城門。守門官驗過關防文書，便令民工搬糧到城裏交割。解珍、解寶趁機混到城裏，找個地方隱藏起來。



61　先說宋江率將佐三十六員，離了杭州，水陸並進，一路上攻克了不少地方，却又折損了不少將佐。這日兵抵烏龍嶺，宋江傳令安營紮寨。



62　這烏龍嶺緊靠長江，是睦州的屏障。石寶等敗將都逃到這裏；寶光國師鄧元覺也來這裏坐鎮，防守十分堅固。宋江命李逵、項允、李衮等前去探哨。不料嶺上滾石檑木打下，三將只得回來報告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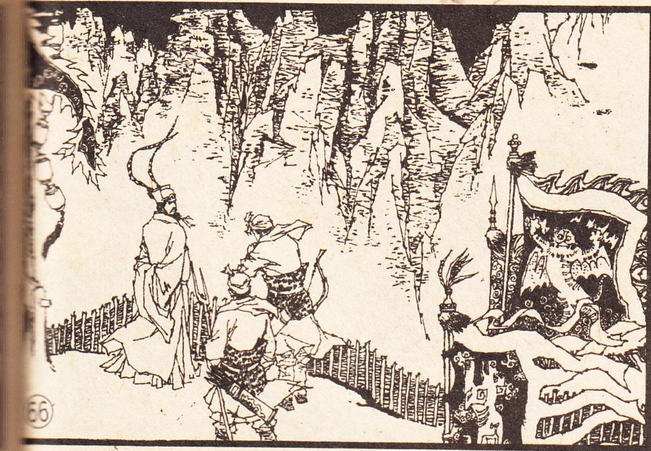
63　宋江再派阮小二、童威、童猛、孟康等四個水兵將佐率領水卒去襲擊南軍水寨。阮小二等乘小舟划至南軍水寨不遠處，見南軍戰船一排排列于嶺下。四將正在驚疑，忽見南軍戰船上紅旗一招，火排一齊點着。



64　火排猛地向阮小二的船隻衝來。阮小二正要跳水逃跑，却被南軍船上撓鉤搭住，拖了過去。阮小二不願受辱，拔出腰刀自刎而亡。



65　孟康撥轉船頭剛要逃走，被南軍火炮打中頭蓋，立刻身亡。童猛見前船失勢，不敢前進，逃回本陣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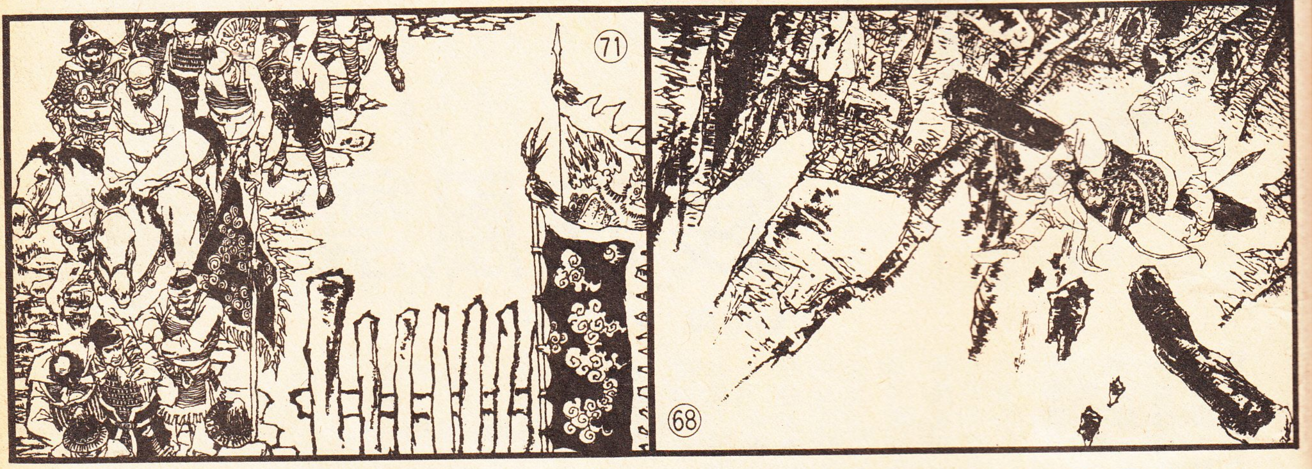


66　宋江見折了阮小二和孟康，大軍又被阻，心中十分憂悶。解珍、解寶兄弟便向宋江提出，他二人扮作本地獵戶模樣，從小路上山燒毀敵營。宋江應允。



67　當晚，解珍、解寶穿了虎皮套襖，提上鋼叉來至嶺下，攀藤攬葛向上爬去。解珍不提防被南軍一撓鈎搭住髮髻。他自知性命難保，拔刀割斷髮髻，從百丈高崖墮下，立刻粉身碎骨。

70　宋江領兵馬連夜殺至烏龍嶺。忽然一聲號炮響，石寶和鄧元覺衆左右殺出，還有兵馬截住了後路。宋江、關勝，花榮三人被圍在垓心。



68　解寶見哥哥墮崖身死，急退下山；不料山上滾石和亂箭齊下，也被活活砸死在亂山叢中。

71　幸虧林冲、秦明、李逵等十二員將佐前來救應，才把南軍殺退。衆將佐保護宋江回營。



69　宋江聽說折了解珍、解寶，悲憤交加，立刻傳來關勝、花榮。他要親率步卒五千，殺上嶺去與解珍、解寶報仇。吳用苦苦阻攔，宋江不聽。

72　這次戰敗後，宋江軍馬一連二十餘日不曾進兵。這日，吳用對宋江說：「如能尋一條山徑小路，悄悄抄過烏龍嶺，從兩面夾擊，必能取勝。」宋江便命馬麟、燕順去尋訪山民，打探路徑。　（待續）

**上文提要：** 章洋龍創辦了南亞信託銀行，辛苦經營了數十載，對目下之業務亦頗堪告慰，但腦中仍盤算着另一項收購豐捷財務及商業銀行的新計劃，於是提前召開董事局會議，向各董事提出建議，起初遭到熱烈反對，後獲悉毋須動用現金收購，而是採用股換股的方式便可控制了豐捷財務，各人才欣然接納，但董事之一的余森牟却極表不滿……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可飛・圖

# 錢莊風雲

## 策動陰謀　打垮南託

在余森牟的書房，兩人又商議了整整個把鐘，漸漸，他們的聲音就提高了。

「不！暫時千萬別動，等收購建議見報後，南託的股價必定因此被扯高，這個時候就抛出去！不但能套回股本，而且狠狠地賺他一筆！」

「這一抛出去呵，南託的股價就會暴跌，老頭子挨了這一棍，不把他氣死才是怪事，嘿！這時候就連拿南託的股票去換購豐捷也成問題！」

「嘿嘿！給點顏色這老頭子看看，証明我們也不是好欺負！但這只是稍帶的一下子吧。更重要的是趁這良機套回現金，把握這兩三年功夫，把資金覷準機會投進去翻上幾翻！到時那管他市面大亂，反正過了河就是神仙太歲！嘿嘿！這叫一箭雙鵰！」

余森牟決然的說，他的目光就像浸在冰窟般的陰冷。雷平康觸着這目光，猛地就打了個寒噤！

× × ×

第二天早上，天色陰沉沉的，在多幢高聳的商業大樓、銀行大廈上空，鉛灰色的雲像鬼趕似的走得飛快。

昨晚，香港皇家天文台便已發出風暴警告：颱風伊蘭集結在香港以西三百海哩處，正以時速三十海哩向本港移動，到今天早上六時，天文台已掛出綠白綠的三號强風訊號，雖然由於高樓大厦的重重阻隔，在街上還感覺不到風力的强勁，但有經驗的市民，從街道上空的雲移動速度，便預感伊蘭這位風小姐可能會大駕光臨。因此許多市民都在急急的趕路，希望在轉掛八號風球前辦妥事務，趕及作好防風準備功夫，購買多點日常雜食餸菜、接回托嬰院的娃娃回家、趕忙修好平日不甚堅固的門窗……等等。有的却一反常態的舒開了沉悶的面孔，露出企盼的笑容，這些平日要搏到盡，挨足十二小時、與瘋狂的加價風拚個你死我活的可憐人預料：很可能有個雷打不去的額外假期了，可以打多幾圈麻雀，可以一覺睡個他媽的八小時、十小時了，這種享受，可當眞是天主的額外恩賜！

這時，雖然颱風還未來到，但那些在馬路兩旁擺賣書報的報販們，却已像刮起了旋風。

「大新聞！南亞信託銀行收購豐捷財務！豐捷財務起死回生直線上升！南亞信託昨日聞風先動半日上漲五毫……大新聞啦！要發財買一份！發財大新聞……」

一個頭頂已光禿的報販，一面手急眼快的向湧上來的人客收錢遞報，一面撕破喉嚨似的大喊，唯恐過路的行人錯過了這宗發財大新聞。瞧他的模樣，活像就是南託或豐捷的大股東似的，其實他是爲這道大新聞帶起的報紙好銷量而歡呼。

「你狂呼什麼？金魚缸的事你知多少？告訴你！這新聞我早知啦，這裡

面呀還有大內幕哩……」

向光禿腦袋的報販買報紙的衣飾隨便的青年男子忍不住大聲說，他姓程，單名一個光字，一位股票行的行街經紀。他正趕去茶樓與一位約好的客人飲早茶，路經這兒聽禿頭報販的大叫大嚷，就停下來，抽了一份報紙，目光就霍霍的搜索着圍上來的人客，算計着任何可以搭上錢的獵物。

程光數落了禿頭報販幾句，他自己却忍不住就跟住大叫：「大新聞！大新聞呀……另有內幕的收購大新聞！」

加上程光這麼一嚷，圍擁上來的人就越來越多，那報販一面忙着遞報，一面又喜滋滋的故意刺了仍在託大的程光一句。「你知道內幕？你是交易所的『大粒佬』麼？」

「信不信由你！總之，你等着瞧人家發財！」程光趕忙的答了一句就頓住，因爲圍在他身邊的金魚缸客七嘴八舌的向他追逼內幕，就活像眈視着一座金山銀礦，有這麼一個發財的絕妙良機，就連任何收購的消息也會引起轟動！

馬路兩旁報紙檔人頭湧湧的景象，把一部駛過的銀色平治房車上的青年人驚動了，他就是南託董事局秘書章承業，剛奉了父親章洋龍之命去香港證券交易所走了一趟。章承業這時心一動，就對司機說：「雄叔！停車，替我買一份經濟日報。」

司機雄叔把車停在路旁，自己就鑽出車去，擠進報紙檔，雖然這是份外事，但他是大少，雄叔就唯有照做，章承業在章家是出了名難服侍的大少爺。雄叔擠撥着人羣，終於就鑽了進去。

雄叔瞧得直瞪眼，在喧嘩的買報聲中，雄叔的耳朵給震得嗡嗡响，「經濟！經濟！……南託！豐捷！收購……」雄叔被吵得心煩意亂，抄起一份經濟日報就走。他根本就弄不清這些嚷嚷着的鬼名堂！

很快！報紙就轉到章承業的手上，他攤開一看，這份經濟日報的頭版頭條入目而來的就是這麼一道套紅大字標題：「南亞信託收購豐捷財務！兩股齊鳴價位凌厲急升！」

章承業的心突突的一跳，頭一昂，就向雄叔興奮的說道：「回家！爸爸等着哩！開快車，雄叔！」

×　×　×

就在狂喜的章承業急着返家向父親報喜討歡的同一時間，章承業的三妹章仙綺亦正在赴多明尼財務公司的途中。昨天，在與豐捷財務董事局交涉的間隙中，章仙綺就聽母親方玉嬋透露過口風：多明尼是南美一個小國駐港名譽領事魯春齡獨資創辦的財務公司，本來並不惹人注目，但他手上握有大筆豐捷財務股票，只要他肯同意換股建議，收購的事就幾乎可以斷定已成功了一半！

「看你啦！小仙綺！這是一樁大買賣！這就像賭馬，姓魯的是馬首，賭馬的人都死盯着馬首作膽，你牽動了這匹馬首，還怕其他白馬黑馬不跟着你跑麼？」方玉嬋對女兒說。

「那我贏的賭注是什麼？光是一個收購成功，還提不起我的興趣喲！媽咪！」章仙綺撇撇嘴說。

「傻女！你的賭注是爸爸對你的評價！你爸爸快七十歲啦！他名下的資產就算一億港元抵一歲吧，你算算這有多少？他又不能帶去天堂！這個賭注還嫌少麼！」方玉嬋把聲音壓得極低，因爲這幾句話她只能讓她的獨生寶貝女兒單獨聽到。

章仙綺畢竟是一位深得母心的聰明女，她自然立刻便領會這其中的深長意味，不然，她也犯不着像現下般的紆尊降貴，巴巴的急着趕去拜謁一位與她從沒有過一面之緣的男子！

多明尼財務公司座落在九龍彌敦道一處並不甚顯眼的地方，財務公司不比銀行，銀行要吸引千千萬萬的人，但財務公司着眼的通常是那些能夠存入或夠膽借出一、二十萬的客戶，因此，光憑外表並不能判斷一間財務公司的眞正實力，這點，是內行人才會明白的鑑別秘訣！

事實上，如果章仙綺不是事先打方玉嬋那兒得到消息，她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這間財務公司放在眼內，但儘管這樣，當章仙綺把名片朝財務公司的職員遞去，說：「請代我通傳貴總經理」時，她的嘴角依然忍不住輕輕的一撇，這通常就是她表示輕蔑的招牌模式。

多明尼財務公司的職員不多，三男四女，都是年輕一輩的。接章仙綺名片的是一位年約二十的少女，她往名片上溜了一眼，臉上就突地展露笑容，這笑容並不因對方的傲慢而有所收斂，相反顯得更歡愉，「啊！你是南亞信託銀行章董事，請等一等，我這就馬上通傳！」她說。然後右手指頭就俐落的向總經理室的對講機掣按下去。

「總經理！南託章仙綺董事到訪……」女職員畢恭畢敬的說，拿這來引起「總經理」的注意，但「總經理」似乎沒被「南託章董事」這幾個字眼打動，女職員的話音還未落，對講機就傳出一句尖脆的話來。

「眞痲煩，不是說今早我沒空不見客麼？約個時間，請她明天來吧！」

啪的一聲，對講機就關上了，這樣一來，任何通話也都不能再通傳進去，女職員明白，在這個時刻絕對不宜再對總經理作任何干擾，否則那就當眞是自討沒趣！換了別的訪客，她自然立刻就下個婉轉的逐客令，但怯於眼前來客的名頭，她不敢這麼做，她吃的是銀行飯，對行內的大人物絕對不宜得罪，這是許多銀行職員的鐵定的規矩，因爲說不定什麼時候，自

已會轉到對方的旗下，開罪了這大人物，豈非拿自己的飯碗往鐵釘上碰？心中盤算的結果，她就拿出一副委屈的樣子，攤攤手掌說：「眞不好意思！章小姐……碰上總經理有特別重要的事！你先稍等一等，轉頭我再告訴總經理一聲！」她誠惶誠恐的、像下足了決心，拚着挨一頓罵似的咬一咬牙，說。

章仙綺狠狠的「哼」了一聲，那「總經理」方才尖脆的聲音她分明已聽淸了，一陣怒火驀地就襲上心頭！哼哼！好大的架子！活像他就是那個南美小總統！希罕麼？不是衝着那二千萬股豐捷票子，你這龜窩財務公司還提不起我章仙綺的興趣！

吃慣了大茶飯的章仙綺此刻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她幾乎就要轉身悻悻然離去，而且發誓今生今世也不會再踏進這龜窩財務公司半步，如果不是那眩目的「賭注」適時晃在眼前的話，這令人目眩的「賭注」使她的步子改變了方向，並非向財務公司的大門口，而是決然的直衝向那總經理室的房門！

這時，那女職員嚇得臉色登時蒼白：她像一隻青蛙般的一步跳到章仙綺面前，恰好的把她擋住了。

「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啦……總經理吩咐過，未經他同意，誰也不准擅自走進去……我意思是，你先等一等，我試試再替你通傳……章小姐！」

女職員這時的語氣就近乎哀求了。

女職員對那「總經理」越是畏懼，章仙綺心頭那股怒火就越發往上冒！她借題發揮的尖聲道：「怕什麼，怕他炒你魷魚麼？你這位波士好大的架子！看來這碗飯也不好吃！他炒了你！你就拿我這名片上南託人事部去！偌大一個南託還會少了你這份差事麼！」

章仙綺狠狠的尖叫着，伸手撥開擋駕的女職員，隨即就要推開那道總經理室的門。

這時，房門却打裏面猛地拉開了，一個年約三十的男子就站在章仙綺的面前，這男子平平凡凡的一張臉上，却嵌了一雙奇特的橄欖形的眼睛。章仙綺猛地觸着這雙在自己身上霍霍打轉的眼睛，心頭不禁怦然一跳，直到這時，章仙綺才像突然記起自己是年輕女子似的，情不自禁的往自己的身上溜了一眼，唯恐有什麼地方失了檢點！因爲這雙橄欖形的眼睛是這般的鋒利，以至它使人感覺自己就赤裸裸的站在他面前，一切均無所遁形！

「吵甚麼？讓外面的人客瞧見，成何體統？」這男子緩緩的說，從他的臉上，根本就瞧不出有丁點的喜怒哀樂表情。

女職員却惶恐的低垂着頭不敢回話，就似乎她已預感暴風雨即將來臨。這使章仙綺的心火又往上冒！她把腰一叉，就尖聲叫道：「不關你職員的事！是我自己要推門進來！你的職員盡忠守責！看來是被你的威風刮怕了！」

章仙綺的潑辣使那男子微一愕，像突然記起甚麼，已經繃緊的臉皮又舒開，一絲莫測高深的笑意閃電般的在他的嘴角掠過來道：「你就是南託章仙綺董事？剛才我眞的沒空！」男子解釋似的說，拿這來表示自己的歉意，「那你跟南託董事長章洋龍先生同姓囉？」男子隨口不經意的又問了一句，那橄欖形的眼睛却疾速的在對方臉上閃掠。

「好說！他是我的父親！」章仙綺的雙手依然叉着腰說：「那你準是掛着名譽領事大名銜的多明尼總經理魯春齡先生啦！」

對這明顯帶刺的話，男子——魯春齡却只不以爲意的笑笑：「是啦！章小姐找我有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當然有事才找上魯先生這兒來！」章仙綺負氣的說：「哼哼！不然十八乘大轎抬我，本小姐也未必會踏一踏你這龜窩地方！」這後半截，她花了狠勁才把它嚥回肚子裏。

魯春齡笑笑，章仙綺這心事他一眼就瞧破了。他把手往裏面一擺，抱歉的微笑着說：「那！這就請進來吧，章仙綺董事！」

魯春齡的總經理室地方不大，擺設也不多，但却很高雅：一張長形的寫字枱，後面掛了一幅很大的嫦娥奔月的刺綉畫，前面則是一套茶几梳發，僅此而已，連一點多餘的陳設也沒有，章仙綺在梳發坐下，立刻就感覺到這總經理室的獨特和高雅，驀地，她又觸着魯春齡那橄欖形眼睛射來的奇特眼神，她的心因此而又不自禁的突突的一跳，她心頭那股怒火因而就緩緩的褪去，羞喜却又代之而莫名其妙的蠕蠕爬了出來，一抹淡淡的紅雲就印在章仙綺的白晰的臉皮上。在這霎那間，她甚至已忘了自己該首先開口說話。

「章小姐找上這裡來，大概不是爲了存貸那三幾十萬的事吧？」魯春齡又彷彿瞧破了眼前這位千金小姐的微妙

心事，體貼的適時的展開了話題。

「是這樣！怎麼樣？」章仙綺收攝心神，帶點嬌嗔的賭氣說。她自己也覺得奇怪，在這位男子面前，她好像不能隱藏自己私下任何秘密！而且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一點她自己幾乎忘記了的少女的嫵媚！

「這就太簡單囉！憑章洋龍這三個字，一個電話打來，我馬上就給弄妥啦！章小姐也不必勞駕到這裏來！」魯春齡微笑着說，他的視線始終沒離那大眼大嘴配合得恰到好處的臉龐。

章仙綺不禁咧嘴一笑。對方的坦白證實了章家在他心中的份量，這就夠了！「魯先生不愧是外交家出身的！眞夠眼力！」她一頓，特地又加了一句：「也夠坦白！」她盯了魯春齡一眼，像證實了自己的判斷，隨即就急速的道出她的來意。

「市面上南託收購豐捷財務的消息，魯先生大概已很清楚吧！我就是爲這個來向魯先生請教的喲！」

「我當然知道！我還知道這是一次對南託絕對有利的收購行動！」

「怎能這麼說？魯先生！」

「不是麼，以一股南託股票換購五股豐捷財務，南託不必動用一個巴仙的現金，就把資產總值近二億多的豐捷財務八十巴仙的控制權掌握在手，到時還可以馬上把豐捷的一部份資產轉爲白花花的現銀！你看，章小姐，這不是對南託絕對有利麼？章洋龍先生走的這一步棋子實在太了不起啦！」魯春齡緩緩的說着，故意把所涉及的數字咬得清清楚楚，末了，又特意加上一句對章洋龍表示欽佩的話來。

這投其所好的話，果然就換來章仙綺的格格一笑：「當然啦，家父走的步子還會有錯麼！南託能有今日的成就地位，老實說，還不是靠家父獨到的眼光麼！」章仙綺的大眼睛閃灼着一股驕傲的光芒，她瞟了魯春齡一眼，趁勢就把此行的節骨話兒抖了出來！

她續道：「所以啦，實說吧，豐捷的股東能夠轉到南託的旗下，這是他們的福氣！一個走下坡的企業掌握在强者手裏，就能夠起死回生，股東就能賺大錢！反過來說，這也不是對豐捷的股東絕對有利麼！就拿魯先生來說吧，據我所知，你名下的多明尼財務公司就持有二千多萬股豐捷，是散戶中的最大股東，只要魯先生扯個頭，換股行動就水到渠成囉。當然，魯先生有功於南託，日後有事就好說話喲！」

章仙綺說到這裏，就猛地頓住，緊張的瞪視着魯春齡，捕捉着他的表情變化。這時，耀目的「賭注」又在她眼前閃灼，這光芒是如此强烈，以致立刻就把那橄欖形眼睛的魅力掩蓋了。

魯春齡自始至終掛着那莫測高深的微笑，靜靜的聽着，他內心的震盪打從他的臉上根本就瞧不出來。與南亞信託銀行，特別是與章氏家族攀上交情，這是無數金融界裏闖蕩的人夢寐以求的成功的天梯！別的不說，單單一個在香港排名第三的超級地位，就跟南託那個太陽商標般的光華四射！這前景委實太吸引人了……這麼盤算着的結果，魯春齡從寫字枱後面走出來，很得體的在章仙綺身邊坐下，然後就長長的吐了口氣，像面對一位知心朋友，推心置腹似的說道：「說出來也不怕你見笑，章小姐，我是幾年前才從南美來香港發展的，對金融界的情形不過剛踏進門檻，一切還得請章小姐多多指點！就拿你們的南託說吧，對令尊章洋龍先生我是由衷的佩服，有機會必定當面向他老人家請教，但說到底對南託的內部財政狀況了解我就不敢自誇啦！拿一千多萬股豐捷換成二百多萬股南託，這對我來說，可不是小事情囉！我不得不愼重考慮！章小姐是明理之人，希望能體諒這個。」

「說來說去你還是對南託缺乏信心！你對南託有信心，這種種考慮恐怕就是多餘的吧！魯先生！」章仙綺焦急的嚷道。

魯春齡却依然不動聲色的微笑。這無言的默認傷害了章仙綺的自尊，她霍的跳了起來，一句尖刻的話就要衝口而出，幸而却被那「賭注」及時的扯了回去，她掙扎了好一會，才擠出一句很勉强的場面話：「那！那好吧！我就恭候你的答覆！魯先生！」

章仙綺說完這句，提起她隨身的小提包，快步搶到門邊，狠狠的一拉門，就衝了出去！

魯春齡微笑着凝注房門，一抹古怪的笑容就緩緩的爬上他的嘴角：哼哼！許多人說，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是麼？過早摘她才是不能嚥下肚的青葡萄哩！

× × ×

塞滿一肚子莫名其妙怒火的章仙綺，返回港島半山區章家的時候，已經是當天上午十一時多了。那是一幢中西合璧的豪華別墅。最外面是一個佬大的花園，遍植觀音竹、梧桐、杜鵑、茉莉等樹木花圃，其中最特別的是一種被稱爲「洋紫荊」的巴希利亞樹，不高的樹身，樹葉兩瓣合在一起，這時，在葉瓣的中間穿出紫紅色的大花朵。章仙綺經過時，脚步亦緩了一緩，「這花開得眞怪！倒活像那該死的橄欖形眼睛一樣蕩着魅力！……二哥這書呆子！放着這美艷花朵不動，却去摘那些糾糾纏纏小家葉子！」章仙綺狠狠的罵了一句：「二哥」就是章洋龍的次子章承志，他每次從美國返港渡假，臨走總喜歡採一大把洋紫荊葉，說是拿回美國分給同學作書籤，還說這會令人讀書聰明，更特地替這葉子起了個很別緻的名字叫「聰明葉」。

「甚麼聰明葉！還有那鬼橄欖眼！全部是跟書呆子一般的笨鳥！」章仙綺

想起二哥那古怪的脾氣，夾七雜八的又狠狠罵了一句。不知爲了甚麼，現下她總是不自禁的把一切不稱心的物事與那橄欖形眼睛扯在一起，但她越是氣惱，那橄欖形眼睛却越是頑固的在她眼前盤旋！章仙綺氣得一脚朝洋紫荊樹狠狠的踢去，那紫紅色的花朵就落了她一頭滿臉。章仙綺像躲避魔鬼追踪似的向前面那幢三層的樓宇跑過去。

這幢三層高的樓宇款式非常獨特，下面是典型的中式建築，甚至連二樓、三樓露台上的欄杆也是用傳統的雕龍酸枝木造成，但在三樓的頂層，却竪起一座徙削的塔尖，遠遠望去，準以爲下面是一座歐陸式的大教堂！樓宇的正門前鋪滿大理石，正門的不遠處，是一個寬闊的室外泳池。推門進去，裏面亦鋪滿大理石，大客廳裏擺設全是圓形或橢圓形的傢俬，客廳的一邊有一道大型玻璃拱門，外面就是植滿梧桐的後花園。客廳的右面有一條大理石鋪的、兩旁有假石山夾着的花徑，花徑的盡頭，就是一個圓形的大魚池，大魚池的主人却是幾百尾五彩繽紛的錦鯉！大魚池的旁邊是一列雪白的酒櫃，以及深灰色的日本式鐵板燒食具。

章仙綺在這迷宮裏飛快的轉了一圈，她要找的人偏偏一個也碰不到。她旋風般的奔回客廳，隨手就往通向下人房的傳呼機掣按下去：「都死光了麼？」

「三小姐！有甚麼吩咐？」立刻就有女管家應聲而出。

管家是一位年逾三十的未婚老姑娘，她在章家的地位有點特殊，一方面她打十幾歲那年便進入章家當下人，二十年下來雖然已升到獨當一面的管家，但依然是章家的下人身份，但另一方面，她又是章家上下唯一可以自由單獨進入章洋龍書房的人物，因爲章洋龍的書房是章家的禁地，就算章洋龍的夫人方玉嬋未經許可亦不敢擅闖，表面上是章洋龍指定女管家打理書房，但內裏却另有乾坤，這已是章家一個半公開的秘密。她姓黃名玉香，章家上下都稱她做黃姑娘，她的原名倒好像被遺忘了。她大概已見慣了章仙綺的大小姐脾氣，因此僅問了一句，就挺鎮靜的默默站着。

「啊！是你嗎？黃姑娘！我在找媽咪！對了，還有爸爸！」章仙綺見出來的人是黃姑娘，不知爲甚麼，語氣就放軟了一點，也不知打甚麼時候開始，章仙綺總感到這老姑娘的背後有她父親的影子在晃動！

黃姑娘望了章仙綺一眼，鎮靜的輕聲說：「老爺和大少一道出去好一會啦，接着太太也一個人出去了。也沒說去甚麼地方。我替三小姐打個電話問問好麼？」

章仙綺原地打了個轉，沒作聲，忽爾却又尖聲叫道：「大哥甚麼時候回來的？他跟爸爸說些甚麼？」

「一小時前吧，大少担着一份報紙興沖沖地趕回來，與老爺說了幾句，老爺就興沖沖的跟他一道坐車子出去了。我猜，準是銀行的事吧！」

黃姑娘微笑着輕聲說，這是她面對主人家說話時的標準表情，章仙綺一聽，在怒火中却又添了一股焦燥！哼，大哥這鬼東西，準是揪着甚麼叫爸爸高興的事，趕着邀功去了！他們還能去甚麼地方？八成是南託銀行總部！心念電轉，章仙綺本來背朝大門，面向黃姑娘，就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朝大門口跑去。黃姑娘靜靜的望着她的背影，一絲意味深長的冷笑，迅速的在她嘴角掠過！

就這時，一位手執小巧鵝毛羽扇的婦人姍姍的走進來，幾乎與怒火沖天的章仙綺撞個正着！幸而這婦人雖上了年紀，但頭腦却非常靈活，她把終年三百六十日均不離手的鵝毛扇朝章仙綺一送，她的身子就閃到一邊。章仙綺下意識的接過撲面而來的鵝毛扇，這麼一停頓，她的身子就驀地停住了：「咦？是你！媽咪……遞給我幹麼？嚇了我一跳！」章仙綺定定神，就撒嬌帶氣的嚷着。

「不這樣，你想把媽咪撞死麼？莽撞鬼！吃了火藥麼？」方玉嬋又氣又愛的瞪着她這位獨生寶貝女兒。

章仙綺見着方玉嬋，立刻就打消了外出的意念。現下在章仙綺的心目中，方玉嬋不但是母親，而且還是萬靈萬應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她把羽毛扇往方玉嬋手中一塞，扯着她的手臂就逼不及待的說：「姓魯的那個傢伙還沒拿定主意喲！這可怎辦？爸爸等着我的好消息哩！媽咪！」

對女兒的擔憂，方玉嬋不以爲然的微笑一下，她扯着她往客廳走去：「他怎麼說？」

「他分明對南託缺乏信心！這鬼東西！日後碰到我手裏，準叫他知味道！稀罕麼？一個小小財務公司，擺甚麼臭架子！考慮！考慮！呸！明擺着一個金元寶不撿，却死捧着那堆爛泥貨！」

章仙綺提起姓魯的就氣得直跳起來，邊叫邊罵的道。

方玉嬋皺着眉頭聽着，却沒作聲。她太熟悉她這位寶貝女兒的脾性了，碰上她的火頭兒，唯一有效的應變辦法就是不加理會，先等她冷却下來再說。

這時，花園外面却傳來熟悉的汽車鳴笛聲。方玉嬋原定的應對就不得不作改變：「你爸爸回來了！記住：剛才的話不能說！他問你，你就說你絕對有把握把魯春齡這一頭套住！他不問，你就別說。知道麼？」方玉嬋有點緊張的吩咐女兒說。

伴隨那輛編號三三八八銀灰色平治房車駛進花園來的，是天空翻捲着的黑雲。風力也忽爾强勁，在半月前

才換了嫩葉的梧桐樹，劈劈啪啪的在風裏嗚响。

「伯祥！這場風來得不是時候！早遲不來，偏在這節骨眼上！」車上的章洋龍往那搖擺的梧桐瞥了一眼，說。

黃伯祥在章洋龍的左面微笑不語。右面的章承業却接口說：「不怕哩，爸爸！南託這兩天價位急升，大局已定！」

房車逕直駛到大門口，章仙綺急忙迎了出來，方玉嬋在後面含笑望着她。章承業却搶先一步跳落車，把章洋龍攙扶出來。章仙綺狠狠瞪了章承業一眼，尖叫道：「得意啦！」

章洋龍衝章仙綺點點頭：「小仙綺，扶扶伯祥叔吧！兩兄妹老是爲這些芝麻小事鬥氣！你呀，二十歲人啦，該懂事了！」

黃伯祥這時已跨下車來，微笑說：「伯祥叔是丁財不旺，那有這個福氣？」

「我說伯祥，才六十歲吧？怎地自甘寂寞？該動動續弦的心思吧？」章洋龍這時落在後面的黃伯祥身旁，一道往客廳走去，一面悄聲說。

一絲哀傷湧上黃伯祥寬厚的臉上。

「老囉！她去了這幾年，我也心灰意冷囉。一個寡老頭，還有甚麼奢求？再呆十年八載的光景也就和她相聚囉！呵呵。」

「怎麼啦，伯祥！盡說這喪氣話？依我說哪，只要你肯開句口，那些女人還不排隊等你挑揀麼？」

「看你！老沒正經的！人家伯祥是模範恩愛夫妻，那像你見了女人就饞嘴！」在前面的方玉嬋耳尖，聽了便猛的插話過來。

黃伯祥忙打圓場道：「男人嘛，十有八九是有這副德性，瞧開點也就算了！」

方玉嬋嘿嘿道：「我還瞧不開？你問問他！我這眼睛算是閉上啦，不然，早就給活活氣死啦！那像你？你也是男人！」

「我麼？我是那十之一、二，心如止水嘛！」黃伯祥呵呵一笑說。

章洋龍在這些事上，照例是打個哈哈就避了開去。

走進客廳剛坐下，章洋龍忽然想起一事，扭頭對章承業說：「你打個電話給汝年，請他來吃晚飯！汝年對股票這方面很有見地，我想聽聽他的看法！」

章承業答應一聲，就得意的走向電話間。這時，管家黃姑娘也剛好走了過來，向方玉嬋說：「太太！要吩咐廚房多預備幾個菜麼？」

方玉嬋輕輕的哼了一聲，因剛才的話題，加上這時見了黃姑娘，心中不期然有股酸溜溜的味道：「我怎知道？你問老爺好啦！」她沒好氣的說。

黃姑娘僵僵的呆站着，臉上却始終保持着那招牌式的微笑。章洋龍哈哈一笑，就接口道：「黃姑娘，不忙！等汝年到來再算，伯祥不是生客！啊，對了，晚飯後你去替我整理一下書房的文件！」

這似乎是一種訊號，黃姑娘微笑着應了一聲，就走出客廳。這時，章承業從電話間走過來：「朱先生不在家，家裏人說，他一早就去了交易所！聽說是因爲南託漲勢凌厲，就高興得也不梳洗就跑出去了！我留了話，請他回來後就到這兒來。」

「汝年這人，交易所就是他的老家，往那兒一鑽，爹娘的名字也記不得了！」黃伯祥笑笑說。

「洋龍！有一句話我早想對你說……」方玉嬋這時挨着章洋龍坐下，馬上就說。

「甚麼事？」章洋龍微一愕，以爲她又要提起剛才那話題，雖然這並非甚麼了不得的大事兒，但當着兒女及伯祥的面就有點兒那個！「玉嬋！」他微愠的叫了一句。

方玉嬋把羽毛扇輕輕的拍了一下茶桌，鄭重其事的說：「森牟這人怎麼樣？我老感覺他近來有點古怪！他在董事局偷打一棍不說，收購豐捷他可是滿腹怨氣，憑他的性子會輕易罷手麼？這不能不預作提防呵！」

提起這事，在旁邊的黃伯祥、章承業、章仙綺就格外留神的聽着。章洋龍却因意料之外而鬆了口氣，他甚至不以爲然的笑笑：「森牟這人是有點自大！但他是聰明人，見勢頭不對的時候，也就見好即收，打退堂鼓，董事局決定的事，他一個人不同意也沒法子，犯不着因此而誤了大事！況且這是對衆股東都有利的事情，這時候他也不敢犯大忌拆台倒戈吧！」

黃伯祥點點頭，接口道：「森牟在這行上多年，總該懂得凡事不能做得太絕——這個道理，他好歹也是南託的大股東，南託風生水起，也有他一份嘛！」

「伯祥！你就盡愛往別人好處鑽！如果人人都是你這般的心腸，那商場就不叫戰場，可以放高軟枕安心睡覺囉？可惜別人不是你一般的心腸！舉例說吧，有人在散戶中做了手脚，散戶拒絕以股換股的建議，這怎麼辦？收購豐捷的事豈不半途夭折麼！這不能不提防呵。」方玉嬋尖聲說，憑着她獨特的女性直覺，在南託的許多事務上，往往被她不幸而言中，因此章洋龍對這位太太另眼相看，雖不致於言聽計從，但也不敢忽略，也因此方玉嬋就算在章洋龍面前，偶爾也敢於尖聲叫嚷。

章洋龍沉吟着，他的心頭又被挑起故意忘却的隱痛，那是余森牟在董事局會議上那突襲的一棍！他的嘴角棱線因此就不自禁的抖了一下。

緊盯着父親臉色的章承業趁機就把在董事局會議因余森牟而受的委屈氣狠狠的發洩出來！「依我看，還有那

個雷平康，大概也給姓余的扯下水啦！不然，姓余的也不敢如此放肆！」說罷，章承業方洩憤似的吐了口氣。這時，他突地發覺，方玉嬋居然投來鮮有的欣賞眼神！

「你看呢？伯祥！」章洋龍緊瞪着黃伯祥那厚厚的嘴巴，說。

黃伯祥伸手撫一下下巴，緩緩地說：「森牟還不致於就翻臉吧？但玉嬋說的也有道理，作點準備功夫，自然也是應該的吧？」黃伯祥的口氣顯得游移不定。

章洋龍一聽黃伯祥的口氣，就知他這位老伙伴在這事上依然把不定主意，他就把臉轉向方玉嬋這邊來。

「你說！玉嬋，假如有人做手脚，最有效的辦法是甚麼？」

「呀哈！假如我要拆台，我準揀定投資者最害怕所投資公司實力不足、狀態不穩這節骨心眼下手！」

「嗯！那關鍵就在持有大量豐捷的散戶上！穩住這一頭，就算有人竟敢拆台，到時也起不了大風浪！就由你照應吧，玉嬋！」

「放心吧！洋龍，你的寶貝女兒早就比我們先走一步啦！」方玉嬋終於等着洋龍這句話，立刻就搶着說。

「是麼？小仙綺！」

章洋龍鄭重其事的語氣，章仙綺的心不禁突突的一跳！但她把心一橫，終於回話道：「我去查過啦，爸爸！豐捷散戶中就數多明尼財務公司是大戶頭！」

「多明尼？沒聽見過！查清它的底細沒有？」

「是近年才掛起招牌的！總經理是魯春齡，他還掛了一個南美小國名譽領事銜頭，據說他是代表那個國家的資本來香港投資的，多明尼名下的豐捷有二千三百萬股！」

「噢！那佔了散戶百分之二十以上囉！」

「是啦！爸爸，只要穩住多明尼這一馬首，那些白馬黑馬還不死跟着他跑麼！」

章仙綺急急的說，情急之下把方玉嬋的私底話也搬了出來！

「好！小仙綺，你這一手幹得漂亮！」章洋龍因這位寶貝女兒的成熟而大為高興。在近幾年來，他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判斷正確：章氏家族的事業，只能由章氏家族中人去發揚光大！這現下的收購豐捷財務以及下一步的商業銀行，是他闖創事業的最重大行動，這行動在他家族中人鼎力相助下，眼看已成功在即！這因而又更使他確信自己的判斷！

「這事很重要！你有把握吃住這姓魯的？」

「放心吧，爸爸！仙綺保證多明尼這馬首搶先出閘！」章洋龍目光嚴厲的盯着章仙綺，她的心頭又一陣突突亂跳，但她想起母親的叮囑，想起那就在眼前的燿目的「賭注」，不！我無論如何要贏取這「賭注」！她在心裏尖叫一聲，把心一橫，迎着章洋龍嚴厲、凝重的目光，決然的說。

章洋龍眼睛一亮！在章仙綺身上，他似乎看見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的成功！既然最壞的可能也預早打點堵塞妥當，收購豐捷的事還有甚麼成與敗的疑慮？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兒女輩已確實成材，在關鍵時刻終於能挑大樑，日後必定能把章氏家族的事業更光大門楣，他這位章氏家族事業的創辦人還有甚麼後顧之慮！

「走！伯祥，我介紹幾尾新種錦鯉你瞧瞧！」

章洋龍驀地站起來，說。他扯起黃伯祥，就向那條室內的花徑走去。很快，他們就轉入大魚池那裏面去了。章仙綺怔怔的瞪着父親的背影：「爸爸怎麼啦？媽咪！」方玉嬋便大魚池那面瞥了一眼：「他呀，一高興就是這樣子，趕着去餵他的寶貝錦鯉去了！」

章承業見機往大魚池那面走去，「嘟嘟！」這時，電話間却有電話响，章承業停住折向電話間，接了電話就走。方玉嬋却把他喊住。

「甚麼事啦？承業！」

「董事長辦公室電話，經濟報有記者上南託，求見亞爸，採訪收購豐捷的事！甚麼大不了的事，也要勞動董事長！我給推了！」

「這不好吧，承業！人言可畏，特別是那些記者的口，犯不着開罪他們！趁這機會還可以替南託着力宣傳一下，這對收購大有幫助，怎可以失去這機會？你去替爸爸走一趟吧，在那些鬼秀才面前小心說話！」

「我去告訴爸爸一聲！」

「別去煩他啦！等下我跟他提一下就成了！」

章承業再沒作聲，很勉強的走了出去，在這節骨眼上，他實在捨不得離開父親半步，他深知這正是表現自己的時刻，但他又着實有點忌憚這位綽號「千面觀音」的繼母，終於還是不敢忤逆她的意思。

這時，客廳就剩下方玉嬋、章仙綺母女倆，她們在細語交談。

在大魚池那面，章洋龍和黃伯祥並排站在池邊。章洋龍捧着一隻彩碟，打上面捏了一撮魚糧撒向大魚池。立刻，那幾百尾紅底間黑白的錦鯉便打從池底裏躍了出來，仰頭張嘴向那飄浮的魚糧衝刺，一時間滿池彩雲翻湧，爭妍鬥艷的向主人獻媚。

「瞧！伯祥，那是我新近從日本弄回來的四尾名貴魚種，每尾值港幣八萬元哩！但物有所值，她們有個規矩，分早、午、晚上來見客！你說這奇不奇？」

章洋龍指着魚池說。黃伯祥微笑道：「眞有其事？有名字麼？」

「有！有！一叫晨鷄、二叫午蝶、三叫暮雁、四叫夜鶴！」

「這古里古怪的名堂，是你自己命名的吧？」

「是啦！怎麼樣？夠貼切吧！」

「呵呵，眞虧你百忙中還有這份心思。洋龍！」

章洋龍點點頭，往大魚池又撒了把魚糧，他凝視着池中翻躍的錦鯉，若有所思：「你看，伯祥，一個大企業像不像一個大魚池？這些錦鯉爲爭魚糧而爭妍鬥艷，結果主人滿意，錦鯉更漂亮，這魚池也就更美麗！企業麼，許多人都在裏面工作，爲更好的待遇報酬而競爭！這不也就是企業發展的動力吧！」

「是呵，洋龍，所以我說，作爲一個企業家的宗旨，就得不拘一格取用人才，別局困於自己家族的小圈子裏。」順着話題，黃伯祥趁機把他盤算了許久的話亮出來，儘管這樣，爲求更婉轉，他還是繞了一個圈子。

這使章洋龍怔了怔：「怎麼啦？伯祥！有話就直說，」突然間他對伯祥的含意似乎有點不明所以。「兜圈子幹麼？你還不知道我脾性！」

「實說吧，洋龍！這幾年我總感覺你倚重自己家族中人好像過份了點，這對其他股東和董事有一定刺激，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一種離心力吧，長久下去，我怕會壞事哩！洋龍。這話我知道如果我不說，別人就更不會當面對你說。」黃伯祥鼓一鼓勁，終於把節骨眼話挑白了。

章洋龍的目光從魚池那些錦鯉身上收回來，盯注在黃伯祥的臉上，在這霎間，他的臉上掠過片刻的憤怒。

「怎麼連你也說這種話！我章某人甚麼時候虧待過朋友？伯祥！」

「你對朋友重信用講義氣，這沒甚麼好說的，但這樣也不能減輕他們對你偏重家族權力的反感！」

「嘿嘿！作爲南託的最大股東，難道連安排幾個家裏人也不行麼？況且玉嬋他們也幹得挺不錯嘛，就拿多明尼這事說吧，這對收購豐捷就是絕妙的一着！他們憑甚麼來說三道四！況且南託有發展，也是大家股東受惠，難道我章某人個人獨吞麼！」

章洋龍着實有點光火，嘿嘿！別人不了解我沒甚麼好說，幾十年的老伙伴竟也說三道四！倒好像我章某人在南託隻手遮天似的！他忽爾歎了口氣，感觸的說：「伯祥呵，目前你不理解這個，一個人在擁有事業和金錢的時候，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便是家庭！……但伯祥，別說這個吧，改天我再找你細聊！」

黃伯祥吃了這軟釘子，思忖着是否還可以說句甚麼，這時室外的强風突然把魚池後面的玻璃拱門撞得吱吱作响，暴風雨前兆的雨水也鋪天蓋地的橫掃下來，就把黃伯祥的心思打亂了。他想起銀行信貸部還有份求貸的急件等着他回去審議，就向章洋龍告辭了。

「吃晚飯再走吧，伯祥！半路上會碰上風呀雨的，我不放心！銀行的事，你打個電話回去交待一聲就成了噢！」

「不！還是回去看看安心！」

黃伯祥說着，就走出來，章洋龍跟在他後面。方玉嬋和章仙綺早就上二樓的睡房去了，女管家黃姑娘這時却適時的不知打從那兒走出來，章洋龍把她喊住，吩咐說：「伯祥回銀行，風大雨大，讓他坐我的車子！請雄叔小心一點！對了，你轉頭再打個電話去汝年家，請他不必上這裏來啦，等刮完這場風再算吧！這鬼風刮得眞不是時候！」

送走黃伯祥，章洋龍就踱進他的私人禁地書房去。吃晚飯時才出來了一會，跟方玉嬋以及趕回來的章承業說了幾句南託的事，就又鑽回書房，之後就再沒見他出來。

一會後，章承業上了二樓。神情古怪的方玉嬋瞧章仙綺呶一呶嘴，也跟着上了二樓睡房去。

這時，執拾的下人也退出去了。客廳就只剩下女管家黃姑娘。外面的風越來越猛烈，狂風翻捲着，像萬千頭脫了囚籠的野獸，東一頭西一頭，亂衝亂撞；雨也越下越大，起初尚能依稀瞧見在狂風中七顛八倒的梧桐樹，漸漸地便被厚密的雨網罩住，呼呼作響的在狂風暴雨中掙扎呼號！

女管家黃姑娘待下人執拾完客廳退出去後，便把客廳的吊燈熄了。在黑暗中黃玉香怔怔的停立了一會，就悄悄的向章洋龍的私人禁地書房摸去！

× × ×

颱風伊蘭直颳了二日一夜，其間一度在邊緣掠過，但在中途又折轉方向殺了個回馬槍，把香港蹂躪得更加厲害。直到第三天的傍晚時份，伊蘭這位風小姐才姍姍而去。被風姐鞭打得遍體鱗傷，躺在地上喘息，沉寂的香港却突然就甦醒過來，她驀地睜開眼睛，絕不猶豫的爬了來，向前走動了！先是街燈一盞接着一盞的亮起來，馬路上橫七竪八躺滿一地的被風颳落的花盆碎片、招牌殘架、傢俬雜物也迅速的被清除，店鋪一間接着一間的開門做生意，千萬盞霓虹燈霎間也亮了，然後是象徵繁華的小汽車一部接着一部在依然是濕滑的路面穿梭飛馳。偶爾也响起救護車、消防車、警車的尖吼，但那重新翻湧的人海、車海、燈海却迅速疾馳！

這時，在九龍彌敦道某幢大廈的一個單位內的電話突然急驟的响了起來。那個自吹有收購內幕消息的青年股票經紀程光驀地從一份資料上移開眼光，然後從椅上暴跳起來，一手抄起話筒便道：「香港觸角經濟研究社……甚麼？找程社長？我就是程光！」他大剌剌的嚷着，隨即又習慣的補充了一句：「有甚麼關照？」

話筒中傳過來一陣清脆的男子口音。

香港觸角經濟研究社社長兼股票經紀程光捏住話筒，緊張的聽着，眼珠霍霍的打轉，像一隻弓腰捕鼠的野貓。最後他怔了怔，情不自禁的重複了一句：「金輪餐室……現在……」他似乎猶豫一下，但隨即斷然的回道：「好！我馬上趕來！」

程光的「經濟研究社」是一門特殊的生意，這種生意全憑靈活的腦袋及巧妙的手腕，因爲這「經濟研究社」研究的絕非時下流行於商業社會的甚麼「凱恩斯主義」、「葛萊興金本位主義」經濟理論，而是深隱於各大機構財團內部的「秘密經濟」，這種「秘密經濟」研究得越「深刻」、越徹底也就是越機密，賣出去的價錢就越高，這是殘酷競爭的商業社會所必然附生的一種特殊的職業，特殊的生意！幹這種生意的成功人士並不太多，程光算得上是其中的一個，當然囉，程光自然有他一套妙法。例如：「記住所有人的姓名是建立情報網的必要條件」、「只要有價值的尿也得仰頭喝下去」、「甘願跪地去餵能生仔的母豬」等等，就是他幹這行的金科玉律，因此他雖然才出道數年，倒着實幹了好幾筆利錢豐厚的生意。而眼下「金輪餐室」的這一宗，眼見又可以有大筆的進賬了！

帶有這心情的程光迅速的下樓落到街上，因爲這兒與金輪餐室相距不算太遠，而颱風剛過後的乘客又特別多，程光也等不及搭的士了，拔足向彌敦道的西面跑去。

按着在電話上約定的暗號，程光把一張名片遞給站在門口待客的伙計。伙計的眼睛本已在不起眼的程光身上霍霍的打轉，但接了名片後，目光立刻就變得柔和，他躬着腰，用近似女性化的嗓調對程光說：「啊啊！請請！四號卡位有人等你。」

伙計前倨後恭也實在來得太快，程光不禁一怔，然後他就不禁啞然失笑，這光景他瞧着我這副模樣就要發作，恭敬却是姓魯的客仔帶契吧！嘿嘿，這金輪餐室是出了名的「衣冠不整恕不招待」的高級地方，不料這姓魯的居然還有這般魅力！他不禁一陣高興，對方越有份量，他意料此行就越有價值。

餐室的座位佈置成火車車廂的格調，卡位的椅背奇高，坐上去連頭也給遮住，這樣的設計，大概是方便客人隱蔽那必須保持的神秘的一面。

伙計領着程光走到四號卡位，就趕緊退了開去，不准窺探客人的秘密，大概也是這餐室不明文的規矩。這裏早有一位男子在等着。

「很準時呵，程光兄！」男子那橄欖形的眼睛瞥一眼腕錶，然後就鋒利的投在程光身上，朗聲道。

程光微微一笑，坐下來，然後很得體的露了一手：「當然，六千六百六十三呎距離，你給我二十分鐘，穿衣下樓等車花了五分鐘，車等不到步行來這裏，十五分鐘，每秒要走呎幾路！春齡兄的約會，我怎敢遲到！」

「四號卡位主人」——魯春齡略一點頭，緊盯着程光的目光隨和了一點，他把身子往卡位上一靠，「㗎」的一聲彈開一隻十四K金烟盒：「好！抽烟！」聲音不急不緩，有一股潛在的氣勢：「不愧是觸角研究社社長，一句話觸角就伸出來了！」

魯春齡一頓，身子往對方靠前一點，立刻就壓低聲音說：「你我老朋友心照不宣啦，說話也就毋須兜圈子吧！你說的那個南託……資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是指確切的！程光兄！」

程光笑笑，決然的一點頭，道：「當然！這消息是打從出貨人委托的經紀口中弄到的！第一手資料！千眞萬確！」

魯春齡眼一亮：「出貨人是誰？」

程光的身子却立刻往後一縮，笑容滿面的緩聲說：「這個嘛，我當然知道，不然，也不敢在春齡兄面前班門弄斧！但這個你也知道，我是幹這門生意的，可不是無本生利哪！花銷不少哩。就拿那個代出貨的經紀說吧，要弄開他的嘴巴，就少不了這個MONEY！這可是眞金白銀的交易哩！哈哈。」

「這鬼東西！擺明了一副要錢的樣子！」魯春齡在心裏狠狠的咒罵了一聲，但臉上却依然微笑着，擺出一副坦然的模樣。

「好吧，程光兄！要多少錢？你開個價！」

「呵呵，這可是絕頂秘密的消息哩！我想許多人都會感興趣！但春齡兄是老朋友啦，我也不好意思獅子開大口，要回本錢也就算了，約莫就是那個六位數字吧。」

「六位數字！就是說十萬元以上囉？嘿嘿！這不是强人所難麼？程光兄！」

「不！不！半點不算太過！如果你知道弄這消息的難處和這消息的價值！這盤口向出貨人的對頭南託鬧出，你以爲他會出多少價？沒有六、七位數字，這宗買賣就算白做啦！」

兩人低沉的吼叫着，在爲這宗「消息買賣生意」討價還價。程光擺明一副若不答允就拉倒的架勢。魯春齡儘管在嘴頭上顯得輕鬆淡然，但心裏却要命的焦急，這消息對他是太重要了！特別是現下他可算已窺準了那條通向南託大門的路徑，就只差那條打開這大門的鎖匙，如今却出現在眼前了！只要捏住這根鎖匙，他就有絕對的把握打開這大門，那光景當眞是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那像現下權充那南美小國的甚麼「名譽領事」，東討西求當這多明尼總經理——目下不過是代人作嫁衣的小角色！因此，他不敢冒失去

這「金鎖匙」的風險！而程光祭出的「出貨人的對頭更感興趣」這翻天印，又壓得魯春齡不得不低頭！

「好吧，彼此老朋友免傷感情，六位數字的一半！我就出這價錢！不然，就打個哈哈算了事！」魯春齡狠狠的猛一咬牙說。

對方不動聲息的若即若離，使程光亦不禁有點惴然不安，他冒險放出的翻天印其實充其量亦只是一塊試金石，他對「出貨人的對頭」那面根本就沒門路，如此這般人家不把他當胡說八道的傻瓜才是怪事！更要命的是他急着錢用，欠出貨人委托的經紀那一萬幾千的「開口費」已被催命似的追數，欠那外圍馬檔的輸數也不能再拖，除非他不怕被債主追斬！還有經濟社那每月要命的花銷是片刻也不能拖欠的！魯春齡那不動聲息的半軟半硬手段，又着實教他有點心虛，媽的！這欖核仔偏是這副虛虛實實的莫測高深！程光在肚子裏焦燥的罵了起來，這却就使他的口氣放軟了。

「呵呵！看你說的，就像是生面人討價還價似的！六位數字的一半？那就是七、八萬吧！」

「不！是五萬！當然，如果確有價值，那就外添一些附加費……」

魯春齡決絕的說，却又緊盯着程光的臉龐。這就把程光逼入進退維谷的墳地！他媽的，碰着這濕水欖核滑手貨，就六、七萬算了！誰叫光棍遇着無皮柴！程光在肚子裏起勁的咒罵着，口裏就說道：「算了！依你吧！誰叫我跟你是老朋友！」

魯春齡正要着力鼓吹他那「貨品」的價值，這時，却有一女侍應走近來。「先生，要點甚麼？」雖是春末的天氣，但在這颱風過後的夜晚，仍頗具寒氣，但餐室的女侍應却已一律改穿短裙，光裸的大腿套上絲襪仍難抵禦那寒氣，因此聲音就挾了點微顫。

程光目光灼灼的盯着女侍應光裸的大腿，心不在焉的隨口嚷了一句：「可樂……加冰！」

女侍應輕應一聲，就退了開去，魯春齡不禁一笑說：「我飲熱檸茶，你却要加冰！不怕凍僵肚子麼？」

程光的目光終於從女侍應那光裸大腿收了回來，他的頭往魯春齡這面一湊，就把「貨品」的包封撕開了一角。「是啦！說起這事也眞怪，作爲南亞信託的大股東之一，又怎會在南託收購豐捷的節骨眼上出貨？他這一拋售南託，南託的前景就會有點不妙！據說他在這行出道已有多年，不會不明白這個吧！因此，這裏面還大有內幕哩……」

程光還沒來得及往下賣弄他的「內幕」文章，魯春齡立刻就把他截斷了！「揀重要的說……那出貨人是誰？」

「余森牟！南亞信託銀行的第二大股東！聽他的委託經紀人說，姓余的打算把他手中的南託股全數拋售哩！這可夠南託瞧的啦！」

「你還知道甚麼？說，說下去！」

「這拋貨行動其實早在兩天前已秘密進行，那是一、二百萬股的小量拋售。但那經紀已接到指示，在明天開市後三天內，要把他手上持有的五千多萬股南託全部拋售出去！」

「噢！有點意思！但姓余的爲甚麼要這樣做？」

魯春齡的心一陣突突的急跳！這消息委實來得驚人！因爲他深知這種解脫式的拋售，對南託來說將是一場慘酷的災難！他雖然使勁的壓抑自己這衝動的心緒，但依然有點把持不住的衝口嚷了一句！

程光得意的笑笑：「嘿嘿，這就是內幕中的內幕哩！我反覆查證過，原來這與南託的內部權力鬥爭有直接的關係！其勢眼看不可收拾哩……」他故意一頓。

魯春齡急了，他把手指往桌面這麼的一劃，道：「好好！你能把這其中的詳細資料，特別是其中涉及的具體數字記下來交給我麼？」

程光又笑笑，好整以暇的接道：「這沒問題！但你知道啦，我這行的規矩是先銀後貨哩！所謂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吧，哈哈！」他又猛地頓住，嘿嘿，下一步就瞧你是否知情識趣啦！他在肚裏咕嚕了一句。

（未完・二）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
可飛・圖

# 俠義世家

## 發現魔影　追查禍因

雪也似白的白堊牆上，突然出現了一個赭紅色的人影，那種赭紅色，一看便知道是凝固了的血！人影很模糊，很模糊，但是總可以看得出那是一條人影。有頭、有手、有足，像是一個被人硬生生地摔到牆上，摔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團，骨肉都化了，只留下了一個血影，貼在牆上一樣，恐怖而詭異。

天色還只是剛濛濛亮，兩個家丁打掃庭院，從大廳出來，一抬頭，就看出了牆上那個似乎要向他們張牙舞爪，撲了過來的血影，一人陡地一呆，失聲叫了起來。他們的叫聲，衝破了寂靜，在圍牆的轉角處，立時傳來了人聲：「甚麼事？」

那兩個家丁並不轉過頭來，仍是望着牆上的那個血影。那血影似乎有着一種十分奇特，十分詭異的力量，令得人不能不向它注視。他們向身後招手，道：「滕管家，你快來看，這可是怪事！」

隨着那人的叫聲，靴聲「托托」，一個中年人，背負雙手，轉過了牆角，向前走來，那中年人一身黑衣，面色微紅，雙目炯炯有神，步履穩凝，行動之間，氣象非凡，一望而知，是內外功有極高造詣的高手，他一面向前走來，一面略帶不滿地道：「甚麼事？大驚……」

他只講到這裏，便陡地停住了口，他也看到了牆上的那個血影。他只是停了一停，身形突然拔起，自那兩個家丁的身邊疾掠而過。他身子掠出時的勁風，令得那兩個家丁一個踉蹌，幾乎跌倒。等到那兩個家丁站穩身子時，滕管家已站在牆前了，他像是要伸手去摸牆上的那個血影，可是手在離牆還有半尺時，倒像是那個血影上滿是尖刺一樣，又連忙縮回手來。

朝陽初昇，那兩個家丁看得分明，紅艷艷的陽光照在滕管家的臉上，但是滕管家的臉色，却是比紙還白，那兩個家丁也知道事不尋常了，滕管家的外號「紅豹子」，就是因爲他面色棗紅之故，他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物，長江中游誰不知道他的英名，可是如今看到了這個血影，「紅豹子」却變成「白豹子」了，這個血影可不是邪到了入骨麼？

雖然紅日白天，那兩個家丁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相互靠近了一些，向後退出了兩三步，面面相覷地，這才發現，原來自己的臉色，敢情比滕管家更要蒼白得厲害，滕管家雙目盯着牆上的血影，向後連退出了三步，就在這時，他的身後，突然響起了一下極其尖銳的哨子聲。

滕管家猛地轉過身來，左手當胸，右掌已待向外翻出，只見黑影連閃，三頭獵鷹，自角門的小巷上疾飛了起來。鷹翼橫展，迎着朝陽，在半空之中盤旋，而從角門中，「刷」地掠出一個年輕人出來。那年輕人約莫二十

六七年紀，一身銀光閃閃的錦緞勁裝，益發襯得他英偉挺拔。他手中持着一張銀色的大弓，腰際懸着一壺鵰翎箭，興沖沖地向滕管家走來，道：「去獵野獸，你去不去？」

滕管家的身子慢慢挺直，道：「二公子，今天你還是別出去的好。」

那年輕人雙眉一揚，道：「甚麼？咦，你臉色怎麼那樣難看？」他一抬頭間，也看到了墻上的那個血影，他卻只是不經意地用手中的銀絲弓，向那個血影指了一指，道：「哈，這是甚麼玩意兒？」

滕管家一字一頓，道：「這是索命血魔影。」

年輕人突然一呆，但是面上那副傲然之氣却未曾斂去。忽然之間，他笑了起來，道：「滕管家，聽爹說，你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物，長江南北，提起金鯉幫幫主，也是人盡皆知的好漢，你金鯉幫雖爲仇家所併，但在我們劉家做管家，可比做甚麼幫，甚麼派的頭頭强得多了，甚麼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滕管家一點也不覺得那年輕人的話對自己有甚麼不敬之處，不錯，他本來是一幫之主，總舵之下，七個分舵，總共有千來個武林好漢，是聽他號令的。可是紅豹子滕勝的名頭，雖然响亮，却還是免不了爲仇家所逼，走投無路，幾乎慘死在仇人之手，然而當他投身在金獅劉天豪，劉老爺子的宅中之後，幾夥仇人明明知道他在劉家，却是絕不敢前來生事，這不是說明劉家的一個管家，也要比江湖上一個聲名喧赫的幫主强得多麽？

滕勝苦笑了一下，仍然緩慢地道：「閻王令，若不行，要借索命血魔影。」

那年輕人一聲豪笑，道：「這只不過是武林中人過份渲染而已，那索命血魔影是甚麼東西，敢上劉家來生事？」

滕勝向墻上一指，道：「他已經來了，此宅之中，七日之內，必然有人遭殃，其人定然作了虧心事，給索命血魔影知曉，所以才追上門來的，昔年峨嵋金頂，血魔影陡現，峨嵋上下，嚴密防守，但是峨嵋掌門，還是在第三天晚上身亡。原來他曾經遺棄一個鄉下女子；而五台山……」滕勝越往下說，面色越慘白，那年輕人的臉色，也漸漸蒼白起來。

那年輕人的面色儘管蒼白，但是他口角上却還帶着驕傲的微笑，打斷了滕勝的話題，道：「我知道，峨嵋、五台、神龍幫，幾大門派，以及一些做了……虧心事的高手，都曾被索命血魔影取過性命，但是索命血魔影已有二十年未在武林中出現了，就算他再想生事，又怎敢碰咱們劉家一根毫毛？」

滕勝則喃喃地道：「不錯，劉老爺子內家氣功，已使到了第六重境界，當今武林，推之爲第一高手，大公子的雙劍，天下馳名，二公子你也是英雄年少，大小姐的輕功，曾在華山輕功大會上奪魁，她的夫婿更是……」

那年輕人佛然不悅，道：「別說外姓人，只說姓劉的就行了。」

滕勝點頭道：「是，算了……劉家上下，連我這不成材的管家，也有些薄命，但是索命血魔影……」他苦笑了一聲：「既然畫在正墻上，那便是要和姓劉的過不去。」

那年輕人大喝一聲，道：「胡說，我劉風就不怕甚麼索命血魔影，快將它剷去了，看它能作甚麼怪！」

他手臂一振，「錚」的一聲，長劍出鞘，身子疾躍而前，劍尖一伸，便要將墻上的血影剷去。突然斜刺裏「嗤」地一聲，一枚金光閃閃的金蓮子激射而至，「錚」地一聲，恰好砸在劍尖之上，猝然間，劍尖竟被震得向上揚了起來。劉風大聲怒喝間，只聽得「格格」一笑，紅影一閃，一條窈窕的身影，已飛縱到了近前，乃是一個二十出頭，眉目如畫的少女，那少女站定了之後，更是笑得腰肢亂顫，嬌聲道：「二哥，看你嚇成那樣子！」

劉風長劍一挺，突然「颼」地向那少女當胸刺出，去勢又快又狠，嚇得那少女一聲驚呼，慌忙向後退去。

然而劉風出劍快，收劍也快，那一劍，刺出了尺許，立時收回，從他發劍，收劍之間，可以看出他功力實已非同凡响。

他一聲冷笑，道：「妹子，你就不怕麼？」

那少女花容失色，此際方緩了過來。一頓足，「哼」地一聲，滿面嗔意，轉過身來。她一轉身，就看到墻上的紅血影，呆了一呆，道：「誰將墻弄髒了。」

劉風冷笑道：「弄髒了？你說得倒輕鬆，這是二十年未在江湖上露面的索命血魔影，定然是你在外面惹事生非，作下了甚麼虧心事，是以才將索命血魔影引上門來！」

索命血魔影在武林之中，鬧得滿天風雨之際，這少女可能還未曾出世，但是那少女自從懂事開始，便不斷聽得人提起「索命血魔影」來。她面上艷紅的顏色，漸漸褪去，呆了好一會，才厲聲道：「胡說，血魔影是來找你的，你還不夠……」那少女的話還未曾講完，大廳中突然傳來了一下咳嗽聲，那少女立時住口，只聽得一個中年人的聲音傳了過來，聲音十分嚴厲，道：「你們又在吵甚麼？」

滕勝連忙迎了上去，道：「大公子，索命……血魔影。」

那中年的脚步聲突然停止，劉風和他的妹妹劉蕙回頭望去，只見他們的大哥雙劍劉能，正站在石階之上，雙眼定定地望着那幅墻——盯着墻上的血影，突然之間，只見他雙臂一振，「錚錚」兩聲响，兩道精虹，陡地飛

起，剎那之間，精虹繚繞，將他的身子圍住，劍氣森森，精芒流轉，立在他身子前面的滕勝立時逼退了三五步。

劉風和劉蕙二人，見大哥忽然展開了他輕易不露的「日月劍法」，雙劍如虹，威勢驚人，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

滕勝退開之後，忙道：「大公子，血魔影才現，自然依例有一個對時的時間，給犯下罪行之人在血魔影之前跪領應有之懲罰，你……快快收劍。」

滕勝的話還未講完，又是「錚錚」兩聲，眼前精光，一齊斂去，劉能的手中，也根本未執着長劍，他腰際所懸的長劍，似乎根本未曾動過一樣。只見他臉色蒼白，叱道：「胡說，天下人誰不知道劉家俠義雙全，怎會有人做下見不得人的醜事？」他一面在申斥着滕勝，一面額上的汗珠却在不斷地滲出來。他話一講完，一個轉身，便向前疾掠出，去勢如風，轉眼不見。

劉風向劉蕙瞪了一眼，還未曾講話，便已聽得一聲悶喝，疾迅如雷地傳了過來，那一個悶喝之聲，來勢之快，當眞如同半天之中，打下一個悶雷一樣。劉風和劉蕙二人連忙垂首恭立時，劉能陪着一個老者已然到了近前。

那老者身材並不高，但是却壯碩無比，黑髮黑髯，約莫六十上下年紀，雙眼之中，神光隱現，一雙手大得和蒲扇一樣。白裡透紅。十根指甲，每根長約寸半，猶如白玉一樣，他一站定了身子，又向前走出了兩步，每一步之間，都帶起呼呼勁風，在他身子的四周圍，迸出一道極強韌的力道，將在他四周圍的人，都逼退開了幾步。

他一直來到了墻前，望着墻上的那個血魔影，只聽得他身上的衣衫，刷刷直響，抖動不已，如爲狂風所拂一樣，他亮電也似的眼光，似乎要將那幅墻射穿！他身邊的幾個人，都屏住氣息看着他，好一會，才看到他慢慢地轉過頭來。

劉能、劉風和劉蕙三人，一見到父親轉過頭來，心頭便不禁咚咚亂跳，他們從來也未曾看過自己的父親——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金獅劉天豪出現過驚惶的神色。然而此際，却又絕不是他們眼花，他們的確看到，劉天豪的神色十分驚惶。

他看來是盡量在使自己鎮定，但是，一蓬濃黑的長髯，却在微微發顫，沉聲道：「能兒，你大妹呢？」

劉能忙恭身道：「爹，大妹帶着孩子，今天一早就走了，她回家兩天，也沒見着你老人家。」

劉天豪面色又微微一變，揚起頭來，道：「滕管家，快備快馬，去追她回來，快！快！快！」

滕勝雖然已不斷在說「是」，但是劉天豪仍然不斷地說着「快」，由此可知他的心中，是如何地焦急。滕勝轉身而去，劉蕙連忙問道：「爹，這血魔影——」

劉天豪厲聲道：「住口，不准提起血魔影三字來——」他一個轉身，手掌猛地向前推出，在他一掌推出之際，那堵墻已搖搖欲墜，可是也就在那一瞬間，他想起了自己年輕的時候，索命血魔影在峨嵋金頂出現的事。

當時峨嵋掌門少陽上人的內家氣功，比自己還深重，但是他的結果如何？自己的功力，在武林中雖可稱數一數二，可是也得撇開索命血魔影是不算，有索命血魔影在，恁地也輪不到自己！

他硬生生地將那一掌之力收了回來，恰好此際，那三頭獵鷹，正自天而降。劉天豪手掌陡地向上翻出，內家眞氣幻成的掌力，帶着銳利之極的嘶空之聲，向上襲去，那三頭在三五丈高空中盤旋的獵鷹，慘鳴得半聲，便羽翼紛抖，墮了下來。劉天豪連看也不看一眼，心中只是在想着，血魔影衝着誰下來的？

三頭獵鷹，自半空之中「啪啪啪」地落到地上之際，早已成了血肉模糊的三團，劉風心疼地向地下望了一眼，這是他多年訓練出來的上好獵鷹！可是他却不敢開口，因爲，他看出了事情的不尋常——極度的不尋常。

劉天豪轉過了身來，道：「等鳳兒回來了，你們四人一齊到後園水軒中來見我。告訴闔宅上下，不論是甚麼人來，我都不見，用一幅布將這墻遮了起來，別讓他人看到。」他一面說，一面脚步沉重地走了開去。

劉能恭敬地送他父親進了內堂，才轉過身來，沉聲道：「二弟，可是你在外面，闖下了甚麼大禍了？」

劉風一昂頭，道：「笑話，那是甚麼東西，一個模糊不清的血影子，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了麼？」

劉能「嗯」地一聲，銳厲的目光，望了望劉風，又向站在一旁的劉蕙看去，道：「你們別當作事情好玩，索命血魔影既現，宅中必然有人難逃性命，自知有了過失的人，若不跪在血魔影之前領死，那必然要連累一家人，誰做了虧心事，趁早自己認了！」

劉風和劉蕙二人，本來還覺出事情雖不尋常，但却十分新鮮、好玩。直到劉能講出了這一番話來，二人才默默無語，臉上變色。劉能話一講完，便匆匆地向前，走了出去，不一會，便有家丁，拿梯捧布，用一幅黑布，將墻上的那個血影遮了起來，只不過墻上的血影，雖然被遮住，劉風和劉蕙二人，却仍然呆若木鷄地站着，而且顯然，他們雙方都在迴避着對方的眼光。二人僵立了好一會，突然不約而同地叫道：「妹子」、「二哥」！二人叫了一聲，面上都現出十分慌張的神色來，各自向前踏出了一步，又異口同聲道：「會不會是那件事……」他

們的話只讓到一半，一陣異樣急驟的馬蹄聲，便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

那種驚心動魄的馬蹄聲，令得他們二人的心頭，大受震動，話講了一半，便停了下來，馬蹄聲直傳到了大宅門前，陡地停止，倏忽之間，人影一閃，墻頭上已多了一個人，緊接着，那人自墻頭之上，猛落下來，捲起了一股勁風，令得劉風和劉蕙二人，一時之間，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連忙向後退了兩步。那人站定了身子，乃是一個四十不到的中年婦人，濃眉凹鼻，高顴廣額，生得十分醜陋，但却十分莊嚴。二人一見是她，才鬆一口氣，又互望了一眼，齊聲叫道：「大姐！」

突然趕到的不是別人，正是劉天豪的大女兒劉鳳。劉鳳的丈夫是長江中游的七十四家鏢局的總鏢頭。單劍凌風張白耀。張白耀的父親，便是當今武林兩大劍派中，雲南點蒼派的掌門——天劍張化，這位張大奶奶劉家大姑娘，在江湖上走動之際，就算人家不怕她本身的功夫，也忌憚她夫家的威勢，還有劉家一門五傑。劉鳳自在武林中走動以來，可以說絕未曾受過甚麼挫折，自然而然地使她傲氣過人，都有不可一世之感。

她才一站定，便四面一看，粗聲道：「爹呢？你們失魂落魄地站在這裡作甚麼？」

劉鳳和劉蕙二人，見到了這位大姐，比見到爹還要怕，連忙低下頭去。

劉風囁嚅道：「爹在後園水軒中，吩咐說你要是到來，我們一起前去見他。」

劉鳳哼地一聲道：「甚麼事情？要差滕勝將我叫了回來？」劉蕙向那幅被黑布遮住了的圍墻一指道：「你自己去看好了。」

劉鳳一個轉身，身形縱動，一步便跨到了墻前，一伸手，便將黑布扯了起來，她性子暴烈，正在回家途中，忽然被滕勝追上，說是宅中有了急事，要她立時回轉，她不及細問詳情，便奪馬而馳，到了家中，偏偏又見到弟妹鬼鬼祟祟，更是無名火起，手臂一揚之間，內力已隨之而發，以致那塊黑布被扯起來之際，帶起了「呼」地一股勁風，聲勢極是驚人。

黑布一去，劉鳳便看到了那個血影，她猛地向前衝出了一步，但是身形未穩，却又立時向後「騰」地退出了一大步，她瞪大着眼，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該怎樣才好，足足呆了半盞茶時光，她才一摔手，拋了那幅黑布，轉身向內院便走。那幅黑布被風一吹，揚了起來，恰好向劉風和劉蕙二人吹去，二人不約而同，怪叫了一聲，向後退了開去，似是向他們吹了過來的，不是一幅黑布，而是充滿了血腥氣的血影一樣！二人連退了七八步，四面一看，並無旁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劉鳳首先頓足道：「妹子，你惹出禍來了。」

劉蕙面色青白，道：「你倒想推在我一人身上啊，你沒有份的麼？」

劉風忙道：「胡說，自然是你的事！」

劉蕙一聲冷笑道：「是誰先看中了人家的女娃兒的？」

劉風嘴唇抖顫，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劉能的聲音傳了出來，叫道：「二弟、二妹，還不快進來！」

劉風急忙道：「妹子，咱們誰也不能說，若是說了，便是大禍！」

劉蕙還在口硬，道：「我看……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劉風的俊臉上，已滿是汗珠，道：「妹子，剛才大姐的情形，你沒有看到麼？她敢單身闖進黑風山，去會黑風七妖，一生之中，曾怕過甚麼人來？可是她見了那血魔影，却……却……」劉風講到這裡，牙較「格格」直響，竟再也說不下去。

劉蕙忙道：「好了，好了，這回那麼怕死，當時就別見了人家姐妹二人，便起淫心！」

劉風又怒又驚，道：「你……你……你還要說麼？」看他額上青筋暴綻，雙眼已然發紅的樣子，再加上想起自己也不是全然可以置身事外，劉蕙便不敢再說甚麼。

二人各懷鬼胎，繞着大廳，向前走去，不一會，便穿過了一扇月洞門，來到了後花園中，花園內翦木扶疏，並不幽雅，但是假山石却十分多。東一堆，西一簇，乍一看，像是雜亂無章，然而看久了，却使人有頭昏眼花之感。兄妹二人，繞着假山石，不時轉着彎，走出了小半里，便到了一個大水池之旁，那水池約有兩畝方圓，在水池中心，有一座亭軒，四面皆水，並無橋樑可通。二人來到了池邊，又聽到劉能的聲音從水軒中傳了過來，道：「你們還在等甚麼？」

二人答應了一聲：「就來了！」飛身向前掠出了丈許，身形向下一沉，足尖在上面略點了一點，又飛身而起，七八個起伏，便到了水軒之上。

劉風和劉蕙二人的武功雖然不弱，但是他們的輕功，却也並未曾到達在水面上輕輕一點，便借力再度掠起的地步，他們之所以能夠在水面上一連七八個起伏，從池邊到水軒，乃是因為水池之中，埋着暗樁的原故。暗樁離水面寸許，不明底細的人，是絕看不出來的。

二人一到了水軒，便聽到劉鳳啞着嗓子，在匆匆忙忙地講話，道：「依我看，我們要快一點去廣集高手，前來應付這索命血魔影，要不然，只憑我們一家人，祇怕勢力太孤！」

劉天豪發出了幾下無可奈何的乾笑聲來道：「去請人相助？」

劉鳳道：「是啊！我們相識的高手，遍佈天下，我看要在三日之間，請上十個八個一流高手，那是輕而易舉之事。」

劉天豪的面容，比起早上發現索命血魔影之時，像是不知蒼老了多少，他手在椅把上一按，緩緩地站了起來道：「是啊，但是如果有一個我們交情十分深的人，差人快馬來報，說是他們家中，發現了索命血魔影，要我們前去相助，我們是去，還是不去？」

劉鳳口快，立即道：「哼！他們家中發現索命血魔影，那定然是有人作了……」她講到這裏，陡地想起，發現索命血魔影，正是自己家中，突然住口，還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她知道向人求助的話，非但得不到別人的同情，而且還會被人家譏笑，說他們劉家，一定是有人作了邪惡之極的壞事，所以才引得索命血魔影上門，相熟的人，平時可以刎頸相交，到了這時候，一定也遠遠走避，而且輾轉相傳，劉家的聲名，勢必爲之掃地，眼前除了自己一家人咬緊牙關硬挺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辦法了。

然而，一家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五個人，父子、兄弟、姐妹，在平時當然是至親的親人，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呢，若是索命血魔影要追尋的目標，肯自動跪在索命血魔影面前領死的話，其餘的人，便可以安然無恙了，如果三日之內，沒有人跪在血魔影之前，那麼……劉鳳想到了這裏，再度打了一個寒顫！

水軒之中，十分寂靜，每個人的心中，都在急速地轉念頭，而每個人的臉色，也越來越難看，過了半晌，劉能忽然叫道：「爹！」

劉天豪本來早已坐了下來，一聽到劉能的叫聲，突然無緣無故地跳了起來，面色張皇，右掌翻動，似乎立時便要動手。他這種怪異的舉動，將別的人嚇了一跳，一齊叫道：「爹！」

劉天豪一怔，揚起左掌，又慢慢地放了下來，道：「大呼小叫，甚麼事？」劉鳳忙道：「是大哥先叫你的。」劉能瞪了劉鳳一眼，才道：「爹，那索命血魔影……所追究的事情，會不會是發生在許久之前的呢？」

劉天豪一聽，面色頓時變得如同死灰一樣，身子一軟，坐倒在交椅之上，額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來。沒有人知道他是爲了甚麼，劉能也奇怪得呆住了作聲不得，好一會，他才道：「我……只不過是隨便一問……爹你怎麼了？」

劉鳳大聲道：「爹，我看惹得血魔影上門的大禍，一定是二弟闖下來的。」

劉風怪叫一聲，道：「大姐，你……你……」劉鳳看他的樣子，簡直就像是要將近日來自己所做的事，講了出來一樣，又急又怒，喝道：「你失魂落魄作甚麼？」她一面說，一面揚起手來，「叭」地一掌，摑在劉風的臉上，留下了五根通紅的指頭印，但是他却並不還手，反衝着劉鳳道：「大姐，怎見得是我？你性子暴烈，枉死在你手下的人還少了麼？」

劉鳳的面色，也「刷」地變白了，冷笑道：「笑話，如果索命血魔影是找我的話，血魔影該畫到張家的牆上才是，何以會在這裏？」

劉蕙尖聲道：「那倒也不見得，血魔影在我們家的牆上，難道這事情和大姐就無關不成，這幾天，你剛住在家中，就出了事……」劉蕙的話未講完，劉鳳一聲怪叫：「放屁。」手揚處，「呼」地一掌，便向劉蕙擊出。

劉蕙身子一側，勉強算是避開了她的這一掌，然而掌風帶勁，却令得她踉蹌跌出了一步。

劉蕙又驚又怒，一反手，「錚」地一聲，摘了一柄柳葉刀在手，尖聲叫道：「你打我？你憑甚麼打我？」

劉鳳見妹子拔刀在手，怒火直冒，向前大踏步地趕了過去，罵道：「好丫頭，動不動就持刀在手？你想造反麼？」

劉蕙心中畢竟害怕，一步一步地退後。

水軒中已鬧得翻天覆地，劉能在大聲喝阻，但是劉天豪却仍然呆若木鷄似地坐在那張舖着虎皮的紫檀木交椅之上不動，他的雙眼發直，他的耳際所聽到的，並不是劉鳳和劉蕙二人的吵罵聲，而只是劉能的那句話：會不會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呢？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劉天豪的耳際嗡然作响，突然之間，他似乎又聽到了一陣十分哀切的哭聲，是一個小孩所發出來的。

那種哀切的淒涼的哭聲，使得他面上的肌肉，因而抽搐，而簌簌地跳動起來……

劉天豪竭力不想那件事，但却無法不想。漸漸地，他甚麼聲音都聽不到了，只聽到那小孩子的哀切哭聲。那種牽腸掛肚的哭聲，使他不由得緊緊地握住了拳頭，手心之中，直標冷汗，那的確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劉天豪這時想起來，却好像事情剛發生一樣。

當時，他還只是一個三十不到的年輕人，而他所在的地方，則是人跡罕至，只有些生苗踪跡的十萬大山的山谷之內。劉天豪是聽到武林中人說起，在十萬大山的深山之中，有益氣健身的肉芝，所以才不遠萬里而來的，可是他獨自在山中闖了近一個月了，却甚麼也沒有找到，而那天黃昏時分，他就聽到了那種哀切的痛哭聲，心中立時充滿了好奇，循聲找了過去。

那山谷其形狹長，曲曲折折，最狹的地方，兩面峭壁高聳，當中只能

容一個人側身而過。那種哭聲一直持續着，劉天豪越向前去，天色越黑，他幾乎已想半途折回來了。然而也在這時，他看到了前面的那一點亮光，由一小堆野火發出，在野火之旁，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坐着，一個三歲左右的男孩正爬在地上，哭聲正是由那個男孩所發出來的，那男孩一面哭，一面正在大力地吮吸着手指，顯然他是肚子餓，那小姑娘則無奈地望着那孩子。

劉天豪不禁呆住了，兩個小孩子，怎麼會在這種人跡罕至的深山野嶺之中呢？他正待走向前去問個究竟時，突然看到人影一閃，一個大人，持着一根樹枝，走了過來。那人雖然持着一根樹枝，但是行動還是搖搖晃晃的，來到野火旁邊，劉天豪已經看出，那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婦人，她到火邊，略停了一停，撥開了垂在臉上的長髮，在火光的照映之下，她是出奇的蒼白，但却也出奇地美麗！劉天豪一看到那美婦人，心中陡地一動，身子反向後退了一步，隱入黑暗中，但是，他却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的情形。

只見那美婦人一襲素衫，左半邊染滿了點點斑斑，赭紅色的血漬，觸目驚心。她的左右手腕之上，各戴着一隻碧綠剔透的翡翠鐲子，那兩隻鐲子上，各刻着一隻鳳，十分生動，在火光跳動的照映之下，似乎要離鐲飛起來一樣。劉天豪一看到那雙鐲子，心頭更是怦怦亂跳了起來，他已經知道那婦人是誰了，武林中只怕還沒有人看到了這一對雙鳳鐲，而仍不知它們的主人是甚麼人。眼前那婦人，是雙鳳仙姑秦白蘭。

雙鳳仙姑秦白蘭，正是三年來巫山三峽七妖，竹嶺六邪這兩幫妖人務必得之而甘心的人。七妖六邪，已通知了武林正邪各派，若是有誰收着雙鳳仙姑秦白蘭，就是和他們過不去。以七妖六邪的武功之高，聲勢之盛，也的確沒有甚麼人敢招惹他們。却想不到雙鳳仙姑却是在這裏！雙鳳仙姑在這裏，那麼那二十四式天清秘籙的口訣，自然也在她身上了。她的丈夫就為奪那二十四式秘籙而死的，死時又將之交給了秦白蘭，當時秦白蘭的一個女兒只有十歲，身上還懷着孕，可是武林中人，一樣羣起追趕，最後見到她的，便是七妖六邪，那是在雷州附近。見了秦白蘭，他們自己却內鬨了起來，秦白蘭趁機溜走，從此便失了踪跡。

可是她却在這裏，看她的情形，重傷似乎一直未癒，當然也不能練那二十四式絕頂內家氣功，若是自己現身，將她……劉天豪想到這裏，心裏更是怦怦亂跳起來，恰在此際，野火之旁，傳來了「砰」地一聲，劉天豪心中正在轉着虧心的念頭，那一响又突如其來，將他陡地嚇了一跳，不由自主，發出十分微弱的「啊」地一聲，抬頭向前看去，只見秦白蘭跌倒在地上，正向他藏身的方向望了過來，她的面色是蒼白的，但是她一雙美麗的眸子，却又深又亮，簡直像是兩顆黑色的星星一樣。劉天豪一和她這一雙眸子相接觸，心中便產生了一股極其羞慚的感覺，因為他剛才正想去謀害這個孤立無援，可能已在深山之中受了三年折磨的女子！

他還未曾再出聲，秦白蘭已經顫抖的聲音問道：「誰？是誰？」那女孩立即摟住了弟弟，小弟弟也不哭了，三個人一齊驚恐地向前望着。

劉天豪猶豫了一下，便向前踏了出去，道：「秦女俠別驚，在下劉天豪。」

秦白蘭左臂一伸，護住了兩個孩子，深湛而美麗的眼睛，盯在劉天豪的身上，道：「可是常在長江中游走動，俠名遠播的金獅劉天豪麼？」

劉天豪那時的年紀還輕，在武林中走動，也不過是五六年的事，雖然也做過幾件驚動武林的事，但却未曾料到在深山中匿居了三年的秦白蘭，會知自己的名字，立時喜道：「是我，原來秦女俠早知賤名了。」

秦白蘭却並不回答，只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接着，臉上浮了一個極其柔媚的微笑，那美麗的笑容，令得劉天豪心頭亂跳，不敢逼視！秦白蘭笑道：「原來是劉大俠，那我們母子三人有救了！」

劉天豪一聽，又吃了一驚，面上不禁變色！聽秦白蘭的話，像是要自己救他們三人一樣，救了他們三人，便等於得罪了七妖、六邪，自己在幾年之中，固然得罪過不少邪派中人，博得了一些俠名，但對付的不是二流角色，便是些下三濫，像這種一流高手，却是敬鬼神而遠之，未曾去碰他們！

劉天豪雖然未曾出聲，但秦白蘭已從他的神情之中，看出了他的心事，乃道：「那些妖邪仍對我追得很緊，是不是？」

劉天豪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秦白蘭又低聲道：「他們不但要我的二十四式天清秘籙，而且還要我……的人……」她蒼白的臉上，現出了一絲紅暈來，雙鳳仙姑美艷無比，那是武林中人盡皆知的，劉天豪直到此際，才知道那絕非訛傳，他不由自主道：「秦女俠實在太美麗了，所以才……」他話講到一半，便再也難以講得下去，因為斜刺裏，突然射來了兩道極其怨毒的眼光。劉天豪連忙轉過頭去，只見那小姑娘狠狠地望着他，充滿了敵意，令得劉天豪心中打了一個冷顫，再也難以將話講下去。秦白蘭忙道：「劉大俠，這是小女唐小蘭，那……個便是連爸爸也未見過的……苦命孩子……」秦白蘭突然失聲痛哭起來，劉天豪一步跨到了她身前，俯身下來道

：「秦女俠，你別哭，你武功如此之高，何以會一直匿居在這裏的？」

秦白蘭淚痕滿面抬起頭來，一字一頓道：「我當年受了傷，勉力逃到這裏，又生下了這孩子，我氣血兩虧，武功已全失了。」劉天豪早已料到了這一點，是以他聽了之後，也覺得奇怪。秦白蘭似乎連坐也坐不穩，身子向下倒去，劉天豪連忙伸手去扶她，當他的手，一碰到她柔軟的身子之際，一陣心跳，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而唐小蘭，突然尖叫道：「滾開，別碰我媽媽，你快滾開！」

劉天豪愕然縮回手來，秦白蘭已叱道：「小蘭，這位劉大俠，我要將你們托給他了，你們跟劉大俠出去，我相信劉大俠會將你們撫養成人的。劉大俠，你一定會答應的，是不是？」她仰起了臉，望着劉天豪，可是劉天豪並不回答。

劉天豪絕不是大仁大勇的人，如果是的話，他早已一口氣答應了。而他之所以猶豫，是因爲秦白蘭高仰着臉龐，是如此之動人，使得他沒有勇氣拒絕。但是，在他有些失態地望着秦白蘭的同時，心中也在盤算着，若是答應了她們，有可能引起無窮後患。

秦白蘭微微地喘息着道：「劉大俠，小蘭已經很懂事了，她絕不會說出她自己的身世來歷的，小的還不懂事，你大可放心，我……已沒有希望，也不會跟你出去的，只要兩個孩子有了依靠，我立即自盡。劉大俠，你若是答應了，我願意以二十四式天清秘籙爲贈！」

「啪」地一聲，秦白蘭一抖手，一串二十四片，長約兩寸寬約寸許的玉片，落在劉天豪的脚前，劉天豪向那些玉片望了一眼，甚至感到一陣目眩，那是絕頂氣功，天清二十四式！那比找到成形的肉芝，更加可貴。在這一串玉片之上，自己不難成爲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他在剎那之間，甚麼都已聽不到，甚麼也察覺不到了。他眼前只看到那一串玉片，秦白蘭剛才的話，他也一齊忘記了，他只覺得耳際嗡嗡直响，他定定地望着那串玉片，直到唐小蘭叫道：「媽，我不要跟這個人去，這是爹用性命換回來的東西，不要給人，不要給人！」

唐小蘭一面叫，一面身子已撲向那串玉片。劉天豪陡地一聲怪叫，衣袖陡地拂出！他一看到那串玉片，立時便像着了魔一樣，想到自己擁有這二十四式天清秘籙之後的一切榮華尊貴，在這二十四片玉片中看到他獨步武林的將來，他絕不能讓這種已經到手的幸運再失去，是以當他一看到有人撲過來，要搶這一串玉片之際，他立時拂出衣袖，而且拂出的力量極大！唐小蘭雖曾跟隨父母練過幾年武功，但怎能和劉天豪相比。衣袖拂到，她便立時閉過氣去，緊接着向外翻跌了出去。

等到唐小蘭的身子向外翻跌出去之際，劉天豪也呆住了，他自知已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這時如果他立即趕前，還可將唐小蘭在半空之中抓住的，但是劉天豪却沒有這樣做，他一俯身先將地下這二十四式玉片疾抓在手中。也就在這時候，一下清脆的骨裂之聲，傳入他的耳中，唐小蘭身不由主地向外跌出，頭正撞在一塊石頭之上，頭骨碎裂，連聲都未出，便已經慘死了！

劉天豪並不是存心殺唐小蘭的，是以他一看到眼前的慘象，立時呆住了。秦白蘭也呆住了，空氣像是凍結了一樣，只有那男孩子，突然「哇」一聲哭了起來，那男孩子的哭聲，令得劉天豪身上陡地退出了一步，秦白蘭也在這時叫道：「劉大俠！」她的聲音，異常鎮定，可是儘管如此，劉天豪的身子還是簌簌地發起抖來，他急急地叫道：「我不是有意的，我絕不是故意！」

秦白蘭臉上一點不生氣，如果不是她的一雙眸子，還閃着那種難以言喻的光芒，那麼她看來十足是一個死人了，她望着劉天豪，劉天豪在她的目光逼視之下，退了一步，那男孩子的哭聲，更令得他的牙齒打震。

秦白蘭突然發出了一下悽慘的叫喚，道：「劉大俠，你不是有意的，我實在難以支持了，你過來，你替我將這孩子帶走，我就感激不盡了，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得了那二十四式天清秘籙……殺了人就走，你……是行俠仗義的英雄，你怎能就這樣走了？」

她的聲音，越說越是尖銳，而劉天豪却沒有向她走去，反而越退越遠。突然之間，秦白蘭的聲音停止了，身軀也仆倒地上，眼睛仍然張大，但顯然沒有光采，野火的微弱光芒，映在她的臉上，使她美麗的臉龐，益見恐怖。劉天豪突然怪叫了一聲，轉過身去，向前飛奔而出，他一口氣奔出了里許，才停了下來。夜已很深的深山之中，靜到了極點，所以那孩子的哭聲，還可以傳到他的耳中，小孩或許還不知道甚麼叫眞正的悲傷，但是那哭聲之哀切，那種牽腸掛肚的哭聲，却令得劉天豪毛髮直豎！

劉天豪呆呆地站了片刻，在那片刻之間，他曾經幾次想回去將那孩子救出來。一個小孩子，在十萬大山之中，那是毫無生路的。可是，他每一次想到要去救那小孩子之後，孩子長大了，問起身世來怎麼辦？給人家發現那孩子像他的父母怎麼辦？那孩子若是要替他母親、姐姐報仇，那又怎樣？他雙手緊緊地掩着耳朵，終於不顧那孩子而奔了開去。然而，他當時雖然雙手緊緊掩住了耳朵，仍是沒有用的，事到如今，已有多少年了？他在自己巨宅的水軒之中，仍然像是聽

到了那孩子的哭聲！

許多年之前的事，索命血魔影是爲了這件事而來的麼？難道那孩子長大了，知道了當年的這件事情？還是當年在行事的時候，有人看到了，將事情傳了開去，所以在那麼多年之後，索命血魔影又找上門來？這許多年來，自己的一切名譽、地位、武功，全是從天清二十四式中來的，武林只怕沒有人知道名震江湖、技壓羣雄的金獅劉天豪的武功，全是在一件那麼卑劣、骯髒的事情中得來的。如今，索命血魔影在自己家中的墻上出現，多年之前，自己以爲絕不會有人知道的事情，要給抖出來了。即使自己僥倖能應付過去，多少年來建立的地位、名譽、也將徹底完了！劉天豪額上的冷汗，大滴大滴地向下淌着，汗水淹過了他濃密的眉毛，令得他的視綫，變得十分模糊，他陡地抬起頭來，抹去了滲入眼中的汗水，也就在這時，他看到了水軒中混亂的情形。

劉風和劉蕙二人，正縮在水軒的一角。水軒中的陳設，已碎了許多，他的大兒子劉能和大女兒劉鳳，竟正身形亂轉打在一起。劉天豪幾乎疑心自己是看錯了，抹了抹眼睛，再向前看去，不錯，是他的兒子和女兒正在交手。二人的武功全是他調教出來的，他自然看得出，二人這時正在拚命，所使的招數，全都極其狠辣！劉天豪的手在椅柄上猛地一按，人已霍地站了起來，由於他那一按，太以用力，是以他站起來之後，那張檀木造的交椅，立時稀裏嘩啦，碎成了無數的碎片。劉天豪一站了起來，一掌向前劈出，同時大聲叫道：「住手！」

他那一掌之力，如同一柄利斧一般，陡地劈在劉鳳和劉能二人之間，將正在纏鬥的二人，震得各自「騰騰」退開了兩步，方始站定。二人雖然已分了開來，可是仍然惡狠狠地瞪着對方。劉天豪氣得身子發抖，聲音發震，大聲道：「好，好，外面人還沒有殺進來，自己倒自相殘殺了！」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向後坐了下來，他氣得忘了那張椅子，早被他剛才站起來的時候，按得成了碎片，他用力坐了下去，及至覺得不妙時，已幾乎跌倒在地，幸好他功力精湛，猛地一提氣，穩住身形，再一挺身，便站了起來。

劉能指着劉鳳道：「她仗着娘家、夫家的勢力，胡作非爲，我說索命血魔影是爲她而來的，她……她却反而倒咬一口，若然索命血魔影不是爲她而來，爲甚麼偏偏在她回娘家的時候出現？」

劉天豪一聽得兒子的這番指責，心中不禁陡地一動！剛才，他以爲索命血魔影定是衝着他而來的，但如今看來，事情並不定如此！不但劉鳳在「胡作胡爲」，而且劉能還有事被她「反咬一口」，那麼，索命血魔影就可能是衝着他們二人的一個來了。（未完．一）

**上文提要：**清泉寨的傣族族長岩旺救走蕭原，便留在寨內養傷，岩旺的女兒泰麗愛上蕭原，族長表錯情，將泰麗嫁給蕭原，他才知道寨內舉行盛大的男女共舞儀式，就是爲他們舉行婚禮，便將自己已有未婚妻的事告知泰麗，她只好協助他逃亡。蕭原在逃亡中發現土家族來清泉寨偷襲，便折回協助捉了土家族偷襲的人，聯合各寨族長，和土多商議訂立和約……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可飛・圖

# 雲湧烏耳山

## 誘捉逃匪　反中奸計

土多的臉色一直很陰沉難看，聽大力頭人那麼說，先掃了各人一眼，才說道：「只要岩旺頭人答應放回我八個族人，我答應與你們訂立和約！」

「土多頭人，你放心，只要你與我們訂立和約，我回去之後，馬上放人！」岩旺爽快地道。

「土多頭人，希望你言而有信。」一個叫日刀的頭人說道。

土多臉色一變：「我土多既然與你們訂立和約，絕不會出爾反爾！」

「土多頭人這麼說當然最好。」一個叫多郎的頭人說道：「我們六寨在五日前已結下聯盟，以後若有那一寨人侵略咱們六寨中的任何一寨，咱們六寨都會聯合起來對付，決不放過！」

土多聽了多郎的話，臉色頓變。

大力頭人微微一笑，說道：「既然土多頭人答應與咱們訂立和約，那咱們馬上斬鷄頭，喝血酒，當天發下毒誓……」

岩旺擺手打斷大力頭人的說話，「大力頭人，請等一等，我還有話要對土多頭人說。」

「岩旺頭人，你請說。」大力頭人點頭道。

岩旺目光一轉，落在土多的臉上。「土多頭人，我要你交還從這個漢家兄弟拿走的財物。」

土多立刻怒道：「他殺了我兒阿布，我本來要他陪葬的，他被你救了，我不與你要人，你還要我交回他的財物，我絕不答應！」

「土多頭人，你的兒子殺了人，他又被人殺了，那是一命賠一命，無話可說，何況，你兒子根本不是這位漢家兄弟殺的，你怎能要他塡命，更沒有理由拿去他的財物！」

頓一下，又道：「土多頭人，八條人命換那些財物，便宜得很，你不會貪圖那些財物，不顧你那八個族人的生死吧？」

土多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用力咬着牙齒，好一會，才恨恨地道：「好，明天我派人將他的財物送回給你，你一定要放人！」

「你放心，只要你將財物送回來，我馬上放人！」

「如今一切都談妥了，咱們馬上舉行儀式。」大力頭人掃了衆人一眼，看到各人沒有異議，他馬上扭頭吩咐一個族人，準備一切。

土多陰沉着一張臉，惡毒地瞪着蕭原，心裏恨不得將他生啖，無奈在別人的地頭上，他不敢發作，以免吃眼前虧。

正因爲他自知處於下風，所以，他才忍着一口氣，不敢不答應岩旺所提出的條件。

儀式舉行過後，土多立刻告辭，帶了十二個族人，離開金光寨。

大力頭人並沒有挽留他。

對於土多這個人，他一向沒有好感。

土多才走，多郎頭人馬上說道：

「看到土多那惡人剛才忍氣吞聲的樣子，眞開心，幾乎忍不住笑出來！」說完，他眞的忍不住，放聲笑起來。

眾人也跟着笑起來。

大力頭人止笑道：「土多那傢伙若不是迫於形勢，他一定不會這麼爽快與咱們訂立和約，他以前耀武揚威的，這一次却垂頭喪氣的，看他以後還敢不敢作惡！」

「這一次能夠折服土多頭人，全憑岩旺手上有八個士家族人。」日刀頭人笑道：「要不，只怕他不會這麼爽快。」

「咱們這一次總算出了一口氣。」一個叫天光的頭人高興地道：「眞痛快！」

「咱們六寨聯盟，看他今後還敢欺凌咱們不！」日刀頭人握起拳頭，晃動一下。

「來，爲今日大大地出了一口氣，咱們痛飲！」大力頭人舉起酒碗。

各人歡呼一聲，紛紛舉起酒碗。

× × ×

翌日，土多派人將蕭原的財物送回清泉寨。

岩旺叫蕭原看清楚，沒有缺少甚麼，馬上放了那八個被俘的士家族人。

蕭原重新得回那兩支槍——一支匣子槍與那支小巧的勃朗寧手槍，心裏很高興，就像得回兩件失去的寶貝那樣，摸弄了好一會，將兩支槍擦抹了一遍，才珍而重之地收藏在身上。

本來，他有三張五十塊銀碼的大洋票子，還有十多個大洋，但送回來的銀票只有兩張，大洋也少了幾個，他並沒有對岩旺說出來，能夠得回那兩支心愛的槍，他已經心滿意足了，錢財是身外物，因此，他無心追究。

接下來這幾日，他協助岩旺將寨內的青壯年編組成一支自衞隊，負責寨內的安全。

他還送了五十塊大洋給岩旺，作爲購買一兩支步槍的費用。

蕭原決定離開清泉寨，返回南寧。

因爲他的傷勢已全部痊癒了，身體亦恢復過來。

對於那個逃匪，他已不打算繼續追捕。

因爲，自他被士家族人捉住、逃走、養傷，直到如今，足有一個月了，那個姓譚的土匪已不知逃竄到甚麼地方，再重新追踪，那可能要費一段頗長的日子，因此，他決定放棄。

這可說是自出「道」以來，第一次未能成功地緝捕捉拿一個匪徒歸案。

人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每一個人，每一樣事情，總有第一次的，蕭原也不可能例外。

相信世間上沒有一個會是無往不利的！

這一次，可說是蕭原的第一次挫敗。

× × ×

對於蕭原的離去，不但岩旺父女感到依依不捨，寨子內的人也有點不捨。

人生有聚便有散，蕭原其實也有點不捨，特別是當他看到泰麗那雙眼眸中透出的幽悽與依依不捨的情意，他幾乎想改變主意。

說眞的，泰麗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

幸好他立刻想起了張鳳琴，一個令他刻骨銘心的女子，吸口氣，他硬着心腸，揮手向送別的人道別後，便大踏步往前走。

岩旺族人一直站在寨子前，揮手送別蕭原。

泰麗終於忍不住，流下淚來。

畢竟，蕭原是她第一個傾心愛慕的男子。

「蕭原大哥，再見啊！」帶哭向漸走漸遠的蕭原叫道。

蕭原驟聞之下，心如刀刺，忙停下來，扭轉身，揮手呼叫道：「泰麗，日後有機會，我一定會回來看望你們！」

「漢家兄弟，一路保重！」岩旺揮手叫道。

「大叔，你們也要保重啊！」蕭原恐怕自己會忍不住改變主意，立刻轉過身，往前大步行走。

岩旺與族人直到蕭原走得看不見了，才走回寨中。

× × ×

蕭原在正午的時候，走到一個山坡上，在坡上的一塊石上坐下來，準備吃乾糧。

他身上帶有乾糧，那是泰麗親手做的。

原來，從清泉寨往東南方走，一路之上，都沒有村寨，要一直走出三十多里外，才有村寨可以歇脚投宿，因此，在路上，他只能吃乾糧作午飯。

對於吃乾糧，他一點也不介意，因爲他已吃慣了。

歇了一會，他便從身上拿出乾糧與水筒——用竹子做成的裝水器具，拔下水筒上的木塞子，喝了幾口水，才吃乾糧。

邊吃乾糧，邊放眼瀏覽四周的景色。但見遠處山巒，蒼蒼郁郁。近處崗丘起伏，林木茂盛，倒也賞心悅目，令人心曠神怡。

日頭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教人不想站起來。

有一點美中不足的是，遠近也看不到一個人影。

這大概是由於歇息的時候，趕路的人都停下來吃午飯的關係，所以，路上不見一個人。

吃完乾糧，再喝了幾口水，將水筒掛回肩上，站起來，準備再上路。

深深地吸了口氣，他禁不住伸起

雙手，伸個懶腰。

一下槍聲就在那剎那，在曠野中響起。

蕭原只覺額前乍然被火棒炙了一下般，隨即一陣暈眩，身子一晃，腳下一滑，骨碌碌地從石上滾跌下去。

第二下槍聲緊接響起，就在蕭原的頭上飛掠過。

蕭原若不是站不住，仰跌下去，那一槍準會射在他的身上。

那塊石下是一道陡坡，也因此，蕭原便一直向陡坡下滾落去。

身子在一塊石上重重地碰撞了一下，蕭原才停止了滾動。

他幾乎被碰撞得昏暈過去。

不過，他仍然暈眩了好一會，才能夠清醒過來。

他感到額前一陣劇痛。

被大石碰撞的地方，也一陣陣疼痛。

幸好手腳並沒有跌斷或是扭傷。

他伸手摸一下前額，粘糊糊的，一看，原來是血。

他將手上的血往褲管上一抹，急急從地上爬起來，躲到那塊大石後面。

接着，他抽出身上的匣子槍，等待着。

——在他料意中，那個襲擊他的人，極可能會跑來看一下，他到底是死了，還是仍活着。

他的猜想沒有錯。

一會，他聽到山坡上有腳步走動的聲音響起，跟着，他便窺望到山坡上，他剛才站着的那塊大石旁邊，出現一個人。

他在滾跌山坡下面後，他猜想襲擊他的人極有可能是土多派出的殺手，在這裏，只有土多與他有仇，想殺他，他才會那麼猜想。

山坡上那個人極之小心地探頭往下張望，蕭原一眼看清楚那個人的樣貌後，便知道自己猜錯了，但同時，他的心頭猛地跳動了一下，握槍的手不由緊了緊。

山坡上那個人是一個漢人！

那自然不是土多的人。

而且，蕭原還認識這個人！

因爲那個人就是譚勝！也就是他打算放棄追捕，被地方政府懸賞通緝的那個逃匪！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蕭原頓時忘記了身上的傷痛，緊緊地盯着山坡上的譚勝！

——既然譚勝就在眼前，他當然改變主意，要將他捕捉歸案。

但有一點他想不明白，譚勝怎會知道他今天會走這條路，在路上等着伏擊他？

譚勝張望了一會，嘴裏嘀咕着，蕭原却聽不清楚他說甚麼，大概是奇怪，怎會看不到蕭原的影踪呢。

蕭原在譚勝往下張望時，幾次想開槍射擊，但譚勝只是微微探頭往下張望，由於角度的關系，很難射中他，因此，蕭原不敢貿然向他開槍射擊。

他不想譚勝有逃走的機會，因此，他要在有把握的情形下，才開槍射擊。

他要一擊中的！

他很想譚勝走下來，那他就有機會一下子制服他，或是一槍將他打死！

但譚勝却遲遲不走下去。

而且，他還縮回去。

蕭原禁不住在心裏咒罵一聲：「好奸猾小心的傢伙！」

突然間，從山坡上接連扔下幾塊比拳頭還要大的石頭，有一塊砸落他身後的地上，幾乎砸中他。

不用說，那幾顆石頭是譚勝從坡上扔下來的。

蕭原馬上便猜到譚勝這麼做的用意——試探一下他是否躲藏坡下，心裏暗罵了一句：「好小心的傢伙！」

跟着，又有幾顆石頭從上面扔下來，砸落較遠的地方。

蕭原緊緊地盯着坡上的情形，只要譚勝從上面走下來，他便會毫不猶豫地一槍將他擊倒！

之後，坡上却沒了動靜。

蕭原猜譚勝必是匿在坡上，窺着下面的動靜，他若是現身，那一定會成爲譚勝的槍靶，暗暗冷笑了一聲，他決定與譚勝耗下去，看看誰耐性比較好。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蕭原匿在石後一動也不動，額上的傷痛完全忘記了，他要與譚勝耗下去。

足足過了半個小時，坡上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不禁暗自佩服譚勝的忍耐力。

而且，他重新對這個人加以估計。

忽然間，他的心頭急跳了一下——那傢伙會不會繞路走下山坡，搜索我的下落生死？一念及此，他急忙伏在地上，往左右及後面張望。

驀地，他瞥到右後側那面，有一條人影從一棵樹後閃出身子，伸臂抬槍欲向他射擊，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疾忙往前一滾，同時朝那人開了槍。

三下槍聲幾乎是同時響起，蕭原聽到兩個嘯嘯的激掠聲在他的身邊射過。

他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與此同時，他也聽到一聲痛哼聲響起。

他不理三七二十一，身形乍停的剎那，向那邊掃射了四五槍，緊接着從地上猛竄起來，標向一塊石後。

他掃射那幾槍，是要將樹後的譚勝壓制住，令到他無法在他竄起來的時候向他開槍射擊。

——他雖然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但他肯定那人是譚勝。

樹後那人果然是譚勝，被蕭原那幾槍壓得縮回樹後，

他剛才發出一聲痛哼，原來右肩膀被子彈擦出一道血槽，痛得他幾乎連槍也握不住。

他剛才確是從坡上繞路走下來的，要不是蕭原忽然心血來潮，往後面張望，發現了他而及時滾開，他那兩槍肯定將蕭原「釘」在他上！

這，眞不知是否蕭原命不該絕，還是他不夠運！

他恨得牙癢癢的。

待到槍聲過後，他探頭往前看，那塊石前的地上，已不見了蕭原的人影。

一陣槍聲，就在那刹那掃射過去，槍彈射在樹幹上，「噗噗」作响，樹屑激飛，嚇得他急不迭縮回樹後。

那一串槍彈當然是蕭原掃射的。

就在譚勝縮回樹後的刹那，蕭原猛地從樹後標竄出來，衝向前面七八尺外的一棵樹後。

待到譚勝發覺，向他開槍射擊，他已經衝到那棵樹後。

譚勝氣得脫口罵了一句髒話。

蕭原躲在那棵樹後，喘了口氣，跟着又向譚勝匿着的那棵樹開了兩槍。

但他却沒有從樹後竄出來。

他若是故技重施的話，這一次他便會吃大虧。

因爲，譚勝這一次學乖了，早已蹲下來，從樹側微探出半邊腦袋，向蕭原那邊射擊，若蕭原從樹後竄出來，那肯定會被射中。

蕭原覷準了，在那刹那向譚勝開了一槍。

那一槍雖然沒有射中譚勝的手臂，仍然將他的手臂擦傷了。

譚勝馬上將手臂縮回去。

兩次傷在蕭原的槍下，令到譚勝開始心寒了。

他萌生了逃意。

蕭原乘他縮回樹後的刹那，又從樹後猛竄出來，撲向左前方四五尺外的一棵樹後。

待到譚勝驚覺的時候，蕭原已撲到那棵樹後，他想開槍阻止，已來不及了，恨得他牙癢癢的。

「譚勝，將槍抛出來，你再也逃不了，舉起手走出來！」蕭原開聲叫道。

「蕭原，你以爲老子是三歲小孩麼？我走出來也是死，那我何不與你拚個死活，說不定，我還能夠死裏逃生，將你幹掉！」譚勝厲聲大叫。

「那咱們瞧瞧看！」蕭原冷笑一聲。

接下來，兩人都不再吭聲。

兩人都感到，空氣像凝住了般沉重。

蕭原忽然將脚下的一顆石子踢出去。

譚勝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石子跌落的地方開了一槍！

但他馬上便發覺自己上了當。

「蕭原，我操你媽的！」他禁不住破口罵出一句髒話。

「譚勝，你罵甚麼娘！」蕭原有意激惱他。「有種的，你何不衝過來，一槍將我幹掉！」

「蕭原，你娘的！」譚勝厲聲大罵。「你不是要捉老子麼？你怎不衝過來將老子捉住？」

「譚勝，我遲早會將你捉住，將你押回去法辦！」蕭原叫道。

跟着他又叫道：「本來我已放過你的了，想不到你却自己找上門來，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撞進來，我不會放過你！」

譚勝頓時沉默下來。

「譚勝，你怎會知道我今天會走這條路的？」蕭原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譚勝不吭聲。

「你不說，我也猜得到。」蕭原拿話刺探他。

譚勝仍然不吭聲。

蕭原忽然心頭一動。「譚勝，你一定是替人來暗殺我的！」

「蕭原，我要殺你，是我自己的事情，老子從來不替別人賣命的！」譚勝終於開口說話。

蕭原一聽，馬上肯定譚勝是替別人來殺他的。

若不，他何用急急辯白。

——到底是誰指使他來殺自己的？

蕭原在心裏思忖。

忽然間，他聽到一下石子滾動的細碎聲响。

他心頭一動，急忙微探頭往前瞥望。

但却發覺不到甚麼。

他再將頭探出一點，這一次，他有所發覺了。

原來，譚勝手脚併用，往後爬。

由於譚勝是朝着兩棵樹成一直綫往後爬行的，因此，令到蕭原很難發覺他的行動。

蕭原更急忙開槍射擊。

譚勝立刻從地上竄起來，像一頭受驚的兎子般，往另一邊斜奔前去。

蕭原急急從樹後衝出去，又向譚勝接連開了兩槍。

由於那棵樹的遮擋，令到蕭原那兩槍射不中譚勝。

譚勝反手向蕭原開了一槍，沒命地往前奔。

蕭原身子往下一縮，隨即急急追前去。

譚勝往前左奔右竄，盡往有樹林或石塊遮擋的地方奔去，令到蕭原很難擊中他。

一逃一追，兩人皆拚命往前奔跑。

譚勝忽然又反手揚臂，向蕭原開了一槍。

子彈從蕭原的頭側掠射過，嚇得蕭原急忙彎低着身體。

跟着脚步一窒，停下來，覷準了，朝譚勝開了一槍。

譚勝應聲身子一歪，跌倒在地上。

蕭原立刻發足飛奔前去。

奔到近前，他閃到一棵樹後，往前張望，發覺譚勝影踪全無。

他不禁心中疑惑起來。

但當他看清楚，馬上恍然明白爲何譚勝踪影全無。

原來，譚勝跌倒下去的前面，是一道斜坡。

不用說，譚勝一定是從那道斜坡滾了下去。

他確定了譚勝並沒有匿藏在那附近，才從樹後竄出去。

竄奔到斜坡的前面，往下看一眼，那道斜坡頗陡，不過只有四五丈高，接往前望去，只見一條人影亡命地往左側的一片樹林奔去，他忙跪下來，瞄準了，開了一槍。

那條人影應聲撲倒在地上。

但馬上又從地上竄起來，往前飛奔。

蕭原立刻知道，他剛才那一槍並沒有射中譚勝。

他急忙往斜坡下奔去。

譚勝頭也不回，拚命往林子奔去。

──只要奔入林內，他就有機會擺脫蕭原的追擊。

蕭原眼見無可能在譚勝奔入林子前，將他追上，乾脆停下來，瞄準了，向譚勝連開三槍。

──既然不可能將他活捉，那便將他打死，不然，被他奔入林內，要想捉到他，那就難了。

由於譚勝不是站着，而是飛快地奔跑着，加上又不是直綫往前奔，所以，蕭原發射的三槍，射不中他。

蕭原咬着牙，又開了兩槍。

這一次，大概擊中了譚勝，只見他猛地往前一撲。

蕭原心裏一喜，拔脚往前奔去。

驀地，仆倒在地上的譚勝猛地一翻身，朝蕭原掃射。

槍聲一响，蕭原急不迭撲落地上。

驀覺頭上一熱，接一陣炙痛，他知道一定是被激射過的槍彈傷了頭皮。

譚勝在那刹那自地上跳起來，扭轉身往林子飛奔。

蕭原咬着牙，一扣扳機，將槍內的子彈一口氣發射出去。

譚勝忽然大叫一聲，重重地仆跌在地上。

蕭原顧不了換上彈匣，左手往左腿內側一摸，取出收藏在左脚內側的那支勃朗寧手槍，從地上竄跳起來，往前奔去。

譚勝在地上掙扎着爬起來，往林子爬去。

原來，前面兩丈左右，便是那片樹林子，他只要爬入林子內，便可以借着樹木的掩蔽，狙擊蕭原，令到蕭原不敢貿然衝入林子內捉他。

蕭原心頭發急，忙用左手那支勃朗寧手槍，向譚勝開了一槍。那一槍却威脅不到譚勝。

原來，他那支比手掌還小的勃朗寧手槍由於槍管太短的關係，射程不遠，而他距譚勝起碼有十五六丈，射出的子彈根本射不到那麼遠，那自然威脅不到譚勝，反而令到譚勝拚盡力氣往前爬行。

蕭原眞後悔沒有換上彈匣，不然，肯定可以將譚勝一槍擊倒！

譚勝像一頭受了傷的笨鵝那樣，拚命往林子爬行。

他並沒有向蕭原射擊。

大概他手上那支駁売槍，已沒有子彈了。

驀地，蕭原的身後响起一陣槍聲，以及箭矢掠射的颼颼聲。

蕭原大吃一驚，急不迭撲倒下去。

幸好並沒有被槍彈或是箭矢射中。

撲在地上後，他馬上急不迭從身上取出一個彈匣，換上那個空彈匣。

又一陣槍聲响起，子彈從他的身上嘯嘯掠射過，有些噗噗地射在他附近的地上，他只好緊緊地伏在地上，不敢動一下。

槍聲過後，是一陣箭矢掠空聲，有一支「颯」地自他的頭上射過，「噗」地射在距他的腦袋不足一尺的地上。

若再這麼伏着不動，任由突如其來的人向他射擊，那遲早總會被那些人射中，蕭原當然不會想不到這一點，他雖然不知道自背後襲擊他的是甚麼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他猛地翻轉身子，朝後面掃射了半梭子彈。

緊接着，他從地上急竄起來，撲向不遠處的一棵樹後。

那一陣槍聲還眞的將背後襲擊他的那些人壓得沒有再向他開槍射擊。

直到他撲到那棵樹後，才又响起一陣槍聲。

蕭原躲在那棵樹後，也不理會那一陣槍聲，扭頭往林子那邊望去。

他幸好瞥到譚勝飛入林子內。

他氣惱得咬着牙，向爬入林中的譚勝開了兩槍。

譚勝的身子一閃，隱沒在一棵樹後。

那兩槍自然射不中譚勝。

蕭原恨得牙癢癢的。

他急忙扭回頭，往後面那邊張望，看看襲擊他的到底是甚麼人。

但他却看不到一個人影。

──莫非那些人都躲到地下去了？

他心裏大奇。

但他馬上便猜到，那些人極可能

都躲匿在樹後或是石後，他不相信那些人有飛天遁地的本領。

——那些人到底是甚麼人？

唯一的解釋是：那些人與譚勝是一夥的，不然，斷不會貿然向他襲擊，阻止他追殺譚勝。

從那些人既開槍(不少是土槍)又發箭，他猜測那些人可能是這地區的土著。

會不會是土家族人？

只有土家族人與他有仇，才會阻止他追殺譚勝，並想乘機殺死他。

他認爲這個可能性最大。

背後忽然响起兩下槍聲。

蕭原心頭大震，急忙伏在地上。

「噗噗」兩聲，子彈在樹幹上射出兩個洞孔來。

他不用看，也知道那兩槍是從林子那面射來的！

不用說，那是爬入林內的譚勝向他發射的。

幸好那兩槍射得並不準，不然，他可能會中彈身亡！

林子的對面，也就是如今伏着的那棵樹後那邊，緊接着响起一陣槍聲。

蕭原心裏又驚又急，伏在地上不敢動一下，他如今已處於前後受敵的境地，若不趕快突圍，他遲早會在夾擊之下中彈身亡！

他稍稍往樹側外挪動身子，任由槍彈擊在樹幹上或是從兩旁掠過。

林子內的譚勝又向他開了兩槍。

幸好都沒有射中他。

那大概是譚勝的右手連受兩處傷，因而影响到他的槍法吧。

蕭原這時已發覺到，自背後襲擊他的那些人，果然藏匿在樹後或是草叢與石後，槍聲與箭矢，正是從那些地方發出的。

他咬着牙，朝躲匿在樹石後及草叢後的那些人掃射了小半梭子彈。

緊接着他從地上猛竄起來，往左邊的一棵樹後奔去。

前後兩面同時响起槍聲。

他急忙撲倒在地上，乘勢往外滾動。

槍彈與箭矢從他的身上嘯嘯颼颼地掠射過。

滾勢一緩的刹那，他又猛地從地上標竄起來，繼續向那棵樹奔去。

——只要奔到那棵樹後，就可以再奔到前面那疏疏落落的樹木之中，擺脫前後受敵的險惡處境。

在槍彈與箭矢橫飛中，他終於成功奔到那棵樹後。

伏在那棵樹上，他大大地喘息了幾口氣。

子彈與箭矢仍然自兩面向他射過來，但已威脅不到他的生命了。

他有一種從鬼門關逃出來的感覺。

雖然敵衆我寡，他却並不打算立刻溜走。

因爲，他想弄清楚那些襲擊他的人，到底是甚麼人。

他等着譚勝與那些人自兩面進迫過來。

但譚勝與那些人却伏着不動，亦不再向他開槍射擊。

他向那些人匿伏的地方開了槍，想誘那些人向他還擊，並掩迫過來。

但那些人却不爲所動。

蕭原不禁在心裏暗罵了一聲：「好狡猾的傢伙！」

好一會，林子內的譚勝與另一面匿伏着的那些人，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若照眼前的情形，對方穩佔了人數上的優勢，却不對他發動攻擊，反而按兵不動，這實在令人奇怪。

不過，蕭原馬上便猜到，那些人之所以按兵不動，極可能是恐怕一現身，便被蕭原看出他們是甚麼人，若是殺得了蕭原還沒有甚麼大不了，若是被蕭原走脫，那就有麻煩了。

蕭原甚至肯定那些人必是顧忌到暴露了身份後，又殺不死蕭原，會惹來無法應付的後果，因此才不敢莽動。

對方既然不肯露面，蕭原一時間也拿對方沒有辦法。

那只有耗下去。

蕭原却不想耗下去。他想趁天未黑之前，返回清泉寨。

他決定後，馬上離開那棵樹後，竄向前面那片疏落的樹木中。

槍聲立刻响起，但那些人却不露面。

蕭原也懶得理會那一陣槍聲，竄入那片樹木中，藉着那些樹木的遮蔽，往清泉寨那個方向奔去。

那疏落的槍聲像是替他送行般，在他的身後响着。

× × ×

蕭原返到清泉寨的時候，天色恰好黑下來。

寨內的人看到他返回來，都感到意外與高興。

岩旺更是驚喜不已。

最高興的，要算泰麗了。

但當她看到蕭原的額上受了傷，却又感到心痛，忙不迭要蕭原坐下來，用水洗去蕭原額上及頭頂上的血漬，拿出療傷的草藥，替他將傷口包紮好。

岩旺待泰麗替蕭原包紮好後，立刻問道：「漢家兄弟，發生了甚麼事？」

蕭原便將在路上遭遇到譚勝的狙擊，後來又遭到一夥人的襲擊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出來。

岩旺與泰麗聽他說完，却替他捏了一把汗。

「漢家兄弟，那個逃匪譚勝眞大膽，居然在路上狙擊你，幸好天佑好人，可惜却被那惡人逃脫了。」

跟着又道：「那個逃匪譚勝，怎會

知道你今天離開咱寨子，走那條路的？」

「我也想不明白。」蕭原道：「我曾經問過他，他不肯說！」

「莫非他一直伺伏在寨子的附近，因此，知道你今日離去，便在路上等着，襲擊你？」岩旺道。

「有可能。」蕭原點點頭。「但那些人突然襲擊我，及時救了譚勝，那又怎樣解釋？」

「很簡單。」泰麗插口說道：「那些人與譚勝是一夥的。」

「我也是這麼想。」蕭原道：「照我猜想，伺伏在寨子附近打探我離開的，不是譚勝，而是救了他的那夥人派出來的人，那個人窺探到我離開，馬上趕回去告知譚勝，於是，譚勝便在路上伏擊我。」

岩旺連連點頭。「漢家兄弟，你這個說法很合理。」

「那麼，那夥人到底是甚麼人？」泰麗疑惑地道：「這地方有那些人與蕭原大哥過不去的，與那個逃匪譚勝，勾結起來對付蕭原大哥？」

「只有土家族的土多頭人想殺死漢家兄弟。」岩旺握拳道：「一定是他勾結譚勝，借他的手來殺你！」

「我也是這麼猜想。」蕭原道：「不過，需要加以証實。」

「那些人一定是土家族人！」泰麗氣憤地道。

蕭原擺擺手。「泰麗，在未查清楚之前，不要說得那麼肯定，有可能譚勝用錢收買了別的土人，幫助他對付我。」

「蕭原大哥，那些襲擊你的人若是你認不出的人，為何他們一直不敢露面？」泰麗說得也有道理。「除非那些人害怕被你認出來，才不敢露面！」

蕭原連連點頭。「泰麗，妳說得極有道理，不過，猜想是作不得準的，一定要加以証實。」

「那還不簡單！」泰麗道：「阿爸，明天派人到土家族人的寨子去查一下，不就查出來了麼？」

岩旺含笑看了愛女一眼，搖搖頭道：「傻女兒，土多若是與那個逃匪勾結，妳以為他會大張旗鼓麼？照阿爸猜想，土多一定會將這件事掩蓋得密密的，不會被咱們輕易查出來。」

「那豈不是奈何不了那個逃匪譚勝與土多這兩個惡人麼？」泰麗有點失望地道。

「泰麗，妳放心，紙是包不住火的。」蕭原笑說道：「一定可以查出來的。」

「阿爸，若是查出土多勾結那個逃匪譚勝，一定不要放過他！」泰麗拉着岩旺的手，搖動着。

岩旺笑着拍拍愛女的手背。「要是查出確是土多勾結那個壞漢人，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大叔，我有一個主意，或許可以查出是不是土多幹的。」蕭原道。

「快說來聽聽。」岩旺滿有興趣地道。

蕭原於是低聲將他想到的主意說出來。

岩旺與泰麗邊聽邊點頭，待蕭原說完，岩旺馬上說道：「漢家兄弟，就照你說的辦。」

跟着，他又說道：「只顧說話，忘了吃飯，泰麗，快去將飯菜捧出來，漢家兄弟一定餓壞了！」

泰麗答應一聲，急急向灶間走去。

× × ×

一連兩日，蕭原都沒有走出寨子半步，只在寨子內呆着。

不過，他並沒有閑着，教寨內的自衛隊搏擊的技巧，以及訓練他們的槍法。

——他認為槍法很重要，特別是敵強我弱的情形下，若是已方的槍法準確，彈無虛發，一樣可以打退敵人的，因此，他要他們練好槍法。

這兩日都很平靜，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寨內自衛隊的青年親眼看到蕭原在練習槍法時，彈無虛發，對他更加敬佩，視他為神一樣的人物。

泰麗對蕭原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看來，她對他仍然未能忘情。

對於泰麗，蕭原始終有一份歉疚。

在寨子內一連住了五日，蕭原額上及頭頂上的槍傷已基本痊癒。

第二日，他告別了岩旺父女與寨中的人，返回南寧。

一路之上，他都很小心，中午時份，他又走到上一次遇襲的那個斜坡上。

這一次，他並沒有在山坡上歇下來吃乾糧，而是繼續往前走。

大約走出兩里左右。來到一片疏落的樹林子前，他卻停下來，往林子內張望了一眼，跟着便在一棵樹下坐下來，取出乾糧水筒，吃起來。

他吃得很慢，足足吃了半個小時才吃完。

跟着他便收起乾糧水筒，繼續往前走。

走出不到十丈，驀地，一下槍聲自右後側那邊響起。

他在槍聲乍響的刹那，便疾往地上撲下去。

嘯地一下銳响，自他的頭上激掠過。

——他若是反應慢一點，那一槍不將他當場擊斃，也會將他擊傷。

跟着，便是一陣爆豆子般的槍聲响起。

蕭原緊緊地伏在地上，耳中聽到嘯嘯的子彈掠空聲以及「颼颼」的箭矢聲從身上激射過，他不但無懼意，嘴角還泛起一抹興奮的笑意。

——他這一着以身作餌的妙計，終於奏效了。

那雖然是冒險——極可能會被襲擊他的人打死，但能夠誘出上次襲擊他的人再次出動，他認爲很值得。

槍聲繼續响個不停，忽然間，在他身旁的地上，「噗噗」地激冒起一排塵烟，地上現出一排洞孔。

緊接着，又是「噗噗噗」幾下沉响聲，在他頭頂不到一尺的地上，插着三支箭。

「蕭原，你已經被包圍了，這一次，你再也逃不了。快將手上的槍扔掉，舉起雙手站起來，老子說不定會放過你，若不，老子會讓你身上像蜂窩般，滿佈彈孔而死！」

蕭原一聽便聽出，發出叫聲的，是那個逃匪譚勝！

譚勝的聲音才落，一陣槍聲像是示威般，响起來。

蕭原緊伏着不敢動一下。

「噗噗」兩聲，兩顆槍彈射在距他身前不足半尺的地上，激濺起的塵土洩射在他的身上，隱隱作痛。

蕭原忙大叫道：「譚勝，你真的會放過我？」

「當然！」譚勝馬上答道：「只要你答應讓老子將你的食中指斬下來，我便答應不殺你！」

「你要我永遠不能再玩槍？」蕭原叫道。

「是！」譚勝直認不諱。「你不能再玩槍，那便再不能奈何老子，那樣，老子才能放心。」

「我怎知你會不會反悔？」蕭原猶豫地叫道：「若你言而無信，我橫豎是死，何不與你拚個死活，你未必殺得了我！」

「蕭原，你不信也得信！」譚勝叫道：「你只有一個人，老子這邊足有二十個人，你以爲你有三頭六臂？就算有，也無法可以在二十個人的圍堵攻擊下逃生！」

這時，蕭原已聽出，譚勝匿在右後側約十丈外的地方，另外有些人則伏在林子那面約五六丈的地方，將他唯一的退路截斷了。

眼前的情形，他確是陷入絕境之中。

因爲，他伏着的附近，根本沒有可以擋蔽躲匿的物體，雖然可以往前竄，卻肯定快不過對方的槍彈，若躺着不動，遲早會被擊中，橫屍地上。

怪不得譚勝說的話那麼霸道了。

「譚勝，那些人是甚麼人？」蕭原故意拖延。「你怎會在這裏找到替你賣命的人？」

「蕭原，你住口！」譚勝怒喝：「他們是我的合夥人，他們與我一樣，都想殺死你！」

「譚勝，你終於露了餡。」蕭原冷笑一聲。「你與那些人既然都想我死，又怎會放過我？你不過想騙我放棄抵抗，任你們宰割！」

「蕭原，你好聰明！」譚勝叫道：「你若放棄抵抗，老子答應給你一個痛快的，要不，老子會叫你受盡痛苦而死，你自己想清楚吧。」

「與你合夥對付我的那些人，是不是土家族人？」蕭原試探地道。

「你只要放槍舉手站起來，便會親眼看到，他們是甚麼人。」譚勝狡猾地道。

「連這點小小的要求也不肯令我如意，我不會相信你說的話，更不會棄槍投降，有本領的，動手將我打死好了！」蕭原一口拒絕。

「蕭原，你一定會後悔的！」譚勝大叫。

跟着，一陣槍聲驟然响起。

蕭原急不迭將微微抬起的頭伏下，耳聽槍聲自他的頭上及身上激射過，令人魄動心驚。

在槍聲中，蕭原隱約聽到有脚步竄奔聲，隱約响起，禁不住又驚又急，心裏暗忖：「他們怎麼還未趕到來。」

槍聲繼續响着，脚步聲也越來越清晰，蕭原心中大急，猛咬牙，握槍的手從脚步聲傳來的方向猛地一掄，朝那邊掃了半梭子彈。

脚步聲立刻停頓下來。

不用說，那些竄奔過來的人，被蕭原那一陣掃射逼得伏倒下去，暫時停止掩進。

但這終歸不可能永遠阻止那些人的掩進，只要讓對方的人有機會再掩近一點，那蕭原便危如纍卵了。

竄躍的脚步聲忽然又响起來。

蕭原心裏急得不得了，正想將剩下的半梭子彈也掃射出去，驀地，一陣槍聲隨着呼叫聲响起，隨即便聽到有人慘叫，以及發生驚惶的呼叫聲。

蕭原一聽，一顆揪得緊緊的心，頓時放鬆下來。

——救兵到了。

他馬上一個翻滾，疾竄向前面的一棵小樹後。

槍聲與喊殺之聲大作。

蕭原竄到樹後，目光一掃，只見有兩撥人正在邊開槍放箭，邊往道路的兩邊狼狽潰退，看那些人的裝束，不是土家族人，還有誰！

而自那撥人後面掩殺上來的，正是清泉寨的傣族人！

蕭原長長地舒了口氣！

——救兵終於到了。

他的誘敵現身計策，終於成功了。

他急忙轉動目光，找尋譚勝與土多，同時，手中的槍不停叫响，每開一槍，便有一個竄奔的土家族人跌倒下去。

他終於發現了譚勝。

譚勝混在一夥土家族人當中，邊潰退，邊開槍阻止掩殺前來的傣族人。

蕭原幾次想開槍射擊譚勝，但由於譚勝被那些土家族人遮擋着，加上人影閃動，令到他欲射又止。

他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向譚勝開了一槍。

倒下的却不是譚勝，而是一個土家族人。

那個土家族人在蕭原開槍的剎那，恰好奔到譚勝的身前，做了他的擋「箭」牌。

譚勝馬上驚覺到蕭原向他放「冷槍」，慌朝蕭原開了二槍，發足飛奔。

蕭原瞥到譚勝朝他開槍射擊，由於那棵樹上有手臂粗細，不可能完全將他遮擋着，他只好急忙伏在地上。

一顆子彈就在距他頭上不到一尺之外，擦破樹身射過，蕭原不禁手心沁汗，暗呼一聲：「好險！」

待到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譚勝已竄奔得很遠，那些土家族人狠狠地跟在他的後面奔逃。

岩旺的族人自然不肯輕易放過那些土家族人，乘勝緊追不捨。

蕭原也從地上竄躍起來，發足追奔前去。

——他要將譚勝捉住。

驀地，清泉寨那邊隱約傳來槍聲。

蕭原一聽，心頭驚震了一下。

有些傣族人亦聽到隱約傳來的槍聲，紛紛停下來，往清泉寨那邊張望。

那邊槍聲不絕。

蕭原心頭一沉，疾喝道：「不要追了，快趕回去看一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那些傣族人一聽，馬上發一聲喊，扭頭往回奔。

蕭原奔得最快，恨不得一下子趕回清泉寨。

因爲他心裏隱隱感到一陣不安，猜測清泉寨必是出了甚麼事，極有可能是土多帶了土家族人去襲擊清泉寨。

他之所以這麼猜想，是因爲剛才並沒有發現土多。

他暗自後悔沒有留下一半自衛隊防守寨子，只留下小部份人手，大部份人手則配合他的誘敵現身之計，在他離開寨子一刻鐘左右，也悄悄離開了寨子，暗中跟着他，隨時接應他。

若是清泉寨有甚麼閃失，他應負最大的責任。

他不知如何才能補賞傣族人的損失。

他簡直心急如焚。

× × ×

越接近清泉寨，槍聲越响亮，那些傣族人都驚急得拚命往前奔。

忽然，槍聲停頓下來。

蕭原與急奔着的傣族人都不由生出一絲希望——莫非寨子的人打退了攻寨的人？

他們都希望是。

偶爾，有一兩下槍聲响起。

忽然間，他們看到寨子的上空升起一陣烟火。

有人大叫：「不好了，寨子起火啊！」

所有的人都顯得很焦急緊張，拚命加快速度。

蕭原看到寨子上空衝起一陣烟火，心裏比那些傣族人還要焦急，咬着嘴唇，拚盡全力往前奔。

越近寨子，寨子上空烟火更濃烈，看來，寨子的火勢越來越猛烈。

蕭原一顆心急得幾乎從口腔內跳出來，拚命往前奔。

終於可以望到寨子了。

只見寨子內火光熊熊，恍似一片火海。

有人在救火。

看到有人救火，蕭原與那些傣族人揪緊的一顆心，總算放鬆了一點。

——只要人沒有死，寨子燒掉了，可以重建，若是連人也死了，那便很難收拾了。

蕭原第一個奔到寨子前面，一把抓住一個拿着水桶去裝水的漢子，喘息着問道：「老鄉，怎會起火的？岩旺大叔在那裏？」

跟在後面的傣族人顧不了查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急不迭衝入寨子內，動手撲火。

那個漢子看也不看蕭原一眼。「救火要緊啊，快去救火吧！」掙脫蕭原的手，急急奔去裝水。

蕭原呆了一呆。看到各人都在忙着救火，他也就衝入寨子內，動手撲火。

可惜，由於火勢太猛，而且已蔓延開來，救火的人都只能一桶桶水潑向火海，那等於杯水車薪，根本無法撲滅火勢。

眼看着根本無法將火勢撲滅，救火的人只好放棄撲救。退出寨子外面，眼睜睜地看着猛烈的火勢乘着風勢，將整座寨子吞噬。

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是沉重的。

有人甚至痛心得哭起來。

蕭原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歉疚與難受。

——寨子內的自衛隊要不是派出大部份人手接應他，相信便不會應付不了襲擊，那寨子就不會被襲擊的人放火，以至搶救不及，被燒成廢墟。

蕭原在人羣中找尋岩旺，却怎也找不到，不過，他却發現，那些人中，有不少不是清泉寨的人。

他認出那是其他五寨派出來的人。

不過，五寨的頭人都沒有來。

——到底岩旺父女與寨中的老幼去了那裏？

蕭原心焦如焚。

要是岩旺父女與寨中的老少婦女有甚麼不測，他眞不知怎辦才好。

他找到一個留在寨子的自衛隊員，急急問道：「阿瑪，岩旺頭人與寨中的婦孺老弱去了那裏？」

阿瑪看到是蕭原，一把抓住他的

雙手，說道：「漢家大哥，岩旺頭人被土多頭人捉去了！」

蕭原一聽，彷似頭上响了一記焦雷，疾忙問道：「泰麗與寨中的老弱婦孺呢？不是也被捉去吧？」一句話未說完，他的手心沁滿冷汗。

「泰麗與寨中的婦孺老弱都躲了起來，沒有被捉去。」阿瑪說道。

蕭原聽他那麼說，一顆心才稍稍放下。

「阿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土多那惡人突然帶了族人來攻寨，咱們猝不及防之下，加上人手又少，抵擋不了，岩旺頭人當機立斷，下令寨中的老弱婦孺從寨子的側面離開寨子，躲到里許外的一座林子中……咱們終於抵擋不了，被土多那惡人帶着族人攻進寨子。」

阿瑪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用力咬咬咀唇，再說下去。「咱們從寨後退出去，土多與族人緊追着咱們，岩旺頭人要我們先走，他斷後，結果，他腿上中了一槍，走不動，被土家族的人抓住了。」

「五寨的人什麼時候才趕到？」蕭原揑拳頭。

「土家族的人放火燒寨時，他們才陸續趕到。」

「他們怎會這麼遲才趕來的？」蕭原不滿地道。

「他們一聽到槍聲，便盡快趕來，由於土家族的人突施襲擊，我們人手少，抵擋不了，支持不到五寨的人趕來，這怪不了他們。」

蕭原聽阿瑪那麼說，頓時感到自己錯怪了五寨的人。「阿瑪，我剛才說錯了話……」

「漢家大哥，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就是我，眼看着寨子燒成廢墟，心痛得幾乎想與土家族人拚了！」阿瑪用力握着拳頭，晃動一下。

「阿瑪，你快去叫躲在林子內的人回來。」蕭原說完，便去找隨他趕回來的那些人。

× × ×

從林子那邊趕回來的老弱婦孺看到寨子被燒成廢墟，頓時哭喊起來。一時間，哭喊聲响成一片。

泰麗看到蕭原安然回來，驚喜不已，但當他知道父親被土家族人捉去，頓時傷心得撲在蕭原的身上哭起來。

蕭原伸手輕拍着泰麗的肩膊安慰她道：「泰麗，別哭，就算拚了我一條命，也要將妳阿爸救回來！」

泰麗稍抑悲傷，抽泣着說道：「蕭原大哥，我不要你去拚命，我只要你救回阿爸……」

「我聽妳的，我會想辦法救你阿爸回來！」蕭原順着她的意思說道。

「寨子被燒了，咱們怎辦？」泰麗仰起臉，瞧着蕭原。

看到泰麗像個淚人兒一樣，蕭原一陣心痛，情不自禁伸手抹去她臉上的淚水。

泰麗的目光忽然變得痴痴的。

蕭原接觸到泰麗的目光，不禁心頭一震，忙縮回手，說道：「泰麗，寨子燒了，可以重新建起來，這筆賬，一定要和土多與譚勝算清楚！」

「蕭原大哥，捉到那個壞漢人麼？」泰麗問道。

蕭原搖搖頭：「被他逃了。不過，却證實了，土多確是與譚勝勾結，不但要對付我，也要付你們六寨的人。」

「土家族人雖然人多勢强，但咱們六寨的人加起來，比土家族人强大多了，他怎樣對付咱們？」泰麗天眞地看着蕭原。

蕭原吁口氣，說道：「土家族人的力量雖然比咱們六寨力量小，但他們可施詭計，就像今天突襲寨子那樣，來個各個擊破！」

「在未將咱們六寨各個擊破之前，他不怕咱們六寨聯合起來，打他們麼？」泰麗有點不以爲然。

「泰麗，土多這麼做，必有準備，只怕咱們六寨的人，無法聯合起來對付他們，更何況，你阿爸落在他們手上，在投鼠忌器的情形下，咱們怎敢對他們怎樣，除非不顧妳阿爸的生死！」

泰麗頓時沉默下來，片刻，才開口道：「蕭原大哥，你剛才說咱們六寨的人無法聯合起來對付他們，我有點想不明白。」

「泰麗，要是其他五寨都有人落在土家族人的手上，妳說，他們在投鼠忌器之下，還會不會聯合起來，對付土家族人？」

泰麗馬上又抿着咀唇，不說話。

「泰麗，無論如何，要對付土家族人，必須要先救出妳阿爸，不然，咱們只有任由土多那惡人擺佈！」

「蕭原大哥，你打算去救阿爸？」

「嗯！」蕭原用力點點頭。

忽然間，一個金光寨的人匆匆走向蕭原那邊，神色緊張地對蕭原道：「漢家兄弟，咱頭人派人來，要咱們馬上趕回去！」

蕭原心頭跳動了一下，疾聲問道：「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漢子道：「土家族人捉走了咱頭人的兒子！咱頭人恐怕土家族人又玩出什麼花樣，所以派人趕來，要咱們馬上趕回去！」

不等蕭原說話，那漢子已轉身走向他的族人那邊，揮手招呼他們馬上趕回寨子。

蕭原聽完那漢子的說話，呆了一呆——想不到他的猜測沒有錯，吁口氣，對泰麗道：「果然被我猜中了，土多那傢伙不可能想出這麼陰毒的主意的，一定是譚勝那傢伙出的主意。」

頓一下，又道：「只怕其餘四寨會陸續派人來，要他們的人趕回寨子去！」

泰麗看着金光寨的人急急離開，

用力咬着咀唇。「蕭原大哥，不管如何，這個仇咱們一定要報！」

蕭原的猜測沒有錯，其他四寨陸續派人趕來，傳達頭人的命令，要族人火速趕回寨子。

而據趕來的人所說，各寨都有人被土家族人偷偷擄走，各寨的頭人恐怕土家族人會對他們的寨子突施襲擊，因此，便着人趕來，要族人趕回去防守。

半個時辰不到，五寨的人都陸續走了，只剩下清泉寨的人，對着那被燒成廢墟的寨子，悽惶無措。

「蕭原大哥，咱們現在怎辦？」泰麗看着蕭原——她也毫無主意。

「泰麗，先派人在空地上建一些棚子，安頓各人，然後着人將剩下的糧食集中起來，先過了今晚再說。」

泰麗點點頭，馬上去對族人吩咐，那些族人除了老幼之外，各人都動手忙起來。

泰麗也與族人一起動手。

蕭原在一塊石上坐下來，凝眸沉思。

——他是在思量着，今晚如何着手去救人。

要去救人，首先必須要清楚土家族人那座寨子的形勢，不然，像盲人走路那樣，摸摸索索的，只怕不但救不了人，連自己也救不了。

蕭原雖然在土家族人的寨子內待過，但那不過是半日時間，而且，他是被捉的，被毒打一頓之後，便被關在一間石屋內，對寨子內的情形不甚了了，因此，必須要找一個清楚寨內形勢的人，詳細了解後，才能去救人。

而他之所以決定今晚去救人，他認爲要像土家族人偷襲清泉寨那樣，攻其不備，才有成功的機會！

他估計土家族人有人質在手，必然會有恃無恐，而且可能會慶祝一番，那提防必然不很嚴密，他們若是乘這機會去救人，成功的機會很大。

若是待到明天才去救人，只怕土家族人已先一步挾持人質而向他們提出放人的苛刻條件，說不定，土多與譚勝還會提出要他束手就縛爲條件，才肯放人，他在無可選擇之下，一定會答應，那他一定會死在土多與譚勝的手上，因此，他必須要在土多與譚勝還未挾持人質向各寨提出放人的條件之前，將人救出來。

他馬上去找泰麗，要她找一個熟悉土家族寨子情況的族人，向他詳細說出那座寨子的情形。

泰麗立刻去詢問族人，有誰熟悉土家族人寨子內情形的人。

結果，有兩個族人曾到過土家族人的寨子，對寨內的情形頗爲熟悉，便由那兩個人，向蕭原詳細解說寨內的情形。

× × ×

經過一番找尋，寨子內的人總算在廢墟內找到不少沒有被燒掉的衣物與糧食，總算有一頓晚飯可吃，亦有衣和被褥禦寒。

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吃過晚飯後，蕭原要泰麗將自衛隊的人召集起來，他詳細地將今晚救人的計劃說出來。

跟着，他將自衛隊的人分成兩撥，大部份留下來保護族人，小部份的人跟他去救人。

他特別吩咐留下來的自衛隊嚴加防守，小心在意，萬一土家族人來偷襲，不要與之對抗，保護族人退向最近的一座寨子，總之，不能讓族人有任何損傷。

之後，他向跟他去救人的十個青年人說道：「這一次咱們去救人，很危險的，說不定會落在土家族人的手上，或是被打死，誰要是不願去的，馬上舉起手，我不會勉强你們跟我去救人的！」

那十個人都沒有舉手，却低沉地齊聲叫道：「就算是上刀山下地獄，咱們也不懼怕，漢家大哥，咱們誓死將頭人救回來！」

「好！」蕭原激動地道：「你們不愧是鐵錚錚的男子漢！」

那些族人都顯得很激動。

「漢家哥兒，你一定要將頭人救出來！」一個父老激動地上前緊執着蕭原的手。」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拚掉我這條命，也要將岩旺大叔救出來。

「這個仇，咱們一定要報啊！」另一個父老沉痛地道。

「待救出岩旺大叔後，一定報這個仇！」蕭原握着拳頭用力揮動一下。

泰麗走到蕭原的身邊，低聲道：「蕭原大哥，我要看到你與我阿爸一起回來。」

蕭原心中一陣感動，禁不住伸手握住泰麗的手。「放心吧，我一定會與妳阿爸一起回來的！」

爲怕土家族人在附近監視他們的動靜，蕭原吩咐那十個青年一個個悄悄地溜出棚子，在寨子的北面集合，繞路趕往土家族人的寨子。

他們摸黑趕到土家族人居住的黑土寨，還未到子時。

整座寨子有如一頭沉睡的怪獸般，與人一種危險隱伏的感覺。

這個時候，寨子內的人應該睡了，怪不得整座寨子一片沉寂。

不過，當他們接近寨子後，發覺寨子內隱隱有喧鬧聲傳出來，傾耳細聽，似乎是猜拳喝酒的鬧叫聲。

蕭原悄聲吩咐五個青年在寨外伏着，以便接應他與另五個潛入寨內救人的青年，他指派了那五個青年隱伏的位置，待他們悄然竄往隱伏的地方後，他便與另外五個青年潛入寨子內。

寨子內的防守似乎很鬆懈，他們輕易便潛入寨內。

潛入寨內，那一陣喧鬧聲聽得比較清楚了，果然是有人在猜拳鬧酒。

這證明蕭原的估計沒有錯……土多與他的手下，確是在飲酒慶祝。

這自然有利他們救人的行動。

那五個青年興奮不已。

要救人，必需要知道被捉的人關在什麼地方，那就需要抓一個土家族人逼問，免得像瞎子一樣，到處亂摸，那很容易會被人發現的。

蕭原吩咐四個青年匿在原地不要動，他帶一個人去抓一個土多的手下回來問一下。

要抓人，當然是往有人聲的地方去找，才容易得手。

蕭原與那個叫虎娃的青年，循着喧鬧聲發出的地方，悄沒聲地潛過去。

越接近那地方，喧鬧聲越大聲，兩人忽然看到線光亮透射過來，忙閃到一座屋子的牆角後，往光亮透出來的地方窺看。

兩人窺看到，那線亮光是從前面的一塊空地透射過來的。

在燈光的映照下，兩人看到地上擺放了近十張矮桌，有十多二十人坐在桌旁的矮櫈上喝酒笑鬧，猜拳鬥酒。不少人已喝得東倒西歪，看樣子，已喝了不少時間。

蕭原與虎娃却看不到土多與譚勝。

不過，兩人却看到，空地的左面，有一間大屋子，屋內有燈光透出，也有人聲傳出來。

蕭原馬上認出，那座大屋子正是土多的居所，大概土多與譚勝就在屋內喝酒。

蕭原朝虎娃打了個手勢，跟着竄向右邊的另一間屋子的後面。

虎娃緊跟在他的身後。

在那間屋後停了一下，蕭原又向另一間屋子的側面竄去。

兩人竄到那間屋子的側面，便伏着不動，窺視着空地上的動靜。

片刻後，有一個漢子放下酒碗，站起來，脚步浮動地向空地外面走去。

看樣子，那個傢伙大概喝多了酒，要去小解。

蕭原朝虎娃打了個手勢，悄沒聲地竄向那個傢伙走去的方向。

那個傢伙果然是去小解。

蕭原與虎娃乘那傢伙小解的時候，出奇不意地竄入茅厠內，手起掌落，擊在那傢伙的後頸上，那傢伙哼也沒有哼一聲，便暈厥過去，虎娃早有準備，一把將那軟倒下去的傢伙抱住。

跟着，蕭原將那傢伙放在虎娃的背上，走出茅厠，往來路竄回去。

×　×　×

那四個青年正自等得不耐煩，感到不安的時候，看到蕭原與虎娃安然回來，都鬆了口氣。

當四人看到虎娃背上背負着一個人，四人都很興奮，有一個急急接過那個傢伙，將之放在地上。

蕭原却示意那個青年將那漢子背負起來，接着領頭往前走出寨子外面。

走出寨子外面，往前走了十多丈，蕭原才示意那個青年將那漢子放下來。

跟着，將那個漢子弄醒。

蕭原之所以要將引個漢子帶出寨外才問話，是恐防那傢伙在醒來後，不顧一切地張口大叫，那他們這一次的行動便告吹了，因此，蕭原不得不小心一點。

那傢伙才醒過來，便張口欲叫，一支冰冷的槍咀一下子塞入他的咀巴內，令到他頓時驚恐得窒住了。

「聽着，你若敢哼聲，我便一槍將你的腦袋轟爆！」蕭原睜着眼，惡狠狠地對那傢伙低聲喝道。

那傢伙那雙驚恐得突起來的眼珠轉動了一下，僵硬地點點頭。

蕭原一手叉着那傢伙的喉嚨，才將塞入他咀巴內的槍咀抽出來。「我問你什麼，你便乖乖地照實答我，知道麼？」

那傢伙喉頭聳動了一下，吞下一口口水，才啞聲道：「知道。」

「只要你老老實實回答我，我保證不會殺你！」蕭原用槍咀在那傢伙的眉心上點了一下，那傢伙嚇得渾身震顫了一下。

「是。」那傢伙顫抖着吐出那個字。

「被你們捉來的人，都關在什麼地方？」蕭原狠狠地道，雙眼直盯着那傢伙。

那傢伙遲疑了一下，背心上立刻被虎娃用槍咀用力戳了一下，痛得眼角肌肉直搐動，慌不迭說道：「都關在寨子東面的兩間石屋內。」

「土多的屋子在那個方向？」

「東面。」

「這麼說，那兩間石屋就在土多的屋子後面？」

那人點點頭。

「距離多遠？」

「相距約十多丈，中間隔着三間屋子。」

「那附近有別的屋子麼？」

「沒有。」

「從那裏可以離開寨子麼？」

那人點點頭。

「距寨邊有多遠？」

「五六丈。」

「都是眞的？」

「句句是實，」那人慌不迭道。

「希望你說的是眞話，不然，你是自尋死路！」阿瑪用槍咀在他的額上戳了一下。

那人痛得縮了縮脖子，發誓地說道：「我若有半句假話，天打電劈！」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塞外風雲錄

## 識破身份　人人自危

**上文提要：** 環州城內的客棧裡，常恨春遇上一批宋兵搜查，並直指他是通緝犯，越境投敵……晚上，他又被韃子攻城搶掠的急驟馬蹄聲驚醒，發現楚嘯雲，侯知機、段秋山、化身猛虎寨寨主黃土原的黃長河等中土英雄亦在此投宿，當下衆人聚在一起，合謀對策，認作黃土原的手下，待危機過後，再度分手，衆人跟隨大軍出發，並在副統軍野利旺府邸內表演技藝……

幾乎與此同時，常恨春亦問道：「你爲何易釵而弁，孤身來此，所爲何事？」兩人話說畢之後，同時大笑起來，但又同時止住，恐怕驚動了鄰房同伴！

段秋山道：「大家都別問……嗯，這許多人之中，我只覺得你最可靠！那姓楚的凶巴巴的，姓顧的蛇頭鼠眼，也不是什麼好東西，黃長河那些人來歷可疑，他絕對不是山賊！」

常恨春問道：「你憑什麼判斷？」

「言談舉止！做慣山賊的，說話不會那麼斯文，也不可能讀這許多書，更不可能城府這麼深，他是個發慣命令的人，瞞不過我一對眼！」

常恨春道：「寨主亦全非下三濫或莽夫！」

「但這許多跡象加在一起，便足以說明！再說他那些手下，也無一個像山賊！」

常恨春心中忖道：「這小姑娘還有點眼光！黃長河又豈能騙得了我？」當下問道：「依你推測，他是什麼來路？」

「說是做官的，又好像少了點官味兒……唔，也許是什麼莊主教主吧！」

段秋山問道：「以你之見又如何？」

常恨春淡淡地道：「我很懶又倦，從不花心思打啞謎，睡覺吧！」段秋山皺皺小鼻子剛躺下去，又聞常恨春喃喃地道：「人家來西夏有秘密，我沒有秘密，只是爲了報私仇！」

段秋山又支起上半身問道：「誰是你的仇人？你要報什麼仇？仇人在西夏麼？說來聽聽，也許我能幫你！」

「夠了！」常恨春已閉上雙眼，淡淡地道：「多謝姑娘好意，這仇在下要親手報！」

段秋山輕哼一聲：「你不信任便拉倒！」

常恨春道：「在下喜歡清靜，又不善與人交談，希望姑娘以後少說幾句，則在下感激不盡！」

「怪人！」段秋山重新躺下，心情甚不暢快，半晌忍不住又道：「以後你也別跟我說話！」但回答她的是一陣鼻鼾聲，段秋山沒奈何，只得收拾心情睡覺。

次日早上吃過早飯，野利旺去大廳付帳，着李乞靈帶黃長河等人到城外沒藏厖花營中報到。元昊死後，沒藏氏皇后與娘家弟兄和父親，把持了好一陣朝政，後來被梁氏一系擒殺，元昊子毅宗方奪回皇權，而沒藏氏得意之時，對野利氏壓制甚力，因此沒藏厖花與沒藏后雖只是同部，而非後裔，野利旺仍不喜他，故而派他駐守最前線。

野利旺派黃長河到沒藏厖花營中，還有一層意思，藉黃長河監視沒藏厖花，因沒藏厖花馬上馬下武功均十分精通，非黃長河不能尅制之。

當下李乞靈在路上悄悄交代了野利旺的命令之後，忍不住道：「黃副將

，承你昨夜刀下留情，末將要勸你一句，那沒藏龐花跟副帥不和，你必須小心提防！」

黃長河故意道：「這……副帥不是要坑害末將麼？末將自信對副帥忠心耿耿……」

李乞靈忙道：「別緊張，沒藏氏已沒落，沒藏龐花副將再囂張，也不敢動副帥派去的人！只須處處小心即可。還有，沒藏龐花雖然凶殘，也有一個缺點：是喜歡下屬奉承，黃副將見面時多送些諂詞，有利無害！」

「這個倒好辦！」黃長河道：「這諂詞又不用花錢，多送他幾籮又有何相干！」李乞靈大笑。

黃長河又道：「多謝教練使相告之情，他日黃某得志，必有所報！」

李乞靈道：「如今太后和國相好戰，只要立下戰功，還怕沒有出頭的日子？聽說你們漢人有一本孫吳兵法，黃副將若是有的話，請借與末將一閱。」

黃長河道：「孫吳兵法其實是兩本書，一曰孫子，另一曰吳子，末將少時曾翻過，可惜不曾細讀，更沒帶在身上，日後必想辦法弄給教練使，以報知遇之恩！」

言談間，前面已出現一個軍營，李乞靈道：「到了！」當下吩咐軍士通報，又帶黃長河等人慢慢向大寨走去。剛到寨門，已見沒藏龐花在門前相迎，李乞靈忙行禮道：「不敢有勞指揮使相迎！」

沒藏龐花冷哼一聲：「本將是迎接黃副將，不是你！」

黃長河忙道：「末將黃土原，參見沒藏將軍！將軍大名，遠播宋境，乃人人均知的名將，想末將未有寸功，何德何能，敢讓將軍出迎？眞是折殺末將也！」

沒藏龐花臉色稍霽，道：「不必客氣！」轉頭問道：「將軍可有信交你捎來？」

「有。」李乞靈自懷內取出一封信交與沒藏龐花，道：「請將軍過目！」

沒藏龐花匆匆閱後，道：「請回覆副帥，請他放心！」

李乞靈一聲得令。「將軍若無其他事，末將便要回城覆命了！」

沒藏龐花揮揮手，道：「黃副將及令价請進！」黃長河又客氣一番，然後攜衆入寨，主賓坐下之後，即有人送上馬奶茶。沒藏龐花舉一舉碗，仰頭而飲。

黃長河向常恨春等打了個眼色，說了一聲多謝也舉碗喝了，可是段秋山一喝便嗆咳起來，楚嘯雲只呷了一小口，便將碗放下。常恨春什麼都沒有放在心上，雖然喝得慢，但終還是把馬奶茶喝光。

沒藏龐花臉色一變，怒道：「黃副將，本將的馬奶茶不好麼？」

黃長河忙道：「將軍息怒，他們初到貴境，又從未喝過，所以有點不習慣，事實上將軍賞賜的馬奶茶很好喝，所以末將一口便喝乾！」他回頭喝道：「你們還不將馬奶茶喝乾，難道不知道這是對將軍不敬？」

楚嘯雲道：「寨主，屬下喝不慣，實在喝不下。」

段秋山道：「對呀，這種茶又酥又膩，怎喝得下？」

沒藏龐花一拍桌子，喝道：「黃副將，貴屬還有沒有軍紀？即使在宋國，下屬也得尊重上司！馬奶茶不好喝，本將却喝了，你是在嘲笑本將麼？」

段秋山道：「我可沒這個意思，這是你自己說的！」

「什麼！」沒藏龐花索性站了起來，沉聲道：「黃副將，你連個小子也管不了，以後如何帶領敝國的兵馬？」

黃長河邊向段秋山打眼色，邊道：「將軍，他是末將的妻弟，一向嬌生慣養，所以……」

沒藏龐花怪笑道：「所以看來要本將代你教訓教訓手下了！」

楚嘯雲沉聲道：「將軍，你只比黃副將稍高一級，日後又是袍僚，何必咄咄逼人！」

沒藏龐花道：「他怎能與本將論高低？本將官銜是朝廷所賜，他只是野利將軍暫時封的，差別大了！就算黃副將與我一般高低，你又敢抗命麼？」

楚嘯雲突然抽出刀來，沒藏龐花剛一愕，楚嘯雲已在原地舞起刀來，舞至急處，但見刀光不見人影，滿室都是「沙沙」的風聲，看得營內西夏將兵目瞪口呆！

沒藏龐花轉頭問黃長河：「黃副將貴屬意欲作反？」

刀光一斂，楚嘯雲垂手而立，道：「將軍，屬下舞刀意在自罰不喝馬奶茶之罪，千萬莫誤會！」

這時候，沒藏龐花背後有個漢人的幕僚，低聲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沒藏龐花臉色這才稍寬，道：「另一位又以什麼自罰？」

段秋山抽出劍來，在營中舞動起來，她劍走輕靈，配合步法，身法瀟洒，好看煞人，衆皆喝采，夏兵咸認其武功在楚嘯雲之上，但中土高手則都看出這套劍法，中看不中用，眞正動起手來，怕抵擋不住楚嘯雲十刀！

沒藏龐花大悅，道：「好好，賜你們無罪！來人，送上酒來！」

段秋山道：「如果是馬奶酒，請恕屬下不能喝！」

沒藏龐花沉吟道：「把上次去回鶻搶來的葡萄酒拿出來！」他前倨後恭，全因那漢人幕僚古天民告訴他，不能用硬，只能用軟，否則日後要闖禍。

沒藏龐花雖然未能全部理解，但古天民向是其軍師，每事必被他料中七分，因此改變態度。片刻，他與古天民打了個眼色，又道：「黃副將請稍後，待本將到後面解個手，失陪！」他出帳，古天民亦步亦趨跟着出去。

沒藏龐花回頭問道：「軍師剛才的

話什麼意思？」

古天民道：「野利副元帥派了八位武藝高强的人到您營內，將軍認爲他會安着好心？」

沒藏厖花冷哼一聲：「他怎會安着好心！野利旺千方百計要剷除本將，所幸本將這些年來，立下不少戰功，所以他不敢妄動！」

古天民陰笑一聲：「副統軍派這十個中土高手到將軍營中，顯然另有陰謀，除非將軍要立即跟他翻臉，否則只能穩住他們，若能反將他們拉過來，則……嘿嘿……」

沒藏厖花臉色陰晴不定，道：「只怕困難得很！」

古天民道：「先將他們穩住再說！漢人喜歡上司尊重他們，叫做禮賢下士，只要將軍事事尊重他們，說不定會改變他們的態度，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將軍，回營吧，免得他們思疑！」

＊　＊　＊

沒藏厖花出營之後，侯知機低聲道：「那軍師不是易與之輩，咱們必須小心提防！」

黃長河道：「百忍成金，希望大家堅忍，日後再想辦法。」

楚嘯雲冷冷地道：「也許你們要在此處行事，但咱們志不在此，却要受這骯髒氣！姓黃的，咱們先小人後君子，什麼時候分手？」

周晉道：「如今你跑得了麼？」

楚嘯雲道：「楚某若要走，自然不會輕舉妄動。」

黃長河忙道：「且過幾天再說……」

楚嘯雲道：「先此聲明，楚某給你三天時間，過期若有機會便走！」

毛元章低聲道：「噤聲，回來了！」只見沒藏厖花及古天民帶着手下進來，手下把酒菜擺上來，營內諸將均席地而坐，古天民並親自上前爲黃長河等人斟酒。毛元章問道：「請問軍師貴姓大名？」古天民報上名之後，又一一詢問常恨春等人的姓名，氣氛頗爲融洽。

沒藏厖花舉盃道：「本將先敬諸位一杯！」

黃長河向各人打了個眼色，衆人會意，舉杯答謝，雙方互相敬酒，氣氛越發和諧。古天民詢問關中情況，黃長河對答如流。

沒藏厖花道：「黃副將軍，只要你建立軍功，就算野利副帥不向朝廷稟報，本將也必推薦你當個有名有實的副將。假以時日，前途更不可限量，屆時還得請黃副將多多提攜！」

黃長河道：「將軍這樣說，可折殺末將了，末將不能在宋國立足，能得貴國收容，已是萬幸，焉敢奢求！日後還需將軍加以照顧，則末將及敝屬感激不盡！」

古天民哈哈笑道：「兩位將軍不必客氣，今後有福共享，有難同當，豈不妙哉！」

沒藏厖花大笑，道：「稍後本將帶你們到各站巡視一下，也好讓諸位熟悉情況。」他採取古天民的政策，改變了態度，黃長河、周晉等人放心不少。

晚上回宿營，段秋山、常恨春、侯知機和楚嘯雲共住一營。段秋山侯着常恨春而睡，四處靜悄悄的，只有巡夜的士兵走動聲，段秋山却難以入眠。

常恨春剛睡着了，忽然驚醒，發覺段秋山悄悄出營，他本想跟着出去，但終於忍住。

段秋山出營剛走了幾步，便有人喝問：「口號！」

段秋山隨口答道：「大漠孤烟直！兄弟借問一句，茅厠在那裡？咱是新來的！」

那西夏兵操着生硬的漢語道：「你若要小解，大可以隨地解決，若是要大解，往南去有一間茅厠！」段秋山謝了一聲，往南方走去，她只是要小解，不過姑娘家怎可以隨地解決？

她一路上遇到幾批巡邏的士兵查問口號，但終於到了茅厠，匆匆解決，正要離開，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馬蹄聲，馬蹄聲居然停在門外面，段秋山甚是奇怪，走了出去，只見一個西夏小校和一名中年漢人走了進來。

那西夏小校問道：「你可是沒藏將軍麾下的？」

「不錯，你是誰？」

「我是沒藏將軍的族人沒藏熙！將軍睡了沒有？」

段秋山道：「此刻將軍料已歇息，屬下是新調來的！」沒藏熙點點頭。段秋山走出茅厠，忽聞那漢人道：「早知將軍睡着了，咱們也用不着趕路！」

沒藏熙道：「大不了明日再告訴將軍，你們漢人說得好，煮熟的鴨子，還怕他會飛上天不成！」

段秋山心頭一動，連忙駐足偷聽，又聞沒藏熙問道：「如今我最担心的是你誆騙我！」

漢人道：「怎會呢？小的跟您同來，若無把握，豈敢隨你來揭發那個黃土原？」

段秋山心頭一沉，急忙閉住呼吸，凝神細聽。沒藏熙問：「你未見過黃土原，又怎知他是假的？」

隔了半晌，那漢人才道：「到此小的也不敢再瞞你，小的根本不是什麼商州通判，是猛虎寨的香主，掌管糧倉賬簿的，寨主黃土原已經死了，死了的人又怎能復活？」

沒藏熙怒道：「李艮，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到咱們大夏國詐騙官職！」

漢人忙道：「沒藏教練使，小的眞名杜百和，因爲貪圖一官半職，所以才出此下策，但小的願將功贖罪……這次若能揭發假黃土原，您一定能夠心想事成！」

沒藏熙冷哼一聲：「若連累我受罰

，便先把你祭旗！」段秋山聽見脚步聲，料他倆要出來，連忙藏在茅厠後面，果然見那一漢一夏漢子，拉着馬匹向前走去。

段秋山心頭又驚又急，但又不敢貿貿然出去，以免被沒藏熙思疑。

俄頃，巡夜的士兵已將那兩個漢子，扭進大營，段秋山忽爾心頭一動：「此處並無士兵，我何不就此溜掉，還管他黃土原是眞的假的作甚？」

回心一想又暗怪自己：「我如此一去，豈非無情無義，那些詩書不是白讀？但……再回去，可能便須葬身於異國，那些臭男人不過是萍水相逢，何必爲他們賣命？」忽然腦海中浮上常恨春的影子來，又暗道：「常……他是正人君子，別人不救，他是必須通知的！」

此念一起，便快步回營，那些士兵認得她，任他回去。到營內，視線一暗，他辨別了一下方向，爬到常恨春的身邊，剛要伸手去推他，誰知反被常恨春一把握住！

但覺常恨春的手掌又暖又有力，她着急地道：「你，你幹什麼？」

常恨春坐了起來，問道：「你有事麼？」雖然兩人只各說一句話，但已將楚嘯雲和侯知機驚醒。常恨春鬆了手，低聲道：「有話明天再說！」

段秋山道：「黃長河的身份已被人揭穿，咱們危在旦夕，明天怎來得及！」

楚嘯雲「噓」地一聲自地上跳了起來，道：「姓段的，此事非同小可，若無証據，不可危言聳聽！」

段秋山怒道：「誰與你說，我只跟常大哥說，與你何關？要你插嘴！」

常恨春只好打圓場道：「咱們大家同搭一條船，船底若穿了，船上的人都會落水，難怪楚兄緊張！段兄弟，請你將話說清楚！」

「在下長話短說，否則怕來不及走了！」段秋山道：「剛才我去茅厠，誰知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漢人，自稱是猛虎寨的香主，管理糧食帳簿的，後來投到西夏，不知在那個營棲身，勞那個西夏軍官來找沒藏厖花，要揭發黃長河假扮黃土原之事！」

侯知機說：「他憑什麼証明黃長河是假的？」

「因爲黃土原早已死了！」

常恨春這才吃一驚，忙道：「我們快去通知黃長河，一同衝出營去吧！」

侯知機道：「只怕來不及了，咱們逃命要緊！」

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常恨春忙道：「有人來，大家小心！」楚嘯雲立即作了個殺人的手勢。誰知進來的，除了西夏兵侍禁官沒藏之外，還有黃長河！

段秋山結結巴巴地道：「你……黃寨主，你這時候來這裡作甚？」

黃長河道：「監軍大人突然要見咱們，要咱們立即起程，你們隨本將進城！」他手一揮便轉身過去。

段秋山急道：「姐夫，小弟有話說！」

「秋山，以後應稱我副將，快去！」黃長河恐在人前露出馬脚，言畢立即出營。

侯知機脫口呼道：「黃……副將，屬下有話與你商量，請留步！」

黃長河道：「有話回來再說，監軍大人急於見咱們！」

楚嘯雲問道：「咱們不走行不行？」

沒藏常道：「當然不行，監軍大人的命令，誰敢違抗，再不走便軍法處置！」

常恨春見營外有許多士兵，忙向他們打了個眼色，道：「上了路再說！」

四人出了營，只見毛元章、周習等人已在等候，馬匹亦已備好，當下衆人上了馬，兩隊西夏兵，一前一後將他們十人夾在中間，向韋州城進發。侯知機本想在路上跟黃長河通個聲氣，誰知黃長河與沒藏常並肩而馳，根本沒有接近的機會。

段秋山心中忖道：「你自個要尋死，可不要拿姑娘陪葬！」當下連連向常恨春打眼色，常恨春一時拿不定主意，若要逃走這是個最好的機會，但一逃走，必被西夏兵追殺，將難以呆下去，若進了城，逃跑機會又相對減少。

楚嘯雲拍馬馳前兩步，問道：「姓常的，他不走，咱們四個一齊行動！」

「不通知他，會害了他們的生命！」

段秋山道：「他是自作孽，怪不得咱們！」

毛元章在背後問道：「誰自作孽？諸位在商量些什麼？」

段秋山放慢馬速，低聲道：「黃長河的身份暴露了！」

毛元章吃了一驚，問道：「你憑何知道？」

段秋山急道：「此刻怎說得這許多？總之有人來找沒藏厖花，揭發黃土原早已被人殺死，那個人以前是猛虎寨的香主！」

毛元章一張臉全變了顏色，顫聲道：「可是眞的？」

段秋山冷哼一聲，扭頭問道：……「常大哥，你快決定！」

只聽沒藏常回頭喝道：「不許交談，到了監軍大人府邸，更不宜說話！記住，監軍大人執法極嚴，可得小心！」

常恨春抬頭見城門已打開，城頭上許多士兵巡邏，此刻要走已來不及，便向他們打了個手勢，表示暫且忍耐。

馬匹如一陣風般捲進韋州城，黃長河心中十分奇怪，爲何監軍大人不在昨天接見自己，反在自己出了城之後。在半夜召見？常恨春等人因聽了

段秋山的話，都認定身份洩漏，反不覺得奇怪，只暗自打算逃跑之計！

馬匹在一座巍峨的府邸前停下來，但見大門打開，湧出一隊親兵來，一個侍禁官走了出來，道：「請沒藏侍禁官和黃副將等人進內，其餘的，在外面等候！」

沒藏常應了一聲，帶黃長河等人進去，段秋山見監軍府內戒備森嚴，喟然道：「早知你這般優柔寡斷，便不回去通知你！」

常恨春捏一捏她的手臂，聲比蚊吶地道：「萬一有事，在下保護你！」

段秋山不知為何心頭泛起一陣甜蜜，回道：「咱們共同進退，我又不是紙紮的，用不着你保護！」

說話間已至大廳，只見廳裡正開着宴會，不過已吃至杯碟狼籍，而野利旺亦赫然在座。他帶醉長身道：「黃副將，來來，本帥替你介紹，這是嵬名仁和監軍大人！大人，這是剛才末將提及的黃土原副指揮使！」

黃長河抬頭見正中坐着一位十分健壯的中年漢，臉色陰沉，一對眉毛又粗又濃又長，垂了下來，幾乎蓋着雙眼，此刻正望着自己，連忙向後打了個手勢，跪在地上，呼道：「末將黃土原拜見大人！」常恨春等人見狀，只好跪在他後面。

原來西夏兵制分擒生軍（最精銳的部隊）、侍衛軍（等於宋之御林軍）和地方駐軍。地方駐軍又分十二監軍司，各有駐地，並仿宋軍制立有軍名，而每一監軍司都設都統軍、副統軍和監軍使各一人，由貴族豪右担任，之下再設有指揮使，教練使和左右侍禁官等共數十人，按兵員多寡而定。

軍隊行軍打仗由都統軍和副統軍指揮，監軍沒有實際指揮軍隊之權力，卻有監督之權，換而言之，乃朝廷派到地方軍隊的耳目，因此由都統軍以下，對監軍均敬畏三分，恐其到朝上參一本，則功勞全廢。

當下嵬名仁和長身道：「好好，且站起來，讓本使看看！」黃長河等人心頭忐忑，依令長身，嵬名仁和乾咳一聲，道：「本使與都統大人回朝滙報軍情，適才剛回來，聞野利副統軍稱讚黃副將之武功，所以特地召你來一見！」

黃長河忙道：「大人，末將武功低微，副帥盛讚了！」

野利旺罵道：「混帳，你這是說本帥欺騙監軍大人！」

黃長河急道：「末將實無此意，副帥明鑒！」

野利旺道：「監軍大人身邊欠幾名武功高强的侍衛，有意提拔你們，還不趕快表演一下！」

常恨春和段秋山等人均是一愕，以為此行凶多吉少，豈知竟是「好事」！

段秋山忍不住問道：「監軍大人真的要提拔咱們當近身侍衛？」

嵬名仁和輕哼一聲：「難道本使還會與你們開玩笑不成？不過還得先考核你們的武功！由黃副將開始，富兒哆，你先向黃副將請教一下！」

嵬名仁和背後一位青年西夏侍衛走下台階，抱拳問道：「黃副將是要比拳掌，還是武器？」

黃長河心念電閃，心想比拳腳較容易控制場面，便道：「末將便先領教一下拳腳！」

「請！」富兒哆立了個門戶，氣定神閑，居然有名家風範，大出中土高手們的意料！

毛元章低聲道：「這是『鐵拳門』的起手式，想不到西夏人也學中土的武功！」

黃長河亦是一怔，不敢怠慢，也立了個門戶，富兒哆道：「黃副將是客，請先出手！」

「有僭！」黃長河走前兩步，忽然繞着其身轉動起來，富兒哆立住不動，就像一杆標槍，這份定力已教人刮目相看！黃長河倏地一拳望富兒哆後背擊去！

他一出拳，富兒哆大喝一聲，倏地半轉身，左臂豎起擋格，右拳急搗黃長河脅下！他出拳又快又猛，帶起一陣風聲。

誰知黃長河那一拳只是虛招，拳至一半，已經收回，錯步滑開，左拳斜擊富兒哆脅下！富兒哆再一聲大喝，沉肘一擋，左臂橫劈過去，反應極其迅猛！

黃長河退了半步，剛讓過拳頭，右脚突然飛踢而起，富兒哆反應亦快，左臂迴收立即一沉，將對方的腿擋開，但黃長河未待右腿落地，左脚又踢起；這次直奔對方的面門，迅如閃電！

富兒哆大吃一驚，千鈞一髮之際，上身猛地向後一仰，堪堪避過，但黃長河的右腿再度踢出，這一次取的是下盤，富兒哆因為上身仰後，看不到自己下盤，沒法閃避，「砰」的一聲，被掃倒於地！

野利旺首先鼓掌，黃長河跳後一步，抱拳道：「承讓！」

嵬名仁和哈哈笑道：「果然神勇！」

另一位侍衛跳了出來，用西夏語道：「大人，卑職大斌英哥也想向黃副將討教一下！」嵬名仁和點頭贊成。

大斌英哥走下石階，抱拳向黃長河說了一大串西夏語，黃長河雖然聽不來，卻猜到其意思，回禮道：「請指教！」他恐對方不肯先出手，便首先發動攻勢。

大斌英哥雙脚不動，但上身不知如何一扭，黃長河那一拳便打在空處！段秋山脫口道：「這是吐蕃的軟骨功！」

黃長河亦是一怔，但他反應快，經驗豐富，倏地飛起一脚，踢其大腿！大斌英哥雙腿不曲，雙脚一移，

又讓過一腿，黃長河鬥志陡長，大喝一聲，連環飛踼，一腿快過一腿，大斌英哥手脚並用，或閃或用臂擋格！黃長河腿勁不夠，他以臂格之，每能利用上身晃動，而將力量卸去；路數與中土任何一派都不同！

黃長河再一拳擊去，大斌英哥右臂一格，忽然手臂曲了過來，反擊黃長河的太陽穴！

這一招波譎奇詭，令人防不勝防，幸好黃長河反應快，上身向後一仰，堪堪避過！說時遲，那時快，他單足獨立，左脚一蹬，大斌英哥求勝心切，剛踏前擊出第二拳，已中了一脚退後！

黃長河直起上身，猱身撲上再鬥！在場諸中土高手，心頭均是一懍，人人均暗問自己：「剛才西夏人那一拳，我有什麼辦法閃避？」常恨春更認定黃長河非常人，必然受過特殊訓練！

黃長河經過三十多招的較量，發覺大斌英哥的下身「軟骨功」還未練成功，因此最後還是利用自己之長，攻敵之短，將他掃倒落地，這一次首先鼓掌的却是常恨春等人！

嵬名仁和亦鼓起掌來，長身道：「果然好身手！不知黃副將是隨那位名師學藝的？」

「家師共有三位！很可惜，末將只知他們叫『黃山三隱』，平時也只以大師父、二師父、三師父稱之！三位家師是遁世高人，謂已將以前一切忘記，料三位老人家都有一段傷心往事！」黃長河抱拳道：「末將學藝未精，請監軍大人多多指教！」

就在此刻，走進一名門公來，跪地稟報：「大人，沒藏將軍帶人有急事求見！」

嵬名仁和微微一怔，揮手道：「有請！」

常恨春和段秋山等人心頭均是一沉，生恐有事發生。段秋山伸手在常恨春臂上揑了一下，常恨春也反揑她一下，表示共同進退。

嵬名仁和重新坐下，道：「黃副將謙虛得很，其實武功高强之至，你已合格了，未知貴屬還有誰可當大任？」

黃長河回過頭來，已見沒藏龐花帶着兩個人走了進來，高聲呼道：「大人，這姓黃的用不得！」

黃長河聞言色變，嵬名仁和瞥了他一眼，打了個哈哈，問道：「黃副將武功高强，神勇過人，將軍爲何認爲他用不得？」

沒藏龐花抱拳道：「啓稟大人，這位黃土原其實是個西貝貨，根本不是猛虎寨的寨主黃土原！」此言一出，羣豪臉色俱是一變，反而黃長河鎭定了下來，含笑而立。

嵬名仁和再瞥了他一眼，道：「將軍何出此言？難道你有證據？」

「正是，這位是末將族弟沒藏熙，是西壽保泰軍司的教練使，這位漢人叫李艮，投靠咱們的大夏的，在沒藏熙帳下聽令，是原猛虎寨的香主，他對猛虎寨的情況瞭如指掌，黃土原根本已死在宋軍的箭下，大人若不相信，大可以親自問他。」

嵬名仁和乾咳一聲，沒藏熙忙拉着李艮跪下，道：「大人，這李艮雖是漢人，但對大夏忠心耿耿，一心要報答大夏國……」

嵬名仁和沉聲道：「李艮，有話你自己說！」

李艮道：「啓稟大人，猛虎寨寨主黃土原，今夏便已被官兵亂箭射死，當時小人就在他身邊，所以十分清楚，而這一個根本是假的！」

段秋山伸手揑了常恨春一下，常恨春亦十分緊張，其實楚嘯雲、周晋、毛元章等人同樣緊張，暗中戒備，隨時發難。

黃長河一直含笑不語，沒一絲驚慌，連段秋山都暗暗佩服其鎭定功夫，尋思道：「這姓黃的，還不發難突圍，他葫蘆裡面賣的什麼藥？」

嵬名仁和亦十分鎭定，只欠一欠身，好像黃土原的眞假，與他毫無關係般。待他聽了李艮的話之後才打了個哈哈。「難道黃副將不辯白一下？」

黃長河道：「大人，末將若不讓他把話說清楚，而急於解釋，恐怕會引起別人之誤會，所以末將正在等時機！」

（未完・三）



**上文提要：** 玄妙觀主和卜勝被一個使「陰骨透指」的人擊斃，他並不是保護陸翰飛和楚湘雲，而是怕拓本被金蛇叟等人拿去，二人趕到嵩山，便將所遇的事告知靈岩大師，此時突然有人在窗外說出少林方丈被囚在厲山山神廟中，陸翰飛指出這人的聲音和陰骨透指的人一樣，靈岩大師經過考慮之後，決定和二人去山神廟，在廟內遇到金蛇叟被五毒手駱倫趕走……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 斧環傳奇

## 破陰功大師受困　吸蛇血五臟沸騰

陸翰飛直奔後間，推門而入。裡面一間，地方也相當寬大，只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陸翰飛略一定神，摸索着走去！

這敢情只是一間空屋，從破碎的瓦縫中，漏進些微幽黯的星光，依稀可以辨認，除了四壁之外，似乎空蕩蕩的一無所有。

有之，那就是一股刺鼻的霉濕之氣。

不，還有一股濃重的腥穢氣味！

陸翰飛一陣打量，覺得這裡既然一無所有，不知靈山大師會不會被藏匿在東廂？

因為方才靈岩大師和自己兩人進來之時，五毒手駱倫，都曾提出過警告，那也可以說是一種善意的警告，要自己別去東廂為妙，那麼靈山大師難道眞被困在東廂不成？

他心中想着，正待退出身去！

那知就在轉身之時，右脚忽然踢在一個豎放在壁角落上的圓形大籐簍上！心頭方自一怔，只聽籐簍「噗」的一聲，橫倒下去。

「呱！」籐簍裡面，突然响起一聲怪叫，腥風乍起，一團黑影，倏地從簍中竄了出來！

陸翰飛大吃一驚，急忙往後縱退了三步，定睛瞧去！

只見黑暗之中，離身前不遠，正有一對閃閃有光的眼睛，盯着自己直瞧！

「呱！呱！」接連又是兩聲怪叫，一股濃重的腥羶之氣，直衝鼻孔！

糟糕！這分明是關在簍裡的一條大蛇，自己不小心把它踢翻了，才竄出來的，此時牠兇睛眈眈，擋在自己面前，連奪門而出都感到大非易事！

陸翰飛心頭一慌，身不自主的又向後退了兩步！

那知他不動還好，這一動，正好給鼓氣蓄勢的巨蛇，有了可乘之機。

「呱！」怪叫起處，腥風撲鼻，一團蛇影，猛往陸翰飛撲過來！

陸翰飛那敢怠慢，身形一矮，打橫裡閃出，急急往門外掠去，那知剛一掠近門邊，突覺腿上一緊，生似被人緊緊抱住。

不，那好像是被一條極粗的繩索，緊緊纏住！

一時不暇思索，趕緊雙腿一頓，縱身躍上，但任你如何頓脚，依然無法掙脫！

不！牠奇快無比的纏上身來，刹那之間，全身被大蛇綑住，再也動彈不得！

陸翰飛拚命掙扎，總算脫出右臂，這時要想拔劍，都來不及，鼻中聞到一陣濃重的腥羶氣味，臉上一涼，從蛇口中伸出一條尺長的分叉舌頭，往自己臉頰上舐來！

陸翰飛又驚又怕，右手拚命的撐拒，叉住蛇頭，不讓牠接近頭臉！

天哪！這條蛇，竟然粗逾碗口，

力氣極大，任你陸翰飛是南嶽門下，武功不弱，但牠却是越纏越緊。

一顆三角蛇頭，不住的擺動，紅舌吞吐，直是朝下咬來。

陸翰飛差不多連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了，人蛇纏鬥撐持了一會，漸漸他感到蛇身越纏越緊，幾乎連呼吸都困難起來！

同時自己撐拒着蛇頭的右手，也漸漸乏力，尤其從蛇口噴出來的腥羶之氣，簡直中人欲嘔，難聞已極！

頭腦昏脹，再也沒有抗拒之力！

就在陸翰飛情勢危急之時，進入東廂房的靈岩大師和楚湘雲，也遇上了無比兇險！

原來楚湘雲奔到東廂，放輕脚步掩近門口，只見兩扇木門，此時半開半掩，並沒關上，心知這是靈岩大師進去時推開的。

楚湘雲在門口略爲一停，側耳細聽，裡面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息，她藝高胆大，皓腕輕舒，悄悄掣出長劍，嬌軀一側，輕靈無比的閃身入內。

那知才一進門，陡覺眼前一黑，一股寒陰冷風，撲面吹來！

楚湘雲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遍身毛孔悚然直豎！

心頭不由一怔，暗想：「這間廂房，好生黝黑陰森！」她藝高胆大，長劍一指，往裡走去！

只聽靈岩大師低沉的聲音問道：「來的不是楚姑娘嗎？」

楚湘雲聽到靈岩大師的聲音，不禁心頭一喜，忙道：「大師，正是晚輩，陸大哥到西廂去了，大師這裡，可有發現？」

她話一說完，眼前一亮，靈岩大師已晃起火摺子來！

這一晃火摺子，楚姑娘瞧到屋內情形，不禁又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

原來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廂房，中間並沒隔開，望去頗爲深廣，靠裡邊上首，並排放着三口棺木！

黑暗之中，越發顯得陰寒森森！

靈岩大師一手拄着禪杖，一手擎着火摺子，站在中間那口棺木前面，雙眉微皺，臉色顯得極爲凝重，緩緩的道：「此間除了三口棺木，別無可疑之處，掌門大師兄被人劫持，匿藏棺木之中，江湖上也是常有之事，只是……」

楚湘雲道：「大師認爲靈山大師伯，可能就被藏在棺木之中？」

靈岩大師點頭道：「老衲確有如此想法！」

楚湘雲道：「那麼大師怎麼不打開來瞧瞧？」

「阿彌陀佛！」靈岩大師雙手合十，口中低喧一聲佛號，道：「這不過是老衲的臆測罷了，事無佐証，老衲出家之人，怎好擅開人家棺木？」

楚湘雲是個性急的人，見他遇事這般猶豫不決，畏首畏尾的，心中不由大起反感，冷冷的道：「那麼大師又當如何呢？」

靈岩大師沉吟道：「老衲就是因此作難！」

他目光只是瞧着棺木前面的一行大字，那是：

「亡女冷秋霜之靈柩」

驀地，他雙目精光暴射，慈祥的臉上，流露出堅毅之色，雙手合十，仰頭說道：「我佛慈悲，弟子靈岩，爲了掌門大師兄，說不得只好開棺一看，一切罪孽，都由弟子一身承担。」

說到這裡，一下把火摺子遞到楚湘雲手上，道：「楚姑娘且請往後退幾步，老衲只好開棺瞧瞧究竟！」

楚湘雲聽說眞個要打開棺木來，心中不覺又害怕起來，暗恨陸大哥去了這麼一會，怎不快點趕來？

當下伸手接過火摺子，依言往後退了幾步！

只見靈岩大師隨手把禪杖往地上一插，臉上神光湛然，雙袖一擄，緩緩朝中間那口棺木走去！

他此時功凝全身，每一舉步，堅硬的地上，都印下清晰的芒鞋脚印！

楚湘雲想不到靈岩大師居然有這般深厚的功力，一時瞧得暗暗咋舌，心想自己眞還小覷了他，這就睜着一雙大眼睛，心中又是害怕，又捨不得不瞧！

靈岩大師一步步走近棺前，忽然住足，雙手緩緩伸出，按上棺蓋，勁運雙臂，猛喝一聲：「開！」

「喀！」

那足有三寸來厚，由許多鐵釘緊釘，再用石灰生漆，密密固封的棺蓋，應手而啓。

棺蓋開處，一股奇寒徹骨的陰氣，往四外湧出！

任你少林高僧的靈岩大師積數十年修爲，平時已是寒暑不侵，這會也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噤！

口中微「噫」一聲，雙袖一揮，身子往後疾退了三步！

楚湘雲只看到靈岩大師往後疾退，她不知道這位少林寺的代理方丈，瞧到了什麼可怕之事，心下一慌，跟着後退不迭！

但就在楚湘雲堪堪住足的當兒，只聽棺中一陣「悉率」輕响！

只見一個身穿大紅夾襖，面色蒼白，長髮披散的少女，突然從棺中直挺挺的坐了起來！

殭屍！這是殭屍！

楚湘雲幾乎驚悸得暈了過去！

靈岩大師不愧是少林寺第二高手，雖然目擊變故，亦臨危不亂，一手拄着禪杖，凜然而立，鎮定如恒！

兩道湛湛目光，注視着殭屍，口中連誦佛號！

楚湘雲定了定神，瞧到靈岩大師不再後退，也稍微壯了壯胆，偷偷的瞧去！

只覺這女殭屍，年約十七八歲，

除了臉色蒼白之外，竟然美色絕倫，她雙目緊閉，但眼皮却在不住的滾動，生似要睜開眼來！

她除了從棺中直挺挺的坐起，使人感到觸目驚心之外，其實，却也並不十分可怖。

楚湘雲經過這一陣打量，恐怖之心又去了幾分，不由低低的叫道：「大師，她是不是活轉來了？」

靈岩大師目注少女，微微頷首，還沒說話！

左右兩口棺木，突然一陣「格格」「喀刷」暴响！

兩邊棺蓋，同時掀開，落到一旁，兩口棺木中，同時响起兩聲陰森鬼笑！

這笑聲淒厲刺耳，簡直不像出於生人之口，比哭還要難聽！

棺蓋掀開，陰風大盛，吹人毛髮直豎！

隨着桀桀鬼笑，一左一右，兩口棺木中，同時坐起兩具殭屍！

這兩人比那少女要獰惡得多，四隻綠慘慘的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桀！桀！桀！桀！」

兩具殭屍又是一陣比哭還難聽的厲笑。

「師傅！」

突然中間那口棺材中的少女，開口叫師傅來了。

聲音清脆悅耳，眞使人難以相信這是從一個女殭屍的口中發出的。

奇怪，殭屍也有師傅，也收徒兒？

但就在少女嬌喊出聲，左邊那口棺木中坐起的是一個約六十以上的鳩面老婆子，此時响起夜梟般聲音，道：「乖孩子，師傅就在這裡。」

那少女又道：「師傅，我眼睛怎會睜不開咯？」

右邊棺木中坐起的是一個臉如骷髏，身穿黑衫的老人，聞言怒聲道：「就是這賊禿害的，爲師先殺了他再說。」

話聲出口，一下跨出棺材，臉露獰笑，雙爪當胸，一步步往靈岩大師逼來。

靈岩大師瞧着一男一女兩個殭屍，一瞬之間，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的一對兇人，不由心頭大凜！

暗想：他們不是早死了嗎？怎麼還在人世？不錯，厲山，他們二十年不出，原來還在厲山？

他心念轉動，人却依然凝立如故，口中朗誦一聲佛號，沉聲道：「阿彌陀佛，兩位可是昔年人稱厲山雙煞的木柯兩位老施主？」

原來厲山雙煞，乃是一對夫妻，男的叫旋風煞木通，女的叫陰風煞柯靈，這兩人二十年前就以武功詭異，心狠手辣出名，黑白兩道無不聞風喪胆，死在他們手下的人，不知凡幾。

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幾次聯手圍拿，但厲山雙煞却是滑溜，一見人數多了，便躲了起來，等大家一散，又個別找他們晦氣，一連幾年，還是奈何兩人不得。

後來不知怎的，江湖上突然不見厲山雙煞的蹤跡，大家知道他們已經惡貫滿盈，死了多時，不想他們竟然會在厲山出現。

閑言表過，却說旋風煞木通聽靈岩大師說出自己來歷，不由露出了一口獠牙，桀桀怪笑，道：「不錯，老夫正是木通，你和尚倒還有點眼力，嘿嘿，老夫夫婦二十年不出江湖，閉門課徒，竟然被你賊和尚破壞，你說該死不該死？」

說到最後一句，業已聲色俱厲，雙爪揚動，似乎氣惱已極！

靈岩大師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貧衲原是尋人而來，誤開令徒棺木，實出無心，老施主多多原諒！」

旋風煞木通兩隻綠陰陰的眼睛，直盯着靈岩大師，厲笑道：「賊和尚，你是找誰來的？」

靈岩大師一代高僧，不好打誑，這就說道：「貧道不敢相瞞，實是找敝師兄而來。」

旋風煞木通道：「你師兄就是身穿黃衣，頷下留着一部白鬚的老和尚？」

厲山雙煞已有二十年沒有在江湖走動，是以不識中州一僧。

靈岩大師急急問道：「老施主在何處見到敝師兄的？」

旋風煞木通陰沉的道：「老夫夫婦因此廟東廂乃是厲山陰脈結穴之地，適合徒兒練功，才於十天之前搬來此地。」

他說到這裡用手指了指左邊那口棺材又道：「老夫暫時借住的那口棺木，就是裝着那個黃衣老僧！」

靈岩大師週身一緊，睜大雙目，問道：「老施主，敝師兄人呢？他是否已經遭人暗算？」

旋風煞厲笑道：「沒有，老夫瞧他被人用重手法廢去武功，已是奄奄一息，隨手把他丟了。」

靈岩大師聽得全身一震，臉聲大變，怒喝道：「你把貧衲大師兄丟了那裡去了？」

旋風煞毫不經意的道：「就丟在廟後。」

靈岩大師氣得滿臉通紅，大聲喝道：「厲山雙煞，貧衲大師兄如有不測，少林寺和兩位沒有完的。」話聲一落，禪杖一頓，向楚湘雲低喝一聲：「楚姑娘咱們快走！」

「桀桀桀桀！」旋風煞木通厲笑乍起，不見他身形閃動，業已搶到門口，陰惻惻的說道：「少林寺蓮池和尚在日，尚且不在老夫婦眼裡，嘿嘿，你破壞我徒兒『九陰神功』，還想活着出去？」

陰風煞柯靈，跳出棺材之後，就揚着兩隻慘白鬼爪，連點少女週身大穴，接着又雙掌運勁，順着少女的十

二經絡和奇經八脈，緩緩推拿！

敢情以她精純的陰功，替少女打通經絡？

果然，經過盞茶光景，她雙手一停，那少女再次翻身坐起，一雙盈盈秋水倏地睜了開來，問道：「師傅，弟子好了嗎？」

陰風煞一張鳩面上，霎時露出笑容，但緊接着又臉兒一沉，惡狠狠的道：「沒有，都是那賊和尚害的，功虧一簣，目前妳『九陰神功』只有三成火候，要不是這和尚攪亂，以妳進境，再過十四天，大功告成，當世武林恐怕沒有人是妳敵手了。」

她說話之時，抬頭瞧去，正好也是靈岩大師低喝一聲，提杖後退，旋風煞木通怪笑乍起，閃到門口。

這情形不由瞧得陰風煞氣往上湧，厲聲罵道：「老不死，這賊和尚毀了咱們秋兒的『九陰神功』，如今落得三成火候，還不趕快動手，儘和他閒扯幹什麼？」

旋風煞木通，給陰風煞這一嚷，果然順着他妻子，連連點頭道：「動手！動手！這賊和尚非殺不可，我這就動手！」話聲一落，猛地抬起頭來，一對綠慘慘的眼神，望着靈岩大師獰笑道：「你破壞咱們夫妻二十年心血，你有一百條命，也補償不起，賊和尚你是死定了。」

他露出一口巉巉的牙齒，臉帶獰笑，提着兩隻枯白鬼爪，往靈岩大師一步步逼近！

靈岩大師知道自己無意之中破壞了這對著名惡煞不惜耗損本身陰氣，教徒兒參練「九陰神功」的計劃，必難善了。

因此早已凝聚全身功力，右手緊握鑌鐵禪杖，一連後退了兩步，以身護着楚湘雲，岸然說道：「貧衲急於找尋大師兄，破壞令高徒練功，事出無心，貧衲至感愧疚，老施主既然無法曲宥，貧衲自然一身承當，明知以卵敵石，也只好捨命奉陪，只是此事和楚姑娘無關……」

旋風煞厲笑道：「你承當個屁，今晚誰也別想活着離開這裡！」

手臂一晃，灰白色的五指，宛如鳥爪般倏地往靈岩大師當胸抓到！

「白骨爪！」靈岩大師瞧得怵然心驚，那敢絲毫大意，鑌鐵禪杖當胸疾擺，使出一招「韋護降魔」，往他手腕上攔擊而出。

旋風煞竟自不避，順手一抓，便抓住禪杖。

靈岩大師在少林寺中已是第二高手，那知第一招堪堪出手，突覺手上一緊，一柄禪杖已被人家抓住，心頭驀地一驚，趕緊雙手運勁，往裡一奪！

旋風煞根本沒把他當一會事，一手抓住禪杖，隨手一放，靈岩大師一個身子登登地連退了三步，低頭瞧去，自己一支腕口粗的杖身上，赫然印了五個指印！

心頭一陣凜駭，但此時除了捨命一拚，別無考慮，口中大喝一聲，鑌鐵禪杖捲起一股狂飈，杖影翻滾，接連三招猛攻！

要知靈岩大師一身功力，原極深厚，此時形同拚命，使出少林至大至剛的「伏魔杖法」，直如山崩海嘯，勢道威猛！

旋風煞一時果然被他鐵鎚擊岩般猛攻迫得停了一停，瞪着慘綠目光，桀桀笑道：「賊和尚，瞧不出你還有點門道！」

喝聲方落，一雙鬼爪，又疾抓過來！

靈岩大師三招猛攻，迫得對方略微停頓，胆氣一壯，滿臉莊嚴，手上禪杖，那肯錯過絲毫先機，立時發揮威力，「伏魔禪法」源源攻出。

旋風煞木通對身前盤旋飛舞的杖影，似乎不大閃避，一雙鬼爪，猶如鋼爪，不是硬往杖影中搶奪兵器，就是長臂伸縮，乘隙向靈岩大師身上狠抓！

靈岩大師仗着少林絕學一套「伏虎杖法」，防範週密，運起全身功力，勉强支持。幾招下來，已感到比平時對敵的幾百招還要吃力，對方一雙鬼爪，宛如變出千百隻鬼爪，同時抓來，自己連杖連人，差不多全在人家爪影之下，稍一不慎，就非被他摧筋斷骨的「白骨爪」抓上不可！

又是幾招下來，旋風煞雙爪如飛，直往靈岩大師杖影欺入。

靈岩大師因手上兵刄過長，如果被人欺近，杖法自然無法施展，一時只是往後直退，迫得他捨長取短，手握禪杖中間，當作兩柄短棒使用！

站在一旁的楚湘雲，手上緊握長劍，幾次想要出手，都苦於靈岩大師的那套「伏虎杖法」，實在太以威猛，杖影翻滾，勁風呼嘯，自己根本插不上手去！

兩人打到十來個照面，靈岩大師雖然奮力迎戰，從表面上看來，還是杖影縱橫，攻勢銳猛，其實先機盡失，被迫得不住的後退！

陰風煞柯靈敢情已瞧得不耐，尖聲罵道：「老不死，你怎麼啦，打發一個少林寺的賊和尚，也要費這大的勁？」

旋風煞聞言停住身形，回頭笑道：「老夫好久沒和人過招了，有這和尚活活筋骨也好。」

靈岩大師把握着對方停手說話，總算緩過手脚，鑌鐵禪杖立刻棄短復長，攻出兩招，把旋風煞迫退了半步。

陰風煞柯靈瞧得大為生氣，厲叱道：「老不死，你這打算氣死老娘？」

「不，不，我打發他，我就打發他！」

旋風煞木通似乎很怕老妾生氣，任由靈岩大師杖勢呼呼掃來，他却只

顧回頭說話，又被迫退了一步！

楚湘雲不禁瞧得暗暗好笑！

那知就在她覺得好笑的一瞬之間，只聽旋風煞怪笑驟起。

「桀桀桀！」

靈岩大師一支禪杖，不知怎的又被他一把撈住。

這回他不再鬆手，隨着他桀桀笑聲，右手箕張，已如風行電掣般往靈岩大師當胸抓到！

爪還未到，一股陰寒勁風，業已先至！

靈岩大師見勢不好，鬆手撒杖，身形急速後躍！

旋風煞木通那還容他脫身？身如鬼魅般，一隻鬼爪跟着抓到！

靈岩大師身子堪堪後躍，只聽旋風煞手臂關節一陣「咯」「咯」作响，手臂陡然暴長，鼻端聞到一股腥風，一隻灰白手爪，離胸不到五寸！

但自己已經退到東首壁下，無法再退。

這原是一瞬間事，楚湘雲聽到怪笑入耳，靈岩大師已入危境！

她雖不識厲山雙煞「白骨爪」厲害，但情形也瞧得出這一抓要是靈岩大師被抓上了，那裡還有性命？

楚湘雲和靈岩大師相距尚有數步，一時情急，立時使出「八步追風」身法，劍先人後，猛向旋風煞胸口刺去！

旋風煞木通想不到楚湘雲身法如此快速，眼前微風一閃，一支亮晶晶的長劍，業已當胸刺到，不由微微一怔，身形不動，運氣往前一挺！

楚湘雲一柄長劍，端端正正插上對方的胸口，姑娘家從沒殺過人，方才情急拚命，劍隨身發，這下眼看就刺上對方的胸膛，自己也不由心頭慌亂，要想收劍，已是來不及！

「噗」的一聲，刺個正着！

楚湘雲只覺手上一震，劍尖好像刺在鐵石之上，一下滑了開去！

不！一下被旋風煞木通抓住，連劍帶人，被他隨手一丟，直摜出去。

靈岩大師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個「懶驢打滾」，往旁滾開數丈，眼看楚湘雲已被他一下摜到門口，急忙低喝一聲：「快走！」

身形橫竄，同時往門外縱去！

楚湘雲連劍帶人，被旋風煞木通摜出兩丈，雖然已離門口不遠，但她跌跌撞撞的才站住身形，耳中就聽到靈岩大師的喝聲，一聲那還猶疑，正待奪門而出。

「還想逃？」

旋風煞木通的聲音，忽然在面前响起，楚湘雲急忙抬頭瞧去，只見他臉露獰笑，業已當門而立！

靈岩大師衝到門口，突然吐掌開聲，雙掌排山推出！

「蓬！」

旋風煞木通依然屹立如故，靈岩大師却震得直退了四五步，身形晃動，搖搖欲倒！

楚湘雲瞧得大驚，急忙把他扶住，口中問道：「大師，你快歇息！」

靈岩大師又用「傳音入密」說道：「楚姑娘，老衲並沒負傷，姑娘速作準備，在老衲施展「般若禪掌」之時，乘勢衝出屋去，立即和陸小施主下山，越快越好，千萬不可停留。」

楚湘雲先前總覺靈岩大師遇事畏首畏尾，心中不免起了輕視之念，但自從進入東廂，遭遇厲山雙煞之後，才發現這位少林高僧，大勇若怯，臨危不懼，輕視之念業已改變。

此時聽靈岩大師要自己在他發出「般若禪掌」之時，奪門先逃，心頭更是感動，還想再說。

靈岩大師依然用「傳音入密」急急的道：「姑娘但依老衲所說，火速準備。」

他本來好像負傷不輕，正在凝神運氣的人，突然抬起頭來，一張慈眉善目的臉上，此刻滿面莊嚴之容，單掌當胸，緩緩往旋風煞木通逼去！

旋風煞只道靈岩大師方才拚命一擊，已被自己震傷內腑，正在調息運氣，他生性殘忍，敵人越强，他越要使他死得慘酷。

口中一陣桀桀怪笑，正待舉爪拍去。

「阿彌陀佛！」

靈岩大師口誦佛號，仿如焦雷，隨掌而出的强猛潛力，罡風激盪，帶起了呼嘯之聲，橫及四五尺寬，威勢驚人至極！

佛門「般若禪掌」，果然非同小可！

旋風煞木通和陰風煞柯靈，二十年不出，業已練成十指抓人的「白骨爪」和傷人內腑的「陰風掌」，只差不是童身，無法再練「九陰神功」。

是以隱跡厲山，悉心調教他們的唯一門徒冷秋霜，只要練成「九陰神功」，普天之下就無人能擋。

此時眼看靈岩大師奮起發掌，聲威淩厲。

一時想不到這個老和尚，功力會有這般深厚，兩道慘綠眼神，盯着靈岩大師，心頭不期微微一怔！

這原是電光石光之事，旋風煞木通忽地一聲怪嘯，雙臂一振，爪發如風，迎着靈岩大師撲去。

就在兩人掌風爪影，要接未接的同時，另一條纖小人影，倏然飛起，奇快無比的急縱直掠，往門外射去！

「蓬！」

一聲巨響，和一聲悶哼，一聲尖叫，同時响起！

人影倏分，靈岩大師只覺真氣浮動，再也站不住脚，蹬蹬蹬，一連後退了五六步！

定睛瞧去，只見旋風煞木通，也被自己「般若神掌」，震出兩步。

啊！他手上還抓着一個人，那不是方才衝出去的楚姑娘是誰？

原來楚湘雲聽靈岩大師囑咐完畢，立即滿面莊嚴，向旋風煞木通逼去，情知靈岩大師這一下準是拚命一擊，好讓自己逃出。

心中雖覺猶疑，但捨此之外，目前情形確實十分危急，時機稍縱即逝，不允許她再有考慮餘地。

只好一咬銀牙，使出「八步追風」輕功，往門外掠去！

這一下，當眞奇快無比，但堪堪掠過旋風煞木通身邊，耳中陡聽一聲陰笑，右腕登時劇痛欲裂！

不！耳邊同時聽到「蓬」然一震，自己身子似乎被人帶動着退了兩步！

定睛瞧去，抓住自己的，正是旋風煞木通，綠慘慘的雙目射出兇光，可怖已極！

心中不由大駭，一時又痛又急，知道自己性命危殆，咬緊銀牙，右手翻動，「穿雲指」直向旋風煞木通「咽喉」戳去，口中大叫：「快放下我！」

「噗！」

「穿雲指」一下點在旋風煞木通咽喉，要知咽喉要穴，乃是氣管之口，如被點中立可致命。

楚湘雲右手點出，左手正待掙扎，那知「噗」的一聲，如中鐵石，自己指頭，反而震得一陣劇痛！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這魔頭難道身上沒有穴道？

「丫頭，妳是找死！」

旋風煞木通笑聲中，右手緩緩擧起，往楚湘雲的天靈蓋上抓下！

旋風煞木通的「白骨爪」何等毒辣？這一抓，要是抓落，楚湘雲腦袋立時就得開花！

這一段話，說來雖長，其實只是靈岩大師和旋風煞木通掌爪對實，各自被震後退的刹那間事！

靈岩大師一眼瞧到楚湘雲被對方抓住，心頭大急，那裡還來得及調息，立即功凝雙臂，大聲喝道：「木通，你還不放手？」

雙掌一合，驟然往前拍去！

這一擊的威勢，較剛才尤爲猛烈，一股至大至剛的强猛勁風，快似奔雷，直似排山倒海而出！

旋風煞木通深知對方功力，分明比自己要差得多，竟然還敢於如此硬拚！

陰嘿一聲，左爪一帶，依然扣着楚湘雲玉腕，右爪揮動，迎着掌風，往靈岩大師雙掌格去！

「砰！」靈岩大師運足十成功力的「般若禪掌」，端端正正劈在旋風煞木通來臂上，只覺對方一條胳臂，竟然堅如精鋼，自己掌力和他接觸之處，奇冷徹骨！

不！自己被他一股陰柔潛力，逼得他也站立不住，一連後退了幾步，血氣翻騰，忍不住噴出一口鮮血！

旋風煞剛才揮臂一格，也感到右臂如中巨鎚，一陣酸麻，身軀連搖數搖，心中也暗暗驚凜！

但一眼瞧見靈岩大師張口噴出鮮血，不由仰天發出桀桀怪笑，問道：「老和尚，你還有幾手？」

靈岩大師噴出一口鮮血，精神倒反而好了一些，一見旋風煞左爪依然扣着楚姑娘手腕。

雖然他並未用力，但楚姑娘那裡禁受得起，額上黃豆般汗珠，滾滾直落，人已痛昏過去！

靈岩大師仰天低誦一聲：「我佛保祐！」

突然雙目之中神光暴射，凜然喝道：「木通，你放下楚姑娘來！」

旋風煞想不透這少林和尚，分明內創不輕，怎麼轉眼工夫，兩道眼神，居然又神光湛然，尤其臉上那股莊嚴肅穆之氣，大是懾人！

心頭一凜，獰笑道：「好，老夫就先解決你和尚吧！」

話聲一落，左手同時一鬆！

楚湘雲一個嬌軀，噗的往地上倒去！

靈岩大師不知楚湘雲是生是死，口中大喝一聲：「孽障！」

當胸雙掌正待擊出，驀地，廂房門口，閃進一條黑影，連人影還沒瞧看，雙掌齊發，往旋風煞木通身後撲到！

這一來勢，異常迅速，旋風煞當眞快如旋風，一下轉過身去，只聽「蓬」然一聲，各自退了一步！

旋風煞不禁怔得一怔，那人却趁旋風煞一怔，之際，突然身形一側，閃身入廂房，從地上扶起楚湘雲，急急問道：「妹子，你怎麼了？」

楚湘雲只是被旋風煞扣得骨痛欲裂，痛昏過去，一隻左腕，被抓之處，此時又紅又腫，麻木得失去知覺。

但一聽到陸翰飛的聲音，不由精神一振，右手握着左腕，驚喜的道：「大哥是你，我還好。」

靈岩大師眼看自己和楚姑娘，幾次硬衝，都無法衝出屋去，此時陸翰飛又闖了進來，不禁修眉一皺，暗暗歎息！

原來陸翰飛在西廂後房，被大蛇緊緊纏住，尤其那一顆碗大蛇頭，張開大口，不住的往下咬來，他又住蛇頭的右手，相持了一會，漸漸感到難以撐持。

忽然覺得有一條涼冰冰的東西，在臉頰上捲動，一陣陣腥穢之氣，觸鼻欲嘔！

蛇舌！是蛇舌已經舔到自己的臉上！心中一慌，拚命的別過頭去，臉頰緊緊貼住蛇身，不讓它咬到自己！

蛇身越纏越緊，整個身子，除了右手，還撐着蛇頭，簡直沒有半分掙扎的餘地！

一個練武的人，除了手、脚、拳、掌之外，諸如頭、肩、肘、膝只能動的地方，幾乎沒一處不可克敵制勝。

但陸翰飛此時，週身被蛇纏住，

糾成一團，除了唯一的天生武器——牙齒之外，已別無可用之處。

他面部緊緊的貼在蛇頸之上，就是為了怕被蛇咬；但在情急之下，突然靈機一動。

暗想：蛇既能咬人，人自然也可以咬蛇，自己如果不把蛇咬死，這樣下去，終得被蛇咬死。

師仇未報，豈能身膏毒吻？

咬！一想及此，那還顧得腥羶？右腕奮起全身之力，緊緊扣住蛇頭，張口就往蛇頸上咬下！

這條大蛇長逾尋丈，粗逾腕口，陸翰飛盡力一咬，咬是咬住了，牙齒陷入蛇頸，但那能咬得下來？

只覺一股奇腥無比的蛇血，汩汩從口中直灌喉嚨！

同時那蛇因頸部被咬，負痛之下，竟然愈纏愈緊，陸翰飛被牠纏得喘不過氣來。

要想鬆口，除非把口中這一大口蛇頸咬下，但蛇皮十分堅韌，被咬之處，又像噴泉湧出大量蛇血。

這時，除了大口大口直着頸子吞嚥，連鬆口氣的工夫也沒有。

漸漸他感到那蛇纏的力道稍微弱了一些，不由心中大喜，這當然是因大蛇失血之後，才減弱了勁力。

但這不過力道稍弱了一些而已，其實還是纏得很緊。

陸翰飛掙扎了一下，一不作，二不休，反正自己已嚥下不少蛇血，管牠有毒無毒，索性張口吮吸起來。

這樣拚命狂吸，約莫過了頓飯光景，蛇血漸少，自己胸腹也脹滿不堪！

右手緊撐的一顆蛇頭，果然漸漸垂下，緊纏的蛇身，也鬆懈了許多，而且還在不住的顫動，正是大量失血後顯著的衰弱徵兆！

陸翰飛這時早已忘記疲憊，只覺四肢脹滿，胸腹之間，更是大量凝結，飽脹欲裂！

不好！自己定已中了劇毒無疑！

當下輕輕一抖，丟脫蛇身，就在地上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那知才一運氣，只覺凝結胸腹之間的蛇血，竟然緩緩散開，隨着自己運轉的眞氣，循着任督、直下尾椎骨，往四肢百骸流注，脹滿頓失。

不，只覺眞氣大增，精力大旺！

這種現象，竟然是前所未見，心頭不禁驚喜欲狂，難道這是自己喝了蛇血的功效？

一時趕快收攝心神，照着師門內功口訣，重調九宮雷府，十二重樓，循環不息的做了幾遍，要知南嶽簡大先生的武功，原是武學正宗，陸翰飛從師八年，內功原已有了相當火候，此時一經加意運功，果然發覺喝下的蛇血，竟和自己內力，化為一體。

不但隨意運行，暢通無阻，而且還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泰之感！

正當他越練越覺精神的當兒，驀聽東廂傳來幾聲震響，和隱約的叱喝之聲，心頭一怔，暗想難道楚妹子和靈岩大師果眞遇上敵人？

當下睜開眼睛，一躍而起！

雙目乍睜，他陡然又發現了奇跡，原來這黝黑無光，伸手難辨五指的後廂，此時四周情景，竟然瞧得十分清晰，彷如白晝！

他揉了揉眼睛，幾乎不敢相信，這一會工夫，自己竟能黑夜視物！

但這明明是事實，倒翻的大藤簍，和萎頓死去的龐然大蛇，歷歷在目！

陸翰飛這份驚喜，當知無可言宣！

那知就在他躍起後不久，心頭狂喜之際，忽然感到一陣昏眩，四肢胸腹，又脹滿欲裂，而且血脈之中，炎熱難耐，彷如火燒，喉頭乾燥，渾身欲裂！

完了，這會眞是蛇毒發作了！

陸翰飛從適才的狂喜，一下猛如冷水澆頭，萬念俱灰，踉踉蹌蹌的往屋外奔去！

「室內何人？」

一個高大的人影，隨聲奔入！

陸翰飛聽出奔來的正是醉臥前殿的獨臂老人五毒手駱倫，正待出聲！

駱倫業已一下欺到身前，睜着一對滿佈紅絲的眼睛，緊盯着自己，嘿嘿冷笑道：「小子，原來是你……」

他話聲未落，敢情這一瞬之間，聞到陸翰飛衣上沾污的蛇血腥味，突然雙目暴射，左手倏伸，一下扣住陸翰飛右腕，厲聲道：「小子，你是幹什麼來的？」

邊說邊向地上瞧去，藤簍倒翻，蛇屍在地，這情形直瞧得駱倫鬚髮如戟，憤怒如雷，手上驟然加勁，厲聲喝道：「金線蝮蛇！你……你小子受何人指點，胆敢偷盜金線蝮蛇寶血？」

陸翰飛只覺被扣手腕，宛如一道鋼箍，聞言忙道：「老丈快請鬆手，在下因找尋少林方丈，被這條大蛇纏住，我……我已經中了蛇毒……」

他說話之時，只覺胸腹如焚，渾身欲裂，難以忍受！

「鬆手？哈哈哈哈！」五毒手滿面獰惡，怒極而笑，道：「小子，你眞該死！」

左手繼續用力，內勁越來越重，恨不得一下折斷對方手骨！

陸翰飛誤打誤撞，喝下了大量蛇血，他方才運氣行功，蛇血發散，後來運功停止，蛇血失去眞氣引導，自然又脹滿欲裂！

此時眼看五毒手眼射兇光，緊扣自己脈腕不放，心中惦記東廂的楚湘雲和靈岩大師，不由劍眉一皺，右腕疾翻，怒道：「你還不放手？」

他蛇血正在四肢膨脹，這輕輕的一揮，竟然力道奇猛，五毒手駱倫再也扣不住他，心頭一怔，大喝道：「小子，還不躺下？」

單掌一揮，直往陸翰飛胸口拍到！

陸翰飛論武功經驗，都和他相差太遠，何況這一招又是五毒手駱倫怒極而發，手法詭異，出招奇快，陸翰飛如何化解得開？

不！連躲閃都嫌不及！

「砰！」

五毒手那隻烏黑闊厚的手掌，端端正正拍上陸翰飛胸口，一下被他震出一丈來遠，「拍達」摔倒地上！

五毒手駱倫二十年來，以「五毒手」縱橫江湖，擊中人身，十二個時辰，就得毒發身死，陰毒無比。

這一掌，他少說也用上六成力道，而且又擊中對方胸腹，照說非立時殞命不可！

那知陸翰飛掌中胸口，雖然被震出老遠，但胸腹之間，居然自生抗力，一團炎熱的火球，似乎被他一掌擊散，胸頭反而感到一暢，身子一繃，跳將起來！

原來練功的人，凡是服下蛇血鱔血之類，週身必須使人木棍木杵敲打，一則散發血毒，二則好教蛇血和武功結為一體，據說打一棍，力道就會增加一分。

陸翰飛方才已經運氣行功，蛇血真氣催動，早已佈滿全身，此時脹滿之感，只是在內力上，一時容納不了這許多力量奇猛的蛇血罷了！

五毒手駱倫一掌把陸翰飛震出之後，見他從地上一躍而起，絲毫沒有受傷模樣，心頭登時明白，這是服下蛇血後應有的情形。

心頭更是怒惱，他明知自己此時出手攻擊，等於是幫助他練功，但一個人到了怒火透頂的時候，那還忍耐得住？

暗想，憑自己的功力，只要用足十成力道，還怕傷不了他！

心念疾轉，口中陰嘿一聲，倏然往陸翰飛身欺去，手掌一掄，惡狠狠的朝後心擊去！

陸翰飛警覺雖快，急忙向前一躍，但五毒手駱倫出掌如風，「啪」的一掌，依然被擊中後心！

陸翰飛只覺一陣陰柔勁力透體而入，似乎比先前一掌力道更大，同時脊背骨也感到一陣奇痛。

但他依稀體會到對方來力越大，好像自己身上發出的抵抗力也越強，身子被震得站立不住，蹬蹬往前衝出了四五步！

他前胸後心，連中兩掌，積聚體內蝮蛇寶血鬱熱之氣，經「五毒神掌」的陰柔之氣激引，宣洩了大半，週身骨骼為之一輕，精神陡然振作！

他心中惦念着東廂兩人，此時那還停留，身藉前衝之勢，立即使出「八步追風」輕功，一下竄出房去，直往東廂掠去！

「八步追風」原是東方矮朔公羊叔獨步武林的絕技，他此時功力驟增，去勢之快，直如電閃風飄，迅速絕倫！

五毒手駱倫眼看自己十成功力的「五毒掌」，只能把他震出，依然無法傷他，心頭又急又氣，此刻見他輕輕一閃，便已奪門而出，那裡肯捨，厲喝一聲：「小子，你往那裡走？」

人隨聲起，跟踪追出！

就在陸翰飛掠入東廂之後，五毒手駱倫也自闖將進來！

旋風煞木通剛才和陸翰飛對了一掌，心頭方自一怔，便被來人閃入屋內，此時陡覺身後又有敵人從門口撲入，不由激發兇性，厲喝一聲：「什麼人？」

喝聲出口，「白骨爪」已往來人當頭抓落！

「蓬！」

又是一聲巨震，兩條人影，又各自震退了一步！

旋風煞雙目綠光暴漲，厲笑道：「五毒掌？你是何人？」

「一點沒錯！」

廂房門口站着一條高大黑影，怪笑道：「咱老子正是駱倫。」

旋風煞心頭一震，怒笑道：「你是赤甲山的駱倫？」

五毒手大笑道：「天下還有幾個駱倫？」

旋風煞陰嘿道：「那也只不過仗着西毒逢巨川的招牌罷了，你知老夫是誰？」

（未完．五）

**上文提要：**世事如棋局局新，誰會料到飄二爺與豹俠竟是串通的，當下氣得張海川七竅生煙……張氏父女溜至大財主于得水家中暫避，却落得冷漠對待；父女倆準備與于得水的小老婆毛錦秋連同那兩幅人皮及財物一起逃亡時，不料却遭出賣，而于得水更聘請了十一位高手來對付張海川……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 豹俠

## 爲求舍利金丹　不惜殺人剝皮

「狗蹦子」道：「『飄二爺』，這一次咱們放了單，本以爲『屈大爺』會找到這兒來的，也沒想到于得水傾巢而出……」

「飄二爺」道：「『狗蹦子』，想不到你在緊要節骨眼上，還眞有些熊點子，剛才于得水虎頭蛇尾地走了，固然是爲了去兜捕他那個浪女人，不甘賠了老婆還要倒貼上數十萬兩銀子。可是他也不敢得罪小屈，也就借機下台。他奶奶的！十來個整俺一個，眞把俺累熊了！尤其是那『天竺三仙』……」

張盈盈道：「如果他們是怕屈能伸而走的，他們不久還會回來。因爲他們終會想到這有點空城計的架式。只不過你『飄二爺』並未像當年的諸葛亮，撫琴時手都發抖哩！」

「飄二爺」道：「說正格的，那陣仗眞他奶奶地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嚇（下）人哪！俺要是說不怕，就是孫子。」

張盈盈道：「『飄二爺』，毛錦秋昔年殺人是只爲了尋仇嗎？人皮在她的手中，家父即使要該負責任，也是十分輕微的吧？」

「飄二爺」道：「這檔子事兒小屈清楚，好像不僅僅是爲仇而殺人，還另有原因，而被害的人，似乎和小屈有關。」

「狗蹦子」道：「『飄二爺』，帶着張海川走吧！張姑娘，關於這件事，妳要多躭待點，『飄二爺』不能不把兩位交給屈大爺，這叫著孩子哭抱給他娘。現在咱們必須馬上走人，要是那些雜碎去而復返的話，要想繼續嚼穀，就得天老爺帮忙哩！」

這工夫已上好了藥，張海川也大致撿回了踢散的黃、白之物，他之所以不急於逃走，是因爲看了剛才的火爆場面，他知道目前有屈能伸和「飄二爺」的保護，他幾乎逃不出于得水的掌心。三十年風水輪流轉，陡然轉變了情勢，很難適應。

但四人走出不遠，除了于得水，剛才的十來個高手一個不少又回來了。「飄二爺」心頭一驚，却故作鎮定地道：「『狗蹦子』，這次被你說對哩！這些傢伙陰魂不散，果然又吃回頭草來哩！」

「狗蹦子」道：「這他娘的可眞巧，屈大爺剛走，他們又回來了！好在屈大爺去去就來……」

「酆都七屍」陰老大道：「你這個狗頭，我橫看豎看都不是個玩藝兒，可是也很難說，這份德性，可以和武大郎拜把子，裝一壺喝喝，媽的！還會熊人哩！老子要是不能摘了你的瓢兒當球踢就不姓陰。」

元寶頭一晃，「狗蹦子」大聲道：「我的確不像個玩藝兒，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小時候被丟在狗窩邊，連他娘的餓狗都不吃，這份德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你們這七個寶貝兄弟，如

果不姓陰要跟俺姓胡的話，恐怕俺們胡家的老祖宗還會搖頭哪！」

暴叱聲中：「酆都七屍」之一就要修理「狗蹦子」，「飄二爺」道：「別忙！要秤量一下，有的是閒工夫，請問，于得水那老小子那裏去了？」

「酆都七屍」老大道：「于爺去了何處與你何干？」

「飄二爺」道：「于得水這老甲魚比張海川還陰，他要宰人從不自己動手，這辰光他利用你們爲他擋住大敵，就算能勝，也必定死傷大半，他許下的願也不必還願了！所以俺倒有個辦法，以後爲他辦事，一定要先拿銀子後幹事，才不會白忙一場！」

陰老大森厲地低笑著，道：「有熊話你儘管嚷，沒有人能破壞得了我們和于老哥的交情。」

「飄二爺」吐了口痰，道：「交情？你眞以爲于得水講交情？你他奶奶的可眞天眞活潑而又可愛呀！你沒網過魚也釣過魚吧？總該知道漁人和魚是世上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仇敵吧？」

「狗蹦子」插嘴道：「你們這些人渣子要是鬧飢荒手頭不寬裕，『飄二爺』可以介紹你們到勾欄院裡去當大茶壺，憑你這兩套，保證吃香喝辣地，沒有一個混混兒敢去白吃白嫖，只要偶爾扯着嗓門眼吆呼道：『三號打簾子……四號送客哪！』就成了！」

陰氏兄弟齜牙咧嘴地要動手，「飄二爺」又大聲道：「你們可知道『天竺三仙』很討厭你們？剛剛大仙拉瑪還狠狠地吐了口唾沫，表示對你們兄弟的託大頂厭惡哩！」

陰氏兄弟回頭望去，的確發現「天竺三仙」板著黑驢鳥似的臉，眼珠幾乎全是白的，也正在瞪著他們。

剛才「天竺三仙」出過風頭，人家的確是技藝不凡，而陰氏兄弟却有兩個人受了傷。他們儘管自負，相較之下，也不免自卑。陰老大冷冷地道：「瞧什麼呀！操！你們三塊料子沒來以前，中原是這樣個子，來了之後，中原還是這個樣子，一點也沒變。有什麼好揚扈的？沒有你們就辦不了事嗎？別他娘的不知愁哩！」

「天竺三仙」沒聽清楚陰老大說了些什麼，却猜出他的態度極不友善，拉瑪向虎面如來道：「大師，陰大俠在說什麼？」

虎面如來知道「飄二爺」在挑撥，希望挑起他們自相殘殺，拖延時間以待援手。道：「拉瑪大俠，他說對方在窮咋虎，叫咱們馬上動手……」

於是十一個高手又把四人包圍起來。

這次動手，十之八九的攻擊目標是集中在「飄二爺」身上，只不過在陰氏兄弟撲上的同時，小飛刀三柄出手，傷了其二，七兄弟已有四人受傷。但是「天竺三仙」這次是不遺餘力快打猛攻，加上虎面如來的巨大方便鏟的牽制下，「飄二爺」在三十招內就玩得十分辛苦了。

其餘張氏父女尤其是張海川，只要對方不攻他，他也不攻擊對方。只有張盈盈和「狗蹦子」全力搶攻，可惜他們加起來，也只能應付陰家兄弟其中的一個人。

「飄二爺」的大鋼扇一會兒作兵刃，一會兒輔助輕功，左飄右盪，驟昇倏降，五十招才過，「嗤嗤」聲入耳心驚，他的衣服上又添了幾個洞。

「狗蹦子」猛喊道：「屈大爺，你說去去就來……這會兒你在那兒納福？還不快點回來？再遲些恐怕就……」陰老大一刀劃上，「狗蹦子」咧咧嘴，背上有一道一尺長的口子，翻出了白肉膘子和肋骨。

「天竺三仙」越打越快，招式越來越奇，兩臂奇長，全身黝黑，手心却是白的，所以六掌翻覆飛瀉，路子全都是偏鋒。百招不到，「飄二爺」中了五六掌，捱了三刀。

「狗蹦子」罵道：「張海川，你再不來眞的，我就操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外加已故張氏門中所有的老奶奶……」「蓬」地一腳，被「天竺三仙」之一踹出兩丈以外去了。

張盈盈厲聲道：「姓陰的，天竺黑炭！十一個打一個，連狗熊也不屑這種打法。是好樣的，三仙對一，或者七兄弟對一試試看，這已經夠皮厚的了……」

「飄二爺」眞不濟了，一個人的體力畢竟有限，此刻馬步不穩，大汗淋漓，喘着氣道：「『狗蹦子』，你把張氏父子帶……帶走吧！不要管我了……」

「狗蹦子」道：「『飄二爺』，你要瞧不起俺這個鳥人，俺二話不說這就走人……」

「啪」地一聲，拉瑪又砸了「飄二爺」一掌，「飄二爺」栽出一步，至少有三柄鬼頭刀閃電劈掃而來。張盈盈實在不屑父親的自私，雖知自己是以卵擊石，仍然連人帶劍撲上。

一聲厲喝「住手！」聲到人到，只影影綽綽看到一溜烏光在一串鞭花中射到。「嗆嗆嗆」聲中，三柄鬼頭刀被盪開，冷森的彎匕如九天殞落的寒月擋回了「天竺三仙」的六隻手。

「狗蹦子」大叫聲在夜風中顫抖，那是喜出望外、興奮過度所致，道：「屈大俠這不是回來了嗎？『飄二爺』你先退下來涼快一會，對付這些四條腿的，鞭子最管用……。」

「飄二爺」退下，張海川也把女兒拉出圈外。

屈能伸絕未輕視「天竺三仙」剛在一邊已看到他們赤手攻擊的詭譎玄奇路子。現在他必須先把不重要的擺平，再全力對付「天竺三仙」。

烏金蝎尾鞭迂迴曲折，專攻較遠的陰氏兄弟。彎匕忽隱忽現，一會隱在腋下，肘後或背後，以詭對詭，以詐對詐，「叭叭」兩聲，鞭梢一抖，陰

老二和陰老五被纏着脖子摔了出去，拉瑪低嘯一聲，雙手翻白，一絞就是三五十個掌影，眨眼間一掌已按至屈能伸的腰腹之間。

一聲驚叫，「飄二爺」不能不躭心這一掌按實的後果，沒想到這一掌只是按了一下，却換了彎匕的一劃，三仙的老二的左邊腮帮子血流如注。

「狗蹦子」怪叫拍手，「飄二爺」嘆了口氣，心道：「看起來就高那麼一點點，可是在骨節眼上，只高那麼一點點就能優劣立判。嗨……還是他行……」

儘管以小換大，佔了上風，拉瑪仍然又在他的左肩背上拍了一掌，有如萬蟻攢心，痛徹心脾。他對「天竺三仙」又多了一層的認識。

「叭叭叭」一串鞭花暴開，陰老大臉上添了一道紫痕，陰老二小腿被纏住，一抖之下倒地，差點被虎面如來的方便鏟砸中。但虎面如來塊頭大，兵刄沉重，畢竟影響他的速度，這工夫像天外飛來的一脚，毫無徵兆，避無可避，實實地踩在他的肚子上。

像高大的刁斗或一堵牆倒下飛了出去。挨了這一脚光是有十三道橫練的外功也不成，內腑已經受傷，虎面如來半天爬不起來。

當陰氏兄弟個個帶傷，只剩下了「天竺三仙」，忽然間烏金蝎尾鞭收起，只用彎匕。旁觀者只看出三個人糾纏在一起，似在比快。三個人繞著一個人轉，兩隻手應付六隻手，沒有人的視覺願意移動一下，成敗在一瞬間可以決定。「啪啪」兩聲，顯然屈能伸又中了兩掌。

陰老三道：「三位再加點勁……差不多哩！」

的確，「天竺三仙」老二再次擊中屈能伸掌的同時，彎匕如破網的劍魚，人類視覺實在無法看清楚它的彈射刀路，而人也蜷縮成一個人扁再變成人球，然後倏然暴伸猛張。「刷」然聲中，傳來兩聲悶哼。一個背後由左至右挨了一匕，另一個由左胸至右胸被切開。雖未傷及內腑，這種外傷却絕對不是小災難。

拉瑪立即收手，一手扶住一人，道：「你的功夫很好……我們今夜認輸……可不是永久認輸……」他是三人中說中原語言較好的一個，一臂挾一個離開現場，其餘的也都是一聲不響地扶持著走了。當然，其中有幾個已經死了。

「飄二爺」道：「小屈，有時候俺不能不想，咱們所差的不多，可是今夜擺在眼前，他奶奶個熊！眞還差一大截子哪！」

屈能伸苦笑著指指身上的刀傷及掌傷，道：「別洩氣！我也沒佔到太多的便宜，寸有所長，尺有所短。這『天竺三仙』確是不可輕視的人物。不過今次的收穫還不賴，我逮到了那個女人。」

張盈盈道：「是不是毛錦秋？她不是捲逃了嗎？」

冷冷一笑，屈能伸道：「她想是想逃，可惜運道不佳，只不過以這女人的狡猾和貪婪來說，在挑撥張、于二人火併之下逃走，那會一文不帶？她當時手中却沒有任何細軟。」

張海川道：「那的確不可能，也許細軟已由她的心腹弄走了！」

這說法大家都信。他們立刻返回石榴舖附近，原來屈能伸點了毛錦秋的穴道，丟在一個無人看守的菜園中的草寮內。

此刻約四更左右，屈能伸解了毛錦秋的穴道。「飄二爺」道：「毛錦秋，妳是說點悅耳好聽的，還是死不認罪胡說八道？當然，妳怎麼回答，就怎麼侍候妳，絕對公平，不會讓妳吃虧的。」

毛錦秋的確還具有迷死人不償命的魅力，她躺在毛竹片編織的床上，打量這幾個人物，殘月餘暉反射在他們臉上，個個都受了傷。她眞沒想到這些人會囫圇著再次站在她的面前，這可眞是應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古訓了。不承認是自討苦吃，這得好好應付。她道：「當年的事，問張海川比問我好些，一切都是他出的主意，我少不更事，眞被他害慘了……」

張海川就在草寮門外，聞言冷笑道：「毛錦秋，昔年的事和妳說的正好相反，是妳提出那兩張人皮紋身有什麼妙用及極大的秘密，我才心動和妳同流合污的……」

屈能伸道：「慢著、慢著，張海川，這紋身人皮又是怎麼回事？不是劫寶殺人嗎？怎麼又扯上紋身人皮上去？」

「飄二爺」道：「張海川，你可別在這兒胡吹亂謗，如果要我來侍候你，可眞要剝你的皮呢！」

竹床上的毛錦秋大聲道：「張海川，你少在這兒亂扯，什麼紋身人皮？你以爲瞎扯一通就可以搪塞過去了嗎？你爲什麼不放聰明點？爲什麼不談點有用的。」

張海川略一猶豫，屈能伸爲人機警，精於觀顏察色，看出毛錦秋想阻止他說實話，道：「張海川，你剛才要說的紋身人皮，正是毛錦秋所不願聽也不願你說的對不對？你要是眞的知道今是而昨非，把所有秘密都說出來，我考慮寬大對待你。」

張盈盈道：「爹，這女人本想要你一人來揹這黑鍋，居心至毒，這時候你千萬別再糊塗了，有什麼話統統說出來吧！再說，今夜的事，你又不是沒看見，就算讓你逃走了，又能過幾天的太平日子？你現在大可說謊矇蔽別人，但你就必須不斷地說謊去掩蓋第一個謊言，那是非常苦的事。爹，快說吧！」

張海川深深的吐出了口氣，道：「當年我認識這女人，她的確風靡一時，因而她對我獨鍾其情，不免使我受

寵若驚，於是她說出了一個天大的隱秘，她說有兩張秘圖，在某人身上，紋刺在那人的大腿根處。那刺圖是指明一位由『天竺』來到中國的佛門中人在中原遇害火化，在他的骨灰罎內有十粒『舍利金丹』……」

「狗蹦子」喘了口粗氣，道：「娘的！我還以為是什麼秘密啦！原來是什麼金丹，吃了一定是長生不老對不對？」

『飄二爺』道：「他奶奶個熊！話沒說完，你打什麼岔？張海川，請說下去！」

毛錦秋忽然笑了起來，道：「這些頂尖高人，居然被張海川的危言聳聽唬得一楞一楞的。傳出去不笑掉人家的大牙才怪……」「啾」地一聲，一物破空而來，正好在毛錦秋話沒說完，嘴還微張著時「嗒」地一聲，兩顆上面的門牙應聲而落，差點不小心吞下去。

這是屈能伸以小石用拇子彈出的，這女人坐起來，吐出了兩顆牙和一口血。屈能伸道：「這只是侍候妳的方式中最不起眼的一種，不相信妳再試試看。張海川，說下去！」

張海川本也不想多說，事到如今，不說也不成了，道：「那『舍利金丹』是用修習有數的高僧身上的舍利子加上數種丹砂和名貴藥材提煉而成，服一粒可增加二十年的功力，服三顆即增加一甲子的功力，更絕的是，服了三四顆之後，會身輕如燕，一掠十來丈輕而易舉。白雲和尚就是那位天竺高僧的忘年之交，只是尚未傳功給他，那天竺高僧已遇害，害他的人是個中年以上的女中高手。而那骨灰罎子存放地點及位置，就紋刺在被我和毛錦秋剝下大腿內側的兩張半尺見方的出家人白雲大師身上。得手後我主張遠走馬上去找那骨灰罎，但毛錦秋却主張殺人殺死，救人救活，她……」

毛錦秋大聲道：「別聽他的，各位想想看，我是個身手有限的女人，怎麼會殺人，是他說斬草要除根，作事不能婆婆媽媽的，就殺了那白雲和尚。」

張海川道：「好好！這很簡單。屈大俠，你是尋仇的人，諒那白雲和尚和你有關係，請問白雲和尚是怎麼死的？」

面色陰黯下來，屈能伸道：「剝去大腿內側五寸見方的皮，遇上名醫仍不難治癒，但我發現我師兄是死在藍砂掌下……」

張海川冷笑道：「屈大俠，請看看毛錦秋的手！」

毛錦秋想施襲，却被『飄二爺』扣住了雙手手腕，屈能伸打著火摺子一看，她的掌心有一寸見方的藍色，這正是藍砂掌。較之赤砂掌及黑砂掌等歹毒多多。屈能伸放下她的手，一言不發。

頹然地，張海川道：「屈大俠，原來白雲和尚是你的師兄，這就難怪你矢志報仇，且要弄清楚這件秘密了。」

屈能伸道：「以師兄的身手，合你們二人之力，也休想近他的身，猜想必是偷襲的。」

張海川道：「毛錦秋有一種無色無臭的迷香七步倒，吸入少許走出七步就倒下昏迷……」

張盈盈一聽，這件事父親固然有合謀之罪，但罪魁禍首都是毛錦秋。不由喜極而泣道：「爹，這件事你不過是從犯，相信屈能伸會因你老實說出內情，而原諒你的。」

張海川喟然道：「自作孽不可活，爹雖非主犯，昔年若不答應她同去，也許她就不敢獨去，而白雲和尚就不會死。所以爹仍然難脫罪嫌。」

屈能伸道：「毛錦秋，那兩張人皮呢？須知我要找那骨灰罎，並非為了那十顆『舍利金丹』，而是要盡快安葬師兄的遺蛻骨灰，人皮在什麼地方？」

毛錦秋要考慮一下，寶已到手了一半，該不該說？這工夫「狗蹦子」跳了起來，道：「騷娘們，妳不說是不是，有種！我來侍候妳。妳信不信？我雖不能也把妳也變成元寶頭，却能叫妳不敢再照鏡子，至少先讓妳的鼻子塌下去……」

毛錦秋還在拖，到手的東西實在不甘心說出來，但「飄二爺」走近，道：「奶奶的！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俺要是不能讓妳學豬叫，讓妳看看自己小腿骨裡的骨髓是不是像鼻涕一樣，俺就不姓康……」

竹床的柱子是碗口粗的原竹，被一劈而開。毛錦秋急忙縮腿，驚出一身冷汗，道：「『飄二爺』，我說就是了，那兩張人皮還有些金子由一個千府的護院王冠宇拿著，在二十里外磨石鎮上的福記騾馬店等我。」

『飄二爺』道：「既不是馬販子又不是趕駱駝的，却不住客棧而住騾馬店，眞他奶奶的物以類聚，找對了地方……」

「狗蹦子」道：「可不是嘛！一個小草驢，一頭小叫驢兩個畜牲湊在一起，小草驢貪圖吃嫩草，倒貼小叫驢，把一些老牲口都給耍哩……」連千、張二人也都罵上了。屈能伸一揮手道：『飄二爺』，帶着這娘們到福記去逮人。走！」

＊　＊　＊

到福記一問，是有個叫王冠宇的漢子，三十不到，二十七八光景，提了沉重的柳條包來住店，一個人牽了兩匹馬。但天未亮，這人大吵大鬧說是丟上了重要物件，要店家帮忙搜查旅客，不然的話就要揍掌櫃的，結果搜查之下沒有頭緒。

掌櫃的道：「那位王老弟，急得一頭大汗，外出找尋，到現在還沒回來，馬廄中還留下一匹黑馬哩！」

一看毛錦秋的表情，就知道這事八成不假，因為她已像掉了魂魄似的。

如果那柳條包是被人搶走了，至少還知道是被何人搶走的，可以登門拜訪或上門硬要。這王冠宇却是被偷了，誰能在他不察時弄走一個沉重的大柳條包？

屈能伸道：「毛錦秋，王冠宇的身手如何？」

毛錦秋想了一下，道：「他是武當門下，身手不錯，當然和各位是不能比的。而這人也不是狡猾之輩，要不，我也不敢把那麼重要的一包東西交給他。」

面色凝重地思考了一會，屈能伸道：「妳說那兩張人皮就在那柳條包中？是放在柳條包的什麼地方？」

毛錦秋道：「在柳條包的襯裡夾層中，用鹿皮袋裝著，還包了一層厚紙。在一般的賊來說，他偷了柳條包，乍見滿包都是黃、白之物及珠寶手飾，應該不會再去注意夾層內是不是還有秘密。」

「飄二爺」道：「這檔子事兒，他奶奶的有點隔路，俺就不相信那個小公雞王冠宇是個吃得飽睡得著的傢伙。他奉命帶著柳條包先去了福記騾馬店等這小草驢，一方面是行將雙宿雙飛，三鮮加大滷麵即將到口，必然內心有一把火，耐心地等待，應該不會睡得很沉。所以，俺的看法是……這個三隻手不是二捂眼的貨色。」

屈能伸點點頭，表示同意這看法，不是那小子監守自盜却又嚷嚷著被偷，表演了一手自拉自唱的絕活，那就是下手的人身手很高。屈能伸道：「出事時距今至少已有三四個時辰以上了。現在去追去找很難摸到頭緒，却又不能不找，這樣吧！『飄二爺』和張氏父女一撥往南追出三十里。未時回頭在此聚頭，『狗蹦子』往西也追出三十里，未時趕回，自己要小心。我帶著毛錦秋往東，因為我們來自北方，估計偷柳條包的人也不會往北，必往這三個方向……」

張盈盈道：「我也要往東去找，就讓我爹跟『飄二爺』往南去吧！『飄二爺』你不會趁機向我爹下手吧？」

「飄二爺」道：「妳既然不相信俺，乾脆就讓毛錦秋跟俺往南，你們父女跟著小屈好哩……不……不……和這個小草驢一道，說不定沒吃魚會弄一身腥，犯不著，划不來！呸呸呸！就當俺沒說……」

屈能伸道：「老康往南，『狗蹦子』往西，我帶張氏父女及毛錦秋往東，請記住！不論有無發現，未時末以前要回到此處，沿途經過的路線請留下暗記，我已向店家租了六匹馬。這就走人……」

六個人分三路於辰時初動身，屈能伸領先，張盈盈在他的馬後，張海川和毛錦秋落在最後。毛錦秋低聲道：「海川，看來咱們的交情經不住考驗。」

張海川冷笑道：「妳明明居心狠毒，想要我和于得水同歸於盡，居然還倒打一耙，真他媽的！」

毛錦秋低聲道：「海川，如果東西沒有丟，你願不願意再和我一道走？」

張海川陡然一震，道：「沒……沒有丟？莫不成是妳和王冠宇事先核計好了，要演一齣雙簧？」

她含蓄地點點頭，道：「怎麼樣？那十粒『舍利金丹』，可使我們在一夕之間成為武林至尊，號令天下，千派萬幫齊來朝拜。那份風光，乖乖……」

張海川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他本有悔意，毛錦秋的色和「舍利金丹」的誘惑，雙重地吸引他，意志開始動搖。

毛錦秋道：「海川，要不要揚眉吐氣，給于得水、屈能伸以及『飄二爺』等人點顏色看，到那時候，他們那點玩藝兒可就上不了大枱面囉！你倒是要作個決定呀！」

張海川又想了一會，才道：「那要和盈盈商量一下。」

毛錦秋道：「算了，算了，你難道還看不出來？盈盈對姓屈的意思可大了！這碼子事兒告訴她，還不等於告訴了屈能伸了？」

張海川道：「不會的……那妳的意思是……」

毛錦秋道：「男子漢大丈夫，在緊要關頭必須當機立斷，難道你連一個娘們都不如嗎？要跟我走就馬上掉頭。」

張海川往前面看看自己的女兒，大約在屈能伸馬後約數十個馬位處，而張盈盈和毛、張二人的距離約一箭之地。父女之情，非同小可，但毛錦秋說得對，盈盈似對屈能伸很有意思，而姓屈的似也不會對她不利。即使他再叛了也不例外。要是十顆「舍利金丹」各人五顆服下去，簡直變成了半仙之體，三顆抵一甲子的功力，一躍十來丈，要是吞下五顆……

這工夫毛錦秋猛一勒馬，人立而起，立即掉轉方向，回頭疾馳。而張海川也勒住了馬，依戀地看了女兒的背影一眼，心道：「盈盈，爹祝福妳和屈能伸白頭偕老，多福多壽……」緊緊跟著毛錦秋回頭狂馳而去。

本來在前面的屈能伸和張盈盈二人相距很遠，又是頂頭風，不易聽到聲音，却因二人勒馬，兩馬人立狂嘶加上猛抽了幾鞭，先被張盈盈聽到了。回頭望去，不但吃驚而且感到無限的悲忿，她的父親本來在昔年的殺人揭皮事件中不過是從犯，看樣子屈能伸也能寬恕他，却未想到再次逃走，雖然她相信又是受了毛錦秋的蠱惑，這把年紀的人也總該有點主見，一時之間悲恨交集，倔強的她仍然淌下淚來，大叫著：「屈能伸……屈能伸……」

屈能伸回頭望來一眼，就看出張海川和毛錦秋絕塵而去，急忙勒馬掉頭馳回，見盈盈側著臉故意不正面看

他，知道她臉上必有淚痕，道：「盈盈，雖說追賊重要，也不能說追這兩個人就不重要，誰敢保証毛錦秋和王冠宇之間沒有詭計，這種老子也不必爲他難過，走……」

兩人在後疾追，顯然前面二人去的方向是西北，既不是來路，也不是回去的路。這樣自然就不會遇上「飄二爺」和「狗蹦子」二人了。

前面的張海川漸漸追上了毛錦秋，僅差一個馬位，道：「錦秋，要去什麼地方？妳和王冠宇眞有一腿嗎？」

毛錦秋啐了一口，道：「那些殺胚胡說八道你也相信？這就難怪手得水會把你耍得團團轉哩！」

張海川道：「可是……如果你們沒有相當的信賴和交情，妳會把那麼多的黃、白之物以及『舍利金丹』交給他先帶走？」

她咯咯地笑了一陣，道：「黃、白之物是交他帶走了，那兩張人皮豈能放在別人身上？」伸手一掏，揚了一下，又道：「這東西藏在女人身上而君子又不便搜查的部位……咯咯……我這樣作是要把王冠宇當目標，引開了追逐我的人。」

這女人的蕩笑聲有感染作用，張海川立刻就信了她的話。一向知道她的花樣繁多，心計靈巧。道：「後面追來了！快點加幾鞭嘛！到底要去那裡？」

毛錦秋道：「急什麼？他要是不追還不過癮哩！至於要去何處？放心！我已有計較，也可以說早就想到這地方終有一天能派上用場的，你不想一勞永逸嗎？」

張海川也不敢再問，因怕後面追近了被屈能伸聽到。而現在屈能伸的確已近在百丈之內了，由於奔馬聲和風聲太大，却未能聽到他們交談，這工夫張盈盈却被他遠遠拋在後頭。不久到了山坳頂上，往下望去，烟塵中正有二人馳入谷中。屈能伸一夾馬腹，向下飛掠，決不讓他們逍遙法外。眼看他們進入了谷底一幢不像是住宅的大屋子中。屈能伸到了這大屋子邊下了馬，略一打量就小心翼翼地竄了進去。

此刻約午時頭已時末，陰著天。這大屋子有門無窗，只有靠近樑處有些拳頭大的小孔，看來是貨倉什麼的，堆積著一包包的東西，他已嗅到了硫磺和火藥氣味。

屈能伸突然感覺不妙，本來他們相距那麼遠，騎術也不差，不該到了最後只相距二三十丈，顯然有引他入陷阱的企圖，他掉頭正要往外竄，「匡啷」一聲，那大門突然閉上了，而且聽出是鐵鑄的。

他奔上一看，既未鎖也未拴上，就是拉不開，相信外面一定有人上了鎖。在這一刹那他忽想到張盈盈這個角色，是否也在這齣狠毒戲劇中扮演了個穿針引線的角色？如果她不在後面叫他，他暫時還不知道他二人脫逃了。

善釣的人，大概和善用餌有密切關連吧？沒有一個不善選餌的人而能成爲釣中高手的。他搖撼鐵門，紋風不動，向上望去，大屋子的樑距地面足有四丈多高。

一個人可以一掠六七丈，七八丈，但要旱地拔葱，直拔四丈以上，當今武林中恐怕找不到幾個人，在這情況之下，只有盡快尋找出路或者足以衝出去的脆弱部份。他掉頭向這長方型大屋子的另一邊疾掠，這邊也有一個大鐵門，和那邊一樣緊閉著，大力搖撼直如蚍蜉撼樹，原來他們兩人是由那邊大門馳入，再由這邊奔出，待屈能伸入陷阱後，有人在外閉上了鐵門。

世上有很多陷阱，當你弄清楚之後，那是十分單純的。有時候往往是把一個陷阱看得太複雜了才陷入的。難易、繁簡，只是時勢不同的看法而已。陡然回頭，他看到了一個角落中冒起黃烟，還有火苗。要是燃上了火藥，恐怕還會爆炸呢！

由於屈能伸玩過洋玩藝火銃，知道火藥的爆炸力之强，不是任何掌力、罡氣，甚至於金鐘罩和鐵布衫硬功所能抵擋的。

這工夫火舌很快蔓延開來，且聽到「嗤嗤」之聲，內行人一聽，就知道已燃上了小量的火藥，和放爆竹點燃引信發出的聲音相似。而這種黃烟之濃之嗆人，即使不被炸死或燒死，時間一久也會被燻死的。

他一邊咳著一邊東竄西掠，找尋可以逃生突破之處，但是牆壁都是大石砌成，每塊長四五尺、寬三尺，厚也有尺餘。他推撞了幾下，這才發現，畢竟是血肉之軀而不是鐵打銅澆的。就在此時，「轟隆」一聲，好像地殼和這大房子都跳了起來，火光飛濺，在眼前金星紛落激射中昏死過去。

＊　＊　＊

日正當中，人躺在草中也不是滋味，何況聽到「格叭格叭」的聲音傳來，這不是火燒野草的聲音嗎？在那大屋中應該已被炸開八塊似地炸散了，怎麼會聽到野火燎原的聲音？

屈能伸感到渾身刺痛，睜眼望去，在下風頭處，濃烟直冒，有好幾處火頭，似正在向他所躺的地方蔓延過來，而且他看到那個大屋子，屋頂已不見，四周的牆也都半圮，焦黑一片。

現在他有點明白了，他大概是在大房中的硫磺之類火藥第一次爆炸之後被人救了出來放在距那大屋子約一箭之地處。救他的人本以爲此地很安全，就算仍有爆炸，也不會波及。可沒想到，爆炸完畢之後，飛熖下落如雨，落在附近草中，開始燎原。

果然，躺在地上，已被逐漸逼近的火烤得難受，他動了一下，身上很

多地方都痛，但他還是站了起來，這一站起來游目四顧，更是怵目驚心，足見在他未昏過去之前那一聲爆炸之後，必然又有幾次爆炸，不知是誰及時進去把他救出，這個人不但膽子大，視死如歸，必須有菩薩心腸才行，沒有這份胸襟，誰會冒著隨時會再次爆炸、粉身碎骨的危險進去救他？

火呈包圍之勢，最近的距他已不足一丈了，他離開了火場，走上了小徑，看看身上的衣衫，幾乎無法遮羞，凡是露出衣外部份，都燻成黑色。

好在除了一些皮肉之傷，並沒有嚴重的傷。想想毛錦秋、張海川二人，不禁磨牙切齒，道：「姓屈的大難不死，那只有走著瞧了！」

對於這種人，他現在也不願多想，劫後餘生，希望知道是誰救了他？也希望盡快見到「飄二爺」和「狗蹦子」。於是認準了方向，奔向磨石鎮。才出了小徑，上了稍寬的黃土路，走出不遠，就自磨石鎮那方向的官道上馳來三匹健馬，由於塵頭大起，也看不清馬上是什麼人。

那知這三騎到了附近，就奔向岔路上來，這才看出，竟是三個窮家幫的長老之流人物，因為他素知窮家幫幫主「三手大聖」百里光本是個巨賊，後來在窮家幫初具規模而幫主死亡後，他控制了窮家幫，以後這個正邪難分的幫派就成了氣候。

「三手大聖」持天山實心竹十一節竹杖，下面王長老持九節紫竹杖，這紫竹中空的孔隙極少，堅韌如鐵，其中有鐵砂子，揮動起來「嘩嘩」作響，擾人心魂。以下堂主持七節竹子，香主為五節。

並非越低級的小人物節數越少就越短，其實竹子長度都差不多，只是有的竹子節與節之間距離短而已。

小徑只有五七尺寬，但旁邊有一塊旱地荒著沒有種植任何作物，三長老在那旱地上停下來。其中二人屈能伸是認識的，一個是黃鼎文，三十年前就在西北成了名，是一名殺手。另一個叫歐陽旭，曾作過人口販子及海賊，這都是數十年前的事了。第三個卻不認識。

三人看了屈能伸一眼，陌生面孔的那個中年長老忽然冷笑道：「二位，沒弄錯嗎？如果真的沒弄錯，這該為他改改名字了！」

黃鼎文目注那邊的濃烟道：「說的也是，似應改為『黑豹』或『燻豹』才對呀！」三人同聲爆笑起來。

屈能伸並不感到稀奇，相信自己必是一張黑臉，這份德性自然是夠瞧的了。抱拳道：「二位可是窮家幫黃長老、歐陽長老和……」

陌生的冷漠地道：「桑志明！」似乎由於屈能伸未叫出他的名字來，感到極不高興。

屈能伸道：「久仰了！三位似是找在下來的，不知有什麼事？」關於桑志明，他當然也久聞其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難纏人物。

桑志明仰著頭，兩個鼻孔就特別大，道：「姓屈的，本來有些話也沒有必要對你說，何況委託的客戶也不希望暴露身份，只不過說與不說都無所謂，這秘密你也不可能活著帶走……」

屈能伸靜如處子，過去那種火爆作風，一頭稜角，已被經驗磨光了。他只是笑笑，表示對方的看法並不太離譜。

歐陽旭道：「老桑，沒有必要說這些，動手吧！」

桑志明道：「急什麼？反正他也不差那點時間上路，就讓他作個明白鬼吧！這是宰人而不是宰豬，不能悶著頭宰對不對？」

黃鼎文道：「老桑有話你就說吧！那邊剛爆炸過，又在冒烟，可能招來好奇的路人，這種買賣還是陰著幹妥當些。」

桑志明也沒理睬，道：「姓屈的，你這幾年來混了點虛名，就咋咋唬唬地到處搶咱們窮家幫的生意……」

微微一楞，屈能伸道：「有過這種事嗎？」

桑志明冷峻地道：「此番你自稱拿了別人的好處，為人尋仇，先找張大俠的麻煩，又想吃定于得水于大俠，可有這碼子事兒？」

攤攤手，只好默認，也懶得解釋。

桑志明道：「明說吧！本幫食指浩繁，既無良田可種，也無華廈出租，每天却有幾百張嘴要吃飯，所以有些生意就不能不接……」

屈能伸平靜地道：「開門七件事，也真夠貴幫張羅的，如果不作點生意，找補點外快，難道要喝西北風不成？」

桑志明道：「就是這麼著，有人價錢出得合適，五百兩黃金，收購你的人頭，要是連『飄二爺』的瓢兒也算上，人家出七百兩。你說說看，這檔子生意能不接嗎？嗨！俗語說：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只可惜，你和本幫走了同一條路。」

屈能伸又淡然一笑，攤攤手表示無奈，道：「請問桑長老，不知委託者是那一位？在下反正遲早要上路，你剛說過，要成全在下作個明白鬼……」

桑志明在馬上一直仰著頭，似乎不屑多看這個落泊的人物一眼，稍猶豫了一下，道：「于得水，還要加上一位堂客，本來他的身份更不便說出來，還是那句話，告訴你也等於沒有告訴你一樣。她就是毛錦秋女士。」

屈能伸又是一楞，道：「這麼說，一定還有張海川張大俠了？」

桑志明道：「這檔子買賣是兩撥人同時出高價買你是六陽魁首，先是于得水，後有毛錦秋，似乎張海川已變成了幫襯人物了。而毛、于本是夫妻，如今已是陌路，不過本帮作這門生

意，深諳行規，只要顧客付了錢，絕不多嘴多舌，打聽內情。」

黃鼎文道：「老桑，好哩！辰光不早，辦了事也好及早交差，實在也沒有必要說這麼多。」

桑志明道：「帮主交待不可輕敵，這當然是老生常談，捧著卵子過河——過份小心。所以，小弟要先掂掂這位『豹先生』的斤兩。」

黃鼎文和歐陽旭互視一眼，面色一凝，歐陽旭道：「桑兄，帮主的交待，固不能視為老生常談，而姓屈的近來造成的轟動，也絕非僥倖浪得。桑兄，咱們這把子年紀，不該任性衝動。于得水身邊有虎面如來、『酆都七屍』和『天竺三仙』等等，傳說『天竺三仙』武技怪異，別走蹊徑，尚且落得鼻青臉腫……」

桑志明跋扈地一揮手，道：「黃兄，『天竺三仙』化外之民，提他作甚？至於『酆都七屍』和虎面如來，不是小弟狂妄，這八個人加起來，小弟也不會放在眼裡。兩位請後退一點，小弟這就打頭陣……」

歐陽旭和黃鼎文一交眼色，策馬退了十來步，下馬觀戰，黃鼎文在歐陽旭耳邊低聲道：「這傢伙一向是牽著不走打倒退，歐陽兄，由他去吧！」

這工夫屈能伸已撤出了烏金蝎尾鞭和彎匕，這兩件兵刃，藏在腰間，只要人在，這兩件東西一定在，不易遺失。

而桑志明連馬也不下，竟要在馬上動手。這固然顯示他的騎術超凡，也在刻意藐視這個對手。

「嘩啦啦」聲中，馬衝上來，「鞍裡藏身」，紫竹響杖抖成千百疊杖影，屈能伸的正側面要穴幾乎全都在這一疊杖的威力範圍之下。

狂是夠狂，手底下的確有眞玩藝兒，屈能伸在鞭花連珠爆開聲中，一口氣回敬了二十鞭。

馬嘶、杖響，加上鞭花爆炸，一邊的二長老目不暇給，一時還看不出誰行誰不行？不過也得服貼桑志明，這小子狂得不無道理。

當初他們各有自己的武功和自己的兵刃，但入了窮家帮，尤其許多事皆由王長老便宜行事，不必先行稟報，可自行斟酌處理。帮主決定傳功，一律用杖。

人在馬上運杖，杖長七尺左右，並無不便，甚至更加有利，加之騎術精湛，「嘩嘩」杖嘯有如千百隻響尾蛇齊起撲噬之聲。本來烏溜溜的鞭影糾纏不休，互有優劣，甚至紫竹杖邊挑斷了屈能伸一個衣扣，但在五十招之後鞭影忽然收斂不見了。

桑志明是個狂傲的黑道煞星，還以為對方到了他的馬後，稍稍偏頭後望，發現馬後無人，知道要糟，且知道人家在什麼地方了。然而，僅這麼一瞬間的工夫，貼在馬兜帶上的屈能伸，頭下脚上，雙腿交剪，眨眼工夫，在桑志明的「腋淵」、「胸鄉」、「天谿」、「日月」以及「脈帶」諸大穴上如紛落的冰雹在鼓上發出的打響聲。桑志明的身子在狂奔的馬上仰身翻落，人影在離開馬兜帶的同時，又在馬屁股上拍了一掌。

沒有慘呼，也沒哼哼，這位跋扈狂妄、目空一切的殺手，就這樣在馬屁股上被拍了個掌印之後，馬在狂嘶聲中狂馳而去，桑志明一脚扣在馬鐙中，大半個身子拖在地上，發出奔馳時血肉之軀與地面磨擦的「刷刷」聲。

動地的馬蹄聲漸去漸遠，地上留下了一條血路。

歐陽旭和黃鼎文互視一眼，偏西的斜陽，刺映著他們的眼睛，剛才的一切像作了個短暫而驚險的噩夢。他們身經百戰，見多識廣，像這等乾淨俐落的殺人手法眞是平生僅見。砭骨的寒氣由脊樑上昇起，似乎在窮家帮中被認為享有殊榮的特製黃色蔴袋領袖大衫已不足禦寒了。

窮家帮的身份一是以竹杖的節數分別，另外是衣領和衣袖末端以較細密的蔴袋縫製，只有帮主、長老、堂主及香主有這記號，表示「領袖」之意。

這種氣勢已達到先聲奪人的目的，黃鼎文蕭索冷漠地道：「使命在身，有進無退，歐陽兄，咱們這就擺上？」

歐陽旭木然地點點頭，一抖紫光氤氳的竹杖，發出懾人心魄的「嗶嗶」聲，這種紫竹一年只長一節，堅不可摧。

屈能伸喟然道：「晴空朗月之下，何處不可飛翔，然造物弄人，飛蛾偏要撲火；在清泉綠草之中，何處不可覓食，但那夜梟偏偏喜食腐鼠。嗨！世人貪戀功名利祿，與飛蛾、鴟鴞何異？思之不禁令人扼腕……」

黃鼎文森厲地一笑，道：「姓屈的，桑志明託大，咎由自取，我等奉命侍候你，可不講什麼單挑獨決這一套……」

淡然一笑，屈能伸慢條斯理地道：「本來武林中並沒有訂下這一條，非單挑不可，那只不過是自負的人對自己的身份、榮譽和自尊作一個交待而已。剛才桑志明若不發狂，你們的機會可就大得多了！」

歐陽旭道：「有我們兩個擺弄你，大概也湊合了！」

黃鼎文深深地吸了口氣，舔舔焦乾的嘴唇道：「歐陽兄，三十招不到，本帮長老身殉，在本帮開帮立櫃以來還是頭一遭，小弟鄭重建議，為了維護本帮尊嚴，破例雙雙聯手啓用『碎珠功』。」

「碎珠功」是什麼玩藝？屈能伸當然不知道，但看兩人嚴肅的表情，猜想必是什麼聯手合擊的一門獨特功夫，也必是石破天驚的一擊，立即暗暗提起戒備。

（未完・四）



**上文提要：**七鳳、如海吹牛皮吹得天價响，說她的令尊是南陽知府，託保破花瓶是楊貴妃死難時的古董，騙得武威鏢局分局局主團團轉，將「紅貨」押鏢到南陽，然後半路將破花瓶擄走，要總局主謝金河携款來贖……鐵小虎、如雪等人亦來到南陽，找尋紅臉九號，南陽居士魏君志，調查當地回春堂的魏大善人就是魏君志，可惜被他狡獪逃脫……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 鐵小虎

## 查血債指証事實　殺兇徒驗明正身

「可是，咱們跟謝金河有約，弄錯了地方怎麼辦？」

「不會的，我們找尋已久，只此一廬，別無分號。」

「就在此地跟姓謝的進行交易？」

「最好遠一些，別擾了人家的安寧。」

前面不遠，數十丈外，山徑之旁，有一棵合圍老松，二人俱極滿意，當即大步而至，並將手裏的珠寶盒，放置在枝葉茂密之處。

正當此刻，咿呀一聲，諸葛廬的大門開了，走出一位長鬚飄散胸前，身穿長袍，前後襟上皆各繡着一幅八卦圖案，看上去頗有幾分仙風道骨的老者。

老者不是別人，正是南陽城的活神仙，大善人，南陽居士魏君志。

只是，經過一番喬裝，如不細心觀察，或是熟悉之人，根本認他不出。

七鳳、如海當然不認識他，也沒有理會他。

南陽居士魏君志却找上了他們，跑過來疑雲滿面的道：「兩位在這裏做什麼？」

鐵小鳳隨機應變的道：「等人。」

魏君志一怔，道：「等人？等誰？」

金如海道：「等朋友，我們跟幾位朋友約好，要到這裏來郊遊野餐。」

「哦！」

魏大善人「哦」了一聲之後，沒再言語，邁開大步，往山上行去。

＊　＊　＊

正午時分將到，正當午膳的時刻，七鳳與金如海當眞坐在老松樹下，吃起午餐來。

驀然，在他倆的視線內出現一雙脚。

抬頭一看，丈許之外，已多了一位紫臉寬額，威猛驃悍，年約六旬開外，手持寶劍，目賽銅鈴，全身散發着一股子不怒自威的威儀的老頭。

威猛老頭就停在那裏，利刃似的眸光在諸葛廬附近一掃，道：「想向兩位打聽兩個人。」

七鳳起身道：「什麼人？」

威猛老頭道：「其中一人戴着一張鬼怪面具，紅臉的，很好認。」

金如海道：「是不難認，剛剛還跟我們在這裏聊天。」

老頭急聲追問：「人呢？」

七鳳道：「有急事走了。」

「到那裏去？」

「他沒有說。」

「可曾有話留下？」

「是交代我們替他辦一件事。」

「什麼事？」

「等一個人。」

「誰？」

「想先請教尊駕何人？」

「老夫子母劍謝金河。」

「武威鏢局的總局主？」

「不錯！」

「那位紅臉的拜託我們要等的人就是你。」

子母劍謝金河愕然一楞，道：「那個紅臉的强盜，是否有交一樣東西給兩

位。」

金如海爽快的說：「有。」

「什麼東西？」

「一個珠寶盒。」

「在那裏？」

「樹上。」

「拿來！」

鐵七鳳冷然一哂，道：「謝局主！有身份的人，說話也應該有分寸，珠寶盒價值連城，豈會隨隨便便的交給你。」

「女娃兒意欲何爲？」

「照着紅臉的條件來辦。」

「交十五萬兩的贖金？」

「就是這個意思。」

「抱歉，他找錯了對象，武威鏢局過去也失過鏢，但從來不曾付過贖金。」

「你們付什麼？」

「付鮮血，付人頭。」

「謝局主莫非想以一死來向投鏢者謝罪？」

「錯，大錯特錯，老夫要劫鏢者付出鮮血與人頭。」

「說了半天，總鏢師是想武力解決？」

「完全正確！」

子母劍謝金河是成名人物，自視甚高，根本未將七鳳、金如海看在眼內，眸中寒芒暴閃，沉聲道：「寃有頭，債有主，老夫不願難爲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兒，叫那兩個强盜來。」

金如海道：「對不住，這兩位朋友短時間之內可能回不來。」

鐵小鳳道：「行前曾授權我倆，天大的事也可以全權作主。」

謝金河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包括爲他們挨刀子？流血？砍頭？」

七鳳道：「希望能和平解決。」

「如何和平解決？」

「付銀子，取回花瓶。」

「老夫說過，本局沒有付贖金的記錄，也絕不姑息養奸。」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本姑娘也可以明白的告訴你，謝局主不付銀子，絕對得不到花瓶。」

「假如老夫要强行硬搶呢？」

「那咱們只好在功夫上見眞章。」

「呸！憑妳還不配！」

配字出口，招已出手，長劍揮處，抖起萬朵劍花，罩住了七鳳、如海全身三十六處要害。

眞不愧爲是經驗老到的老江湖，純粹是虛張聲勢，招一遞滿，趁二人迎戰不備間，人已電縱而起，撲向藏放珠寶盒的大樹。

他萬萬沒有想到，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鐵小鳳也不是省油的燈，另有錦囊妙計，在珠寶盒上綁了一條看不見的線，就握在她的手裏。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謝金河將要搶到珠寶盒的那一瞬間，珠寶盒乍然長了翅膀飛走了，飛到了鐵小鳳的手裏去。

剛剛接住，便聽到一陣衣袂飄拂之聲，從四方傳來。

定目處，乖乖楞楞地，謝金河沒搶到珠寶盒，却利用居高臨下的機會，將伏兵調上陣來。

赫，還眞不少，約有十七八人，都是武威鏢局的一流鏢師，魯山分局主張子高也在裏面。

子母劍謝金河飄身落地道：「子高，認不認得這兩個娃兒？」

張子高怎麼會不認得，驚愕不已的道：「回局主的話，他們就是投鏢之人。」

鐵小鳳神氣活現的道：「本姑娘再補充一句，也是劫鏢者。」

聽得謝金河一楞神，大惑不解的道：「臭娃兒，你們在弄什麼玄虛？」

七鳳沒理他，通！嘩啦啦！的二聲響，將破花瓶、珠寶盒砸個粉碎，對張子高道：「張分局主，很抱歉，跟你演了一場戲，一場戲已經結束，道具也毀了，一切的一切就此一筆勾銷。」

取出鏢單，也當衆撕成碎片，隨風而去。

却令張子高如墜五里霧中，道：「女娃兒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鐵小鳳道：「先別管原因何在，本姑娘願意鄭重的忠告各位，等一下不論發生何事，皆與你們無關，最好不要逞强出頭，多管閑事。」

金如海幫腔道：「如其不然，就是自尋死路，情願當別人的替死鬼。」

子母劍謝金河暴跳如雷的道：「廢話少說，你們今天若是不將這件事交代得一清二楚，就休想活着離開臥龍崗。」

七鳳道：「放心，一定會交代清楚。」

「說！爲什麼要開這個玩笑？」

「爲了找尋一個人。」

找人用這種方法？」

「這個方法很高明。」

「老夫却覺得很卑鄙。」

「高明，因爲這樣被找的人會自己送上門來。」

「送來了嗎？」

「送來了。」

「是誰？」

「就是你！」

子母劍謝金河大吃一驚，道：「妳找老夫幹什麼？」

「算一筆帳，血帳。」

「那一筆血帳？」

「鐵虎莊滅門的血債。」

「此案聽說是幽冥教主幹的，與本局主何干？」

「哼，你倒推得乾淨，據本姑娘所知，你是八名兇手之一。」

「絕無此事。」

「在地獄幽冥咱們還照過面，閣下是紅臉二號，當衆賣身投靠，歸順了幽冥教，得到一千五百兩黃金，五名美女。」

謝金河怒不可遏的道：「純粹是一派胡言，無中生有，含血噴人，老夫是何等樣人，豈會幹那種神人共憤的勾當。」

鐵小鳳玉面一寒，道：「姑奶奶有證人，你百口莫辯，推也推不掉。」

「誰敢作此僞證？」

「鐵胆神捕冷雲，當初奉幽冥教主之令，下帖子給你的人。」

「叫他來。」

「冷雲已死在幽冥教主的白骨掌下。」

「哼，這種死無對證的話最好免開尊口。」

「你不承認是肆虐鐵虎莊的兇手之一？」

「當然！」

「也不認可是投降幽冥教的紅臉二號？」

「這是空穴來風。」

「可願意接受魔劍的測試？」

「老夫不接受威脅。」

「哼，這可由不得你！」

乍然紅光一閃，映出滿天的血影，鐵小鳳已將寒鐵寶劍亮出來，照準子母劍謝金河的咽喉刺去。

* * *

臥龍崗上。

距諸葛廬數里之外，有一座山。

一座百花盛放，蒼翠如茵的山。

山下，向陽的一面，築有三間茅廬。

眞正用茅草築成，十分簡陋的茅草屋，僅可避風雨而已。

屋簷下，很整齊的堆積着一堆柴火。

屋前，有一條由泉水滙集而成的小溪。

溪內有魚。院裏有雞。畦中有菜。

一位童顏鶴髮，穿着一身粗布衣裳的老人，正在菜園子裏種菜。

忽然頭也沒抬的喊了一聲：「誰呀？」

他聽到了腳步聲。

腳步尚在數十丈外。

這人好敏銳的耳力。

這也難怪，此人乃是武林耆宿，又歸隱多年的一位隱者——臥龍樵隱何笑天。

來人則是南陽居士魏君志，聞言緊走了幾步，人已到了畦邊。

但是，魏大善人並沒有開口。

臥龍樵隱何笑天正忙着，見久久無人答話，這才抬起頭來，疑雲滿面的道：「這位老兄弟是那來的？倒退數百年，老夫還以爲是諸葛亮前來造訪。」

魏大善人哈哈一笑，道：「何兄眞的認不出來？」

何笑天趨前仔細的瞧一瞧，放聲大笑道：「啊，原來是你，魏大善人，你不說，眞還認你不出，年多不見，你的鬍子長得好快呀。」

魏君志道：「是想改變一下自己的形象。」

「想變成諸葛武侯？」

「何兄說笑了，說笑了。」

「魏兄身穿八卦衣，手搖羽扇，一身的孔明相，這——」

「實不相瞞，小弟已遷入諸葛廬，倘若沒有幾分諸葛先生的樣兒，豈不惹人譏笑？」

「哦，這樣說來，咱們現在是遠鄰。」

「在廣闊的臥龍崗，應該是近鄰才對。」

「對，是近鄰，是近鄰，以後歡迎常來，陪老夫下幾盤棋。」

「小弟今日正是爲此而來。」

「好極了，請！」

「請！」

溪旁有一巨石，就是棋盤。

棋子也是石頭做的，就放在上面。

臥龍樵隱何笑天棋癮大發，洗個手，立與南陽居士魏君志大戰起來。

* * *

諸葛廬前。

鐵小鳳拔劍而上，疾逾閃電般刺向謝金河。

連子母劍的邊兒也沒沾上，被他巧妙絕倫的閃退開三身之地。

却已震驚全場，驚呼之聲四起。

「血劍！」

「魔劍！」

「寒鐵寶劍！」

子母劍謝金河更加駭異，惶聲道：「女娃兒何人？這血劍怎會落在妳的手中？」

七鳳據實說道：「姑娘姓鐵，叫鐵小鳳，也叫七鳳。」

謝金河臉色驟然大變，瞬息之間變了好幾種顏色，驚疑不迭的道：「什麼？妳是鐵家的七鳳？」

「你沒有聽錯。」

「鐵家早已滅門，妳——」

「天可憐見，給鐵家留下兩條根，兩條復仇的根。」

「另一條是誰？」

謝金河的目光落在金如海身上。

金如海立道：「不是區區在下我。」

子母劍冷聲道：「你又是什麼人？」

「小可金如海。」

「金家的二少爺？」

「你說對了！」

南金北鐵，聲震寰宇，這是一塊金字招牌，在這塊金招牌的輝映下，金、鐵兩家的子女，在江湖上亦皆具有顯赫的聲名，武威鏢局的鏢師一聞此言，莫不爲之心頭一震，不得不另眼相看。

鐵小鳳眉尖帶煞，玉面含霜，死盯着謝金河喝問道：「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老夫無話可說。」

「意思是已經認罪？」

「子虛烏有之事，叫謝某如何承認？」

「放屁，冷雲的證詞，幽冥地獄內的事實，在在都是鐵證如山，休想狡賴。」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些都是妳自己揑造的。」

「難道血劍所表現的强烈復仇意識，也會有假？」

「這更是無稽之談，是女娃兒自己在說鬼話。」

「你不信？」

「當然不信。」

「娘哩，等一下就會要你信的！」

話不投機半句多，七鳳銀牙一咬，魔劍再度出手。

大家有目共睹，魔劍彷若眞有鬼魂附身，的確有强烈的復仇意識，似逐食的靈蛇，似奔竄的狡兔，猛往謝金河的

身上竄。

子母劍謝金河嚇壞了，疾展「七星步」法，閃身暴退，此人身手不凡，連滾帶爬，卒被他脫身而出，險險避過魔劍的追魂一擊。

却已嚇出一身冷汗，胸衣已破，血跡殷然。

全場的人都呆住了，為血劍的魔力駭異不已。

七鳳得理不饒人，挺劍再上，第三度出擊，口中嬌叱道：「謝金河，你今天死定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識相的最好俯首就戮！」

事實並非如此，謝金河確實不是一個等閑人物，七鳳劍招甫出，便失去了他的影踪，從另一個方向，箭也似的標過來。

好厲害的謝金河，速度一流，角度奇詭，攻擊的部位正好是七鳳躲不開，避不過的地方，由於迅若奔雷，金如海想搶救也來不及。

尤其謝金河使用的是子母劍，劍中有劍，情勢更加險惡。

情急事危之下，閃身移步皆不可能，七鳳唯一的抉擇是，只能向後一仰。

一仰的距離大約七寸，子劍已電射而出，堪堪觸及七鳳的心口。

「納命來！」

事情好不詭異，子劍之內又冒出一支細如尖錐的小劍來。

由子母劍，一變而為祖孫劍。

頓使鐵小鳳處境大險，危如燃眉，生死間不容髮。

* * *

南陽居士魏君志的棋局危急萬狀。

已連輸兩局，這一局同樣不樂觀，只能被動防守，無法主動攻擊，被臥龍樵隱何笑天抽車吃炮，盜馬偷卒，隨時都有被「將」死的可能。

忽聞啪！的一聲，何笑天把炮一橫，道：「將！」

魏大善人的額頭冷汗直冒，已無可用之兵，苦思良久，依然回天乏術。

何笑天笑呵呵的道：「死棋，沒有救了。」

有人接口說道：「棋死定了，沒有救，人也死定了，沒有救！」

是龍虎小霸王鐵小虎，應聲飄落在棋盤前丈許之處。

金如雪、小狗子、冷杏兒，緊隨在後，如影隨形。

臥龍樵隱何笑天睹狀愕然一楞，望了八虎一眼，道：「小友何出此言！來此何事？」

八虎怒視着魏君志，道：「本少爺是來找人的，找這位偽君子，大壞蛋！」

小狗子的話更坦白：「也是來殺人的，殺這個偽善行惡，喪盡天良的混蛋王八。」

魏君志詭笑一下，道：「老夫與你們素昧平生，兩位認錯人了吧？」

在老友何笑天的面前，他無法否認自己不是魏君志，只能推說根本不識八虎、小狗子。

金如雪語冷如冰的道：「少裝蒜，別以為穿上一件八卦衣，就可以變成諸葛亮。」

冷杏兒冷嘲熱諷道：「也別以為戴上一副假鬍子，就可以掩住你醜惡的面目。」

小狗子總結道：「心機算是白費，你最好面對現實，面對死亡吧。」

臥龍樵隱何笑天如墜五里霧中，有聽沒有懂，愕然道：「四位真的認識何某這位老友？」

八虎道：「磨成粉也認得出。」

何笑天道：「他是誰？」

小狗子道：「南陽居士魏君志，偽君子。」

金如雪道：「名為大善人，實際是個大惡人。」

冷杏兒道：「名為活神仙，實際是個害人精。」

臥龍樵隱大搖其頭道：「既是大善人，為何又是大惡人？既是活神仙，為何又是害人精？你們把老夫給弄糊塗了，一句也聽不懂。」

鐵小虎道：「告訴你就懂了。」

立將魏君志在井裡下毒，賣藥斂財的事，原原本本說出來，眞聽得何笑天怒眉雙挑的道：「魏兄，這可是實情？」

南陽居士魏君志逕對八虎道：「就算是實情，也與娃兒毫無關係。」

鐵小虎咬着牙齒說：「放你媽的狗臭屁，本少爺也是受害人之一，怎會無關。」

「哼，小題大作，區區十兩銀子，也值得你如此大驚小怪？」

「本少爺另有別事尋你。」

「什麼事？」

「追查鐵家的滅門血案。」

「這與魏某何干？」

「你敢說你不是紅臉九號？」

「老夫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敢說你不是鐵虎莊大燒大殺的八名兇手之一？」

「老夫跟這件事扯不上邊兒。」

「媽的，死鴨子，硬嘴巴，可以騙得了人，絕對騙不了閻羅王，死後做鬼，當心會上刀山，下油鍋，割掉你的舌頭。」

小狗子道：「八少爺，別跟他嚕七八嗦，斃了他，單單下毒一事，就夠他死八次的，這種人渣，留在世上有害無益。」

金如雪亦道：「偽君子騙得了人，也騙不了劍，是生是死，由魔劍來決定。」

「說的也是！」

八虎正有此意，話一落地，劍已亮出，映出半天虹彩。

可惜晚了，南陽居士魏君志搶先拔出了另一把魔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抵住臥龍樵隱的心臟，喝道：「不許動，誰要再妄進一步，老樵夫就會喪命當場。」

這一着夠狠，夠毒，為了顧及何笑天的安危，大家齊皆僵在原地，未敢越雷池一步。

也怪八虎他們大意，沒料到魏君志會將血劍藏在身上，會以多年老友的性命作要脅，一着失算，以致主客易位，被南陽居士掌握了主動。

恨得鐵小虎牙癢癢的道：「僞君子，血劍已現，鐵証如山，你這是不打自招。」

魏君志厲聲吼叫道：「不錯，老夫正是紅臉九號，鐵家滅門一案，也有魏某的份，幽冥地獄之會後，原想弄幾個銀子，安安穩穩的歸隱臥龍崗，想不到你們這幾個小雜種却陰魂不散的找上門來。

強迫臥龍樵隱站起來，話鋒一轉，又道：「讓開，如果不希望何笑天的這一條老命賠進去，就滾到一邊去涼快吧。」

最倒霉的是何笑天，純粹是無妄之災，慨然一歎道：「魏君志，算老夫瞎了眼，交上你這種說人話不辨人事的僞君子。」

八虎道：「交友不慎，以後可要小心哪！」

鐵狗道：「識人不深，以後可要留意哪！」

魏君志冷哼一聲，道：「何老兒，別磨蹭，咱們走吧。」

在劍尖的脅迫下，何笑天只好跟着他，横着身子，向外行去。

八虎、如雪、鐵狗、杏兒不忍拿別人的性命當兒戲，只得讓開一條路，眼睜睜的看着這個僞君子從面前大步通過。

眞窩囊！也眞叫人心有不甘！

却無計可施，只有跺脚，乾瞪眼的份兒。

很快，魏君志押着何笑天，將要在大家的視線內消失。

* * *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夜路走多了，總有一天會遇上鬼。

魏君志今天就遇上了鬼。

還是一個女鬼，母的。

就在他的身後，穿着一身白衣。

乍然一長身，快如閃電，魏君志還沒有弄明白情況，猛覺身後一麻，已被白衣女子點住「麻穴」，「罰站」在原地動不得了。

討債鬼白衣女子可沒有停，是連續動作，動作之快，前所未有，嬌軀一轉，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魔劍攫在手中。

鐵小虎睹狀可急壞了，一面飛身疾掠，一面吼道：「討債鬼，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白衣女子語冷如冰道：「憑你還不夠資格問。」

「妳爲什麼要搶奪寒鐵寶劍？」

「因爲喜歡，也是爲了報仇雪恨。」

「妳跟僞君子有仇？」

「當然。」

「何仇？何恨？」

「仇高如山，恨深似海。」

「請把說話清楚點。」

「沒有這個必要。」

話至此處時，八虎已疾掠而至，惡狠狠的道：「抱歉，本少爺既要僞君子的命，也要寒鐵寶劍。」

白衣女子討債鬼從散亂的髮絲之中，射出兩道冷電似的眼神，在八虎臉上一刮，道：「僞君子的這一條命可以留給你，要劍却辦不到，再見！」

見字出口，人已縱起，箭也似的如飛而去。

討債鬼走了，現場却來了更多的人。

是南陽城裡，聞風來索仇的百姓。

「打死這個大壞蛋！」

「揍死這個大惡人！」

「他是豬！」

「他是狗！」

「他根本不是人！」

人多口雜，場中一片大亂，棍棒齊舉，雨點子似的落在南陽居士魏君志的身上。

鐵小虎略一尋思，劍已出鞘，在魏君志的身上一劍捅出兩個窟窿來，厲色道：「僞君子，不是本少爺慈悲爲懷，不忍心要你的命，是想留下你這條狗命，讓南陽城的老百姓來洩憤！」

話一說完，立與金如雪、小狗子、冷杏兒，跟着白衣女子討債鬼的尾巴追下去。

南陽城的百姓則如決了堤的洪水，出柙的猛獸般，棍棒與鋤頭同揮，糞便與尿水齊流，活生生的將魏志君打死，砸扁、搗爛，變成了一灘骨屑、肉泥。

* * *

謝金河的劍，由子母劍一變而成爲祖孫劍，立使鐵小鳳陷入絕境，危急萬狀。

幸好七鳳反應夠快，應變及時，急切間，整個人全部平躺下去，總算死裡逃生，從鬼門關撿回來一條命。

可是，依然吃了苦頭，掛了彩，胸衣已被戳破，皮開肉綻，血流如注，染紅了巴掌大小的一片衣襟。

「女娃兒，妳死吧，閻王叫妳三更死，絕不留命到五更！」

吼聲中，謝金河健腕一沉，又原式不變，照準她的心窩刺下去。

這一劍若是刺中，鐵小鳳恐有八百條命也活不了。

還好，七鳳身懷絕技，藝業超羣，身子一觸地面，便即翻滾出去，謝金河這一劍雖然夠狠，夠毒，也夠快速，仍以毫釐之差，從她身旁擦過，並未傷及分毫。

「住手！住手！」

同一時間，金如海已挺劍攻到，從斜刺裡刺來一劍，攻擊的部位恰到好處，謝金河如不退走，就非死不可。

謝金河不會退走。

也沒有死。

這個老小子的確有一套，臨危不亂，拿劍當作拐杖來用，猛然拄劍彈身，凌空打了一個觔斗，已經換了一個方向。

落地同時，劍已拔出，拔劍同時，招已攻出。

偏巧，金如海又是前進的勢子，煞車收勢根本不可能，等於是迎着金如海的劍勢往上撞。

快速到了極點。

也危急到了極點。

七鳳翻出六尺，人已挺身而起，睹狀驚得她魄散魂飛。憑金如海的本事，

她知道謝金河不見得能討了好，問題是，他使用的祖孫劍，令人防不勝防。

忙大聲警告道：「如海，千萬小心，這個老魔頭不但會生兒子，也會生孫子！」

話落人起，帶起一片霞彩，人也跟着挺劍攻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三個人皆快如電閃雷奔，謝金河子劍孫劍一起發，陡聞噗嗤！一聲響，已透衣而過，刺中金如海的小腹一側。

萬幸金如海應變得快，猛然一收小腹，劍刄從肚皮上滑過，劃下一道八寸長，三分深的血口子，沒能要了他的命。

却已嚇出一身冷汗來，頻呼：「好險，好險！」

人亦急如星火般暴退出五尺之外。

「殺！」

「殺！」

「殺！」

金如海立身一穩，馬上又挺劍攻上去。

謝金河得理不饒人，原式不變攻過來。

鐵小鳳也已及時趕到，快如風，猛如虎。

三聲暴喝，三把劍，三個人皆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式，登時空氣緊張，隨時都會有人喪命亡魂。

現場的變化實在太快，可謂瞬息萬變，魯山分局主張子高等人想插手也插不進去。

噹！一聲，金鐵相撞，火花四濺，金如海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一次可再也不讓謝金河的子母劍攻進來，半路上便舉劍截住，將謝金河的劍架空。

噹！又是一聲響，七鳳的血劍也撞上來，乖乖，魔劍威力無邊，謝金河的祖孫劍當場被攔腰斬斷。

「宰了他！」

「幹掉他！」

七鳳與金如海想法一致，行動一致，喝聲中雙雙虎撲而上，劍氣如虹，攻勢有如怒海狂濤，決心要將謝金河置之死地而後已。

然而，謝金河卻有如驚弓之鳥，不敢戀戰，虛晃一招，擲出斷劍，猛一個急轉身，拔腿就走。

行進間，以命令的口吻，交代屬下鏢師道：「截住他們，格殺毋論！」

「是，總局主！」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衆鏢師都是靠謝金河吃飯的，聞言那敢怠慢，諾聲中早已排成一道肉屏風，將二人的去路堵死，立即動手打起來。

* * *

但是，子母劍謝金河並未逃。

奔沒三丈，便被人截了下來。

截他的人是玉面郎君張玉郎。

張玉郎橫劍而立，籠着一臉的寒霜，道：「謝總局主，事情還沒有解決，閣下現在還不能走。」

謝金河臉一沉，道：「你是誰？」

「小可張玉郎。」

「跟他們是什麼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那就滾一邊去，少管閑事。」

「笑話，天下人管天下事，這不是閑事。」

「臭小子，你這是自尋煩惱。」

「老小子，你這是自尋死路。」

「接招！」

「接招！」

二人話不投機，立即動上了手。

刷！子母劍謝金河從衣服裡面亮出來一把劍。

是血劍，魔劍，寒鐵寶劍。

七鳳一見血劍，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盛怒之下，簡直如虎添翼，連傷五人，殺出一條血路來，謝金河與張玉郎甫交手半合，便飛快趕至，將謝金河的劍架住，對張玉郎道：「張兄，謝了，這個元兇主犯交給我，你幫忙如海將武威鏢局的鏢師攔住就可以了。」

子母劍謝金河則下令道：「上，斃了這幾個狂徒，誰得手殺了人，本局主必有重賞。」

鐵小鳳道：「冤有頭，債有主，姑奶奶今天要找的是兇手謝金河，與各位無關，大家最好退到一邊去，別逞强，當替死鬼，白白的賠上一條命。」

白搭，說了等於沒有說，謝金河令出如山，衆鏢師在張子高的率領下，仍如潮水般湧來，與金如海、張玉郎大打出手。

七鳳玉面一寒，殺氣騰騰的道：「謝金河，罪証已現，你還有何話可說？」

事到如今，謝金河還想打馬虎眼，道：「什麼罪証？」

「你手裡的寒鐵寶劍就是罪証。」

「此劍雖是鐵家之物，老夫却並非得自鐵家。」

「你是從那裡得來的？」

「向人買的。」

「向誰買的？

「妳管不着。」

「本姑娘非問不可。」

「就算是向你們鐵家搶的，妳又能把老夫怎麼樣？」

「好啊，你終於認罪了，姑奶奶要你血債血還，要你死！」

死字出口，招已出手，血劍去勢如電，分心就刺。

謝金河的動作也不慢，虎吼聲中，當即反手還擊。

這事委實詭異絕倫，叫人匪夷所思，七鳳的速度已經夠快，魔劍本身更快，幾乎要脫手飛出。

謝金河的情形却恰好相反，魔劍根本不聽指揮，無法隨心所欲，要它對付七鳳，偏偏掉轉頭來，往他自己身上竄。

這一驚非同不可，嚇得謝金河心裡發毛，頭皮發炸，驚惶萬狀的喊了一聲：「哎呀，我的媽！」

提着血劍，扭頭就逃。

「不要跑，把命留下來！」

七鳳的攻勢何其快速，他那裡能逃得了，奔沒三步，便被一劍刺中，在背上戳出一個血窟窿。

可是，並未要了他的命，結果還是

被他脫出掌握，踉蹌而去。

＊　＊　＊

謝金河沒能走得了。

僅僅出去五六步便被人截住。

「媽的，你插翅難飛。」

「你娘，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聽口氣也知道是誰，八虎與小狗子是也。

金如雪、冷杏兒就緊隨在後。

他們四個人追趕白衣女子討債鬼不遇，誤打誤撞的追到這兒來，正好趕上這一場熱鬧，也合該謝金河倒了八輩子的血霉，驚魂未定，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一隻右手腕已被八虎斬斷，血劍也飛上了天。

小狗子的表現同樣可圈可點，及時將劍鞘撈在手中。

颼！鐵小虎二話不說，彈身而起，爭先去搶向在天際的血劍。

颼！又有一個人從老遠的地方飛過來，欲橫插一手。

正是久追不遇的白衣女子討債鬼。

「閃開！」

「不許動！」

二人互不相讓，全速疾掠，八虎得地利之便，以尺許的差距，將血劍搶到手。

白衣女子心有不甘，發招猛攻，在空中和鐵小虎硬拚三劍，依然沒討得便宜，方始氣竭而落。

這個討債鬼實在難纏，趁八虎立身不穩，又挺劍攻上去。

八虎閃身一避，道：「討債鬼，妳想幹什麼？」

白衣女子坦白得可以：「好說，想要謝金河的這一把劍。」

「做夢，僞君子的那一把劍已經被妳投機一次，這次休想。」

「請別忘，我雖得到僞君子的劍，却將他的命讓給你。」

「可惜本少爺要劍也要命，不會將謝金河的命讓給妳。」

鐵小鳳接口道：「不錯，我們命要劍也要，妳最好少打歪主意。」

一扭頭，一沉臉，又對子母劍謝金河道：「謝金河，你的時辰已到，別讓小鬼候太久，該你上黃泉路，過奈何橋，進鬼門關啦！」

血劍一挺，照準他的心窩刺過去。

武威鏢局的衆鏢師睹狀大駭，從四面八方湧上來，企圖出手馳援。

奈何技不如人，被金如海、金如雪、小狗子圍堵在丈許之外，動彈不得。

刷！七鳳一劍穿心而過，直從前心刺到後心。

刷！八虎一劍穿心而過，直從後心刺到前心。

刷！白衣女子討債鬼不甘寂寞，也補了一劍。

可憐的子母劍謝金河，半聲殺豬也似的慘叫向在空際飄蕩，人已魂歸離恨天。

八虎劍鋒一轉，遙指着白衣女子道：「姓謝的已死，現在咱們之間的事也該作一了斷。」

白衣女子冷聲道：「我們之間有何事要了斷？」

「首先，妳必須將寒鐵寶劍交出來。」

「還有呢？」

「報出妳的姓名來歷。」

「假如不能如你的意？」

「那妳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一條路？」

「死！」

七鳳接口道：「沒錯，鐵家的東西，絕對不許可落入外人之手，劍要交回，身份也要查明，否則妳只有死路一條。」

白衣女子討債鬼不肯就範，冷哼一聲，道：「哼，憑你們還奈何不了我，告辭了！」

好妙的輕功，「一鶴沖天」變「大鵬三展翅」，接連三個起落，已竄出去五六丈。

「站住！」

「妳跑不了！」

七鳳、八虎豈肯就此罷手，緊追不捨。

＊　＊　＊

就算七鳳、八虎不追她，白衣女子依舊跑不了。

討債鬼的落脚之處，站定了一個人。

可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南金飛龍堡主劍仙金飛龍。

金飛龍一臉肅殺之氣，陰沉沉的聲音道：「無論如何，女娃兒今天非得將一切事情交代清楚不可，否則——」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白衣女子突然跪倒在地，叫了一聲：「爹！」

劍仙金飛龍大惑不解的道：「妳是誰？」

「我是如翠。」

「妳是如翠？這——」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可是，老夫一點也看不出來。」

「那是因爲女兒戴有假髮。」

「快拿下來，快站起來。」

白衣女子人已站起，假髮也拿下來了，果不其然，的的確確，是金家的長女，鐵家的長媳金如翠。

「大嫂！」

「大姐！」

「大少奶奶！」

七鳳、八虎、金如海、金如雪、小狗子皆不約而同的攏上來，喜極而泣。

金如翠睜大了眼，從七鳳、八虎、小狗子的臉上一一掃過，疑雲滿面的道：「你們剛才叫我什麼？」

七鳳、八虎同聲道：「叫妳大嫂。」

小狗子道：「叫妳少奶奶呀。」

金如翠追問道：「三位是——」

七鳳道：「我是小鳳。」

八虎道：「我是小虎。」

鐵狗道：「俺是小狗子。」

金如翠疑慮未去，道：「不對呀，你們的相貌半點也不像。」

八虎道：「大嫂有所不知，我與七姐都是死裡逃生，死而復生的人，容貌早已被毀，是無根大師替我們整容的，大嫂當然認不出。」

金如翠道：「可是，如果大嫂沒有記錯，在鐵虎莊出事的前一天，小狗子就被趕出家門，應該可以逃過那一次浩劫才是呀。」

鐵狗一本正經的道：「俺小狗子福大命大，因禍得福，是沒有傷到一根毫毛。」

「那你怎麼也會變了樣兒？」

「孩子沒有娘，說起來話頭長，簡而言之，一是為了保密，二是為了怕八少爺吃俺的醋。」

「保密我懂，吃醋是怎麼回事？」

「八少爺好自私啊，不願意俺這個書僮比他風流瀟洒，搶走了他的光采，所以請無根老禪師弄了這一張鍋底似的大黑臉，害得我小狗子連姓都改了，對外一律叫黑小狗。」

「哦，原來如此。」

金如雪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道：「姐，妳到底是如何死裡逃生的？」

鐵小虎亦道：「大嫂，小弟記得很清楚，妳是最後遇難的一人，當時的情形畢究竟如何？」

金如翠想了想，道：「不錯，大嫂是最後的遇難者，當咱家的人死光死絕之後，大嫂仍一息尚存，故意裝死滑落在水池中。」

七鳳道：「沒被那羣魔頭發現？」

金如翠道：「倘若發現，那還有命在。」

如海道：「後來的情形怎樣？」

金如翠道：「當那羣殺人的魔鬼離去後，大姐才從水池裡爬出來，逃出鐵虎莊。」

劍仙金飛龍道：「孩子，為何不及時逃回飛龍堡去？」

金如翠悽然一歎，幽幽怨怨的道：「那時候，雖然一息尚存，傷勢却極為沉重，根本不可能渡過黃河，回到飛龍堡。」

如雪姑娘道：「姐，傷勢復元之後，又為何沒回家去？」

金如翠道：「大姐曾暗中回去過兩次，可惜你們大家都不在。」

如海道：「最近一陣子，我們一直在外面奔波，很少在家，但是，可以跟其他的人說一聲呀。」

金如翠道：「依大姐的判斷，兇手必以為鐵家業已滅門，為了方便查察仇人的來龍去脈，決定將自己的眞實身份隱藏起來，故而未敢輕易對外人言講，也才引起了這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差點和七妹、八弟反目成仇，打起來。」

小狗子煞有介事的道：「奇哉怪也，在收屍的時候，怎未發現大少奶奶並未死亡？」

八虎道：「死去的人那麼多，大部份又皆面目全非，根本無從辨識。」

小狗子眼一瞪，道：「這樣說，鐵虎莊也許還有大難不死的人？」

七鳳一臉虔誠的道：「但願如此。」

八虎道：「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幽冥教主究竟是何方神聖，眼前八名兇手俱已查明，就差這個元兇主犯尚在五里雲霧中。」

金如翠大搖其頭道：「大嫂也正在為這個問題焦急。」

七鳳道：「莫非連一點線索也沒有？」

金如翠道：「到目前為止，沒查出他的身份來歷來。」

小狗子破口大罵：「哼，老混蛋，老王八，簡直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

劍仙金飛龍略一沉吟，望一下將晚的天色，道：「此刻急也無益，不如先至『飛龍別院』小歇一下，再作從長計議，也許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

八虎一怔，道：「大叔，飛龍別院是個什麼所在？」

金飛龍道：「是金家的另一處產業。」

「在那兒？」

「就在臥龍崗上。」

「遠不遠？」

「不遠，僅數里之遙。」

小狗子興緻勃勃的道：「好極了，先飽餐一頓，然後才有精神研究問題。」

惡鬥早已停止，但武威鏢局的鏢師並未散去，仍然環立在子母劍謝金河的屍體四週，不知何去何從。

劍仙金飛龍朗聲道：「謝金河肆虐鐵虎莊在前，投靠幽冥教在後，可謂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各位等什麼，還不快抬着他的遺體下山去料理後事。」

金飛龍是何等人物，向來一言九鼎，衆鏢師那敢說半個不字，立即如言照辦，抬着謝金河的屍體，結伴離開臥龍崗。

卻見南陽城的衆多百姓，成羣結隊的，浩浩蕩蕩的闖進了諸葛廬。

小狗子道：「這下僞君子慘啦，被人亂棍打死不算，還連累家人，非家破人亡不可。」

七鳳、八虎同聲道：「活該！」

劍仙金飛龍慨然一歎，道：「魏君志僞善行惡，咎由自取，怨不得誰，咱們走吧。」

「走！」

大家齊聲一諾，隨即揚長而去。

* * *

飛龍別院。

規模並不很大。

建築得甚是精巧別緻，清幽雅麗。

僱有婢僕廚師，整理得纖塵不染。

也有花工花匠，使處處賞心悅目。

是一處休閑歇息的絕妙好地方。

晚膳已畢，大家正齊集在花廳裡，研究幽冥教主畢竟是何許人。

怎奈，幽冥教主保密的工夫的確很到家，根本沒有任何線索可尋。

連投降他的大別二怪，都不肯以眞面目示人，還能找到什麼破綻。

這是一個謎一樣的危險人物。

更是一個城府極深的陰謀家。

有人曾懷疑是百善先生邱百善。

結果被推翻了。

有人曾懷疑是慈悲和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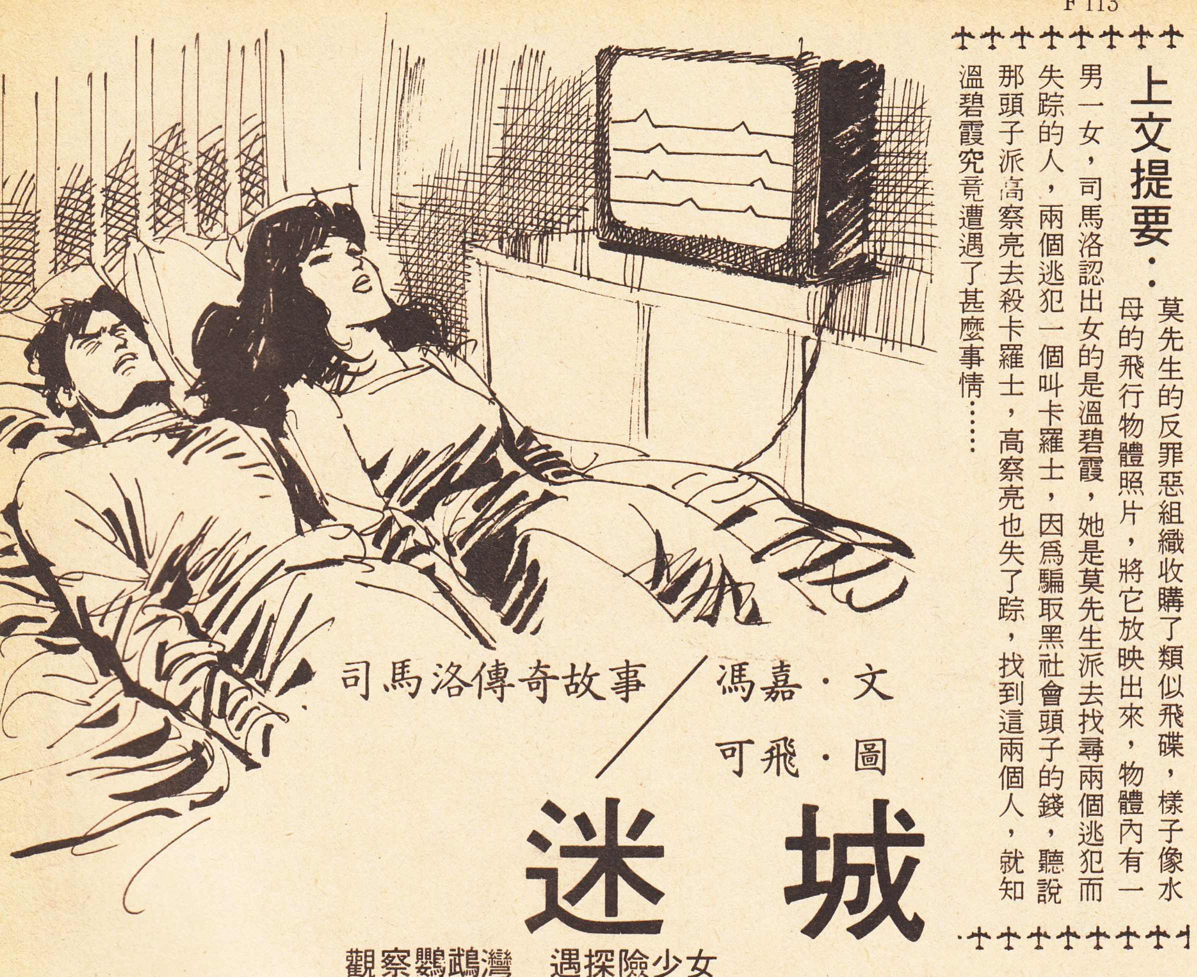
結果也無法成立。

小狗子忽然口沒遮攔的道：「俺忽然想到一個人，這人各方面的條件都夠資格當幽冥教主。」

（未完．十七）

## 上文提要：

莫先生的反罪惡組織收購了類似飛碟，樣子像水母的飛行物體照片，將它放映出來，物體內有一男一女，司馬洛認出女的是溫碧霞，她是莫先生派去找尋兩個逃犯而失踪的人，兩個逃犯一個叫卡羅士，因爲騙取黑社會頭子的錢，聽說那頭子派高察亮去殺卡羅士，高察亮也失了踪，找到這兩個人，就知溫碧霞究竟遭遇了甚麼事情……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 迷城

### 觀察鸚鵡灣　遇探險少女

一張地圖，上面有一個紅色的箭嘴指着一個叫鸚鵡灣的地方。

跟着地圖不見了，出現照片。

這是從高空拍的照片，乃是鸚鵡灣的形勢。

那是一個海灣之內的一大片平地，這裡也有不少林木，林木有許多不同的顏色。這就是這個地方得名的由來，不是地形像鸚鵡，而是其顏色就像鸚鵡的毛那麼彩色繽紛的。

再換一個角度，是從海的方面拍過去，可以看到人到了鸚鵡灣，並不是那麼容易下水游泳，因爲那裡沒有沙灘，平地的邊緣就是差不多垂直的白色懸崖，一百多呎高直伸下去。這樣的高度，連跳水亦不可以。

「這是我們事後拍的。」莫先生說：「溫碧霞參加的集會就是在那裡。預告說那個星期會有太空船來接——又一次不准的預告。」他再按了按鈕：「集會的情形。」

這之後是一連串的照片與錄影，大羣人在此露營，幾千人，場面非常熱鬧。

「這些是向記者以及宇宙之光借到的。」莫先生說：「每一次都有記者採訪，而宇宙之光自己亦備了攝影機及錄影機，拍攝經過的情形，他們主要是要在太空船來到的時候拍下來。這裡祇有些天空的景，什麼都沒有，他們看來確實是沒有什麼古怪，他們願意借出所存的全部，不過我猜我們兩個人看一個月都看不完。」

「還是看最近的一批才可能有些用處。」司馬洛說：「不過仍然用處不大，幾千人之中，要剛巧看得到溫碧霞以及卡羅士和高察克？」

「碰運氣也許可能看到。」莫先生說：「我們有許多人，他們正在看。」

司馬洛用不着做這事，這事不需要很本事的人做，而是需要很多人去做，一個很本事的人，未必能夠做到要很多人做的事情。

司馬洛說：「看來溫碧霞就是在這個集會裡失踪了。」

「這是很顯然的事。」莫先生說：「集會完畢，人們散去之後她應該有報告，但是沒有。」

司馬洛按掣使錄影停下來。

這時畫面中看到的是一部旅行車屋，也即是一部汽車拖着一間裝有車輪的流動房屋。

並不是這車屋有什麼可疑，他祇是以這車屋舉例。

他說：「假如有人把她捉住，用這種車屋運走，別人就不會注意了。」

莫先生說：「也可以誘進車屋之後再捉住，那就更沒有人注意。」

「她却是給捉住某一個地方，後來乘坐這飛天水母逃出來。」司馬洛說。

「某一個地方……」莫先生說：「某一個地方……」

「讓我們追踪一下這飛天水母的路綫。」司馬洛說。

墻幕上又出現了地圖。

地圖上畫了那古怪的飛行物體，就是在最初看到它的地方。民航機的機師，雷達探測儀都能肯定它所在的地點，以及高度。

地圖上亦有顯示機場的所在，以及它失事的所在。

司馬洛說：「但是不知道它來自何處。」

「好像忽然無中生有地出現了。」莫先生說。

這是國際方面的問題。這個地區也是屬於一個國家，有它的領空，亦有雷達網偵察着，保衛它的領空，假如有不明來歷的飛機飛來，就立即知道，如此可以提防突然的空襲。

這飛行水母不能夠就此飛進來而不被邊境的雷達網發現，但是它卻並未被發現，它祇是忽然出現。

司馬洛說：「也許它是在境內飛起來的。」

「也許是從很高的高空降下。」莫先生說。

假如飛得夠高，雷達也是不易測到了。

「它眞可能是來自太空的東西。」司馬洛說：「不過，它載着溫碧霞，溫碧霞卻不是來自太空的。」

莫先生不出聲。

司馬洛說：「應該是在國境之內的某處飛出來的，假如有一個秘密的基地——荒地那麼多……」

「荒地那麼多。」莫先生說：「也是很難去一一看清楚的。尤其不會是從空中可以視察得到的。」

「譬如你這個總部。」司馬洛說：「從空中就視察不到，原來地底下有那麼多地方。」

「是呀。」莫先生說。

「但是假如在這裡境內有一個這樣高科技的基地。」司馬洛說：「那些人，他們究竟在幹什麼呢？他們的科技應該可以征服世界了。」

「我有時對這種事情也會有些幻想」莫先生說：「假如是天外來客，有這樣高的科技，他們應該早已知道戰爭與征服是沒有好處的，實在並不能夠得到什麼。假如他們喜歡戰爭，他們未到達那個程度就已經自相殘殺而死了。這道理就如小孩子，小時喜歡打架，希望能夠打贏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但是到他讀完中學，讀完大學，他就明白打架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歷史也告訴我們侵略並不能得到什麼，爲了抵抗侵略者而打的人才是最後的勝利的人。侵略者從來未眞正成功過！」

「我也希望你的看法是對的。」司馬洛說。

「我最希望溫碧霞能快些醒來。」司馬洛說：「我們再去看看她。」

他們又去看看。

那些科學家們仍然在小心研究着。

他們研究一切物件，當然最用心就是研究那兩個沉睡不醒的人。

那個男人的身份仍是個謎。難的是他穿的衣服都是與溫碧霞一樣的，所以這些衣服也不能成爲什麼綫索了。

司馬洛看那人的樣子，覺得似乎也不是壞人。當然，人不可以貌相，尤其是一個正在沉睡中的人，眼睛閉上了，又看不到眼神。看一個人的眼神是較容易看出他的眞正爲人的。

他祇是覺得這個人有些特別，但又說不出是什麼特別。

司馬洛說：「他們已經睡了許多天，這樣下去會怎麼樣呢？」

其中一位醫生說：「這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會常常爲他們消毒洗澡，把他們轉動。」

一個人假如就此沉睡不醒，那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雖然活着，卻需要護理，因爲他們身上有細菌，那些細菌是並未進入冬眠狀態的，它們會活躍和繁殖，而久壓的部份也可能潰爛。

司馬洛說：「我是說，假如沒有人護理。」

「那要看是放在什麼地方，」那醫生說：「假如他們是落在荒野中之類，情形就不很妙，荒野中有蛇虫鼠蟻，他們會成爲食物，細菌反而不是問題了。假如放在一個沒有蛇虫鼠蟻的地方，又沒有人護理，那最有威脅性的應該就是細菌，細菌會引起各種問題。久睡的肉瘡反而不易出現，因爲那是血液循環受到障礙才引起的，但他們現在血液循環已幾乎完全停止。」

「血液循環停頓……」司馬洛說：「但是又活着，那應該是人已經被冷藏了的呀。」

「以我們的方法而言就是的，」醫生說：「在目前，冷藏方法可以保持，但仍然祇是在動物身上才能夠成功——有時成功，在人的身上是還沒有把握，除非是反正已性命不保的人，才敢在其身上試用。」

司馬洛說：「但是現在他們並不是冷藏着的。」

醫生說：「這就是一件我們做不到的事情，我們知道這是可能做到的，祇是還未想得出辦法來。有許多冬眠的動物都不是凍硬了的，牠們祇是因爲冬天不易找到食物，便找一個溫暖的地方躲起來，睡着了。似乎是有某一種荷爾蒙之類使牠們停頓下來，而到了適當的時候，牠們又會醒過來。假如我們能夠找到這種荷爾蒙……或是腦部的某處的一個樞鈕，就可以解開這個謎。」

司馬洛說：「那些冬眠的動物，也是不受細菌威脅。」

「牠們是冬眠動物，牠們有特殊的生理結構，人不是冬眠的動物。我們也抽了一些血液，研究他們的血中有沒有什麼藥物，但是到目前爲止卻是

還未有什麼發現。」

另一位醫生則是正在用棉花棒把一些藥液搽在那人的手背的皮膚上。

「這是什麼?」司馬洛問。

「細菌。」那醫生說。

第一個醫生解釋:「我們就是在研究細菌的作用如何。我們把他洗乾淨了,放上各種細菌試驗,看看細菌在上面的繁殖情形如何。」

「繁殖情形如何呢?」司馬洛問。

「很特別,」那醫生說:「有些細菌是應該會繁殖得很快的,但是搽上去就死掉了,有些又不會死。」

「究竟死還是不死?」司馬洛問。

「壞的死去,」醫生說:「好的不死。」

司馬洛知道人的身上有好的細菌,也有壞的細菌,體內亦是的。好的細菌就是幫助各種人體正常的化學作用,不好的細菌就是對人體有礙的,那就是病菌。人有免疫系統,免疫系統也不會把全部細菌殺掉,祇是殺那些不適合的;譬如人的大腸內就是有非常多細菌,幫助消化及分解廢物,假如沒有這些細菌,廢物就分解不掉。免疫系統不會殺這些細菌,但是病菌侵入又會抵抗。有時人服下大量抗生素治病,抗生素不分好壞,連腸內的細菌也殺掉,反而大便不通。免疫系統就這麼奇妙。

另一醫生說:「也即是說,他雖然是一切幾乎停頓了下來,免疫系統却特別活躍,把他保護着。這些細菌搽在我們的皮膚上也會有不良作用,但是搽在他的身上就死掉了。」

「這眞奇妙,」司馬洛說:「又是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這些都不是巧合。他們顯然是遇到了某些科學非常發達的人——或者生物,可以做到我們做不到的事。」

「也可能把他們征服。」第一醫生說。

這使司馬洛不能不相信,假如眞的是有這些更高等的人或生物的話,他或牠們是已經明白征服是不能讓他們得到什麼的。

莫先生說:「不知道他們是否也擅醫頭痛,最好來爲我醫一醫,我現在非常頭痛!」

他轉身就走。司馬洛也跟他回到他的房間去。

莫先生在他那張非常舒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用兩手揉着額角。

司馬洛微笑道:「你睡一陣吧!還沒有人見過你睡覺!」

這是一種傳說。傳說莫先生是永不睡覺的,因爲有事總找得到他,他不會說等他醒來再算。也許莫先生是那種隨時瞌睡隨時醒來的人,也祇在沒有人看見他時他才瞌睡。司馬洛也祇是在講笑,他總是能夠保持幽默感,即使在煩惱時。這是好的,一個樂觀的人才能有幽默感,輕鬆一下可以消除壓力,也可以使人沒有那麼容易陷入瘋狂之境。

莫先生說:「我不想睡覺,我祇是頭痛。」

這時,電話忽然响了起來。莫先生按了掣,裏面傳出擴大了的聲音說:「尋人單位報告,我們已查出了那男人是誰。他就是基雲博士,是一個英國人。」

「看樣子也看得出是英國人,」莫先生說:「不過名字倒是看不出來。還有呢?」

那聲音說:「但基雲博士應該是已經九十多歲!」

「那就找錯人了,」莫先生說:「那個人不是九十多歲,他看來是四十多歲。」

「但他是一個五十年之前失踪的人!」

「一個……五十年前失踪的人?」司馬洛叫了起來。

那個人沒有回答,祇是在那墻幕上把照片打出來。五十年前的照片,自然是黑白的。

古老味道頗濃,尤其是衣服與髮型,即使神情亦是與現代的不同。

這照片中人的樣子,果然就是那個睡熟了的男人。

司馬洛也立即明白爲什麼他看到那人有些不尋常的感覺,就是因爲覺得這不是一個現時代的人。

那聲音說:「一個人失踪了七年仍沒有消息,在法律上就算是死亡了,但是仍有他的紀錄,而由於基雲博士是一位重要的科學家——假如他是已經失踪六十年七十年,我就不會去查那些舊紀錄了,因爲通常人很少活到一百歲或以上。我也是姑且找一找,本來我們找的應該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但是既然找不到……」

司馬洛說:「基雲博士究竟是什麼人?」

那聲音也沒有回答,祇是螢幕上打出來有關的資料。

在那個時代,基雲博士已是一位很先進的科學家,也有很豐富的幻想力,有人認爲是太豐富了。他已經對不明飛行物體很感興趣,認爲有可能是來自外太空的飛行工具,他常常跑到荒野去找尋。

有一天,他就此一去不回。

他並不是到什麼蠻荒地方去,他又沒有什麼敵人,應該不會遭遇危險,但他就是失踪了,以後就一直沒有了消息了。

一位科學家也相信那個,他應該也想到司馬洛與莫先生都同意那時間與巧合的不可能的理論的。

但是基雲博士亦另有一套理論解釋這個,他有一篇文章的一段也顯現出來。

它的大意就是,似乎別些生物不可能從別的星球飛來,由於即使用光速飛行也是要幾十萬年時間,坐在飛行工具中的生物要有幾十萬年的甚至

幾百萬年的壽命。但是，生命的長度不能完全用人的準則去看，比如說一隻蒼蠅祇能活兩星期，人却可以活幾十年，比較之下，人不能夠想像兩星期的壽命可以做些什麼，假如蒼蠅能想像，它亦難以想像活幾十年有什麼好做。也許有些高等生物可以活非常之久，也因此，他們就能有很發達的科技。人的缺點是壽命太短，天才們祇有幾十年可用的壽命，不足以做成他們想做的事，而繼後者又沒有那樣的才能。

在時間、飛行及速度方面，他也是另有想法。人類心中想到最快的旅行方式就是飛行，但是假如有比飛行更快的方式呢？也許人類有一天可以飛得快到越過音速（在五十年前，飛行還是相當落後，要達到聲速已是一種夢想，而今日的飛機可以飛到兩倍於聲速）？也許再久之後，還有另一種不是飛行的旅行方法。正如原始人認爲跑步是最快的，根本不可以想像將來有汽車，又有飛機。原始人看到高山，就覺得是難以克服的障碍，爬過高山到後面，不知要多少時間，也可能半途就餓死凍死，但是今日已有了飛機，一晃眼就可以飛過去了。飛行就是一種想像不到的捷徑，比步行不知快多少倍。同樣道理，亦可能有一種比飛行快不知多少倍，想像不到的捷徑。在道理上，幾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司馬洛說：「我不能夠否認他是說得對的。」

「五十年前的人，」莫先生說：「還沒有老？」

司馬洛說：「我却是在想，五十年前的人，跑到了今日來了！」

「跑到了今日來了？」

「他是在五十年前神秘失踪的。」司馬洛說。

「時光隧道之類？」莫先生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很可能是，不過比較可能的是他在五十年前找到了某些東西、某些人物，他被捉住了，被弄成進入了冬眠狀態，那他就保存到今日，五十年之後仍不變。」

「那麼……」莫先生說：「他是已經昏迷了五十年！」

「假如是的話，」司馬洛說：「溫碧霞與他情況相同，也可能五十年後都不醒過來！」

「有些人或有些東西——已經來了起碼五十年！」莫先生說。他一向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但也有罕有的例外，就是這一次，他也顯得慌張失措起來。

「這些人或是這些東西，」司馬洛說：「起碼都並沒有傷害我們。」

「是呀！」莫先生說：「不過他們也顯然並不是與我們合作的。」

「我們不是在做夢吧？」司馬洛說。

他確是有處身夢中似的感覺，假如有人告訴他這事，他一定不會相信。

「我也是希望我是在做夢！」莫先生說。

司馬洛說：「但我們不是在做夢，我們就要做一些事情。」

「做什麼事情？」莫先生問。

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就是正在做着一些事情。」

他們是正在做着研究工作。

司馬洛與莫先生現在就是研究基雲博士這個人。

他們還是剛剛開始知道有這個人，也因此他們現在就是開始研究了。

他們研究基雲博士的一切資料。

他們可以找到的資料，這些都是舊資料，新資料就是完全沒有了。自從基雲博士失踪了之後，就沒有新的資料了，因爲他沒有再出現，而他並沒有兒女，也沒有兄弟姊妹，祇有父母。他的長輩，在五十年之後，當然是都已經死去了。

人就此不見了，世界上歷來都有許多人失踪，就此不再出現，有些人是過新生活，有些人是遭遇了意外，多數人是不值得找的，但是基雲博士則是很值得找。

司馬洛把地圖放出來。

螢幕上顯出的就是基雲博士失踪的地方，那裡是一處荒野，當年是荒野，今日仍是荒野，有些當年的荒野今日已變爲城市，五十年間，變化是可以很大的，但是亦有些地方並未變化，這裡就是並沒有變化。

司馬洛說：「同一個地方！」

莫先生說：「不是同一地方！」

司馬洛一按掣，地圖就縮小了。地圖縮小，局部是看得沒有那麼清楚了，但是周圍的地方就可以看得較多。

司馬洛說：「是同一個地方！」

從地圖中就可以看到，那個地方乃是在鸚鵡灣的對面，是相隔一海，但是仍然算是相當接近了。

司馬洛說：「世界之大，同在一個國家已經是很好了，還祇是在一海之隔。」

莫先生沒有出聲。

司馬洛說：「基雲博士是在這裡失踪的，而溫碧霞是在對面鸚鵡灣失踪的，現在他們兩個人一齊再出現，這實在是很巧合。」

「雖然相隔五十年。」莫先生說。

司馬洛摸着下頷說道：「也許我們應該到這些地方去看看。」

「飛機？」莫先生問。

司馬洛有點慚愧地苦笑道：「這是我們最進步的飛行工具了！」

莫先生說：「那兩個逃走了的財經怪傑又如何？」

「找，」司馬洛說：「你的手下們都是正在找呀！我祇是奇怪，高察克何以會跟着卡羅士，這是非常之笨的事情，與這件事假如亦有關，那眞要問

他們才知道了。」

「是呀。」莫先生說。

司馬洛是乘一架直升飛機。

事實上他是自己駕駛着一架直升飛機。

他首先是在鷓鴣灣的陸地的上空視察。

他這飛機上還配備了雷達探測以及輻射探測等等的設備。

這也許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不過比較而言，來與不來在危險性上分別不大，因爲「對方」的科技及能力是那麼高超。

假如司馬洛不來，對方也未必沒有辦法找他，祇是他們不來找他罷了。

已經五十年以上不騷擾地球上的人類，也許就不會再騷擾了吧？似乎更大的問題是，他們也許不要讓司馬洛找到，那麼司馬洛就不容易找到了。但他又必須找，他一定要找到他們，向他們拿一個方法，把溫碧霞救醒，也許亦把基雲博士救醒。

基雲博士倒是一個問題。

他已經甚麼親人都沒有了，他和世界也已經脫節了五十年，他能做一些什麼呢？他似乎很難適應。他要像一個嬰兒似的重新接受教育，追上一切。但生命是那麼短促，他醒過來時就會繼續老下去，他沒有多少年——

司馬洛這樣想着時，忽然注意到下面的樹林中有光一閃。這似乎乃是玻璃或是某種金屬的反光。

司馬洛的飛機並沒有停下來，仍是繼續飛行。不過，他已開了一個掣。

也許與那飛行水母比較，科技的程度是大有不如，但他現在這飛機却是有許多目前人類水準的最高科技。

他的面前，有一個相當大的電視螢幕出現了畫面。這是裝在機身之外的望遠觀察鏡傳進來的。而這觀察鏡的角度及焦距可以移動，並且不需要不斷按鈕，由於伸手按鈕是太慢了。

這些觀察鏡可以由他的聲音指揮，他說左、右，或是近些，或是遠些，總之他的飛機似乎是在無目的地飛行，望遠觀察鏡却一直在搜索剛才那個發閃光的地方。

終於找到了。司馬洛說：「鎖住！」

這之後，望遠觀察鏡就是自動的了。

司馬洛用不着命令，那鏡頭就是轉動和變換焦點，一直都是鎖在那個目標上。

司馬洛可以看到那裡是一座小山的叢林，而那反光的乃是一副望遠鏡，望遠鏡正在跟着他的飛機。這個拿望遠鏡的人並不知道，原來他自己也是一個被望的目標。

不是一個「他」，而是一個「她」。

司馬洛可以看到一些紅色的衣服和長長的頭髮，而執住望遠鏡的又是一雙纖幼的手，明顯地是女人的手。

司馬洛看了好一陣，仍是看不清楚這個人的樣子。不過看清楚樣子也不見得有什麼用處，目前對他最重要的乃是他想知道這個女人在做什麼。

也許她亦想知道他正在做什麼。

這就可以利用心理設一個陷阱了。

司馬洛的飛機自由飛行，飛到了一個地方，忽然停在半空，似乎是有所發現，「觀察」了好一番，就降了下來。

這之後，飛機就沒有再升起來了。

在那個女人的心目中，司馬洛應該就是已經有所發現的了。

那個地方，距離那女人所在的地方也不太遠。不過太遠或是不太遠，又是要看用什麼交通工具而衡量。假如有汽車，那就不太遠，開車很快可以到達。但這地方是不能開車到達的，祇能步行，步行却要登上及爬下凹凹凸凸的地方，那就並不近了。

那個女人要來，就要用很久時間。

這是可以計算得到的。

除非她不來。

但是，司馬洛是知道她來不來。

他這直升飛機還有其他許多高科技設備，而這其中包括一個精裝的測溫系統，可以測出很遠的地方是否有大如人類的有體溫物體正在接近。飛機已經停了下來，冷了很久，本身就已經沒有熱力，而且那測溫的系統乃是向周圍放射而測的。

假如她不來，這系統就會完全測不到，而司馬洛亦用不着白等了。

司馬洛等下去，她真的來了。

這個女人是穿着一件紅色的衣服，不過當她來到時，這衣服已變成很暗色，由於時間已經不早，太陽已經落到遠山後面，天空還是亮，但已沒有直接的陽光，這樣，紅色就變成了是很沉的顏色了。

她爬上一塊聳起的岩石，望下一個平坦的凹處，就看到了直升飛機，也看到了司馬洛。

司馬洛就伏在直升飛機底下的地上，一動也不動。

她站在那裡，用望遠鏡看清楚些，看了一陣，便從那岩石上跳了下來，向司馬洛跑過去。

她的衣着是很適合在這樣的地方活動的，她是穿着一雙厚膠底的爬山靴子。

她跑過來，摸摸司馬洛，搖動一下，沒有什麼反應，她便動手把他扳轉過來。

當司馬洛轉了過來，就有反應了。

他的眼睛張開，手中的槍也抵在她的腹部。

他伏着時兩手是放在身子旁邊，看來並沒有拿着槍，但是槍乃是壓在

肚子下面，他一被拖動時就順手把槍抓在手中了。

他看到的是一個年輕而相當美麗的女郎，尤其是那一把長頭髮。

在她的眼中看來，他就不是那麼美麗了，雖然他本人是一個英俊高大而健碩的人，但是他是一個用槍指住她，而且令她中計的人。

司馬洛說：「不要亂動！」

她恨恨地瞪着他說：「你以爲你很聰明嗎？有許多人跟着，圍住了你。」

司馬洛微笑道：「別騙我吧！沒有，我是知道的，我這裡有很多儀器。」

她說：「我沒有什麼武器，你可以把槍拿開！」

司馬洛說：「讓我摸清楚一些。」

「不要！」她叫着。

司馬洛却不放心，還是伸手到她的身上摸，她却是眞的一步退開。

司馬洛的心大跳了起來，他是不忍就這樣放槍的，而他很怕她有什麼詭計。

她說：「我沒有槍，我也沒有武器。」

他說：「小姐，你剛才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情，假如是別人就已經把你殺掉了。」

「你似乎認爲自己是好人。」她說。

「我很冒險才不放槍，你不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拿着槍的人也一樣是胆顫心驚的嗎？」

「也許是的。」她說：「我們不如講和吧！」她再走上前去伸出手要與他相握。

司馬洛到底是一個心地慈祥的人，他很喜歡交朋友，尤其是美麗的女性朋友。

他也和她一握手。

這就上當了。兩手一握握住，司馬洛的掌心就觸了電，輕微的電流把他一震，他震到另一隻手中的槍也跌了下來，腿子亦發軟跪倒。她的手又縮回去了。

眼前的一切都像變成了慢動作似的，那是因爲他想發力移動去取回他的槍，但是他的力氣恢復得非常之慢。拾那槍祇是一刻間的事，他也祇是需要幾秒鐘就可以拾到，但是她却不需要幾秒鐘，所以在比較之下，他就是顯得非常非常之慢了。

司馬洛却也終於能夠恢復氣力而把槍拾回，那祇是因爲她沒有去拾。

他拿着槍指着她，也顯得很不好意思，因爲根本是她放他一馬。

她說：「你不會對我開槍吧？」

司馬洛祇好把槍收起來。

她說：「再握手？我們做朋友？」

她再把手伸過來，司馬洛却不敢去接了。

她把手張開，手掌中祇有一粒小小的圓形的東西。她說：「這祇是小孩子惡作劇的玩具，不過用起來也是很好用的。」

司馬洛說：「你眞會開玩笑！」

「這是表示我的善意，」她說：「單單是你制服我，你就很難相信我是善意的，我也能制服你，就証明我的善意了，是不是？」

司馬洛說：「你也眞會嚇人！」

「我已經對你講過，我是沒有武器的！」她說：「我祇是有這件玩具，有時可以作自衛之用。」

司馬洛甚爲狼狽，以他這樣一個人，以他的本領和經驗，他竟會這樣上當。

他說：「你是誰？」

她說：「你又是誰？」

司馬洛說：「我問你，你應先回答我的問題。」

「仍然不是朋友的口氣。」她說。

「我要清楚你是什麼人，才能夠決定友誼的程度。」司馬洛說。

她側着頭看着他：「你的口氣很權威，而你又是一個好人，你似乎是代表某一個部門的。當然不是警察部門，但你又不是壞人，不然你就已經把我打倒而强搜我的身了，是不是？」

「猜得不錯。」司馬洛說。

「那麼你是誰？」她在石上坐下來。

她顯得很鬆弛，一雙精明美麗的眼睛凝視着他。她現在看來更美麗可愛，也許她不是一個一流美女，但是她有一種很可愛的氣質。

司馬洛說：「我還是要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她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也許你不是大男人作風，而祇是工作上的限制，好吧！我告訴你，我是宇宙之光的會員。」

她伸手在一個胸袋中掏出一張証件來交給他看，那是一張會員証。

司馬洛說：「這個並不可靠。」

「這並不是假的。」她說。

「不需要是假的，」司馬洛說：「這個會是誰都可以參加的，祇要參加就可以得到一張會員証。」

「你這個人，」她說：「疑心眞重，有什麼令你可以相信我的呢？」

「這不是可靠的証件。」司馬洛說。

她祇好再從另一個袋子裡掏出一張証件來交給他。她說：「這是一張護照，護照也是可以假的。」

司馬洛拿過來看看，知道她叫李秀媚。

不錯，護照也可以是假的，不過除此之外，他也拿不到什麼眞正可以証明她的身份的東西，她又不肯讓他搜身。雖然，假如她身上沒有收藏着什麼不妥的東西的話，搜身也是沒有用處的。

他看過了護照之後還給她，說：「你在這裡幹什麼？」

她說：「不是應該輪到你回答我的問題了嗎？」

司馬洛說：「我還沒有問完。」

她說：「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你都應該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司馬洛。」他說。

「我就姑且稱呼你為司馬洛好了。」她說。

這可使他有些失望。他也算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但是她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假如她一聽就認得，那他又會有另一種不安，因為以他的身份，以他常做的事情，最不適宜太多人認識他。

司馬洛說：「好了，你在這裡幹什麼？」

「也許我是在做着和你相同的事情，」她說：「我是在這裡研究那奇怪的飛行物體。」

「什麼飛行物體？」

她說：「假如你不知道，我們就不必提了。」

「好吧！」司馬洛說：「為什麼在這裡？你看報紙看新聞，也知道不是這裡。」

「我們的會的創辦人說太空船會從天外來，到這裡接我們走。」她說：「既然已經來了，就應該是在這裡找了。」

「為什麼你認為是已經來了？」

「難道機場所撞的那東西全部是傳說？」她說：「封鎖消息，不准採訪，這就已是証明是真的了。」

「那你似乎應該到機場那裡去。」司馬洛說。

她說：「那為什麼你又到這裡來呢？」

司馬洛嘆口氣道：「你順利一些回答我的問題可不可以？反正你也是要回答的。」

她說：「我並不是一定要回答。」

「是嗎？」他說：「我可以把你帶走。」

她微笑道：「你用不着這樣，我又不是有很多秘密，你祇是要態度好一些。你說『請回答』！」

司馬洛沒好氣地道：「請回答！」

她說：「太空船也許不祇來一艘，其中一艘墮毀了，其他的也許會落在這裡。這是我們的創辦人預言的地點，我當然是要到這裡來找。」

「你真的相信那一套？」

「假如你不相信，你也不會來這裡吧？」

司馬洛聳聳肩：「我是有我的理由的。」

「你找到了我，」李秀媚說：「也許你會很失望了。」

「也不一定。」司馬洛說。

「讓我先提醒你一點。」李秀媚說：「研究是一件事，敵意却是另外一件事。你是有敵意的，你設一個陷阱要捉那些天外來的人，但是你祇捉到了我。假如你捉到了那些人的話……」

「我也許會沒命？」司馬洛問。

「總之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李秀媚說：「你也是知道的。」

「但你們說那些人是來拯救我們的。」司馬洛說：「他們並沒有敵意，他們的心智是那樣高超，一定會原諒我的。」

李秀媚說：「我們人類也有一些很和平的好人，但在有些情形之下，這些好人們還是要為了自衞而作戰，這事你大概亦是知道的吧？」

「知道。」司馬洛說：「但是我也不是那麼凶的人，你也見到了。」

「我相信。」李秀媚說：「所以我願意和你做朋友。」

司馬洛沉默下來。

她說：「你怎麼了？你好像忽然呆了似的。」

他好像如夢初醒地說：「哦，我剛才想到了一些別的事情。我們剛才正在說什麼？」

「我在說我願意與你做朋友。」李秀媚說。

「你對這事知道多少呢？」司馬洛問。

「我所知的，我也大致講出來了。」她說：「我是在這裡找他們，我却找到了你。」

「你一定還知道一些事情。」司馬洛說。

「沒有了。」她說。

「你是一個不善說謊的人。」司馬洛說：「你一說謊就不敢接觸我的眼睛。」

「我……我……」她顯得甚難為情。

「你要告訴我你知道的事情。」司馬洛說。

他剛才呆一呆，實在是正在收聽莫先生方面的報告。他的耳朵裡有一個非常小的無綫電傳聲器，而當他看李秀媚的証件時，他亦讓直升飛機的電視眼看到了，也即是莫先生那邊也看到了，莫先生那邊立即用電腦調查。

她說護照也可能是假的，在這荒山野嶺中似乎不能辨別，其實却不然，莫先生的報告就是這樣來了。這是高科技的方便處。

人類的高科技。

司馬洛現在已經知道李秀媚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個很本事的女人，她是一位女科學家，也是一位探險家。年紀很輕，就是這樣一個人，乃是因為她的先父是這樣一個人，她受了先父的影响，就很喜歡這種事情。

她並不是那種盲目相信的人。

假如她會來這裡，她一定是有某些根據，知道某些特別的事情。

她說：「你什麼都不告訴我，却要我告訴你嗎？我們來交換如何？你告訴我你知道的，我告訴你我知道的。」

司馬洛說：「那我還是走吧！」

他轉身走向他的直升飛機。

她說：「為什麼要走？」

司馬洛說：「沒有什麼收穫，就要走了。」

「既然如此，」她說：「你載我一程吧！」

司馬洛說：「妳既然可以自己來，就也可以自己回去呀！」

她幽怨地看着他：「你又說我們是朋友？」

司馬洛說：「互不信任，就不是朋友了！」

她說：「舉手之勞也是那麼難嗎？」

「不是這個問題。」司馬洛微笑道：「是佔便宜的問題。妳走路，我乘直升飛機，我當然是會比妳更快到達妳的營地了。」

「什……什麼營地？」她問。

她又顯然是不善說謊的，一說謊就露出說謊的樣子。

司馬洛說：「妳在這荒野中跑來跑去，又沒有車子，當然是有一個住的地方，妳住的地方，也許有一些可看的東西。」

「你不能夠這樣。」她憤怒地瞪着他。

「我可以這樣。」司馬洛說：「妳能制止我嗎？」

她負氣地在石上坐下來，她就是不肯屈服。

司馬洛走回他的直升飛機，登上去，升空而起。

他駕直升機的確是可以飛得很快，雖然他仍是未知她的營地是在何處。天黑是不成問題的，他這是高科技的直升飛機，有夜視設備，找尋目的物起來的時候，黑夜與白天分別仍然不大的。

但是天有不測的風雲，而且有時又是眞巧合，司馬洛的飛機升空不過三分鐘，雨就來了。

忽然之間風把烏雲吹來，而雨下得很大。

司馬洛的飛機再飛了回來。

她正瑟縮在石縫之中。

他降落，打開飛機的門，叫道：「妳上來吧！」

她叫道：「我用不着你施捨。」

司馬洛說：「我們是朋友呀！難道妳不當我是朋友嗎？」

她扭轉頭不理他。

司馬洛叫道：「請妳上來吧！」

這一招似乎對她總是有效的，她跑過來了。

她並不是如他所料渾身濕透，她在這樣的地方跑來跑去，穿的也是防水的衣服，可以當雨衣用，而且衣領亦有雨帽可以拉前來把她的頭罩住。

她祇是頭髮濕了一些，身上那件風褸滴着水。

她坐到後面的位子，把風褸脫了下來放下，再爬到他的身邊的位子坐下。

司馬洛看着她。

她現在身上就祇有一件短袖的T恤和一條牛仔褲。

他說：「妳不但美麗，而且還有很好的身材！」

她的臉一紅，在已經很暗的光綫之下也可以看得到。她說：「你用不着講這個。」

「我是說眞話，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目的。」他說：「難道像妳這樣一個人，也會被這種話哄倒的嗎？」

「是不會，」她說：「不過你用不着提！」

他笑起來：「妳却似乎很怕人家這樣講，其實我是一個很欣賞藝術的人，我欣賞好的東西；妳的美麗，也是我所欣賞的。」

她到底是一個女人，對男人的讚美很難沒有反應，而且她又不善於說謊。

她忸怩地說：「我們有比這更好的話題吧？」

「是的，」他說：「不過更好的話題你又不肯說。」

「是你不肯談，」她說：「世界應該是公平的，有來有往。我告訴你，你不告訴我，那就不行。」

「很好，」司馬洛說：「你告訴我，我也告訴你，你對這件事還知道些什麼呢？」

「我看見過那飛行物體。」她說。

「唔，」司馬洛說：「你也是目擊者之一，但是你却到這裡來找。」

「我不是在機場那邊看見的，」她說：「我是在這裡看見。」

「那東西——是先飛過這裡的？」司馬洛問。他心裡一面在想着那神秘飛行物體的飛行路綫，似乎與這裡距離甚遠，不過他所知道的飛行路綫祇是由最初看見的時候開始，到墮毀時爲止。

他是不知道在此之前那東西在什麼地方飛過的。

她說：「不是同一天，是在相當久之前。我們的會的創辦人預測在這裡，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是在同一天……」司馬洛說：「也許不是同一件呢？」

「也許是，也許不是，」她說：「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有點像森林中的原始部落的土人看飛機，似乎每一架都是一樣的。」

「什麼時候看見？」司馬洛問。

她說了一個日期。

司馬洛說：「這是在那個大集會之前了。」

「是的。」她說。

她並且從T恤裡面拿出一張照片，那裡面不是有衣袋，她是貼身的藏着這照片，顯然是很不願意讓別人看到，起碼是不肯隨便讓人看到。這也顯然是她不肯被搜身的原因之一。

她把照片交到了司馬洛的手中。

司馬洛可以看到是一張那飛行水母的彩色照片，但是與他見到的不同，是從下面向上拍的，因此可以見到它的底部。光綫不强，也較模糊。

「還有嗎？」他問。　（未完・二）



**上文提要：**佟鍾對克業分析雙奇邀請助陣，而不對他們說出如何誘敵嚴霜的作戰計劃：這不但將嚴霜擊殺，將他們也作陪葬品。佟鍾深信不疑，聽克業之計，將八位失了神智的掌門人藏在客棧內，使克業能順利地將八位掌門人救出，並將孟占元殺掉，然後和大哥克圖相機行事。避開雙奇和佟鍾，在路上等候嚴霜，通知她作好迎敵準備……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 煞氣嚴霜

## 誘雙奇活埋浮沙　迫佟鍾供出房珏

克業沒有答理她，却對克圖沉聲道：「這可眞是寃家路窄，在此地又遇上了你，你竟然還敢這樣打扮，看來今夜咱們是非要分個生死不可！」

克圖霍地面對克業，也怒哼了一聲，道：「誰怕你，要打便打，我奉陪！」

嚴霜適時沉聲道：「你們要打也好，要殺也好，先把路讓開，我要過去！」

克圖聞言，又轉對嚴霜看了看，接着又轉了回去對克業道：「對了，咱們先別動手……」

克業接口道：「你怕了？」

克圖冷笑一聲，道：「笑話，我會怕你，祇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來！」

克業明知故問道：「甚麼？」

克圖手指梅嚴霜道：「你可知道她是誰？」

克業嗤笑一聲道：「當然知道，她就是我要鬥上一鬥的小紅花兒！」

克圖頷首道：「不錯，我也正想和她鬥鬥！」

克業道：「你也想？哼！你可是人家的敵手？」

克圖道：「這麼辦吧，讓我來和她談談，談妥了的話，不論是上刀山或是下油鍋，我準先去，請問你可敢陪着我？」

克業冷哼一聲道：「你都敢去，我會不敢去，笑話！」

克圖道：「大丈夫當言如季布！」

克業道：「你放心我一諾千金！」

克圖伸出右手，道：「那我自願化盡前怨，作你的朋友！」

克業也伸出手去，道：「早知你也是條漢子，俺早認下你了！」

克圖哈哈笑了，克業也報之呵呵，兩個人竟然歡笑不已！

笑聲止住之後，克圖再次轉對嚴霜道：「姑娘，時間不多了，妳聽也好不聽也好，反正在下要說個明白，並且再對姑娘聲明一句，在下決無惡意！」話鋒一頓，接着又道：「首先告訴姑娘一件機密事，今夜三更雙奇之約，是暗藏了陰謀，要將姑娘騙到浮沙正中，活活困死！雙奇及所約的一干高手，早由高峯之上斜掛而下準備不少巨索，人手一條，當姑娘到達的一刹那，以便全部撤退！那時祇剩姑娘一人，獨處浮沙正中的平地之上，當然，姑娘渡過去的那條繩索橋，雙奇有辦法毀掉……」

話還沒有說完，嚴霜身畔那個醜陋的老婆子，却突然接口道：「你們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克圖聞言心中一凜，自忖道：「原來雙奇的毒謀，早已被嚴霜偵知了！」

想歸想，答話却不延遲，對嚴霜道：「莫非雙奇這個陰謀，姑娘早就知曉了啦？」

嚴霜神態和聲調上，都變作十分和緩了，道：「不錯，但是我却仍然感激你！」

話鋒微微一停，帶着笑意又道：「現在請說你先前的交換事情吧！」

克圖暗喜得計，道：「姑娘，不瞞你了，在下的家族長輩，昔日也曾參與過血洗『梅莊』的罪行，這一點，我必須先爲聲明！」

嚴霜黛眉一皺道：「我想像得到，你可曾參與？」

克圖搖頭道：「沒有，在下那時年歲不大！」

嚴霜道：「那就和你沒有關係，說正事吧！」

克圖道：「在下曾經想過很久，若按姑娘復仇的佈置來說，遲早總有一天，是會找上在下的尊長……」

嚴霜接口道：「不錯，凡是當年參與過血洗『梅莊』的人，任他躲向何處，遲早總有一日要被我找到而授首的！」

克圖哦了一聲，頷首道：「在下也深信這一點，所以在姑娘還沒有找到寒家之前，先來見姑娘，謀求個解決的辦法！」

嚴霜正色道：「這怕很難吧！」

克圖道：「自然並不容易，不過在下義無反顧，非試上一試不可！」

嚴霜哦了一聲，道：「大概你已有了辦法？」

克圖道：「不錯，的確有了，祇是現在可能要改變一下！」

嚴霜一笑道：「別忘記，我並沒有答應你喲！」

克圖不答覆嚴霜的這句話，却指一指克業道：「姑娘，這位朋友，恰好和在下一樣，也是爲了家中的長者，來找姑娘，又適巧我和他互不服氣……」

嚴霜接口道：「慢着，你怎會知道他的存心是和你一樣呢？」

克圖道：「連這次相逢，我和他是第三次，在第二次相逢的時候，曾爲了此身的衣着彼此談到過原由，所以……」

嚴霜哦了一聲，道又接口道：「我明白了，現在三更將到，你快說緊要的吧！」

克圖道：「姑娘今夜之約事畢，明日正午，在下和這位朋友，相約姑娘重臨此地一會，就在現在這個地方作次搏鬥！因爲姑娘功力深奧而高超，在下自知獨力不敵，又適逢這位朋友心志相同，故而聯手以二戰一！若這一戰，在下和這位朋友不幸敗北，則殺剮存留任由姑娘，設若僥倖而勝，祇請姑娘答應在下一個條件！」

嚴霜道：「甚麼條件？」

克圖道：「不再追究其餘尚未被姑娘誅戮的仇家！」

嚴霜沉思了刹那，道：「你們是聯手相搏？」

克圖頷首道：「是的，明知這是說不過去的汗顏事，但因……」

嚴霜噗嗤一笑，接口道：「不必多作解釋，我答應了！」

克圖大喜，對嚴霜拱手道：「在下由衷的感激姑娘。」

嚴霜搖頭道：「這也不必。」話鋒一頓，轉問克業道：「你聽清楚了吧？此人的辦法，你可贊成？」

克業故意哼了一聲道：「這本是我想說的辦法，被他先說出來了就是！」

嚴霜道：「這個我不管，我祇問你贊成不贊成？」

克業道：「當然贊成！」

嚴霜道：「明午此地？」

克業道：「我聽得明白，姑娘再不必提醒我！」

嚴霜突然聲調威嚴的說道：「你們兩位都請記住，明午之戰可是生死之戰！」

克業克圖同時說道：「忘不了，姑娘放心了吧！」

嚴霜一點頭，手指克圖道：「那很好，現在我問你一件事！」

克圖道：「請問，在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嚴霜道：「雙奇陰謀，十分秘密，你怎會知曉的？」

克圖歎息一聲，垂首道：「說來十分可恥，在下作了次奸細！」

嚴霜聞言竟也微吁一聲，道：「雙奇自命武林俠士，想不到骨子裏却是那般骯髒！」

克圖道：「不管怎麼說，在下將機密洩露給姑娘，總是不當！」

嚴霜道：「其實我早已知道了！」

克圖搖頭無言，克業適時開口道：「俗話說，送佛就送到西天，我也告訴姑娘一件事情，雙奇的帮手中，有個名叫佟鍾的人，此人是房玨所派高手……」

嚴霜一笑，接口道：「好啦，這不是秘密，如今兩位該讓開路了吧？」

克圖道：「姑娘可能容在下先去知會雙奇一聲？」

嚴霜霎霎星眸，頷首道：「好，今夜就叫你好人作到底吧！」

克圖再次向嚴霜拱手道謝，轉對克業道：「陪我一行，願否？」

克業慨然道：「要走就走，那有這多嚕囌！」

說着，他已當先飛身而下，克圖遂立即追下去！

嚴霜星眸盯注在克業兄弟的背影上，瞬也不瞬，腦海中却電旋着往昔的種種事故，由不得吁歎一聲！

勝老太此時突然問道：「孩子，眞認得他們？」

嚴霜點點頭，又搖了搖頭！

勝老太這可傻了，道：「怎麼可能與否兩樣都……」

嚴霜却似自語般，道：「他們應該是親兄弟才對，但是却不可能一道前來，況且哥哥也不像當年的哥哥，弟弟更變得令人難測，怪！怪！」

牛博望適時却道：「姑娘目下即將於大敵相搏，還是靜一下心神吧！」

嚴霜感懷的對牛博望一笑，道：「不妨事，我練的功力十分奇特，不怕失神分心！」

牛博望和博文兄弟，互望一眼，大有聽不懂嚴霜此言眞意似的，勝老太功力甚高，却已有所悟！

不過勝老太却沒有釘問，祇點了點頭。

嚴霜却已接着說道：「目的地已經不遠了，老人家請按路上所說的行事吧！」

勝老太嗯了一聲，轉向牛家老哥兒兩個，道：「親家翁，咱們幹正經事去嘍！」

牛氏兄弟把頭一點，這二位老英雄，立即由東北方繞着山環，飛登巧縱疾射而去，刹那身形消失在極暗之中！

嚴霜却不急迫，三更還沒有到，她遂一步步前行。

* * *

克圖兄弟把時間調排的眞夠恰當！

約正三更，他們兄弟疾射飛縱的到了沙谷浮沙的邊沿，那兩根粗繩絞起的索橋，依然還在！

此時越更黑暗，站在浮沙邊沿之上，和立在浮沙正中平地互望，皆難看清人的肢體，不過祇具輪廓而已！

那浮沙正中平地之上，仍然高挑着一盞紅燈，雖然紅色有人說鮮艷，但是它眞正的光色，却是代表的即將沉暗和淪落！因之在紅燈之下的人影，越更像是魅影幽魂！

克圖兄弟剛剛佇步，浮沙正中平地上的佟鍾，已認出了他們，一是佟鍾功力高深，再是他始終在全神注意。

他發現了克圖和克業之後，立刻故意揚聲道：「時間就要到了，你們兄弟莫非臨陣膽怯……」

話未完，齊濟已接了口：「兩位請立即上索橋，遲則……」

克業答了話，道：「齊大俠請立刻準備，愚兄弟將立刻飛渡索橋，梅嚴霜人已進了沙谷谷口，和我們祇隔了半箭距離不足，眨眼就到！」

齊濟聞言大驚，急聲道：「兩位請快，越快越好，否則將誤大事！」

克圖和克業冷冷一笑，克業悄聲道：「大哥，爲了震住這羣東西，渡這繩橋時，提足全力，施盡輕功，使彼輩難測我們的高深！」

克圖嗯了一聲，道：「對，我先上了！」

話聲中，克圖飛身而起，斜縱而落，左足尖兒點上了繩索的時候，已在八丈以外，身法美妙無雙！

左足微點即起，索繩竟未蕩動，人却已似穿雲之燕，高飛斜射而去，身形在空中一翻，電疾而下！

這次是右足踏上了索繩，自浮沙邊沿算起的話，方始發揮出一身罕奇的功夫，祇見人影一閃，他又穩站在齊濟等人的面前！

這身絕頂罕見的輕身功夫，果如克業所說，震住了大家！

衆人再去注目克業的時候，竟然個個目瞪口呆起來！

祇見克業身在空中，根本就沒有踏臨脚下繩索，如仙似佛，雙足凌空，冉冉然，飄飄然，已站到了浮沙的平地之上！

佟鍾家傳武學，功力在這些人中，實在是最高的一個，但對克業兄弟這身武技來說，已佩服到了五體投地！

他由不得忘記了和克業假意爲敵的事，拉着克業的手道：「好兄弟，高！高明！的是高明！」

齊濟在讚佩了幾句話後，却揚聲道：「兩位請將此索繫在身上！」

克業看時，竟是兩條粗如小兒手臂的軟索繩，不知何物製成，但一看即知，足可擔負兩三個人的重量！

克業已知長索的用意，故問道：「這是幹什麼的？」

齊濟道：「在這裏已不怕梅丫頭偷聽，容老朽說明……」

克業接口道：「梅嚴霜就要現身了，齊大俠的話越簡單越好！」

齊濟道：「不錯，老朽在後面這西高峯上，早就埋伏了高手，備有數十條長索，由高峯繫下，直到此地！此地是浮沙中心，四外各有約三千丈地區的死域，梅嚴霜功力再高，也無法飛身渡過！當梅嚴霜在浮沙邊沿出現後，老朽會向她言明，請她和我一樣，由那粗繩索上過來較搏！但是當她將到這平地之上的時候，老朽和諸友，却各以身繫長索，飛渡過高峯之上，離開了此地！那時，此地就祇留下了梅丫頭一個人了，四外皆係浮沙，彼時這惡毒丫頭的生死，自然就掌握在我們的手中了！」

克業適時道：「對，但是有這粗繩索橋，又怎能困住她呢？」

齊濟一笑道：「這個早有安排了，當她渡上索橋，將到這平地的時候，那粗繩索橋會自然消失，再無憑藉！」

克業似恍然大悟，道：「可是用火？」

齊濟道：「閣下眞是奇士，一猜就對！」

克業搖頭道：「這樣一條粗繩，就算火燒，也要不少時間才能毀掉，有那些時間，恐怕梅嚴霜早已逃出了牢籠！」

齊濟哈哈一笑，道：「這一點老朽敢和閣下打賭！」

克業道：「打賭？怎麼賭？賭甚麼？」

齊濟道：「一條長足三十二丈的繩索橋，在霎霎眼的工夫，老朽就能使他化爲灰燼，失去了作用！」

克業搖頭道：「令人難信！」

齊濟道：「閣下試想，老朽若不能辦到這件事，那整個的計劃和安排，豈不是毫無用處，全部落了空？」

克業道：「這樣說來，齊大俠是絕對有把握的？」

齊濟道：「閣下放心，這就是老朽在決心和閣下交成朋友的時候，說過不必閣下兄弟眞正動手，也足可制住梅丫頭的原故！」

克業像是放了心似的說道：「那我可眞的安心了！」

話聲乍止，那遠遠的浮沙邊沿旁已出現了梅嚴霜！

齊濟立刻對衆人道：「梅丫頭來了，眞準時，請大家抓牢各人的長索，候老朽說聲『走』，大家立即請縱身而出，千萬莫誤！」

衆人自是個個答應，克業却以傳話對克圖道：「大哥可別上當！」

克圖也以傳聲答道：「放心，不過這次雙奇可眞是應了那句『作法自斃』的話了！」

適時，梅嚴霜在浮沙邊沿上揚聲喊叫雙奇火速答話！

此言乍止，浮沙正中平地之上，突然又亮起了一盞紅燈，接着，雙奇中的老大齊濟，閃身而出道：「老夫齊濟，來者可是梅嚴霜？」

梅嚴霜道：「廢話少說少問，我們在

何處動手？」

齊濟揚聲道：「請登上距妳身旁不遠的粗繩索橋，到這裏一戰！」話聲一頓，接着又道：「在妳尚未踏上這索橋之前，老夫先作聲明，此處是一片浮沙，鵝毛沾上也會立沉，鳥踏其上也難逃生！但是老夫與諸友立足處，約有二十幾丈的地方，却是不沉的平地，正好雙方在這處一決死活！梅嚴霜，這塊平地是浮沙的正當中，四外全是吃人不吃皮毛的毒沙活泥，妳却要自己當心！老夫與羣友，也是從這進退唯一的索橋之上過來，你若有這份膽量，就立刻滾過來受死！」

梅嚴霜並未受激而怒登繩索長橋，却冷冷地說道：「齊濟，我復仇而來，誓取爾與赫召的性命，爾等自可用盡一切策謀保護自己的安全……」

齊濟接口叱道：「那是當然！」

梅嚴霜却道：「很好，但儘管策謀險詐，却應事先言明，我現在問你，這浮沙正中平地之上，和這繩索之橋，是不是也隱藏着變化？」

雙方相距雖有二十多丈，梅嚴霜雖然並未揚聲叫喊，但在齊濟等人聽來，却字字如雷，震耳欲聾！

由這一點，齊濟等羣俠而知梅嚴霜的功力深奧了！

齊濟此時自不能以實情相答，震聲道：「梅嚴霜，反正今天不是妳生，自應我活，老夫是甚麼手段都用，若怕就滾！」

梅嚴霜冷冷地一笑，聲音就像在齊濟耳邊一般！

笑聲中，梅嚴霜話聲傳到：「好，念你並未虛言，稍待會叫你痛快而死！」

話聲中，祇見雪白縷衣飛起，輕輕落在了繩索橋上！

齊濟却緊張十分的悄聲對所有的人道：「諸位注意，請將自己的長索抓緊！」

佟鍾適時以傳聲問克業道：「兄弟，我們可是照齊老兒的話行？」

克業也以傳音相答道：「齊濟陰謀不在此處，如今聽他的話不妨事。」

佟鍾又道：「孟占元等人的……」話未完，克業已答道：「放心，一切妥當！」

這時，在繩索長橋之上的梅嚴霜，一步步已走了十丈，她並未施展功力，祇是慢慢而行！

齊濟適時又對衆人道：「諸位，當我暴喊『走』的時候，諸位千萬莫要遲疑，請立即飛身遠縱，祇要拉緊長索，自會平安無事！」

梅嚴霜已走到了粗繩索橋的一半，齊濟聲音又道：「老朽只能再說一句話了，請諸位注意！」

梅嚴霜這時已走了十七八丈，齊濟的是緊張萬分！

赫召亦然，那暗中緊抓在長索上的右手，竟顫抖不已！

齊濟咬了咬牙，揚聲道：「梅嚴霜，爲何停在索橋之上？」

梅嚴霜冷哼出聲，不理齊濟，却對其餘的人道：「我要向雙奇之友，下個警告，我此次到辰州，找的是雙奇，殺的也是雙奇，本來沒有包括你們！你們之中，當然有不少也是參與昔日的惡行的人，既然在這裏碰上了，我祇好有一個算上一個，不過內中也有當年毫無關係的人，因此我要聲明幾句，首先是要對沒有恩怨的人，我是不願相犯……」

齊濟接口道：「梅嚴霜，老夫告訴你，在場的朋友，都是妳的死敵！」

梅嚴霜依然不理睬他，接着又道：「但若有人與我的仇家相結，先來犯我的話，我可沒有耐性忍受，也就是說誰動手就死！對你們之中和我毫無恩怨的人，我再作個警告，你們若是站在那兒，不逃，也不動手，我保證你們毛髮無傷！不過我也知道，內中有個叫佟鍾的人，是房玨老賊所派，此人我雖不願殺他，但他却……」

佟鍾這時接了話，道：「臭丫頭，妳當佟老子怕妳？少廢話，滾過來受死吧！」

梅嚴霜一聲冷笑，道：「好，話我算是交待清楚了，你們留心，我來了！」

話聲中，齊濟揚喝一聲，道：「諸友快走！」接着，齊濟聲調一變，又道：「射！」

「射」字出口，突然出現三道火虹，極準而奇穩的射到那粗繩索橋之上，一中正中，一中前段，另一支却奔向了梅嚴霜！

齊濟、赫召、及那些高手和佟鍾，在火虹起時，已紛紛抓緊手中長索，蹬足提力，向四外飛縱而出！

在數十名高手中，祇有兩個人動也不動，自然，那是王克圖和王克業！

看！

駭人的怪事，接二連三！

首先是那被火虹射中了的繩索長橋，在被擊中之後，竟然發出强烈奇亮的火花，並嘶嘶作響！

接着，火花快如電掣般向兩端展延開來，刹那，一端燒到了浮沙邊沿，另一端也到了浮沙正中的平地之上！

再看那條繩索長橋，就在這電掣般疾的火花射過後，頓失踪影，再也找不到一絲絲索或繩的痕跡！

自然從浮沙邊沿到浮沙正中，往來之路而斷！

就在繩索長橋射放出火花，化爲灰燼的刹那，梅嚴霜已如九天仙女降臨，由空中緩緩飄落到浮沙當中的平地上！

同時，浮沙當中平地之上，除了王家兄弟，各持由西高峯頭垂下來的長索立於原處外，別人早已走了個乾淨！

但那些抓緊長索，縱身十丈，認定借長索一盪之力而平安渡過三十丈浮沙，到達對岸的人，都皆遭遇了意外！

當他們縱身而起，飛盪向西高峯下的時候，出了怪事！

他們人已縱了出去，手中長索却適時失去了力道，由高峯頭上，斷折而下，於是他們紛紛墜落浮沙之中！

齊濟、赫召、佟鍾三人，自不例外！

他們飛身起勢極猛，中途長索突斷，事出意外，在大驚失色之下，尚未來得到應變，人已墜落下去！一落之勢，

自亦極重，是故人人陷下去半個身子！

最慘的是赫召，他是平摔了下去的，因此刹那業而沒頂，他雖然拚力拚死的掙扎，但却越掙越沉，終於沒了踪影！

佟鍾落身浮沙之中，恰是背對着正中的平地，看不見克業兄弟，認為克業兄弟和自己一樣，也陷進了浮沙之中！

赫召慘死在他身後，死前又沒發出聲音，所以他也毫不知情，可是齊濟却就在他的身旁不遠，他不由恨自心生！

在將死之前，他想起了克業的話，不由厲聲向齊濟道：「好個萬惡的齊濟老兒，竟敢出殯連送葬的也一塊兒埋，佟老子祇要能脫此劫，你老賊……」

齊濟接了話，道：「佟鍾，你莫非是瞎了狗眼，老子若是有心害你，何用自己也掉在這必死的地方，眞是混蛋東西！」

這一罵，罵醒了佟鍾的頭腦，咦了一聲，道：「那……那這是……」

齊濟側對佟鍾，微微一轉，看清了立於浮沙當中的克圖和克業，立即恍然大悟，恨聲道：「佟鍾，咱們上了賊奸細的當了！」

佟鍾雙脚業已沒入浮沙之中，心急萬端，道：「誰是賊奸細？」

齊濟道：「你身子正背着當中的平地，難怪看不清楚，那兩個以藍紗罩着頭臉的小子是奸細，現在還站在當中平地上呢！」

佟鍾啊了一聲，心有不信，雙手空中凌虛一劃，硬將身子轉了過去，變作面對着浮沙當中的平地了！

現在他看清楚了，果然像齊濟說的一樣！

不過他這樣硬以功力轉身，却使自己又陷下了三寸！

他看清楚之後，立即厲聲向克業兄弟喝罵道：「姓裔的小狗賊，佟老子錯拿你當了好朋友，聽你的調派，豈料你這小狗賊，却是喝梅丫頭洗脚水的王八蛋，佟老子……」

浮沙平地之上的梅嚴霜，這時却問克業道：「喂，這個罵人的東西，就是佟鍾？」

克業點點頭，道：「是他！」

嚴霜嗯了一聲，手揚處，一道銀絲拋出，恰正落在了佟鍾的身旁，克業兄弟心頭一凜，不解嚴霜想作些甚麼！

嚴霜在問明克業誰是佟鍾之後，抖手發出一道銀絲，銀絲恰好倏忽纏住了佟鍾的右臂！

佟鍾正漫罵間，眼前銀光一閃，突覺右臂一緊，由不得全身一掙，整個身子又陷下去五寸！

佟鍾身材本就不高，如今浮沙已經浸沒到了肚臍上面，因之頓覺喘息費力起來，立刻嚇出了冷汗！

嚴霜此時却對佟鍾說道：「佟鍾，你可願意上來？」

佟鍾見識多廣，當嚴霜詢問的當兒，他已發現緊纏住右臂的銀絲，竟是祇聽說過而未目睹的「天蠶銀絲」！

此物，看似極細極輕，却能繫千斤而不斷，寶刀寶劍難傷，唯一的缺點，是遇火則燃，一燃就不可收拾！

既有此物，佟鍾立刻腦海中轉變了念頭！

他自忖道：「此時祇有借『天蠶銀絲』脫離浮沙死劫，等到了平安地方，再見機行事也不遲！」想到這裏，右手倏忽伸出，抓向纏臂的蠶絲而去！

那知他快，嚴霜比他還快，一聲冷嗤，玉腕轉斜，「天蠶銀絲」脫開了佟鍾的右臂，向回收轉！

佟鍾自是不捨這唯一的求生之物，拚力探抓，一下撲空，身軀在猛用眞力之下，又沉陷了半尺！如今，浮沙已經埋到佟鍾的心胸上，佟鍾不禁魂亡膽喪！

怪道是那「天蠶絲」，就在他伸平手臂，尙差三寸才能夠抓到的地方，不動，不沉，似戲弄又像是嘲笑他一般！

嚴霜此時再次開口道：「佟鍾，想上來嗎？」

佟鍾暗中把牙一咬，賭上狠來，竟沒出聲！

可是適時身旁不遠地方，傳來了一聲慘號，佟鍾注目處，祇見隨來的一位高手，正拚力掙扎着！不過浮沙業已埋到了這名高手的鼻間，此人盡力仰頸，却難收效，浮沙掩鼻，已喘息不得！

再一霎眼，這人祇剩了一雙手臂在外，十指伸張又拳握，拳握又伸張，終於無聲無息的沉了下去！

佟鍾睹此情形，不由魂飛魄散！

倏忽——他覺得自己也呼吸急促難暢起來，目光一瞥身前，冷汗滾流而下，浮沙業已埋到了他的咽喉地方！

嚴霜冷哼一聲，第三次問佟鍾道：「這次是最後一次問你，你可願意上來？」

佟鍾早已沒了狠勁，慌不迭的點頭道：「願意！願意！」

嚴霜一笑，玉腕再抖，天蠶銀絲已纏在佟鍾的右腕上面！

佟鍾全力一提天蠶銀絲，怪了，竟然沒有挪動分毫！

嚴霜沉聲道：「這種浮沙活泥，人若陷進一半身軀，就休想再能轉動一下，你最多靠這天蠶絲的力道，維持不沉而已！」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當然，我能夠叫你上來，免得你葬身這浮沙之內，屍骨無存，但是要我憑空救你，那却休想！」

佟鍾此時雙手緊拉着天蠶銀絲，道：「妳……妳要怎樣才肯救我上去？」

身旁突然傳來齊濟的話聲道：「佟大俠，所謀成空，設阱自陷，到這個地步，就祇有一死，莫再上這鬼丫頭的當，否則……」

話未說完，嚴霜已冷冷的接口道：「齊老賊，你想死容易，我成全你就是！」

說着，祇見嚴霜右掌凌虛向齊濟按去！

緊隨着嚴霜的掌式，齊濟發出了一聲慘吼，本已祇剩露在浮沙外面的那顆頭，這時竟突然碎裂開來，沉入沙中！

佟鍾嚇得全身抖動，嚴霜却已對他

說道：「佟鍾，你若想上來，必須據實答覆我一個問題！」

佟鍾急忙道：「祇要我知道，必然告訴妳！」

嚴霜道：「我祇聽實話！」

佟鍾道：「絕不撒謊！」

嚴霜嗯了一聲道：「其實你若謊言搪塞，倒霉的是你自己！」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告訴我，在甚麼地方可找到房珏？」

佟鍾沉思未答，嚴霜冷笑一聲，又道：「不知道？」

佟鍾這次答得很快，道：「知道，祇是……」

嚴霜沉聲道：「祇是甚麼？既然知道爲甚麼不說？」

佟鍾雙目噴火，怒注在克業兄弟身上，道：「姓佟的是個好漢子，作不出賣友求榮的事來！」

嚴霜淡然一笑，道：「你好像別有所指嘛？」

佟鍾道：「妳身旁的那兩個姓商的小子明白！」

克業此時聲調威嚴的說道：「佟鍾，你把小可兄弟，當成了甚麼人看？」

佟鍾厲聲道：「最最沒有骨氣和人格的奸細！」

克業不怒反笑，道：「你可以問問梅姑娘，小可兄弟是她的敵人抑或朋友？」

佟鍾嗤之以鼻，道：「何必還問，一看即知！」

嚴霜却聳肩笑了，道：「佟鍾，這兩位業已約好了我，明午決一死戰！」

佟鍾一楞，莫名其妙的問克業道：「那你們兄弟今夜……」

克業接口道：「告訴你，設若雙奇是以磊落光明手段，約搏梅姑娘，小可兄弟決無他顧，自當相協相扶！可是雙奇却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巧設陰謀，計算敵手，小可兄弟平生最看不起這種東西！再退一步來說，雙奇設謀自認週全，其實梅姑娘早已洞悉一切，並非小可兄弟洩機……」

話未說完，嚴霜已接口再次問佟鍾道：「佟鍾，廢話已經說得太多了，說，房珏何在？」

佟鍾沒有答話，在沉思良策！

嚴霜冷哼一聲，道：「看來你的性命，是值不過房珏的性命了？」

話鋒一頓，聲調轉厲，道：「那很好，反正遲早總有一天，我會找到那個老兒，今夜你既然自願就死，我似乎沒有不成全你的道理！」

佟鍾聽到此處，握着那「天蠶銀絲」的雙手，不由緊了一緊，好像知道這唯一的救命之物，就要離去似的！

此時浮沙之上，傳來了陣陣慘呼之聲，剎那沉寂了下來，佟鍾雙目四掃，心膽俱寒，浮沙之上已沒了人影！

嚴霜的話說完了之後，玉腕輕抖，佟鍾猛覺雙手一陣奇疼，由不得猛然鬆却，天蠶銀絲適時電掣而去！

佟鍾失去了支持不墜的天蠶銀絲，立即又開始下沉！

螞蟻還知惜命，何況是人！

生死關頭，佟鍾顧忌不了別的事情啦，揚聲道：「我說，我願意說了！」

話聲乍止，銀絲又到，如靈蛇般又纏住了他的右臂！

嚴霜接着說道：「講吧！」

佟鍾道：「他在『勾漏山』中！」

嚴霜道：「可是個永久的地方？」

佟鍾道：「武林中人，四海爲家，我不敢說他不會離開！」

嚴霜道：「我是問你，他在勾漏山作甚麼？」

佟鍾道：「那是他住了多年的地方！」

嚴霜道：「秘密之地？」

佟鍾道：「可以這麼說！」

嚴霜嗯了一聲，道：「勾漏山是十萬大山之主峯，地域極廣，說個確實的地點，我這句話的意思是，要有個一定的地方！」

佟鍾道：「有，在勾漏山主峯後腰，地名叫『天愁峽』！」

嚴霜眸星一眨，道：「是實話？」

佟鍾道：「我沒有騙你的道理！」

嚴霜嗯了一聲，又道：「那『天愁峽』中，都有些甚麼人？」

佟鍾道：「這個我不能回答！」

嚴霜道：「爲甚麼？」

佟鍾道：「妳祇說問一個問題的！」

嚴霜不怒反而一笑道：「你很講究數字和計較話意嘛！」

佟鍾道：「武林中人，說一是一，講二則二！」

嚴霜道：「設若剛才我說，有一百個問題的話，你還能答應嗎？」

佟鍾巧妙的回答道：「妳沒那麼說，祇講要我回答一個問題之後，我就可以上去，現在妳所問的問題，我已經回答了！」

嚴霜又是一笑，道：「不錯，你的確作到啦！」

佟鍾道：「姑娘現在就該遵守諾言才是！」

嚴霜頷首道：「那是當然！」

話聲中，嚴霜玉腕又是一抖，「天蠶銀絲」電掣而回，竟又把佟鍾留在了浮沙之中，不過問了！

佟鍾急聲道：「姑娘當眞生心騙我佟鍾？」

嚴霜道：「我言出則信隨，何曾騙過你？」

佟鍾道：「姑娘爲何又收回銀絲，不將我救上岸去？」

嚴霜正色道：「救你上岸來？」

佟鍾道：「姑娘何必明知故問，這是我們講好的條件呀？」

嚴霜黛眉一挑，道：「恐怕你記錯了吧？」

佟鍾急聲道：「姑娘，莫非妳要反悔……」

嚴霜冷笑一聲，道：「凡我說過的話，一向算數！」

佟鍾道：「那姑娘就該立即救我上去……」

嚴霜沉聲接口道：「聽清楚，我從來沒有說過要親自救你上來……」

適時，佟鍾又下沉了寸餘，浮沙已沒了他的下巴！

於是他急聲喊道：「就算還要我說甚麼，但我沉下去之後，想說也……」

嚴霜一笑，抖腕甩出天蠶銀絲，又纏住了佟鍾的右臂！

不過這種僅能使佟鍾的身軀不再下沉，若想憑仗這條天蠶銀絲自浮沙中上來，却必須有人相助。

嚴霜在天蠶銀絲第三次纏住佟鍾右臂之後，立刻說道：「我記得非常清楚，曾說：佟鍾，你若想上來，必須據實答覆我一個問題！聽明白，我祇說過『你若想上來』！當然，現在你很想上來了，但是想要我來幫你上去，或親自動手救你上去，那却是癡心妄想！這正像剛才你所說的，我祇問你一個問題，你也祇答我一個問題一樣，現在你上來吧，我決不阻止或反對！」

話聲中，天蠶銀絲再次倏忽收回！

佟鍾萬般無奈，急聲道：「好，我認了，妳問吧，不過這次却要救我上去才回答！」

嚴霜道：「不！你先回答，然後我救你上來！」

佟鍾道：「一定？」

嚴霜道：「當然！」

佟鍾嘴巴間，已進了浮沙，努力掙了掙，勉强擠出一句話來，道：「我無法開口了！」

嚴霜一笑，左袖凌虛微揚，竟將克圖手中抓的長索攝入手中，二指用力，長索立即中斷！

斷落在平地上的那段長索，長足十丈，適時對克圖道：「請鬆手！」

克圖把手一鬆，嚴霜抖索甩向佟鍾，佟鍾抓緊長索，浮沙却已蓋到嘴巴上面，現在當眞說不出話來了！

嚴霜腕間用力，猛地一提，好高的功夫，竟將佟鍾硬生生提高尺餘，然後鬆腕問道：「那『天愁峽』中，還有些甚麼人？」

佟鍾喘息了刹那，方才說道：「計有七十幾位高手！」

嚴霜道：「可知道名姓？」

佟鍾道：「有雲萬里等……」

嚴霜道：「可還有功力更高的人？」

佟鍾霎霎眼，道：「可能有，不過我並未目睹！」

嚴霜道：「你想騙那一個？」

佟鍾道：「妳若認得房珏，應知房珏的爲人，像他那種生性多疑的人，豈肯將眞正機密告訴……」

話未說完，嚴霜已冷哼一聲接口道：「你是誰的門下？」

佟鍾暗皺眉頭，但答話却很快，道：「家傳之技！」

嚴霜一笑，道：「令尊是誰？」

佟鍾道：「家父佟瑞林。」

佟瑞林三個字，聽來十分陌生，不是武林成名的人物！

嚴霜星眸一眨，道：「說的不假？」

佟鍾道：「何必拿家父來開玩笑？」

嚴霜點點頭，道：「令尊好像沒有聽人說過。」

佟鍾道：「寒家本來不是武林中人！」

嚴霜道：「你說，我能相信嗎？」

佟鍾道：「反正我沒說過一句謊話，信不信就祇好隨妳了！」

嚴霜一笑，道：「再問你一件事，那『天愁峽』集結的武林高手，可都參與過當年血洗梅莊的事？」

佟鍾道：「未必都有份，不過的確是爲了對付妳才結聚一處的！」

嚴霜道：「很好，話是問完了……」

佟鍾全身十之七八埋在浮沙之中，實已累極，再加上答話沒完，平心而論，他幾乎都握不緊索繩了！

聽嚴霜聲明話問完了，立刻拚力接口道：「請守諾言，救我上去！」

嚴霜冷冷地一笑，道：「你眞想上來？」

佟鍾幾乎要哭出聲來，道：「姑娘妳算甚麼，心腸當眞這樣狠法？」

嚴霜冷嗤一聲，道：「我是好心，你若認爲是惡意，我也沒有辦法！」

說着，嚴霜將索繩拉直，又道：「準備好，我救你上來！」

佟鍾祇顧一心要脫出浮沙之困，顧不得多想嚴霜的話意，於是雙手握緊索繩，等待嚴霜救應！

嚴霜雙臂提力，緩慢的將佟鍾拖到浮沙和正中平地的邊沿，就鬆了繩索，佟鍾喘息刹那，然後奮力爬了上來！

佟鍾已成了泥鬼，一身黑臭，令人嗅之欲吐！

此時，佟鍾人如虛脫了一般，連半絲力氣也沒有了！

嚴霜適時却冷冷地開了口道：「佟鍾，我已守諾言，救你上來了！」

佟鍾喘着粗氣直點頭，却沒有開口。

也許他實在累到了頂點，連說話也覺得費力！

其實，佟鍾累是眞夠累了，但却不至累到這個地步，此人「人小鬼大」，心裏自有數目，頗不簡單！

原來他已在調順眞氣，通行百穴，準備應變了！

半晌！

佟鍾業已覺出體力恢復到了八成，不能再喬裝下去，才緩緩若無氣力般自地上站起，對嚴霜道：「雖說是各有條件，我仍然感謝姑娘的恩情！」

嚴霜冷漠的說道：「不必，也許你感謝得早了些！」

佟鍾瞥望了克業兄弟一眼後，道：「那不管！人不能不平心！」

嚴霜冷笑出聲，道：「我願意提你個醒兒，你可想聽？」

佟鍾道：「請指教！」

嚴霜道：「你仔細看看，這是個甚麼地方？」

佟鍾看也不必看，他當然知道，於是一笑道：「浮沙正中的平地！」

嚴霜嗯了一聲，道：「不錯，你可覺得已經平安了？」

佟鍾搖頭道：「當然仍未眞的平安！」

嚴霜也掃了克業兄弟一眼，道：「你夠聰明！」

話鋒一頓，接着對克業兄弟和佟鍾三人道：「我要離開此地了，恕我沒有義

務再為你們打算！」

克業兄弟仍是一言不發，佟鍾却道：「姑娘仍要留我在這絕地上面？」

嚴霜道：「你應該放明白，我沒殺你已經很仁厚了！」

佟鍾微微一楞，道：「殺我？」

嚴霜道：「我們說好的，祇是救你由浮沙中上來，並沒有說安上來之後我不殺你，你認為對不對？」

佟鍾苦笑一聲道：「這樣說來，我更要感激姑娘了。」

嚴霜道：「這是你提醒我的，誰叫你對事分得那麼清楚？」

佟鍾道：「姑娘大概是不會殺我了？」

嚴霜冷哼一聲，道：「我沒有和你約定過，現在還不知道殺不殺你呢！」

佟鍾道：「其實都是一樣了，困在此處，早晚也是死路一條！」

嚴霜霎霎星眸，道：「等死可還要活上好幾天哪！」

佟鍾苦笑一聲，道：「浮沙困人，逃脫無路，祇有活生生餓渴而死了！」

嚴霜道：「那滋味想來不會好受的！」

佟鍾道：「凡死都是受不了，所以才有那句『好死不如賴活着』的俗話，不過死要能夠心安的話，也可自慰了！」

嚴霜哦了一聲，道：「你若死在此地，會心安嗎？」

佟鍾看了看嚴霜，道：「比起死在浮沙之中的話，要心安多了！」

嚴霜橫掃了克業兄弟一眼，道：「我怕你不可能等着渴餓而死！」

佟鍾頷首道：「不錯，有筆賬就算我不要了，人家也要找我的！」

克業始終沒有開口，此時却對嚴霜說道：「梅姑娘，妳不嫌話太多了些？」

嚴霜猛地回頭，目瞪着克業道：「你想管我的事情？」

克業道：「姑娘話中若是含有不當的用意，就不夠仁厚了！」

嚴霜冷嗤一聲，道：「你配和我談『仁厚』？」

克業沉聲道：「小可兄弟自生於斯世，敢說從來沒有作過愧對於人的事，因此對任何人來談仁厚，也不會心悔，也沒有不配！」

嚴霜哦了一聲，道：「這也許，可是你已忘了，你的父兄與長者……」

克業接口道：「恕小可兄弟打斷了姑娘的話鋒，小可生也太晚，無法勸諫長者之非，但小可本身却敢對天日！」

嚴霜道：「你可是指着我的作為有虧心田？」

克業道：「姑娘自己明白，何必問及小可？」

嚴霜冷哼連聲道：「你到底姓甚麼？」

克業揚聲道：「目下恕難見告！」

嚴霜一笑，道：「那明天呢？」

克業道：「明午之約，若姑娘得勝，小可業已身亡……」

嚴霜接口道：「你怎麼知道，我一定要殺你呢？」

克業淡然一笑道：「因為我們有了交換的條件！」

嚴霜道：「並沒有言明，你輸了就該死呀？」

克業頷首道：「不錯，但是當眞小可與人聯手，仍然不能獲勝，則難再保護尊長的安全，生不如死！」

嚴霜嗯了一聲，道：「好志氣，看吧，也許明天我火氣大些，那時動上手，我就不會留情，順便也就成全了你！」

克業淡淡地說道：「不錯，看吧！到時候看吧！」

嚴霜笑了笑，這次却不是輕蔑的冷笑，而是十分溫柔的少女嬌笑，接着她黛眉微微一揚，道：「能閒談點別的事？」

克業爽朗的說道：「姑娘要能不說搏鬥仇殺的血腥事，面對着姑娘這般的美秀佳人，相與共話正是人間一樂！」

嚴霜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我們坐下談談如何？」

克業道：「好，姑娘請。」

話聲中，克業轉身似欲找個乾淨的地方來坐，其實他却在匆忙之下，提聚眞氣，以傳聲對克圖道：「大哥請多留心，坐處隔着嚴霜遠一些，她已動疑念，很可能突然施展功力，擒落我們的罩頭紗巾！」

克圖沒有開口，也沒有答話，却自顧自的找了個較遠而潔淨的地方，緩緩趺坐下去，正是暗中戒備的神態！

克業也坐在地上，相距嚴霜坐處足有八尺！

嚴霜回顧佟鍾一眼，道：「你身上眞臭，躲遠一點！」

佟鍾一言未發，向浮沙右面邊沿地方走去，那裏相距嚴霜和克業的坐處，足有十三四丈之隔！

不過佟鍾雖然坐在遠的地方，却仍能聽到對話聲音！

坐定之後，嚴霜笑着說道：「你不說姓名，稱呼起來可眞蹩扭！」

克業道：「這我承認，不過姑娘可以隨便稱呼我的！」

嚴霜嫣然一笑，指着克圖道：「那一位是……」

克業接口道：「本是冤家，得姑娘恩惠，如今變作了好朋友！」

嚴霜道：「他姓甚麼？」

克業搖頭道：「他的脾氣古怪，小可不願碰人的釘子了！」

嚴霜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也不知道了？」

克業答道：「老說這些，豈非又討人厭了？」

嚴霜抿着嘴，道：「說的對，換換題目！」

話鋒一頓，嚴霜突然像是自語似的又道：「我有個義兄，姓王名克業，當年對我非常好，我們分手不少年了，他……他有些像你！」

最後五個字，豈非克業早有機心和準備，必將露出馬脚，就這樣，克業也已覺得一顆心跳得厲害！

但他却能壓下激動，若無其事的說道：「梅姑娘，能不能說點可以叫人相信的事？」

嚴霜黛眉一皺，道：「怎麼？你不信我剛剛說的話？」

克業一笑，道：「我祇相信，姑娘是位不善說謊的好女子！」

嚴霜不悅道：「我說的是實話，是實有其事的！」

克業哈哈笑了起來，道：「好好，算它有這種事就是，現在請說別的吧！」

嚴霜有些惱了，道：「你這人眞怪，憑甚麼不相信我說的是實話？」

克業笑嘻嘻的說道：「姑娘當眞要小可解釋？」

嚴霜道：「當然！」

克業道：「姑娘可曾見過我的像貌？」

嚴霜霎霎眼道：「沒有哇！」

克業道：「是噢，姑娘並沒有見過小可的面目，却說妳的義兄和小可甚像，請問又如何能使小可相信呢？」

嚴霜皺眉不言，似是不能答對！

克業頻頻搖着頭，一派悠然之態！

刹那之後，沒開過口的克圖，突然開口說道：「姑娘是想看看你的面目，認認你是那一個，這事要換了在下，早已會心，摘下這遮頭臉的紗罩來了！」

克業猛地回頭，沉聲道：「要你多嘴！」

奇怪，克業對嚴霜講話，是和顏溫語，像位文士，但對克圖，却十分暴躁，顯出了武夫本色！

克圖自然也沒好氣，沉聲答道：「你這人眞不通人情……」

克業接口道：「不通人情又怎樣？笑話！」

克圖冷哼一聲，道：「誰說不是笑話來的，算我倒了十八輩子的霉，偏偏會碰上你這麼一個『翻臉無情』的東西！」

克業霍地站起道：「你罵誰？」

克圖道：「罵你！我告訴你，你可別自以爲了不起，咱們明午聯手一戰過後，看我能饒得了你才有了鬼！」

克業冷笑一聲，道：「就這麼說，屆時瞧誰能把誰制個服服貼貼！」

克圖道：「一點不錯，看那一個心服口服！」

嚴霜適時冷冷地說道：「喂喂！我說兩位這台戲還唱下去嗎？」

克圖咦了一聲，道：「唱戲，姑娘說我是和他唱戲？」

嚴霜冷笑一聲，道：「不是唱戲，那就是耍猴子了？」

克業暗中生凜，但却不能不提抗議，道：「姑娘怎能出言傷人？」

嚴霜突然笑了，又是眞稚的歡笑，道：「好，算我多口！」

話鋒一頓，突然又道：「不過這也不能怪我，你們從三更前就開始做戲，一個紅臉，一個白臉，但却始終沒能鬧次眞的……」

克圖接口道：「那還不容易，說鬧就……」

克業却接口話道：「你上當是你的事，我可沒那麼傻！」

克圖道：「你小子怕了，就說怕了吧！」

克業道：「憑我怕你，告訴你，人家梅姑娘可聰明得很，明午之戰，她也沒有勝算，今夜若能先看我們幹一場……」

克圖似是恍然大悟，頷首道：「有道理！」

手向嚴霜一指，又道：「看不出姑娘妳還會使狡計！哈哈……」

嚴霜瞥了克業一眼，笑了笑，沒有開口！

克業重又坐下，克圖也坐回了原處，大家開始沉默了起來，誰也不想開口，其實都在沉思着事情！

半晌過了，嚴霜首先微微一笑道：「看來我們今夜，是沒有甚麼事情要談的了？」

這話，嚴霜並未表明是問誰，因此克業沒有答話。

克圖見克業狀若未聞，就也沒有開口！

他笑了笑，却對着克業道：「喂，你還有事或話要說嗎？」

克業把頭一搖，道：「就有也不敢說了！」

嚴霜噗嗤一笑，道：「怕我又說你們在唱戲？」

克業嗟歎一聲，道：「其實人生本如夢，百年轉瞬空，眞也罷，假也好，不是戲，仔細想想還是戲，本是戲，當然就更是戲了！」

嚴霜聽了這幾句話，不知何故，臉上逐漸凝重起來！

過了一會兒，她瞥了遠立一旁的佟鍾一眼，星眸一霎，似是下了某種決定，立刻對克業道：「剛才你這幾句話，很有意思，反正今夜要辦的事已經辦好了，沒辦的也辦不了啦，咱們三個人就徹底的談談！」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在咱們沒開始談問題之前，第一是我不願意再有第四個人在的，第二呢，這姓佟的也該打發……」

「打發」二字，聽在了佟鍾的耳中，如雷轟頂！

「打發」，代表了逐退！更代表着殺絕！

佟鍾此時早已恢復過來了，眞力自感已極充沛，他功力本來很高，又目空四海，此時若能一搏，他當然並無所懼！

不過這祇是對克業兄弟而言，如今多了一個嚴霜，他却只有強壓下心中的忿怒，而故作出可憐的樣子。

何況佟鍾刁猾至極，且下立身地方，是在浮沙的中央，四圍都有三十丈的浮沙，就是叫他跑他也跑不出去！

是故他不待嚴霜把話說完，便開了口道：「梅姑娘，妳怎能對我再起殺心？」

邊說，邊往嚴霜身前走來！

嚴霜冷哼一聲，道：「站住，誰叫你過來的？」

佟鍾聞聲止步，道：「是是，不過來就不過來！」

嚴霜怒視了他一眼，道：「你說我不能起心殺你？」

佟鍾道：「姑娘，這次可是我們早說好的，妳親自救我上來！」（未完．廿八）